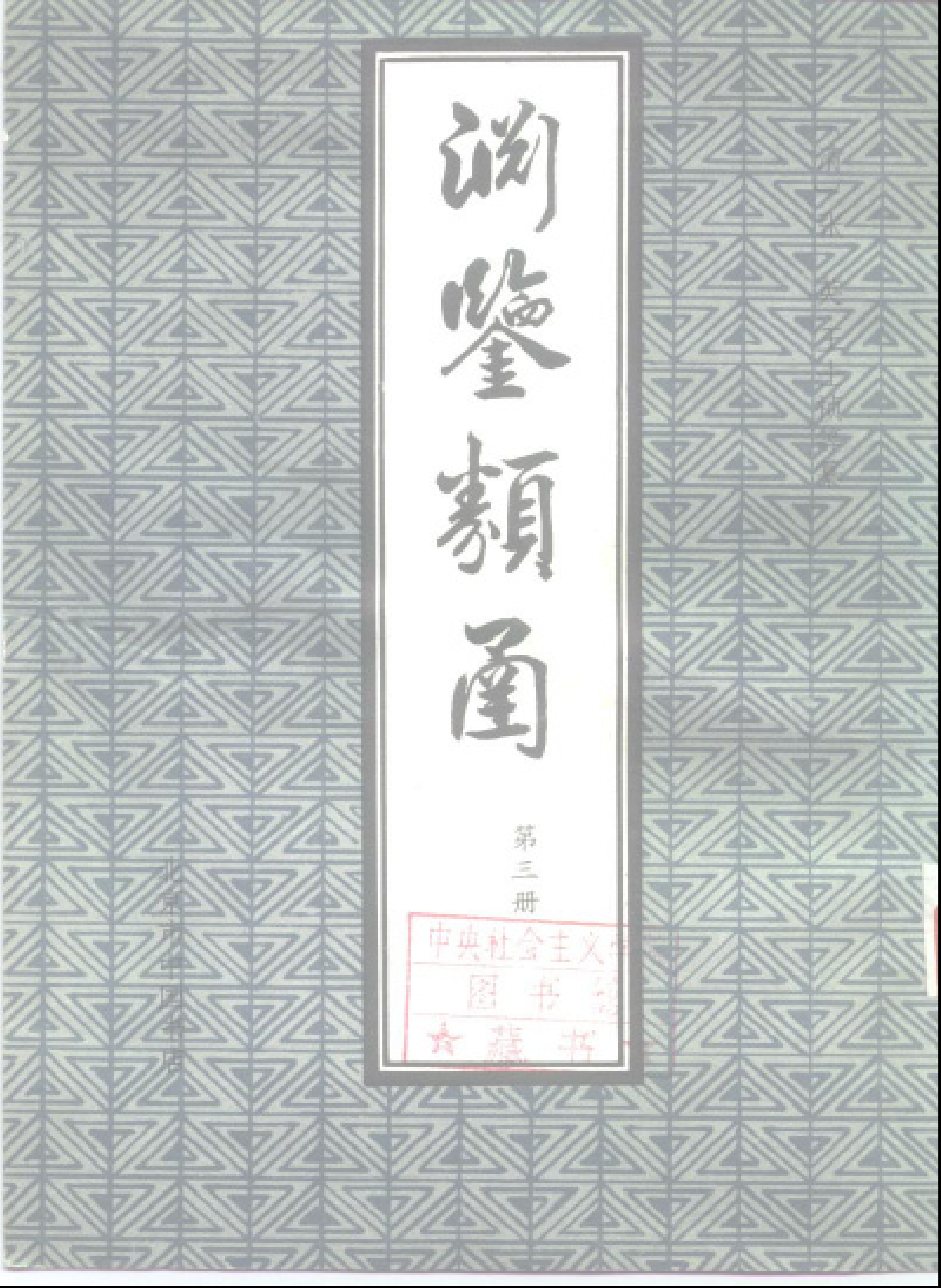

清 张英 王士禛等纂

淵鑑類函

第三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馆
☆ 藏书

74084

〔清〕张英 王士祯等纂

淵鑒類圅

第壹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illegible]

北京市中国书店

帝王總載一

增易乾大象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易泰大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書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周書泰誓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詩周頌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原禮記曰天子者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增左傳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家語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昊配木以木德王於天下色尚青炎帝配火以火德王於天下色尚赤黃帝配土以土德王於天下色尚黃少昊配金以金德王於天下色尚白顓頊配水以水德王於天下色尚黑　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　易書大傳曰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象之言能行天道舉措審諦也　書正義曰帝者天之一名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　原尚書刑德考曰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曰羣也能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

之君　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根核王者得其英華霸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　**增**春秋運斗樞曰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　**原**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秀氣爲人　春秋考耀文曰王者往也人所鄉向人所樂歸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增**孝經鉤命訣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驁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　**原**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　蔡邕獨斷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之但言上不敢泄瀆言尊號者尊王之義也乘輿出於律文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泄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或謂之車駕天子自謂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言在所行也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泰山宮唯當時所在　**增**蔡邕曰稱朕古者上下共之皐陶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獨斷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稱天子故呼在陛下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　獨斷曰百官小吏稱天子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原**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若天高而不可極若川深而不可測故可怒而不怒臣乃爲虎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　**增**又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編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誅育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文子曰昔者聖人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

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饑寒之患辟疾疢之灾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　又曰夫人君不出户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　原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又曰黄帝立明堂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也湯有總街之廷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宫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止也　增莊子曰夫帝王之德以天下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莊子注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忤也　鄧析子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　原韓子曰明王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矣二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增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彫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原孫卿子曰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狹而切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　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　尸子曰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呂氏春秋曰始生者天也養成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爲天子　又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霸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強焉　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應六律體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而無私翾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類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形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斂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雜其理用

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　又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道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

增又曰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　又曰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　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存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是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　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干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致而王道終矣　說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　桓譚新論曰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以權智其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　文中子關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迴馭長羅遠駕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

原帝王世紀曰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又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高祖之取天下也遭秦暴亂不階尺寸之資不握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銜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德致或以義成事以權斷順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居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

增前漢東方朔曰本仁祖義褒有德錄賢能誅惡亂總遠

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漢刑法志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宋志曰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懽若親戚芳若椒蘭故爲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　【原】宋玉九辨曰君之門以九重　【增】班固答賓戲曰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原】漢雜事錄曰古者天子稱皇其次稱王秦承百王之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爲號　【增】漢雜事錄曰漢有天下號曰皇帝自稱朕人臣稱之曰陛下其命令曰制詔衣冠車馬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至曰幸所居曰某禁中所進曰御　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黠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

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傳之子今指天子爲官家則猶言帝王也　資暇集曰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故曰宅家　唐書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魏徵曰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至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戒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神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陸贄曰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紬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容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　司馬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

煦姑息之謂也與敎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存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蘇軾曰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至也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閒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　程子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志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於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嘗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訓誦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所以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訪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從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敎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施號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規臨事有瞽史之道寓居有工師之誦史有書瞽奏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諍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以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　胡寅曰人君爲天之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粹是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已粹則不雜具此六者天德全矣德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其在

天下之賢人則視其德之大小器之深淺列於庶位使之代天工治天職食天祿以覆四海則五典敦而天序建五禮庸而天秩行五刑用而天罰當山川攸寧鳥獸若草木裕四民安業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功天子之能事畢矣　眞德秀曰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向之此天下之至中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此取則焉是則所謂皇極者也

又曰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　楊萬里曰六合塵清四海波靜高堂拱堯舜之君重席坐皐夔之佐刑措而甘轉崇陰兵寢而風清紫塞以上治則四時調於玉燭而五星協於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爲之擢秀而醴泉爲之薦祉以內治則家爲詩書戶爲禮樂以外治則邊亭不鼓烽燧不煙太平極治之效超三軼五絶遠光前矣

帝王總載二

原天皇項竣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天靈各萬八千歲（洞冥記曰一姓十三人也徐整三五歷紀云歲起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人有十三頭號天皇春秋緯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遁甲開山圖曰天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地皇始學篇曰地皇十一頭各八千歲（遁甲開山圖曰地皇興於龍門熊耳山）人皇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區別（榮氏云人皇兄弟九人生於刑馬山身九色）有巢氏始學篇曰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皇甫謐以爲有巢在女媧之後遁甲開山圖曰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燧人氏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以火紀官（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遂天之意故爲燧人）太昊庖犧氏帝王世紀曰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庖犧代之繼天而王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都陳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庖犧氏是爲犧皇後世音謬謂之伏犧或謂之密犧（一解云虙古伏字後誤以虙爲密故曰密犧左傳曰伏犧氏以龍紀官拾遺記曰周易云伏羲俯仰二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精粹是以圖書著其跡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改淳醨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茲而始）帝女媧氏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臣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蒼天補四極正考其功烈上際

（九天下契黃壚名譽被後世光輝動萬物乘雷車駕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謐按女媧氏末有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載及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

炎帝神農氏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陸景典語曰神農嘗草別穀蒸民乃粒食）

黃帝有熊氏帝王世紀曰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生於壽丘長於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以土德王有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亡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增孫綽子曰黃帝之道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瑞雲之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滯而不見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謐封禪書黃帝得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又帝王世紀曰或言壽三百歲葬於上郡陽周之橋山）

少昊金天氏帝王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在位百年而崩（古史考曰少昊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皞）

帝顓頊高陽氏帝王世紀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生於弱水首戴干戈有聖德二十登帝位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以水事紀官始都窮桑後都商丘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又曰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神民不雜萬物有序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帝嚳高辛氏帝王世紀曰帝嚳姬姓也有聖德三十而登帝位都亳以木承火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陶弘景云在位六十三年年九十二）

帝堯陶唐氏帝王世紀曰堯伊祁姓也從母姓伊祁氏受封於唐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陽凡堯即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增後漢李固傳曰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謐葬於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

帝舜有虞氏帝王世紀曰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始遷於負夏販於頓丘債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孟子曰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耕於歷山之陽耕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淵陶於河濱陶者器不窳堯於是乃命爲司徒試以五典舉八元八凱四惡除而天下咸服遂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乃命舜代己攝政明年五月帝始受終文祖以太尉行事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舜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次於畢始即眞以土承火色尚黃以正月元日格於文祖申命九官十二牧以禹爲

司徒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政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下有羣象爲之耕（尚書曰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安國註通服堯喪三年其一共三十之數凡壽百一十歲）

伯禹帝夏后氏帝王世紀曰禹姒姓也其先出顓頊顓頊生鯀堯封爲崇伯生禹於石紐名文命字高密長於西羌西夷人也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及堯崩舜復命居故官禹年七十四舜始薦之於天薦後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攝行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舜喪明年始即眞以金承土都平陽或都安邑年百歲崩於會稽因葬會稽山陰之南今山上有禹塚幷祠下有羣鳥芸田又云禹葬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爲壠若參耕之畝始納塗山氏之女生子啓即位（皇甫謐云自禹至桀幷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禹一啓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羿六寒浞七少康八杼九槐十芒十一泄十二降十三扃十四廑十五孔甲十六皐十七發十八桀十九）

商殷帝王世紀曰殷出自帝嚳子姓也有聖德諸侯不義者湯從而征之將伐桀先滅韋顧昆吾遂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之山湯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亳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湯娶有莘氏女爲正妃生太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外丙代立（皇甫謐云商之饗國也三十一王自見居位者實三十王兩言三十一也兼數太子丁也自湯得位至紂凡六百二十九年成湯一外丙二仲壬三太甲四沃丁五太庚六小甲七雍己八太戊九仲丁十外壬十一河亶甲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沃甲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陽甲十八盤庚十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庚二十三祖甲二十四廩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十七太丁二十八帝乙二十九紂三十商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註云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敗於牧野懸首白旗從黃帝至紂三十六世紂二年納妲己二十年囚文王三十年武王觀兵於孟津）

周帝王世紀曰周姬姓也文王始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入爲紂三公年十五而生太子發文王九十七而崩太子發代立是爲武王武王二年觀兵於孟津之上四年始伐殷爲天子以木承水自酆徙都鎬武王崩年九十三（尚書中候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雖即位不稱王）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總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皇甫謐曰自克殷至秦滅周之歲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武王一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恭王六懿王七孝王八夷王九厲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王十三桓王十四莊王十五釐王十六惠王十七襄王十八頃王十九匡王二十定王二十一簡王二十二靈王二十三景王二十四悼王二十五敬王二十六元王二十七貞定王二十八哀王二十九思王三十考王三十一威烈王三十二安王三十三烈王三十四顯王三十五慎靚王三十六赧王三十七）

秦帝王世紀曰秦嬴姓也昔伯翳爲舜主畜多故賜姓嬴氏孝襄公始修霸業壞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爲伯至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至莊襄王

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爲始皇帝并天下置三十六郡自以水德故以十月爲正色尚黒使蒙恬築長城焚詩書百家之言坑儒士四百六十人三十七年崩於沙丘平臺年五十（皇甫謐云自昭襄王滅周至子嬰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昭襄王一孝文王二莊襄王三始皇帝四胡亥五子嬰六又帝王世紀曰秦改鎬曰咸陽都焉爲漢驅除不求五運別以水德王秦自始封至滅三十六世合六百五十年秦顓頊之後也先世造父之爲穆王御有功封之於趙城國爲趙氏也與簡子同祖嬴姓也秦亦在水火之間）漢（火德）帝王世紀曰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生執嘉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媪是爲昭靈后生子邦字季是爲漢高皇帝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爲沛公二年入武關至灞上秦王子嬰降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元年還攻雍遂定三秦五年破楚王羽於垓下追斬於東城天下始定春正月楚王韓信等請尊爲皇帝二月即位於定陶汜水之陽都長安十二年崩於長樂宮年六十二初納呂公之女謂之高皇后生太子盈代立（按前漢十二帝高祖一惠帝二高后三文帝四景帝五武帝六昭帝七宣帝八元帝九成帝十哀帝十一平帝十二王莽立孺子嬰居攝三年篡位十五年更始立二年皇甫謐曰自高帝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得二百三十年）後漢帝王世紀曰光武皇帝出自景帝也（袁宏漢紀曰南頓令欽生光武）名秀字文叔更始元年爲偏將軍破王邑殺王尋誅王郎更始二年立爲蕭王建武元年四月更始降赤眉六月光武即帝位於常山鄗之陽千秋亭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中元二年二月崩於洛陽南宮年六十二太子莊代立是爲孝明皇帝袁山松後漢書曰明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按後漢書十二帝光武一明帝二章帝三和帝四殤帝五安帝六順帝七沖帝八質帝九桓帝十靈帝十一獻帝十二皇甫謐云自漢元年至更始二年凡二百一十二年自居攝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十八年自建武元年至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五年凡漢前後并諸廢帝及王莽合三十一帝共四百六十二年）增蜀漢通鑑曰帝名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累官至益州牧曹丕篡漢遂正位於成都在位三年改元章武壽六十二（子禪嗣立是爲後主在位四十一年爲魏所滅二帝合四十四年）原魏（土德）帝王世紀曰魏曹姓也武皇帝諱操字孟德漢建安二十四年進爵爲魏王改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春正月崩於洛陽年六十六太子丕代立是爲文皇帝其年冬十月受漢禪改延康元年曰黄初都洛陽黄初七年崩年四十（皇甫謐云自黄初元年至禪晉之歲凡五帝合四十五年文帝一明帝二廢帝齊王三廢帝高貴鄉公四元帝五）增吳姓孫氏名權長沙太守堅次子也堅起兵討董卓入洛陽修諸陵寢長子策據江東謀襲許以迎漢帝權藉父兄餘烈屈事曹魏丕封爲吳王後乃稱帝都建業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按三國志自吳大帝至帝皓凡四帝合五十九年爲晉所滅大帝一帝亮二景帝三帝皓四）原晉（金德）晉書曰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河內温縣人姓司馬氏太始元年升壇受禪禮畢即位洛陽宮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武帝祖）景王爲景皇帝（武帝伯父）文王爲文皇帝

（武帝父）太熙元年崩年五十五（立二十六年太子衷嗣是爲惠帝按晉書自武帝至恭帝凡一十五帝合一百六十五年禪於宋也武帝一惠帝二懷帝三愍帝四以上西朝都洛陽元帝五明帝六成帝七康帝八穆帝九哀帝十廢帝十一簡文帝十二孝武帝十三安帝十四恭帝十五以上東朝都建業今潤州江寧縣是也）

【增】宋文獻通考曰高祖武皇帝彭城綏輿里人姓劉氏名裕以庚申受晉禪即位改元永初時年五十七在位三年壬戌崩壽六十（按宋書自高祖至順帝凡八帝合六十年禪於齊也高祖一少帝二文帝三孝武帝四前廢帝五明帝六後廢帝七順帝八俱都建業）

齊文獻通考曰高帝東海蘭陵郡人姓蕭名道成以己未歲受宋禪改元建元時年五十二在位四年壬戌崩壽五十六（按齊書自高帝至和帝凡六帝合二十二年禪於梁也高帝一武帝二廢帝三明帝四廢帝五和帝六）

梁文獻通考曰武帝南蘭陵中都人姓蕭名衍以壬午歲受齊禪改元天監時年三十五在位四十八年己巳崩壽八十六（按梁書自武帝至敬帝凡四帝合五十六年而禪於陳也武帝一簡文帝二孝元帝三敬帝四梁亂昭明太子統之子名詧奔西魏立爲梁王徙江陵稱帝在位七年傳子明帝在位二十四年明帝傳子帝琮在位二年隋文帝廢之）

陳文獻通考曰武帝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名霸先以丁丑受梁禪改元永定時年五十四在位三年己卯崩壽五十七（按陳書自武帝至後主凡五帝合三十三年隋滅之武帝一文帝二廢帝三宣帝四後主五）

北朝後魏（水德）文獻通考曰道武其先世爲代北鮮卑君長姓拓跋氏名珪以丙戌即代王位郊天改元十三年戊戌取燕即帝位又十二年己酉爲拓跋紹所弒壽三十九（按北史自道武帝至恭帝凡十五帝合一百七十一年道武帝一明元帝二太武帝三文成帝四獻文帝五孝文帝六宣武帝七孝明帝八孝莊帝九節閔帝十以上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府是也孝武帝十一爲高歡所迫奔依宇文泰於關中是爲西魏今陝西西安府是也孝靜帝十二帝清河王世子孝武既奔關中高歡乃奉靜帝立之遷都鄴是爲東魏今河南彰德府是也西魏傳孝文帝十三廢帝十四恭帝十五禪於周東魏止孝靜帝一世傳於齊）

北齊文獻通考曰文宣帝渤海人姓高氏名洋神武王歡之次子以庚午受魏禪改元天保在位十年己卯崩壽三十一（按北史自文宣帝至後主凡五帝合二十八年爲周所滅文宣帝一廢帝二孝昭帝三武成帝四後主五）

北周（木德）文獻通考曰孝閔帝姓宇文氏名覺代郡武川人文王泰之長子以丙子受魏禪在位一年丁丑爲晉公護廢而弒之壽十六（宇文護立其弟毓是爲明帝按北史自孝閔帝至靜帝凡五帝合二十六年禪於隋也孝閔帝一明帝二武帝三宣帝四靜帝五）

隋（火德）文獻通考曰文帝弘農華陰人姓楊氏名堅以辛丑受魏禪改元開皇在位二十四年甲子崩壽六十四（按隋書自文帝至恭帝凡三帝文帝一煬帝二宇文化及弒之唐公李淵立煬帝之孫侑是爲恭帝在位一年即禪於唐）

唐（土德）文獻通考曰高祖隴西成紀人姓李氏名淵以丁丑自太原留守起兵戊寅受隋禪即位改元建都長安時年五十三在位九年丙戌傳位太宗稱太上皇又十年乙未崩壽七十一（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有天下太宗之功居多兄建成弟元吉謀欲殺之太宗遂殺建成元吉因傳位焉改元貞觀在位二十三年按唐書自高祖至哀帝凡二十帝合二百九十年禪於梁也高祖一太宗二高宗三中宗四即位三月武后廢爲廬陵王後二十二年始復辟在位五年睿宗五明皇六肅宗七代宗八德宗九順宗十憲宗十一穆宗十二敬宗十三文宗十四武宗十五宣宗十六懿）

（宗十七僖宗十八昭宗十九哀帝二十）

後梁文獻通考曰太祖宋州碭山縣人姓朱氏名晃初名溫賜名全忠以丁卯受唐禪改元即位建都汴梁年五十六在位六年壬申爲其子郢王友珪所弑年六十一（太祖第四子均王瑱誅友珪之以癸酉嗣立在位十一年唐兵入汴爲其下所弑二帝合十七年）

後唐文獻通考曰莊宗沙陀人姓朱邪氏名存勗先世仕唐賜姓李氏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存勗嗣癸未稱帝滅梁在位四年丙戌兵亂中流矢崩壽四十二（按五代史後唐四帝合十四年莊宗一明宗二閔帝三末帝四晉滅之）

後晉（金德）文獻通考曰高祖太原汾陽里人姓石氏名敬瑭丙申以北京留守舉兵入洛遂即帝位在位七年壬寅崩壽五十（子重貴嗣立是爲少帝在位四年契丹入汴北遷於黃龍府壽三十四）

後漢（水德）文獻通考曰高祖太原人姓劉氏名暠初名知遠因契丹入大梁執末帝遂以丁未歲即位於晉陽遂遷都於汴在位二年戊申崩壽五十四（子承祐嗣立是爲隱帝在位二年爲郭威所滅）

後周（木德）文獻通考曰太祖邢州堯山人姓郭氏名威辛亥以鄴都留守入汴即帝位在位三年癸丑崩壽五十一（世宗嗣立名榮本姓柴氏太祖養子在位六年子恭帝嗣在位一年禪於宋三帝合十年）

宋（火德）文獻通考曰太祖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郡人皇考始遷洛陽太祖初仕周爲殿前都點檢歸德節度使周恭帝幼契丹入寇將兵禦之至陳橋驛將士擁還汴遂受禪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按宋史自太祖至欽宗凡九帝歷一百六十八年太祖一太宗二真宗三仁宗四英宗五神宗六哲宗七徽宗八欽宗九金兵陷汴擄帝及上皇北行斃於五國城是爲北宋）

南宋文獻通考曰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母顯仁韋太后初封康王金兵陷汴梁二帝北狩以丁未嗣立於臨安（今浙江杭州府）時年二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壬午內禪於太子又二十五年丁未崩壽八十一（按南宋自高宗至帝昺凡九世歷一百五十五年高宗一孝宗二光宗三寧宗四理宗五度宗六孝恭帝七端宗八帝昺九元滅之）

遼續文獻通考曰太祖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皇帝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天復元年痕德堇可汗立以爲本部夷离堇專征伐破敵有功三年拜于越總知軍國事五年痕德堇可汗崩羣臣奉遺命立爲主九年建元稱帝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五（按遼史自太祖至天祚凡九帝歷二百九年太祖一太宗二世宗三穆宗四景宗五聖宗六興宗七道宗八天祚帝九爲金所滅）

金續文獻通考曰太祖姓完顏氏名阿骨打生女直部節度使烏鴉束之弟元魏時有粟末黑水等七部至隋有靺鞨居古肅慎地唐初有粟末靺鞨黑水靺鞨二部後粟末滅黑水繫遼籍者號熟女真不籍者號生女真避興宗諱改女直傳至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宋政和四年集所部兵擊遼西皆降乃稱帝更名旻國號金在位五年太祖崩弟吳乞買嗣立是爲太宗宋宣和七年

滅遼後二年陷汴盡有中原關內之地在位十三年（按金史自太祖至哀帝凡九帝歷一百十九年太祖一太宗二熙宗三煬王四世宗五章宗六允濟帝七宣宗八哀帝九宋元合滅之）元續文獻通考曰太祖姓奇渥温氏名鐵木眞蒙古部人部長也速該之子其先孛端察兒九傳至也速該生帝既長深沉有大略諸部歸降宋開禧三年即位於斡難河滅國四十平西夏定西域使宋州郡在位二十二年四傳至世祖名忽必烈宋開慶元年即位開平稱薛禪皇帝建國號元歷二十年宋亡始混一天下都大都（今順天府）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按元史自太祖至順帝凡十四帝合一百六十三年太祖一太宗二定宗三憲宗四世祖五成宗六武宗七仁宗八英宗九泰定帝十明宗十一文宗十二寧宗十三順帝十四）明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濠之泗州人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仁祖第四子初潛龍皇覺寺元至正十五年起義兵丁酉下金陵丁未即吳王位以戊申歲爲洪武元年正月稱帝國號明在位三十一年崩壽七十一（自太祖至愍帝凡十六帝合二百七十六年太祖一建文二成祖三仁宗四宣宗五英宗六景帝七憲宗八孝宗九武宗十世宗十一穆宗十二神宗十三光宗十四熹宗十五懷宗十六）

帝王總載三

【原】羲軒　炎昊（並詳總載二）　九舜　十堯（桓範要論曰責公者易雖一賢少智執轡者衆雖九舜猶亂韓非子曰令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而不能亂者則勢安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不能化之者則勢亂也）　白帝　元王（河圖曰白帝朱宣宋均曰少昊氏湯之始祖契曰元王詳帝系）　雲名　火紀（並詳感運）　大庭　少昊（上詳應運下詳首敘）　六羽　九翼（春秋命歷序曰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谷口河圖曰天皇九翼是名旋復）　若水　塗山（上詳登庸下詳帝誕）　生翼　在房　元鳥　赤龍　夢日　感星　繞星　貫月（以上並詳帝誕）　珠庭　玉理　四乳　八眉　重瞳　駢齒　龍顏　鳥喙　望廣　視豐　鱗身　牛首　戴干　懷斗（以上並詳奇表）　昭華　延喜（尚書大傳曰舜耕於歷山夢眉與髮等堯妻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賜以昭華之玉下詳符命）　握河　沉洛　金十　玉馬（以上並詳祥瑞）　温洛　榮河（並詳符命）　大君　元后（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尚書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　出震　開階（周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下詳符命）　當宁　置圖（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秋孔演圖曰王者當置圖錄坐旁以自正也）　按轡　垂拱（陸子曰三皇垂拱五帝垂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鞭使周公御衡仲尼促轡而不已也應劭風俗通曰皇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有似皇天故稱曰皇）　時乘　或躍（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九四或躍在淵）　纂堯　授舜（上見漢高祖進禮記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　擊壤　鼓腹（並詳帝治）　垂衣　卷領（上詳帝治淮南子曰古有鍪頭而卷領以治天下注曰古者蓋三皇以前鍪頭著兜帽言未知制冠卷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韋襲反褶以爲領）　鶉居　掬飲（上詳儉德禮記曰塊桴而土鼓汙樽而抔飲鄭注汙樽抔飲以手掬之）　攣領　結繩（晏子曰古者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矣下詳帝治）　垂筴　委裘（陸子曰三皇垂筴而五帝擧手呂氏春秋曰堯之官若委裘以言事少）　橧巢　營窟（晏子曰古有處橧巢而王天下者矣禮記曰昔者先王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焉）

則地 揆天（黃石公三略曰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 文子曰伏羲氏之王天下功揆天地） 就日 望霓（上詳帝德 孟子曰湯一征自葛載天下信之人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合神 順命（上詳總載一 春秋元命苞曰天道煌煌非一帝之功王者赫赫非一家之常順命者存逆命者亡） 大德 鴻名（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民曰財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也） 明一 通三（並詳總載一） 合元 順紀（何休注公羊傳曰德合於元者稱皇 大戴禮曰黃帝順天地之紀者也） 巍巍 翼翼（論語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毛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鄭箋曰翼翼小心之貌） 赫赫 煌煌（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萇注曰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於天也 漢書曰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穆穆 乾乾（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五德 三統（月令曰立春之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夏日盛德在火其帝炎帝季夏盛德在土其帝黃帝秋日盛德在金其帝少昊冬日盛德在水其帝顓頊 漢書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 步驟 質文（白虎通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騖 大戴禮曰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改） 三綱 一統（論語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 下詳前敘） 青丘 丹浦 牧野 阪泉 軒營 周陣（並詳武功） 鳳墟 鮪水（上詳帝德 下詳武功） 舜戚 軒弧（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 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親耕 躬稼（上詳帝治 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抵璧 藏金（張衡東京賦曰抵璧於谷 陸賈新語曰舜藏金於嶃嵓之山以杜淫邪之欲也） 堯廚 舜甑（上詳祥瑞 韓詩外傳曰昔舜甑盆無羶而工不以巧獲罪） 栝柱 土階（並詳儉德） 二八 四七（上詳用賢 漢紀曰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握髮 吐哺（上詳勤勞 班彪王命論曰高祖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輟食吐哺納子房之謀） 虞韶 夏籥（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呂覽曰禹立命皐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犧瑟 媧笙（並詳制作） 漢筑 虞琴（史記曰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飲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 下詳制作） 經綸 覆露（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下詳總載一） 亭毒 財成（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注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蔭樾 推溝（淮南子曰武王蔭暍人於樾下而天地懷之感於恩也 鹽鐵論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 泣辜 扇暍（劉向說苑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 下詳帝德） 神輸 人贊（上詳總載一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贊曰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 貢雉 獻獒（史記曰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 尚書曰西旅獻獒注云西戎遠國貢大犬） 展義 觀風（左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禮記曰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周轍 夏迹（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祗宮 又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 舜旌 堯鼓（上詳總載一 鄧子曰堯置敢諫之鼓） 夏磬 周鞀（上詳帝治 呂氏春秋曰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知己過） 獻櫻 薦黍（漢書曰惠帝常出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也 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足履己 手握褒（上詳帝誕 下詳奇表） 得玉曆 佩寶文（上詳符命 河圖曰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 醴泉出 祥鳳至（並詳祥瑞） 玉龜識 石馬圖（上詳祥瑞 下詳符命） 紀鳳鳥 舞神魚（並詳祥瑞） 御二龍 駕六鳳（括地圖曰禹誅防風夏德盛二龍降之禹

（使范氏衛之以行　春秋命歷序曰辰放六頭[illegible]乘在位二百五十年韓光次之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皇出地衡在位五百六十年）作舟車　爲木軿（[illegible]國刺舟[illegible]時曰作舟車造器械萬乃軒轅之所以爲帝功也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建皇極　合天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曰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　春秋運斗樞曰虙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弘也合天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煌煌盛美不可勝量）含乾元　體太一（桓譚新論曰先王道之主其德能藏包含以統乾元也　下詳總載一）法三才　咸一德（淮南子曰帝王者體太一以法三才　尚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皇侔天　帝合地（並詳總載一）禹孜孜　湯栗栗（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　又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誓曰栗栗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推五勝　改三正（漢書曰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五行相勝秦以周爲火水以勝之　大戴禮曰正朔三而改）禹菲食　湯布衣（上詳儉德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此時歌舞者禁之）堯葵藜　舜飯糗（上詳儉德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魏虛座　漢側席（吳書曰虞翻字仲翔著周易甚有大意魏文帝嘗聞翻名爲設虛座以事之　後漢書曰明思望直士側席以對）歌龍鱗　歎鴻翼（傅元樂府雜歌詩曰鳳有翼龍有鱗君獨不興必須良臣　下詳用賢）得六相　有五臣　有十亂　用三傑　拔芻牧　舉行陣（上以並詳用賢）作承雲　和調露　鳳集梧桐　龜出芝池（並詳祥瑞）東戶鴈行　西鄰禴祭（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　易曰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烏江追項　赤壁破曹（史記曰項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人欲度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蜀志曰曹公南征劉表率精騎五千急追先主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走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周武仗鉞　漢高提劍（尚書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左伏黃鉞右執白旄以麾　史記曰高祖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病呂后迎良醫醫入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鴻門謝羽　滍水敗尋（漢書曰羽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破咸陽羽大怒乃使當陽君英布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　後漢書曰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圍昆陽光武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遂殺王尋莽兵大敗走者相騰踐奔一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水盛溢士卒爭赴溺者萬數水爲之不流）周官棫樸　殷相鹽梅（並詳用賢篇）葛天八闋　虞帝九成（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高誘注曰葛天氏古帝名也投足猶蹀足闋終也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軒皇夔鼓　漢帝鸞旗（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似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爲鼓聞五百里　史記曰黃帝號軒轅氏　漢書曰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馬獨先馬往於是還馬與道里之費）見窘蘭池　微行柏谷（史記曰始皇帝爲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　漢武故事曰上嘗輕服爲微行至柏谷夜投亭長不納乃宿於逆旅）出彰　吐珠（並詳符命）降子嬰　封雍齒（史記曰漢元年十月沛公兵先諸侯至灞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　漢書曰高祖於未央宮望見諸將於沙中偶語乃先封雍齒人人皆喜曰雍齒尚侯吾等無患矣）貪財貨　起布衣（史記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於財貨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其志不小急擊之勿失　下詳創業）總萬廷　旅五緯（河圖曰高皇攝正總萬廷四海歸詠理威明文德道化承天精　西京賦曰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

（叶以旅之於東井）隱芒澤　徭咸陽（通鑑曰秦始皇帝嘗云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史記曰高祖嘗繇咸陽縱觀秦始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朱鴈　白麟（並詳祥瑞）芝房　瓠子（上詳祥瑞　漢書武帝東巡於海上四月還祀泰山至瓠子臨決令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盛唐　萬里（漢書曰元封五年帝南巡至於盛唐　又曰元狩五年禪萬里注云萬里山名也）甲帳　交門（漢武帝起九闕神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帳居神乙帳上自御之　漢書曰元封四年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座拜者作交門之歌）歷鳴澤　濟汾河（漢書曰武帝元封四年出北蕭關歷鹿鳴澤　漢武帝秋風詞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出竹宮　生蘭殿（漢儀曰郊泰時皇帝平明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　下詳帝德）體亞聖　應如神（張儼默記曰漢光武體亞聖之才執文武之睿聰明仁德應時而出　下詳神智）仕金吾　擊銅馬（後漢書曰光烈陰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也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東觀漢記曰更始年立上為蕭王擊銅馬大破之乃受降）殺王尋　擒張步（後漢書曰更始元年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圍昆陽城數十重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莽兵大潰　張儼默記曰漢光武中興破赤眉擒張步隗囂之徒芟凶夷滅華夏肅清）北部　西陵（魏志曰太祖武帝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　魏武帝遺令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朔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勿使有闕）擊蛟　射雉（上詳幼智　魏書曰太祖於南皮一日射雉獲三十六頭也）林梅　野葛（劉義慶記曰魏武行兵失道三軍皆渴帝曰前有大梅林結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以及前源　張華博物志曰太祖習噉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修渦　營洛（魏志曰黃初六年帝遂以舟師自譙修渦入淮從陸道達徐州築東巡臺至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又曰黃初元年十二月帝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書鞭　擊蔗（魏文帝臨渦賦序曰上建安十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高樹之下駐馬書鞭為臨渦賦　魏文帝典論自敘曰余幼學擊劍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劉晟等共飲酒宿聞晟有手臂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竽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擊其臂）金車　寶鼎（吳志曰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閶門吳西郭門夫差所生也　下詳祥瑞）都武昌　遷建業（並詳遷都）持鞍　緩鞚　受箭　迴船（虞溥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為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南已見撤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鞚著鞭遂得超渡　魚豢魏略曰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以輕面受箭箭均船平而去）大口方頤　長上短下（上詳奇表　漢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紫髯將軍長上短下是誰答曰是孫會稽）結吳　肩漢（蜀志曰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華陽國志曰漢末雄傑並起先主名微衆鮮建元輔漢與之鼎峙）棄妻子　失七箸（蜀志曰曹公遣精騎追及先主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數十騎而走　又曰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操與使君耳袁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七箸）翦芳蘭　乘羽葆（蜀志曰先主將誅張裕諸葛亮請罪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不翦　下詳幼智）有奇節　與大謀（干寶搜神記曰高祖宣皇帝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　又曰宣帝遷太子中庶子每大謀畫策多善由是為太子所信重）討公孫　迎魏帝（臧榮緒晉書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詔宣帝討之發自京都過溫詔郡守以下皆會葬次父老故舊讌飲累日　王隱晉書曰魏帝還高平陵會爽兄弟皆從高祖以爽執政不平慮之起奏事永寧宮悉起營兵及城中餘衆承制發武庫仗開四門出迎魏帝於洛濱奏爽罪也）還庶子　封舞陽（干寶晉紀曰魏國既建高祖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又曰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臺並受顧命輔政）

（諸太子曰有關此三公者愼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被南國　終北面（臧榮緒晉書曰遠來以擒禪讓旋交至乃申受前命曰解擐甲冑龔行天罰平區域申滅吳會禪贊皇靈被於南國陸士衡晉書曰文帝勢崇於三分而終身乎北面雖曰未暇而王業已固矣）忠恕無遺言　仁厚有智量（王隱晉書曰武帝少厲高行遠大於忠恕未嘗有過言失色於人又曰武帝寬恕仁厚深密有智量）減膳　燒裘（並詳儉德）魏禪　吳平（王隱晉書曰咸熙二年魏武禪位於上臧榮緒晉書曰武帝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德雖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燧人　炎帝　太昊　高陽　大巢　少典（大巢即有巢氏少典生黃帝）南面　中央（古帝氏）連三畫　同八方（上出董子下出總載一）法五行　煦四海（法五行相生形萬殊之體日月並明照四海）命九官　利萬物（命九官舜之事利萬物出禮記）別優劣　法陰陽（上出白虎通下詳總載一）都平陽（堯）納大麓（舜）制二柄　長九州（上詳韓子天皇兄弟九人）葬橋山　長姬水（並黃帝）含氣化物　明德表功（上出淮南子下出白虎通）父天母地　兄日姊月（並禮記）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申洩四時　經緯六合（並淮南子）【增】華祝　嵩呼（莊子曰堯觀於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漢紀武帝登嵩山聞呼萬歲者三）崖公　震旦（唐語林教坊記曰樂人呼天子爲崖公玉谿編事曰南蠻稱天子爲震旦）帝暉　宸曆（顏延年曲水詩序云帝暉臨握百司定列沈約彈王源文云宸曆御寓弘韋憲典）握符　膺籙（孝經鉤命訣曰受命握符出也東京賦曰膺籙受圖順天行誅）三極　四維（宋永元詔曰位御三極風澄萬寓董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坤珍　神器（東都賦曰握乾符闡坤珍簡文大法頌序曰神器有歸鼎運斯集）鳳曆　龍圖（梁武帝紀曰御鳳曆握龍圖）張天　駕日（孔稚珪文張天造曆駕日登皇）統天　御寓（廣弘明集曰三皇統天五帝御寓）玉鏡　金推（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玉鏡注玉鏡謂清明之道也孝經援神契云后舍任威失其金推注金推言國之寶也）修策　長羅（文中子修策遠馭長羅遠駕）紫宸　赤縣（梁王僧孺表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璿璣　鼎玉（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梁與陳暨書歎若唐虞推其鼎玉）飛龍　逐鹿（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史記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乾龍　晉馬（易乾卦取象於龍晉元帝紀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是歲五王獲濟元帝竟登大位）鳳翔　虎變（張平子東都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文選應吉甫華林集詩位以龍飛文以虎變）瑞符　玉冊（後漢荀彧傳天降嘉瑞地出吉符晉元帝紀永嘉初有玉冊見於長安白玉麒麟璽出於江陵其文曰長壽萬年）星拱　雲從（俱宋洪邁賀御殿表）舜抱　堯襟（王勃乾元殿頌曰環四瀛於舜抱懷十景於堯襟）汜水　軒丘（漢高帝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帝王世紀皇帝居軒轅之丘）天縱　日新　戴天　擊壤　黃屋　白水　丹丘（後漢書光武稱白水眞人春秋感應圖曰丹丘千年一焚焚則聖人出）懷鷁　吞蝗（唐紀太宗得佳鷁自臂之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不已鷁竟死焉貞觀中終南數縣蝗太宗捕數枚曰民以穀爲命汝食之寧食吾肺心遂吞之是歲蝗竟不爲害）正乾綱　凝鼎命（陳忠傳明王履天元之尊正乾綱之位易鼎卦君子以正位凝命）位天德　總朕師（易乘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書舜命禹曰汝惟不怠總朕師）坐玉牀　握金鏡（鄭康成曰玉牀座天子之位也張說乾符頌曰握金鏡步玉斗）恢聖緒　統宸極（漢安帝紀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唐安帝傳統臨宸極）居正陽　維新命（王褒頌王者居正陽之位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邁時康　不世出（唐新羅傳眞德秀織錦頌）

（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　唐太宗贊至治之君不世出）

三尺劍　一戎衣（史記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　杜甫詩曰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膺天統　陟帝位（班固典引高光二帝膺當天之正統受克遜之歸運　舜典曰格汝舜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陳玉帛　越梯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文選梯山航海踰沙越幕之貢）

千秋亭　陳橋驛（漢光武即位於千秋亭　宋太祖受命陳橋驛）

赤帝子　香孩兒（上詳符命　宋史太祖生於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不散時人謂之香孩兒）

握機創歷　誕命造家（王元長詩序）

緯地經天　左日右月（庾黔婁文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

聲寓宇宙　勢壓山河（孔稚圭文）

天地更築　日月再張（孔稚圭文）

繩準陰陽　懸持日月（上出文中子下出北齊魏收武成誥）

規矩乾坤　輔相天地（上出晉傳下出文中子）

斟元陳樞　結繩刻木（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樞言斟酌元化陳列樞機之行也　眞源賦曰人皇氏兄弟九人結繩刻木）

鍊石補天　斷鼇立極（淮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

闡極則天　開元創物（齊告天文）

本仁祖義　抱表寢繩（漢武帝詔曰本仁祖義褒德錄賢五帝三王所由昌也　文中子曰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

道綱德綱　學耨禮耕（晉什道恒釋駮論曰振道網以維六合布德綱以羅羣儁　禮運曰人情者帝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

一陰一陽　乃文乃武　恩加草樹　道被翔行（王勃九成宮頌）

體元居正　握鏡臨宸（春秋隱元年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居正　齊建武紀曰皇齊受終建極握鏡臨宸）

握符闡珍　系統接緒（東都賦曰聖皇握乾符闡坤珍　又曰系唐統接漢緒）

海嶽呈華　風雷寫慶（王勃九成宮頌）

謳歌歸舜　符命興唐（孟子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唐華誌傳董景珍曰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

滋萌元氣　開闢太初（崔融啓母廟碑曰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此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

朝登五帝　夕宿三皇（杜甫太清宮賦）

孕虞育夏　甄殷朝周（班固典引）

赤伏帝子　白水眞人（俱光武事）

爲民父母　受命天人（漢貢禹傳曰王者受命爲民父母　柳正符論曰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知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

聖膺天啓　位以德興（李百藥封建論陛下握乾御天膺期啓聖　乾卦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註位以德興德以位敘）

得位得祿　作君作師（中庸舜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書大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天地交泰　雷雨作解（易泰卦曰天地交泰　解卦曰雷雨作解）

應天順人　創業垂統（高力士傳曰明皇幸蜀聞太子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　唐舊禮志曰高祖撫運應期創業垂統）

神聖應期　天人叶順（晉劉元海載記曰漢高祖神聖運期　孫綽傳曰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叶乎天人實賴長江萬里畫而守之耳）

統和天人　願爲臣妾（柳宗元賀即位表負扆而會朝夷夏踐祚而統和天人　晉紀劉琨等勸進曰聲敎所加願爲臣妾）

無爲之德　不宰之功（唐順宗尊號文）

號渙萬里　色授六服（宋奏議曾鞏曰人主之尊意論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

誕敷文德　載纘武功（書經曰帝乃誕敷文德　詩經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堯舜擁篲　禹湯扶輪（李嶠賀尊號表）

廟社鼎安　寰區泰定（宋陳者卿賀登極表）

範圍元化　黼藻太平（宋陸游明堂表）

欽翼小心　昇平大業　上總天維　旁提河紀（俱隋盧思道賀甘露表）

駕馭風雲　馳驅龍虎（梁庾信賀平鄴表）

德叅三無　功安九有（宋儒表三無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也　九有謂九州也）

巽風發越　兌澤滂沱（唐李嶠元日朝賀表）　曆數承堯　謳歌歸禹（宋陳書卿賀登極表）　有道之長　無思不服（宋李劉表）　治民祇懼　受命溥將（李劉表）　光紹燕謀　丕膺鴻業（宋鄭厚賀改元表）　天開睿哲　神授英奇　河海晏清　璣衡明潤（俱出翰苑新書）　投弓縱馬　東衽正冠（曾鞏文曰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戢貉東南之夷正冠東衽相與捧策而吟誦）　大德時來　多能天縱（宋人賀耕籍表）　法約三章　舞揚七德（史記沛公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餘悉除秦苛法　唐書秦王破軍之樂名七德舞）　帝自有眞　聖不世出（漢光武贊曰帝王之興自有眞也　唐太宗贊曰至治之君不世出）　德合乾行　心通羲畫（明何洛文敬一亭頌）　澤暢九垓　德流六幕（明舒弘志聖德重農頌）　虎變龍飛　鳳儀獸舞（明陳于陛慶成宴致語虎變龍飛纘宗社無疆之福鳳儀獸舞衍邦家有道之長）　瞻雲就日　際地蟠天（堯本紀曰帝之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性理曰上際乎天而下蟠乎地）　蕩乎無名　建其有極（宋陸游賀會慶節表）　煦嫗萬物　照蘇九圍（馮道上周太祖尊號頌）　膺萬國之珍　接千歲之統（東都賦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　漢司馬相如傳令天子接千歲之統）　受四海之圖籍　拜萬國之衣冠（東都賦天子受四海之圖籍　唐詩萬國衣冠拜冕旒）　張皇綱以羅遠　飛仁風而被物（晉書）　協天載以無聲　恢帝猷而有截（馮道上周太祖尊號表）　昭鴻名而日揭　肅龍衛以天臨（宋李劉賀御殿表）　歷五帝之寥廓　涉三皇之登閎（出文選註曰登高也閎大也）　冠五行之秀氣　邁三代之英風（李康運命論）　風來南面之薰　星拱北辰之所　多聞將求建事　大烹所以養賢　天地節而四時成　陰陽和而萬物得　四七之際火爲主　一千之歲聖當興（後漢書彊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七之際火爲主　春秋感應圖云黃河千年一清丹丘千年一焚則聖人當出）　拯頹綱以繼三五　鼓芳風以扇遊塵（范甯穀梁傳序）　握天鏡而授河圖　執玉衡而運乾象（徐陵文）　張寶圖以光帝載　懸玉鏡以徹靈襟（唐元和類表）　御風雷七曜於上　用山川六府於下（王勃九成宮頌）　若元氣之運四時　如太陽之御六合（翰苑新書）　銅渾昭乾健之規　玉燭朗陽舒之景（馮道上周太祖尊號表）　凝旒而天啓其門　服袞而日升於觀（李嶠元日朝賀表）　三階正而六氣調　萬寓清而百蠻服（李嶠賀尊號表）　漢承堯而傳歸於子　舜授禹而允執厥中（翰苑新書）　發育萬物而顯諸仁　包舉六氣而藏諸用（王勃文）　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　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出晉律曆志）　中國之有至人無思不服　王者之大一統咸與維新（翰苑新書）　懷恩慕化之黨候雨占風　疇德瑞聖之符非煙若霧（李嶠賀尊號表）　天啓昌期御籙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扆以當陽（翰苑新書）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　斂五福而作解慶洽寰區（翰苑新書）　詠時和於帝壤動植咸歡　歌道泰於華封昆蟲自樂　紫宮密運敷造化於靈襟　黃屋神凝創經綸於寶思（俱王勃文）　丹書碧篆神符

煥河洛之文　五斗珠衡天骨挺皇王之表（王勃九成宮頌）　權輿象緯削茅社而建瓊祧　草昧風雲席蘿圖而創璿曆（王勃文）　鋪帝容而建皇極大寶重光　撫乾軸而正坤維洪鑪再造（李嶠賀尊號表）　聖人作而萬物覩共堅愛戴之心　元首明而庶事康行迪太和之治（翰苑新書）

帝王總載四

原 天號（帝者天號）　天靈（天皇之號）　尊無二上　土無二王　作民父母　爲天下主　惟辟玉食　惟皇作極　君天下　養天下　純而王　駁而霸（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王）　仁義所生爲王　仁義合者稱王（白虎通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三王善因時　五帝任仁義　三王任智勇　王者得三才　立天子以爲天下立君以爲國（呂氏春秋曰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　功德純者稱帝　德令全者稱王　南面而聽天下　三者尊位所在

增 龍德　居體　知臨　崇高　大寶　大君（易經）　王言　福威（書經）　嗣服　定命　國步　執競　綴旒（詩經爲下國綴旒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也）　重華（書舜典曰重華協於帝）　丕子（書是有丕子之責於天言元子也）　丕后（書嗣光宅丕后言大君也）　明辟（書朕復子明辟）　伯林（楚辭言長君即長子）　縣官（前漢書註曰縣官天子也）　鉅公（出前漢郊祀志張晏曰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公）　穆清（文選注天子有美德而化清）　神器　儲精（文選儲精垂恩）　勵精　帝輝　執契（文選執信也明君執契以任之）　淵穆　睿想　宸威　重暉（六朝詩百辟仰重暉）　肖天（范祖禹曰人之子未有不肖其親者麟之子不問知其爲肉角鳳之子不問知其爲九苞天子者天之子也是故肖天）　末光（漢書依日月之末光有餘寵也）　湛恩（湛者深也）　皇儀　帝容（東都賦究皇儀而展帝容）　渥惠（蒙聖皇之渥惠）　天儀（後漢書儀顏也）　寶業（家璣寶業天子位也）　鳳扆（光武贊鳳扆臨花爆謂帝座也）　藻衛（藻衛天子儀仗）　宸盼（宸盼俯凝旒天子之視也）　靈貺（靈貺自顯謂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　法從（漢書天子駕曰法從）　辰居（辰居如星拱辰言有德也）　帝紘（鄭帝紘恢皇綱開五三之紀綱）　神主（書經俾作神主）　天德（易乃位天德）　革命（湯武革命）　體元（左傳注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　正始（路溫舒傳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命符宜正始受命之統）　正統（王襃頌春秋法五始之統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乾顧（文選昭王碑曰仰膺乾顧）　茂緒（陽給事誄曰光昭茂緒）　行圻（文選辯亡論曰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拱揖（文選辯亡論曰拱揖羣后注謂拱手以揖諸侯言無事也）　醲化（辯亡論醲化懿綱未遘於上代）　經民（辯亡論其體國經民之具足以爲政矣）　長規（辯亡論先王達經圖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　宏覆（文選弔魏武文丕大德以宏覆）　乾景（文選齊景后策文乾景外臨註乾爲君）　長御（文選五等諸侯論曰見綏世之長御）　安瀾（文選讓德論天下安瀾比屋可封）　渟流（同上觀大化之渟流）　佩文（同上冠道德履純仁披六藝佩禮文）　淑清（同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　鴻均（同上鴻均之出何物不樂）　中雅（同上步中雅頌驟合韶濩）　叅神（七啓元化叅神與靈合契）　天暘（同上行度動於天暘）　前旒（文選答客難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覆盂（同上運四海之外以爲帶安如覆盂注天下無事安如覆盂之下）　景俗（文選王元長曲水序設神理以景俗）

1P(3)

濡化（典引被風濡化者京師沉潛）辨章（典引惇睦辨章之化洽注辨析章服也）昭登（典引昭登之績匪堯不興注昭明也登成也）文軫（文選袁太尉從駕詩文軫棲桂海）

三正（文選張子房詩神武睦三正）陽澤（謝靈運應詔詩皇心美陽澤萬物咸光昭）倫化（謝靈運從宋文拜陵廟詩已見倫化萌倫大也）光宅（七命配天光宅）載蹕（七命皇風載蹕）

義繩（七命義皇之繩）體元（東都賦體元立制繼天而作）景鑠（東都賦鋪鴻藻申景鑠）聲業（西京賦聲業彌茂）茂世（羽獵賦豐茂世之規）天關（長楊賦順斗極運天關）

長世（景福殿賦關長世之善經）筌宰（文選宣德皇后令議中書令表曰筌宰有寄注君臣有所寄托）神寶（范蔚宗皇后紀論曰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測恩（文選華林集詩曰測恩踰遠注測深也）

滂流（同上元澤滂流）沉恩（文選以沉恩之未廣懼教化之未屬）汪濊（難蜀父老文曰湛恩汪濊）恩隱（赭白馬賦曰恩隱周渥隱私也）

灑澤（顏延年曲水詩序）天獎（任彥升答七夕詩啟曰奉率爾晒式酬天獎獎恩也）恩紀（文選潘安仁雜體詩恩紀被微身）溫渥（顏延年詩曰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寤靈 司契（魏都賦啟天心而寤靈注寤先靈也上垂拱而司契注執法契也）舉玉趾（禮記）疇四海（荀子曰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闢皇闈（六朝詩明明闢皇闈闈闢君門以待賢也）

在德元（名諡其惟王位在德元）承天心（谷永傳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承天心）乘時龍（易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光武紀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云劉秀當為天子王者承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據坤靈（西都賦據坤靈之正位）恢聖緒（安帝紀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洪聖緒）黃裳元吉（易經黃中色裳下飾也猶以中順之德而居尊位爲大善之吉也）

赫赫業業（詩經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寵綏四方（書經）如絲如綸（禮記）緯天理地（六朝文言帝王之御天下上緯天維下理地軸）

執轡御馬（藝苑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盤盂儀影（藝苑夫君者儀也儀正而影正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天行地止（言王者法天地之行止也）

應天載靈（牽秀黃帝頌曰邈矣皇軒應天載靈）盤古九變（三古歷紀曰盤古一日能九變）黃帝四面（尸子曰黃帝取已合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爲四面也）端如北極（淮南子曰舜之在位也端如北極）

體堯蹈舜（後漢崔寔傳曰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咸五登三（出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遐邇三五（較獵賦）

薰風潛暢（隋志曰成湯四十二年之間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膺萬國珍（東都賦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負扆踐阼（柳宗元賀表云負扆而會朝夷夏踐阼而統和天人）

聲明文物（文選謝朓詩文物共葳蕤聲明自藹藹注謂衣冠禮樂也）聖風雲靡（長楊賦）勳造遂古（文選司馬記室箋）紹天闡繹（典引曰厥有氏號紹天闡繹闡開繹治也）

華名洪伐（七命曰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伐功也）長世字氓（魏都賦字養也）聲教布濩（張衡東京賦）甄陶國風（何晏景福殿賦）

東漸西被 北變南諧（書經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東京賦北變丁零南諧越裳）德寓天覆 教與風翔（並張衡東京賦）玉策金縢（魏都賦窺玉策與金縢）

文軌薄桂海 聲教燭冰天（江淹擬袁淑詩注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舜行猶河海（尸子曰舜之行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蟻螘之穴亦滿焉）

四三皇而六五帝（景福殿賦）

淵鑑類函卷四十

淵鑑類函卷四十一

帝王部二（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五（箴頌贊）

原箴晉潘尼乘輿箴曰皇極肇建兩儀既分彝倫未序萬邦糾紛國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罔不勤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賢焉倚匪哲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辛作璿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叔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遹正路而覆車是踐滅敗之功載在前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民是司牧視之猶傷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厥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

增唐張蘊古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心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福生乎無妄是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

李德裕丹扆六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宵衣箴）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

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上服箴）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屢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罷獻箴）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鶩沈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鯁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爲瑱是爲塞聰（納誨箴）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覈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辨邪箴）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豶豕塞路覘窺獻飧斯可戒懼（防微箴）　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内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已臨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内綏萬國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則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末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庶富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黄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莫於茲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虚授可建大中克謹彰癉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視遠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克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區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欽哉可以措刑九伐之建寇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謂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誡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正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慾相摩如馭枯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於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堯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　明王弘誨無逸殿箴曰大君凝命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得之則化臻上理失之則治用不臧故克艱者惟后而不易者惟王緬惟聖人自強不息度天祇民不遑暇食保惠念稼穡之艱抑畏勤康田之即享國以之彌長后王因而丕式豈如叔季棄小忽微以天位爲可樂捐小民之所依履冰無兢兢之戒集木無惴惴之危迷途既遠覆轍何追是用攬鏡興亡提衡善敗取公旦之陳謨法成王之受戒比前事若

章弦奉聖言如著蔡揭無逸於便殿拜昌言於往代夫適情肆欲其逸乃足無亦誦耽樂罔壽之旨以自畜而伐性之斧不使陳於目勞民動衆其逸乃重無亦鑒觀逸遊田之訓以自訟而馳騁之娛不使投其空輕改舊章其逸乃長無亦警變亂刑政之文以自防而紛更之議不以易其常不恤衆怨其逸乃見無亦引違怨呪詛之規以自善而防川之術不以施於賤淫刑窮兵其逸乃盈無亦懲無罪無辜之語以自繩而草菅之念不以瀆其經嗚呼一念之逸萬事之隳一時之逸終身之疵法天行健惟日孜孜惟聖罔念無不在茲堯兢舜業並稱巍巍惟無逸乃能有逸惟有爲是以無爲彼秦氏之衡石隋室之傳餐徒爲叢脞奚取圖難吾將企四王之迪哲措九有於安瀾固朝乾夕惕之不暇而遑即夫世主之所安　李大武仁明武箴曰惟辟統天懋建皇極運治穆清秉機淵默包體用以兼該治剛柔而作則蓋聖學本乎惟一而衆美貴乎相參欲提綱而挈領必體一而函三體仁長人萬善斯括亶聰明而作后亦神武而不殺博施濟衆惟仁是保苟予仁之未導赤子蒼生胡繇而昭融威命靈爽惟武斯懾苟予武之弗烈敷天率土胡繇而震疊勿恃終食爲仁而謂人欲不能淆不見山木得養則長失養則消勿恃一隙爲明而謂私意不能隔不見盆水澄之終朝撓之一撳勿恃意氣爲武而謂事變不能歃不見強弩張之甚難弛之甚易匪直殘忍傷仁即優游姑息亦亂仁之眞匪直壅蔽害明即苛求淵察亦失明之情匪直婈婧攻武即剛愎拒諫亦用武之誤嗚呼衆人之仁杯水車薪聖心之仁純純全全如天施地生合蠕動而咸育斯其爲天下之至平衆人之明螢火陰燐聖心之明昭昭靈靈如日照月臨悉豐蔀而畢照斯其爲天下之至深衆人之武怒臂當車聖心之武赫赫皇皇如雷厲風行舉百昌而咸悚斯其爲天下之至威既公溥而明通亦有仁而有勇緊三劄之所陳實百王之攸重雖異用而同體總會歸於一中苟三德之不愆何萬化之難通斯皇猷之要領而君道之折中托前疑而授簡敢上告於宸聰　申時行思政軒箴曰惟皇睿聖光嗣丕基弗寧燕處有儼若思厥思維何萬幾一日千里應違謀之几席惟皇立政欽若昊天涵育萬彙覆被八埏曰雨曰暘思其或愆惟皇立政憲於列祖金科玉條具在故府是訓是行思繩厥武四海惇婺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何以亢之行葦甘棠殊方卉服政是用輯一夫不戒作我蟊賊何以清之苞桑磐石萬方玉食思及鉏犂袞服在御思及杼機徵輸罔藝乃政之疵筐篚之恩用思有式尚方之需費

思有極濫出無經乃政之蠹任思弗二或蔽其聽去思弗疑或撓其公毋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逆於耳思或為利言遜於心思或為戾毋恣厥情虛心執契勿謂已明察見淵魚勿謂已斷決事庭除思古哲王用人有餘勿謂予喜賞或為僭勿謂予怒刑或為濫思古哲王監於成憲朝以出政則思其終紛更之戒晝一之從夕以脩令則思其始毋徇竊辭毋眩多指是之為思規安萬世天命不易為君實難人亦有言日中則昃無疆惟恤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戶牖誦之　王肯堂敬天勤民箴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握持大寶令行如馳外馳八荒內牧九域日照月臨罔不恭職匪民有私匪天有親德配彼蒼澤闓下民配蒼維何曰惟皇畏顧視罔僭夙興夜寐澤民維何詢民之瘼一夫怨咨罔自豫樂匪獨郊禘穆穆嚴趨觸然後敬中心已渝匪惟執馭兢兢若朽感然後勤勤何能久古之敬民所以敬天自民視聽敢云不然冕旒蔽目周天壤黈纊塞耳耳藏羣響一日不御萬方昌承晏亦安耳如民予憎巍巍放勳今古致理究厥所操欽明而已虞戒逸樂夏訓風愆虎賁綴衣周之章弦雖有成德從諫斯聖雖有芻蕘賢於卑佞不辭諤諤用讚皇輿小臣獻箴敢告周盧　王象節保泰箴序曰自古所以維國體振人心者莫急於全盛之日而潛伏乎渙散懈弛之形何則殷憂多難肅愳驚焉熙洽恬愉聖喆玩焉譬若太行羊腸謹於轡勒或無虞於登坂而康衢有覆轍則忽而墮也呑天沃日慎其維檝尚無慮於洪濤而平瀾有敗舟則狃而壞也殷宗納肜日之諫而消桑穀周宣有脫簪之警而遣採薇均為中興尚矣不然開元天寶建中靖國豈非極盛際哉而一域不戒禍不旋踵可鑒也夫我二祖興創聖統列聖茂衍鴻基皇上紹繹二十年於茲德化翔洽威靈赫濯休容在列戎夷北面即有一二烽燧之儆而陰陽內外截然界限不可謂非當保泰之時顧瑕纇漸萌精神漸隳風俗漸偷紀綱漸亂苟無桑土之謀不免厝火之禍敬循藿見少效虞箴其詞曰惟辟奉天為君實難克艱厥后保泰為先大衆維何金甌常完九譯稽顙四國歌弦鳳鳴於岡嵩祝其年無平不陂無往不還黔黎鉏耰遂生戈鋋所以聖王日夕糾虔戶牖綢繆其忘永監仰觀盈虛俯勤宵旰九嬪八子寢豈不甘長樂昭陽樂豈不繇言念幾康勿溺便娟懼生酖毒戒彼晏安晝日三接清蹕常傳九塞三陲念念周旋以克長世太平永肩於赫皇明聖人當天勤政講學帝德罔衍濟濟朝列夔龍同賢爰惟今日消長攸關願言保泰皇心無倦毋曰昌明輦轂之下或成夷羌毋曰富有黔黎之賤或抗元首明

明股肱惟泰則親毋令三事訔隔九閽赫赫金城惟泰則豫弗使元良忽生間阻愼之又愼側席求理億萬斯年受天無斁小臣獻箴毋怠毋忽　劉孔當保泰箴曰可畏非天可愛非時其倏其忽爲治爲圮皇皇泰運亦孔之昌豈不爾轂以豫以康顧此安今危之所倚顧此存兮亡之所始譬彼行棋見在莫必累踦而勝食兩而失譬彼馳車惟厥所馭或險而戒或夷而蹟蓋常人狃於眉睫而禍幾伏於隱微惟兢兢其馭杇乃明明其丕基古我先王有懷如履衣袽未濟桑土未雨豈不馨格地祥天符曰余不德胡以介茲豈不感若羽毛肉角曰余小子孤寡不穀豈不率俾旅獒越雉曰余不及而享其贄蓋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用持盈以豫而捄傾以時嗚呼念哉治耶忽耶判若蒼素揆厥所由寔惟人寔何去何從孰臧孰否微臣獻箴以告丹陛

原贊魏陳王曹植庖犧贊曰木德風姓八卦創爲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罟網漁畋瑟以像時神德通元　晉摯虞庖犧贊曰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魏陳王彪之伏羲贊曰悠悠皇犧體寂神澄無爲而化出道之凝不知有之冥感自興因應之跡畫象結繩　又神王曹植女媧贊曰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曰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又神農贊曰少典之胄火德承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晉摯虞神農贊曰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衆獸尠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草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通其飾　魏曹植黃帝贊曰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五列　又黃帝三鼎贊曰鼎質文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乙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晉曹毗黃帝贊曰軒轅應元期幼能總百神體鍊五靈妙氣合雲露津摻石曾城岫鑄鼎荊山濱谿焉天扉闢飄然跨騰鱗儀轡灑長風褰裳躡紫宸　周庾信黃帝見廣成畫贊曰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沒丹竈珠流竦雲即雨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晉摯虞黃帝贊曰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弭難消患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魏曹植少昊贊曰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職殊別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　又帝顓頊贊曰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虔　又帝嚳贊曰祖自軒轅元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弭四海明並日月　又帝堯畫贊曰火德統位父則高

辛克平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　晉摯虞唐堯贊曰唐帝放勳欽明文思惟天爲人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周庾信帝堯登壇受圖贊曰登壇洛汭沉玉河湄丹圖馭馬綠甲乘龜榮光上幕休氣連帷雖存克讓于見文思　魏曹植帝舜贊曰顓頊氏族重瞳神聖克協頑瞽應唐涖政除凶舉俊以齊七政應曆受禪顯天之命　晉夏侯湛虞舜贊曰有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元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庾闡虞舜像贊幷序曰夫至道元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道資沖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爲準極功格於天則配於上帝法施於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至治王道煥乎無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栖神而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乃廢其軌景洞其元眞雖冥照之鑒獨朗而天下惡乎注其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焜於宇宙南風散乎五絃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哉蓋亦暢悠悠者之心也其辭曰元像焜燿萬物含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元風旣暢妙盡無名民鑒其朗孰測窈冥　周庾信舜干戚畫贊曰平風變律擊石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朱干獨舞玉戚空麾南風一曲恭己無爲　魏曹植夏禹贊曰吁嗟夫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蔬食薄服紼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亹亹其德溫溫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又禹治水贊曰嗟夫夏禹實勞水功西鑿龍門疏河導江梁岐旣闢九州以同天錫元圭奄有萬邦　又禹渡河贊曰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人並懼禹歎仰天子受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周庾信禹渡江贊曰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鵲涌水起龍驚樂天知命無待憂生危舟遂靜亂楫還平　晉摯虞夏禹贊曰決隄疏河刊山敷土四隩旣宅彝倫攸序卑宮菲食以寧區宇　魏曹植殷湯贊曰殷湯伐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炎克儐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又湯禱桑林贊曰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於天翦髮斷爪自以爲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庾信湯解網贊曰連珠兩起合璧雙沈轂爲祥樹桑成樂林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以行政仁乎用心　晉摯虞殷湯贊曰睿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舍帝稱王　【增】魏曹植文王贊曰於赫聖德實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旁曁西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原】又文王赤雀贊曰西伯積德

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戸瑞爲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晉摯虞周文王贊曰周文翼翼儀刑體敎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昏西鄰之曜九有旣集以聖易暴　周庾信文王見呂尚贊曰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磻石谿唯小船風雨未感意氣怡然有此相望于今幾年　魏曹植周武王贊曰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咸在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晉摯虞周武王贊曰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旣曜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盡商之蹤　魏曹植周成王贊曰成王繼武聖賢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至刑措　又周公贊曰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天忠義　周庾信成王刻桐葉封虞叔贊曰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歌勳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晉摯虞周宣王贊曰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魏曹植漢高皇帝贊曰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旣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埽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晉傅元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摯虞漢高祖贊曰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翦翕強楚奮正華夏經略區宇遂登天位纘堯之緒　周庾信漢高祖置酒沛宮畫贊曰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增】唐睿宗漢高祖贊曰天造草昧雄圖糾紛赫赫漢祖應若興雲秦隴鹿喪沛澤蛇分大風一起南面稱君　【原】晉摯虞漢惠帝贊曰孝惠内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孫叔通之諫則色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大悦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魏曹植漢文帝贊曰孝文即位愛物檢身驕吴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措萬國化淳

晉摯虞漢文帝贊曰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己爲君按轡細柳抑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魏曹植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又漢武帝贊曰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歷辨脩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周庾信漢武帝聚書贊曰獻書路廣藏書府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增】宋范蔚宗光武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飇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

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原晉傅元漢明帝贊曰肅矣孝明仗法任刑勤綜萬機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尊信俗儒非禮之經

增宋范蔚宗漢明帝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備章朝物省薄墳陵永懷廢典下身遵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　又漢章帝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氣調時豫憲平人富

原唐太宗晉宣帝贊曰仲達猜忌狼顧爲人稱疾迷謬形神不親辛毘仗節蜀將貽巾委質北面終爲魏臣

增唐太宗晉文帝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祖無外靈關靜氛反雖討賊終爲弒君　又晉惠帝贊曰惠帝居尊臨朝聽言厥體斯昧其情則昏高臺望子長夜奚究金墉毀冕蕩陰釋冑及爾皆亡滔天來遘　又晉明帝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壁命纂荊臺雲瞻北晦江望南開晉陽傑敵河西全壞胡冠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鶩百蠻從響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萱膺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又晉孝宗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爲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遷殷舊僰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梁蕭子顯南齊高帝贊曰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宋德不紹神器虛傳寧亂以武黜暴資賢膺發西疆功興北翰偏師獨克孤旅蹇斷援旆東夏職司靜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江漢文藝在躬芳塵淵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端己雄睟君臨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國　又南齊武帝贊曰武帝丕顯徽號止戈韶嶺歇授彭派澄波威承景曆肅御金科北懷戎款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和

原唐太宗梁武帝贊曰緬維梁武九五居尊何爲自屈沈冥釋門災興佛寺兵纏帝闕竟惟凶逼天道寧論

增唐李德裕武宗眞容贊曰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漠朔無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夜生壺關盜起河汾沉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萬幾益勤爰命采績載模天眞崑閬仙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如神輝赫絪緼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孕虞熙載甄致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既平廟略乃陳化

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原】頌晉摯秀黃帝頌曰邈矣皇軒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觀象設形誕敷厥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騰太清違兹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墜式頌德聲 【增】晉陸雲漢高祖威德頌曰於皇漢祖纂胄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耀栖列火精幽光爰兹聖緒頹維弛綱靈曜爟爍隮景扶桑則天未墜重規旻蒼其規伊何横乾作㠯厥德不回矩地能順有秦不競罔拯黔首震驚予師思處神主上帝曰咨有鑒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受帝祉雲騰下邑鳳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廣克遐威凌羣桀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蒸徒所和既和既和既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起彤旆雷尋推師蒼曾撫劍高吟元戎薄伐時罔不龕凌波川瀆肆野陸沈咸陽克殄既繫秦后峩峩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換不式王命王命既愆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匪怒爰赫乘釁席卷三夏嘽嘽戎軒矯矯乘馬燮伐强楚垔於垓下天誅薄曜暴籍授首區夏既混宇宙蒙乂肅肅帝居巍巍神器有皇于登是臨天位纂文于業組華于轂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惟辟公宣聲路寢發號紫宮頌此愷悌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於時雍擧瑟在御大予舞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闡國秉制分圭祚券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尋藝有漢攸恢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關漸澤冀域沾被戎蠻連光大業萬載不刊 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跡遠言說所不詣耳目所不追羲軒以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帝王之任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清生人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君閏位用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法當塗興而三分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元行定嵩洛木運據殽函未止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粤若高祖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龍躍鳳翔濡足援手應赤伏之符授元弧之籙命百戰百勝之將動九天

九地之師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絶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内向樂師伏地懼鐘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循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珪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民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星日内官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脩文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勑太常改正六樂玉帛尊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紳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餐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獘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止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天性和恕仁慈惻隱思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伸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序上下各肅左右絶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無極陶黎民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僭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咸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寓縣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寳用此其效矣庶憑豪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五運叶期千齡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誕生神謀獨斷癉惡彰善夸宄靜難宗伯揆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元飛禋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影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衛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基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内向勾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相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禮敎周備車書大同復禹之迹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僉登仁壽聖化隆平生

人熙阜虞心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風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迹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元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尚想睿圖永維聖則道洽幽明仁霑動植爻畫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原唐太宗頌曰厥初造化人倫既興乃建君長司牧黎烝肇自爻畫爰代結繩軒昊既謝唐虞以升後隋德衰順時革命三季之末干戈是爭赫矣神武經期作聖下括九圍上齊七政業統文武勳邁高光何險不濟何患不攘士女胥悅篚厥元黃斯物之至昭於我王我王覆育資生懷造配堯登唐方周在鎬俞受敷施明徵定保允迪厥德惟清帝道帝道欽明天下和平三時不害百穀以成我庾斯積如坻如京既富而教訟息刑清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百姓爲心萬方在已家賴寬政朝稱多士齊一華戎混同書軌東池溟渤西苑嵎丘八蠻職貢六狄懷柔至德潛洽元化滂流日愼一日雖休勿休先天不違靈物效質丹羽儀韶翠黃承轡甘露零草祥風應律嘉禾醴泉比焉自出符瑞見兮煥圖書壇場設兮望鑾輿至人忘已體中虛凝神姑射厥宸居厥宸居叶冥契龍駕升兮邈遐逝垂元範兮光來裔與元象兮長昭晣飛英聲兮越三代永錫祚兮億萬載　顏師古聖德頌曰緬尋遐代詳觀往冊五勝質文三正沿革亂多化尠明寡晦積炎精既淪大運斯歇茫茫率土黯焉已夕皇矣大聖誕受天符雲飛九域電擊八區共工慝斃涿鹿妖除枝換斯撤攙槍靡餘建武戢刃偃伯衅車蠲苛削密求瘼恤隱琴瑟更張衡策俱盡滿堂已樂聲誦猶軫扇暍垂仁泣辜流憫吏勉端潔民歸愿謹肅恭禋祀祇事上天永惟孝享式備吉蠲外崇耆耋內睦親姻歲時纁續春秋醴餽氣嫠是恤痾瘵斯痊閭閻外戶馬牛內廄畎畝相移康莊交讓勿用桴鼓無虞亭障責納鮫人朔班狼望至誠感慶休氣致祥馴擾一角棲集五章華平挺幹朱草曜芳良耜畟畟多稌穰穰國儲億庾家登萬箱莚彼髦彥任仗忠力光被心膂列居槐棘如砥之平如矢之直淑慎微務精明品式菁菁者莪芃芃彼棫脩容禮闈翱翔書圃談極五際翫慕三古杳眇義窟恢宏學府儒墨兼陳申韓迭去豈資伯亮寧勞封鉅德音高朗絲言昭普黃竹麗章柏梁清引沈鬱澹雅疏通敏迅抽演闕文綱羅遺韻孰登奧室罕窺墻仞妙心洞達神筆允從磦硌新勢奮發奇峰珪稷鈞婉霧散煙濃竦同企鶴蔚若據龍豈唯於趙信乃過鍾道惟天縱藝兼人術用而不知速而不疾至德無象微言罕述玉裕桂宮金植蘭室禮極敬愛行歸忠一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

職三靈叶贊泰階既平光華常煥超軒跨昊騰周軼漢萬壽無疆永延遐算　李百藥皇德頌曰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含吐陰陽之氣彈壓山川之精叶吹萬以亭育總得一而爲貞我所以誕膺明命大保鴻名　又曰惟皇唐之獨運冠風聲之往初練五氣於圓蓋張四極於方輿定羣雄之逐鹿拯方割之爲魚在炎靈之交喪屬皇輿之敗德降厲瘥於上元恣咆哮於中國無小無大圖帝圖王匹夫匹婦爲蝨爲蟣舉率土而咸棄雖同舟而作慝彼獨夫之肆志何汩典而亂常固違道而滅德實罔念而作狂始結怨於庶黎終自絕於彼蒼八荒九有山瀆川竭天軸且迴地維將絕文章咸盪風雅咸缺在忠良而必焚磬冠冕而同裂或滔天而嫁禍或觸山而作孽極殿區以陸沈盡漢塗而喋血天縱神武景屬上皇自白水而龍躍肇參墟而鳳翔在中塗而聽誦將再駕而翦商惟神機之獨運乃撫翼而高驤命蒼兕而臨河曲殺黑龍而濟冀方指牧野而泰誓師鳴條而侮亡　又曰惟聖德之懷遠敷彝倫於絕漠合綦會而作貢極遐方而獻琛薦環衷而委質候風海而歸心周八荒而率俾重九譯而相尋效狻猊於昧谷維神屏於鄧林應咸池而率舞遊上苑而懷音竭寶用而咸競罄虛心而畢舉乍鳴觀闕時遊禁籞文表仁義聲諧律呂下神雀於帝臺導甘泉於神渚龜書龍匣河圖將遊東鰈西鶼云亭戴佇其餘藏山秘澤之珍摭實排虛之侶俱叶契於圖牒差無得而稱序　又曰昔天靈八萬千歲姬周三十六王蓋曆數之眇小曾不足以揄揚惟聖朝之期運符上帝之會昌臣下拜而稽首獻福壽之無疆賚卜年與卜曆共地久而天長

增唐一行明皇起義堂頌曰幷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胥忌上帝不歆黎人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南覆豺狼入邑猰貐爭人黔首囂然方將無訴我高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緒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於文祖輯五玉班瑞於諸侯類圜禋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於積德非唐求於人庶惟人懷於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內啓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爲輿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令之謂也於戲先后拾元子而立予主鬯煩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館
藏书

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寧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菲德之能及方將運心於元妙之境勵志於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曜仗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繭田種嘉穀斲彫爲樸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夢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顧憑宗祏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耆老緬慕本邦城郭歸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表肇基發迹實在於茲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周原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獲眷我高祖誕靈騫飛晉陽萬夫一心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迓漢萬國謳唐天網恢疏王師節制咸惟連戰老生摧斃山祇引軍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弛閉關輔來蘇遠方咸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遷寶鼎唐在璿璣仗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濤蕩飈埽霆馳電爍劒不摧鋒弓無再彍西平汧隴東取河洛杲竇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獯鬻[illegible]達燕朔遼碣作乂梁岐底平海隅蒼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於胥頌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呂溫皇帝親庶政頌曰臣聞光宅大寶茂育羣生神而明之必在上聖然則所同者道所異者時或以垂拱仰成或以勵精自致及乎俗躋仁壽理洽時邕弛張之政不殊勞逸之功則倍我皇帝體至化含元精苞乾綱履坤順誕膺駿命恢纂鴻休宣八聖之重光集百靈之輿祉如天之燾如地之容鼓威爲雷霆春仁爲風雨幹璣衡而轉七曜懸金鏡而納九圍廓氛沴而川瀅杳禎祥而山委百姓不知其日用羣臣無望於清光而乃業邁乎前王功高乎古烈聖作物覩孰知其源陛下自代天統物之初則以屈己濟人爲意度臨庶政窮總萬樞四策賢良六親郊祀夏景炎而方食寒星在而求衣寸陰不捨於論思子夜獨觀乎啓事除一物之患而品類以安伸匹夫之冤而庶獄自直棄瑕而錄用含垢而宥過小善可紀必拔於宸衷片言有孚不忘於睿聽至如天時之豐約地利之夸險邦賦之盈虛師律之貞暴闔闢之疾苦稼穡之艱難人風之情僞吏治之得失莫不密歸神算滑納皇明雖陰陽不能以氣欺雖鬼神不能以形遁何細而不及何大而不包何祕而不彰何難而不就猶復登臺念在險之慘聞樂思向隅之情御裘感短褐之寒臨膳憂簞食之餘

日愼一日既泰而不自泰既安而不自安兢兢乎業業乎此其所以廣運而有成全功之克舉者也然而感覆燾之恩者欲天之彌高荷容載之德者欲地之彌厚仰照臨之明者欲日月之彌光微臣被淳風飲元澤親覩行事親覩昇平憂勞誠難顧陛下勉之而已美善誠盡顧陛下保之而已再拜稽首獻皇帝親庶政頌一首其詞曰士師邁德元皇備慶幽而復曜高祖受命貞觀致理開元殷盛艱而復康皇帝親政受命維何邈萬斯年親政維何夕惕乾乾天道福謙我則奉天人生在勤我則率先憂堯之心勞禹之形求人之瘼思國之經年亦豐止御膳不嘗夜如何其皇寢未寧脩文偃武太和氤氳海不揚波天無纖氛鳥章之長椎髻之君會朝明庭其從如雲巍巍崇崇於穆昭融宜播大樂以宣皇風鏗鏘盛德蹈厲神功下臣作頌永示無窮　明徐中行皇帝即位頌曰於赫允烈在明八葉飭堪輿淬日月陛下遲元命之符御六龍而爰發數淵聖之神孝稟后祖之閎法揭宣告於皇祇洽七廟而周謁嗣適統以正祚信大曆之攸協歲盛德之次離實蕤賓之紀節日維寅而肇貞辰屆宵而未晰奏鏞鼓以伶倫運玉輿而啓閶蹴太微之法座暢九元之閶闔令德備矣穆穆皇皇吉儀具戒既敕既匡肅肅法衛烈烈燎陽天軍奉翼雲旌抗張於是百僚儼以趨進盛珮服之鏘鏘咸稽首以共臣荷大禮以畜將登宗伯以錫詔覃澍澤於萬邦滌宿汙而布化俗更始以向方將廣繼述之丕志準熙皞於陶唐煥嘉釐之日既隆萬壽以無疆猗兮休兮聖道明昌小臣含慶賡流頌章

淵鑑類函卷四十一

淵鑑類函卷四十二

帝王部三（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六（原述 誄 尊號冊文 增即位冊文）

【原述】後漢班固高祖述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之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叛援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又文帝述曰太宗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又景帝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尅我七國王室已定非怠非荒務在農桑著於甲令民用寧康　又武帝述曰世宗巍巍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恢我疆宇外傳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眞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力改正饗茲永年　又昭帝述曰孝昭幼沖冢宰推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又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博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威靈不顯祖烈尚於有成　又元帝述曰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尊禮故老優游亮直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林不邑奄尹之呰穢我明德　又成帝述曰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壼閫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　又平帝述曰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

【原誄】漢傅毅明帝誄曰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弘惠雲布雨集武伏蚩尤文騰孔墨下制九州上係皇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堯佩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上師傅薄刑厚賞惠慈仁恕明並日月無有偏照辟如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庠序設陳禮樂宣布璿璣所建靡不奄有貢篚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冠帶儋耳四方共貫八極同軌　後漢蘇順和帝誄曰天王徂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作詞章其辭曰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綱載藉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爲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爲而治冠斯往代往

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臣民咸秩大孝備矣閟宮有侐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支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履和而行咸稜上古洪澤滂流茂化沾溥不憖少留民斯何怙歔欷成雲涕泣如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崔瑗和帝誄曰元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遂當帝躬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如喪考妣擗踴號吟大隧既啓乃徂元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冥冥曷云其窮　魏曹植武帝誄曰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羣雄殄夷拯民於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歸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姿特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表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背誓儆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濆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虓闞如雷如震欃槍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丞相總攝三公光受上爵君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元監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平脩清一惟善是嘉靡疎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羣桀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翼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陵伊呂年踰耳順體愉忠肅乾乾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絺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闥啓路羣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元宇三光不入潛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羣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　曹植文帝誄曰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哀殊喪考思慕過唐擗踴郊野仰愬穹蒼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德貴長傳朝聞夕逝死志所存皇雖殪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旗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元光幽昧道究運遷乾迴曆數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踐祚合契上元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自天風偃物化德以禮宣詳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典學

不過庭潛心無內抗志高明才秀淵朗如玉如瑩聰察無響視覩未形其剛如金其勁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壽功無重稱遠無輕心鏡萬機鑒照下情宅土之中率民以漸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通同齊契共檢導下以純民由樸儉綿冕崇麗衡紞惟新尊肅禮容瞻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鄙朱旗所勦九壤披震曜克不若孰敢不臣懸旌海表萬里無塵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惟歲豐登我稷黍家佩惠尹户蒙慈父在位七載九功仍舉將承太和繼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捐身后土俾我氣氣厚瞻厚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明鑒吉凶體達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啓元宇基於首陽擬跡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阪不樹不雕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寳於幽堂於是候大隧之致功陳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憑正殿於居靈悼晏駕之既徯感容車之遠征浮飛魂於輕霄就黃壚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晰歸窀穸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閟闥之長扃　晉陸機吳大帝誄曰我皇明明固天實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祥載榮秉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沖叡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執義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歆顧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元匪惠早零聖暉神麾既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寳幄紫庭辰旗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燿煢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警鼓振響和鸞流聲動軫闔閭永背承明顯步萬宮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曰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湛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敬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致敬后蠶冕服躬籍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歌行裁醇樸思貫元妙莅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獲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遵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師奉辭奮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閣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懽其彝獸戒其冒于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與厭厭酣飲樂不辨頹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晏安務農望歲

時或不諗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忘已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栖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寧神峻陽羣后擗踴長訣轀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輅解駕白虎弭旆龍輴即定元闉載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煢煢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宋謝靈運武帝誄曰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式述聖徽乃作誄曰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遯世屯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胥太乙之季權戚擕薄隆安之初主相業弱岳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横乘隙蛟噴鯨躍旣擾輿區遂斥帝壓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寔賴明哲授手康旛紀度迴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微僞楚藉釁驕彼潛機整此英陳推亡必朽固存斯振盧循負險肆慝遐嶺殄我江豫追我臺省民既橋蕩國將遷鼎乘騶歸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驚熙舟師漲海傾穴尋冥窮幽測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踰百祀國絕與復家成桑梓荒黙莫恤頹國誰恥夏典載禹九遺是行商謠遂湯兼攻是幷勤彼周流協此經營仗鉞伐鼓赫赫明明乃敎衆師競執戎昭誨以三略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朝既清西闕復旋東道中鶂徐豫兼應燕趙業盛囊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黔黎縣縣川陸北獻氊裘南貢金竹鑿首冠弁穿胸斂服寒穴欣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譚靈物僣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雲瑞宿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猶唐欽曰總八紘于茲三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闡校脩經禮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薄埽白登北朔渴望飛旌衡軔東岱靈遲玉牒金縢天地不仁蒼生寡福已荷一遇棄我何速梁顛木頹甘殞已曠同軌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欒欒素縿灑涣成雨響叶如雷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嗣皇擗摽羣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徂之夕流火始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嚥簫哀嗽金鐃虛眞列駕長隧發輦華殿既謝長隧是寧雙蓋躊躇六闕引領攀

接容貌恭纓儀頃來哀百僚長辭含飯奉斂百朝執鞭王始從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謀寀春宮愧微刀筆頗預遊止垂幕侍講接筵參理脩曙朝夕登臺泛沼匪月匪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穹昊微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言風霜晝悉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遠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琢萱蘇豈忘

增即位冊文唐賈曾元宗即位冊文曰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以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王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賈至肅宗即位冊文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爲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啼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極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予六葉恭位四紀厭於倦勤緬慕汾陽當保靜怡神思我烈祖元素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於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於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於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於兆庶予懋乃懿績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冀爾而能清爾惟從諫社稷將冀爾而復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理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德宗即位冊文（闕撰人姓名）曰昊天有命皇王受之立嫡以賢春秋之義傳歸於子漢氏成規宗廟社稷實賴其慶咨爾皇太子适稟天地之仁合日月之耀道光三善孝著十倫頃者國步多艱委以戎律理軍靖難保泰定功克復帝圖廓清妖孽旣表建侯之業俾承守器之重仁孝之德夙夜惟寅朕天命有終弗與弗寤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至法無以臨四海是用命汝陟於元后嗣守皇業上繼宗祧下安羣望於戲宜遵太宗之法度肅宗之儉約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與衆守邦祇敬予訓　文宗即位冊文（闕撰人姓名）曰大行皇帝睿哲英能對天明命方

夏氐續夷蠻貢庭罔有不端太康有截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祿豈虞奸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外扇誘羣朋駭動神人毒深梟獍咨爾江王某聰姿孕粹清明毓和智算機關元謀電發躬率義勇大清宄徒且膺當璧之符爰攄枕戈之憤旣殲巨害當享豐福是用命爾陟於元后永惟高祖太宗之奠定隋亂元宗之浸漬利澤憲宗之堅除囊孽艱難險阻最乃負荷小心以事上帝儉德以刑家邦懋于令聞持久如始敬之休哉

增**尊號冊文**唐李嶠上應天神龍皇帝冊文曰爰自厥初肇興司牧皇矣撫極蒸哉察道莫不因時遭變改物殊徽推五運而陟崇高步三微而膺曆數天地人皇之立始別洪荒唐虞夏帝之君漸詳文質姬水以椎輪發號烈山以斲耒增名然後仁被德宣功昭業遠歷訪前古玆爲舊式我大唐受乾坤之睠命當寓縣之謳歌奄有黎蒸遂荒宸象陛下垂統御籙截海披圖承四葉之休光握三靈之實契虞舜蒸蒸之德永錫羣方周文翼翼之心其凝庶績驅齊民於仁壽致雅俗於醇濃六府咸脩五兵不用航海梯山之客奉贄輸琛耕田鑿井之夫擊壤鼓腹中外靜謐表裏雍熙而孽子滔天亂臣干紀謀同觸瑟禍劇弄兵不虞之災忽生於肘腋無象之釁獨憤於神祇於時凶豎逼樓聖君憑檻威靈下濟覺封豕之周惶醜逆上瞻見神龍之傳翼實仗以億千之衛天威成丈六之容衆瑞俱臨羣祆大駭盡迷方而失據咸喪氣而亡精顧盼而斬馘羣屍指揮而冰銷霧靡雖復草爲兵甲秦師驚蔣帝之神樹作幡幢釋主摧魔王之衆虵軀之變媧后蛟影之隨漢高未足以匹此奇徵方斯偉應自非冥符幽贊睿感潛通何以承波若之護持享高明之福助昔者伏牛之主是曰犧皇名鳥之君仍題鳳紀法身用馬鳴成道上士以龍德爲仙敢託元符爰咨故實謹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鴻猷載肇昌曆惟新庶以仰順乾心俯從人欲天長地久更隆四大之尊名玉振金聲恒爲百王之稱首盛矣美矣皇哉唐哉　李德裕會昌二年上武宗尊號冊文曰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向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舍肩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陛下清明溥鬯光耿四海元德眞鄰天休大賚曰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自閨壼以施王敎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覈名實攬權綱析聖律脩舊典協成質抗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敲獄近無留

令祈元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逢宇清發倉廩而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實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於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徹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於羣黎威震重乎絶域又以敬養不違於長樂昭配未昇於禰宮每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志永錫其教寬辰劇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鶡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鮐背不謀而進曰陛下元默天睟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温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燿薦億萬之年丕天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懼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謹奉冊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壽乃侔於殷宗德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　李德裕會昌五年上武宗尊號冊文曰臣聞昔在周宣玁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焉則詩人大其功暨於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伏惟皇帝表應龍翼位合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舉前聖之綱重樞機脩法制斥背公之黨退好逕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絶締交抑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順獨正也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北夷矜功耗蠹中國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堙滅擕國款塞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驍將搴旗刈旃兵塵穹廬火烈荆棘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奸臣放命一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肆其遺孼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疑冰釋揚清風以埽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予所不舍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斯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鞞將多降不勞師克梟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亳七國而王室乃

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荅元貺　宋范質上太祖尊號冊文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舜有天下無爲而理是以古之言道德者莫先於二帝一則曰聰明文思一則曰温恭濬哲英聲茂實意無欲而自彰景福鴻休心無求而自至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伏惟陛下高明博厚宣慈惠和純粹之德全孝友之行著惟精惟一知微知章向者龍尚處於潛淵日未離於暘谷歷試之際志在扶危險阻艱難何往不濟躍馬蹈高平之陣麾戈佐淮甸之征喋血麾兵一月三捷勞旋飲至論功莫二洎乎天監厥德用集大命人祇叶應風雨咸若鼎運初建國步猶梗始則李筠犯順長戟指關幷人連禍寇我北鄙於是有太行之行重進怙亂棄德崇姦幅員千里生民被毒於是有廣陵之役千乘萬騎如霆如雷詢彼仇方震疊區宇舉華胄至堅城旦下連平二孽有同符契累朝已來出師誅暴未有若此之奇速也頃者華風不競中國政微五嶺三江置諸度外殊文異軌六紀于茲肇啓聖謀驅攘寇亂荊湖厎定南土晏然燕薊之戎汾晉之孽燕巢幕上朝不謀夕邊事少間理道無壅嚴恭寅畏一日萬機動於已而泰於人儉於躬而豐於物明四目而高視達四聰而遠聽不侮鰥寡恤天窮也信及豚魚遂物性也惜力念耕耘之苦推食閔介胄之勞法家之流既峻且密乃詔大理重正刑名俾畫衣矜務從寬簡減盜竊之罪緩鹽麴之禁好生之德通於神明若乃昧爽丕顯坐而待旦商湯之戒慎也側身損己長彎遠馭漢文之化導也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建武之法制也果敢決斷從善如流貞觀之風烈也帝王之道於茲備矣太平之業於茲成矣於是祇見清廟致其孝享圜丘展禮對越上元一獻而天帝降祉再獻而神人以和三獻而萬祿攸報祥風拂袂休氣繞壇熙熙怡怡羣心胥悅國家大慶衆庶共之肆赦覃恩俾民更始與天道合謂之應天天無不覆謂之廣遠無不至謂之運博施濟衆謂之仁智周萬物謂之聖化成天下謂之文保大定功謂之武其德無際謂之至德臣等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伏惟垂日月之明鑒億兆之情凝旒端委昭受鴻名如山嶽之固如松柏之貞乾健不息品物咸亨永天之祐萬壽千齡　王珪上仁宗徽號冊文曰孝孫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伏觀古先哲王莫不大名發於前而大恩昭於後其法皆本於至公而不可易至後世臣子又欲盡報上之遺以謂君德甚盛其言不足以包衆美於是有至郊加謚之文夫欲推事存之禮邃追遠之志則奉烝享之崇號益新紀之鴻烈謀羣公請

太室洋洋乎際天接地而震顯之不亦當靈心而傳古誼乎恭惟仁宗皇帝躬清明之資賦神睿之略乾行施之不息仁性根於自然時乘六飛端御大器知窮八荒而不見其迹澤及萬彚而不居其功爾乃簡拔畯賢放遠邪佞宥恕刑獄懷保鰥寡賞不狥所私罰必當於理興農桑之本務緝禮樂之墜文有惻怛好生之心吏或誤入重辟必終身見斥有寬裕從諫之度言者屢進狂直必曲意見容念兵革之傷夷則不殺而服念稼穡之勤勞則罔寧於勉劬履天下之尊而持之以抑畏饗天下之富而實之以儉素加以夙夜齋栗事天之誠盡霄露怵惕念親之感深方朝廷之久安逎大華因循而聖政乂新爲社稷之重計逎前定禍亂而皇嗣蚤立故四十二年仁恩川流涵濡薰蒸格於上下日月華風雨均四時和百穀蕃蟲魚遂性自安川藪之涯男女潔誠吏趨耕織之樂固有幽遐荒昧之俗不約而子來奇偉倜儻之瑞不刼而特見者矣丕赫哉憲度鴻明聲文沛施自載籍之傳蓋未有休功盛業可加於茲也　元王構上太祖徽號冊文曰伏以恢皇綱廓帝紘建萬世無疆之業鋪宏休揚偉績遵累朝已定之規式當繼統之元盡有稱天之誄孝弗忘於率履制庸謹於加崇欽惟太祖淵量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而濟屯厄振羈策以馭豪英惟解衣推食於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元符顯握諸部悉平黃鉞載麾百城隨下裔土兼收於夏孽餘波克殄於金源蕩蕩乎無能名迹遠追於湯武灝灝爾其爲訓道允協於唐虞根深峻嶽而維者四焉櫜括殊封而統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祇見於太宮恒儼臨於端扆祚垂鴻兮錫裕尚期昭報之申牒鏤玉以增輝敢緩彌文之舉　姚燧上仁宗尊號冊文曰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　王西北岸然憑道阻脩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讋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久憤驁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畀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實撫軍漠北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閴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脩明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饑洸洸汔汔士氣日作審算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用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彿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纍纍降口百萬致茲敉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顒顒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

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黄流薦祼太室遥躔龍興徘徊太祖龍旂九斿劃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於軍輿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未博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惟[illegible]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挂一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畫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淵鑑類函卷四十二

淵鑑類函卷四十三

帝王部四（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七（哀冊文 諡冊文 碑）

原 哀策 魏文帝爲武帝策文曰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棄我曷早羣臣子輔奪我哀願猥抑奔墓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元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騈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晉張華武帝哀策文曰感大饗之無虧哀鐏俎之虛設叩 龍輴以長叫痛靈暉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眞德侔乾坤齊暉三辰應期登禪協于天人上虔郊祀 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側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庶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霆震江海靜波岷岳 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愼奉貢越裳効珍化此樊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足臻遘厲彌侵景命殞顚舍此昭晰即彼幽元仰瞻靡怙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鐘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螭驤首良駟悲鳴倡者振鐸輓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元宮窈窕修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闥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 心墳隴永憑聖靈 又郭璞元帝哀策文曰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鸞輅之晏駕哀衮裳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王之不極百六作艱鵾集瓊林鯨躍神淵懷慼失據海覆岳顚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極哉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鑠虛沖思挹居簡行約聖敬日邁元心邈漠用物與能總攬羣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款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隸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慶隆奈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憯其景崑頹其崇煢煢小子藐藐孤沖靡天何戴靡地何憑怳惚極慕若存若終蔑焉無閒廓焉長寂聆音靡晞瞻顏失覿窮號曷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呼我皇逢天之戚嗚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元室煌煌火龍赫赫朱韠終焉永潛曷其有出明訓長絕小子何述望阜增獻臨崩慟慄哀兼陟方痛過遏密靈爽安之

反眞復質永合元漠終始得一　又（闕撰人姓名）成帝哀策文曰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官述德寄辭其辭曰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離光疊耀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妙元秀夙達履德罔違鳳樓遐邈神宇凝夸文明外潤仁簡內綏舉無遺中鑒無幽微運隆汾陽道侔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亹亹神執固天攸縱爰在陽九皇綱中替姦豎肆逆宰羅失衛升降艱難協應神契靈祚既保顯揚天命雰霧朝晞兩儀開鏡訓諮阿衡虛己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稜威電埽芟蕩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神爽遷背哀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氣夸沖凝哉達識體正履終袞龍既襲玉容斯幽登醪虛設觴爵靡酬墳櫝莫啓聖跡誰修冥冥我皇神焉何遊撫膺遐叫迸涕交流三筮告期將歸陵墟陛殯羽翼庭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鑾鳴衢錫旆徘徊六驥踟躕輕雲蔭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唯唯輓夫長號永慕泣涕漣洳大塊獨運終歸其始我后永往寧神千祀悠悠上天煢煢惟己眇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範令儀徽音在耳　又（闕撰人姓名）康帝哀策文曰感廣廈之空寂悲俎奠之虛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憑鸞軒五情摧裂號慟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勳事以言顯功以名存其辭曰招拒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初肇建宗國是肩祇承師友執心淑慎徽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應茲靈運入繼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皇風流凝曠聰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方從善如響矩儀可慮法物可象覆燾羣生靡物不養如何一旦神遊靈爽仰攀擗踴觸物感想卜吉有期將即元冥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皓輿服翩翩素旌笳簫寥唳輓夫齊聲六驥躊躇蕭蕭悲鳴是用增哀雨泣沾纓痛貫五內哀切三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灼灼皇猷終焉允臧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又（闕撰人姓名）穆帝哀策文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無德充神王冕旒兩極委政元輔內倚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園陵聿修舊京式敘方振長彗風埽天宇休牛歸馬卷旗臥鼓俾我烝民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遏密痛方割鉅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華庭晏駕崇丘俯執饋奠仰攀龍輴岌岌黼翣飄飄素旂感想平昔人懷崩抽號聲如震洒涕成流　又（闕撰人姓名）簡文帝哀策文曰同軌畢至內外成列素旗宿懸輼輬首轍執祖行於前殿奉

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髯以號慕撫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敘述聖德揚徽音於飛旌寫哀心於翰墨乃作策曰淳曜發暉皇曆攸膺聖祖啓運哲王遐承烝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徙構朝陽再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元元文明內融湛湛神儀穆穆靈風望之凝秀即之深沖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水鏡一世室堂重元愔愔素庭翳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跡經綸時有汙隆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革心謳謌徙詠時惟伊霍輔運以政欽若昊天祇此明命龍飛九五饗茲萬國居宗舉契允恭元默綢繆哲輔虛己仗德大明方曜離暉翳朗元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遙邁日月飄以飛沈將寧神於元宇遷玉輅於中林背華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奉神櫬以永訣邈終天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橫墜以流襟　又王珣孝武帝哀策文曰同軌畢至百司胥亞法物夕陳轀輬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謂然祝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於翰墨庶遺塵之髣髴辭曰惟皇作極五德迭運康實復夏武亦隆晉亹亹太宗希夸其韻鏡之者元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行遺其美廢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通志羣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疎而莫失居有以虛宰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靈赫赫子來既樹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及役文敎聿脩有恥且格跡有遠邇咸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獸馴苑素羽棲林殊柯連理異蔕同根方融元液陶鑄斯民雲韶候奏比屋思淳積祜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頹構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閔凶二氣代變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帷幙空張肴俎虛薦極聽無聞詳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參謀埏隧告啓史臣考吉讋者在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驪紛以抗旆城闕儼以整列馳道亘以通修感乎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翼衛駟悲鳴而顧輸違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靈櫬而長訣緬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儻性命之可贖甘人百於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宋謝莊孝武帝哀策文曰應門洞望馳道南除畝塗已撤鬱卷將虛哀子嗣皇帝擗摽池紼周遑旌軨攀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徂盡百神慕而行雲沈萬國哀而素霜賁衣冠

緬邈弓劒不追歛緝誄頌長騖希杳其辭曰樞電皇根月瑶圖緒膺喬丹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睿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温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冬暖春暄聲芳納麓道昭賓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怊悵四始優游六位綴響蘭深緝言瓊秘悠哉渠踐眇焉汾肆嶽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荆河鸞遊楚漢泗濱霑明江區承奐陝左清郊棠陰虚館地維不紐乾剛弛機羲庭薄蝕紫路流飛泣血泒涘顧瞻川沂孝貫樞極義震寰圍誓鉞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綈華五雲卷𤆩雪怨圍邑埽恥瀧縣啓聖宸蓋集寶龍見王室多故國步方蹇淮濟裂冠江荆毀冕東楚亂常西華汨典動算揮圖爰戡爰翦泱宙斯澄縣區咸鏡脩風曉違德星夕映溽露飛甘舒雲結慶禎彼動植信洎翔泳缺禮克宣隆章必構方堂饗極圜流肆胄南龔郊宮北清靈園瑶軒春耤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盡武鄗上呈祥介丘載佇在盈念亢成功弗處禁鏡中世爲奕前古睿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騰星玉几去襲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貿炎凉史詔龜筮文物空嚴鑾和虚衛動蜃輅之逶迤顧璧羽之容裔出國門分天地向幽途異身世龍旌鬱而靑槐遠警葭亂而白楊翳觀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下蔕橋山絙雲穀林虧日輦道結寒松庭盡密芝蓋迫軨上驟眷戀萬寓肅其北軷靈阿閟其深隧南維有時傾離光不長鏡騰英聲於茂實方流華於舞詠　齊王儉高帝哀策文曰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絶視區物而悽陰俾兹良史敬脩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遥裔肇惟商丘聖躬寧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脩月准數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内隆七敎水祀將傾乾維晦象韋弁長襲鼓鼙屬響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敘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謨仰式王維佇幹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衡君違斯正爰兹博陸亦鑒靈命放昏以忠登明資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亂人經謀違樞禁兵接神埛禦奸以德禦宄以刑猷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璣苑茂朱草玉檢騰暉金繩薦寶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邇壹體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旦杼軸興文偃武纘禹舊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厥序載緝風猷克宣上洞清儀下達元臬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章晨映

徽言夕永迹庇區服情深其頼萬寓饗和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昃機照惟寂達鑒靡傷愼終敬始知微知彰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玉軑之轍鏡動雲旗之逶迤振哀笳於八極響淸蹕於咸池顧應掖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㬈㬈其若垂感衣冠於喬岳追弓劒之在斯悼丁年之簿祜訴窮心於兩儀　梁沈約齊明帝哀策文曰龍蔽旣撤備物已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號𤨏輬幄攀標應路容衞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五曜在天遞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固業殷憂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泝即豫西臨體玆大德懷此小心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董荼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典謨神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奧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籙圖臨朝凝睟昧旦丕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應不行斯踐露臺靡營離宮弗宴春言膠塾弘啓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内動英華外揚禮行罇俎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奄竭嵩岱皆朽沴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隧元元厭世崇陛即宮下泉殯階已遽素幕高褰端闈洞啓蜃綍徐前背朱闕以南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屬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淸道揚悲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晦遠脊徼不泯紀事寂寞龜書可循哲王違世克播遺塵猗歟萬古暉光日新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哀策文曰皇路啓扉輴蔽弛殯八校案部六卿且引攀蜃輅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馳駭愁雲興而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元德實啓蒼精風后之陳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戈推轂稟律龔行野無完陳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夕臨羽旌晨映地不掩瑞天不愛寶旣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五靈載擾甘露瀼瀼青龍蟜蟜武功已暢文敎未窮方偃烽燧銷戟藏弓齊光日月比祚華嵩而氛祲日下星闈虛中奄捐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末命義闡餘風六綍已散九旗方卷見容衞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永逝異騎龍之更反淸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晩千官悲而雨注萬國哀而露泫萬事同盡百慮俱收劒舃永去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敎空留知英聲與至德當無絶

兮千秋　陳沈炯武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摽目蹐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祖遣之虛斟黃屋寢而白日掩紫極涵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媯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彤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大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虵鞠旅大定番禺載戡海渚承釁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衆釋位同謀俱登豕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訓於天子儵來有運事非獲已翠龜負字赤雀銜書謳謌適夏禮樂還虞負扆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室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謁時升中備物方告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答靈既徒欺吏求穆卜詔絕良璧羲躔失御天街褫蹕夏采升紫宮車晏出洞闈移凶克庭罷吉闕窅窅之窮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告容成戒期文衛如在祿鐸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橋山而路邇臣攀龍而尚在魂過沛而何之侍低昂之靈纛奉寂寂之空帷銅雀沒於脩松平陵隱於深柏節鼖鼓之哀音燎爟火於通夕薤露落而暮日寒元霜凝而壟草白銘功德於旂常被徽音於鐘石迴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鬱氛氳於宗祏

徐陵文帝哀策文曰容車曉駕幄殿晨張旌帷具列紼翻成行擗蜃輅於丹陛攀龍帷於紫庭趨過窮於屏闈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實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嗚金同藏書於羣玉其辭曰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於陳赫矣高祖悠哉上旻蟬聯寶胄暉煥郊禋我皇誕聖膺此家慶道主衛鐏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亳道增搆豳風會昌言瞻少昊實仗高陽駕彼軫轙清宮未央歡暈兆庶德洎遐荒穆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薦酌悼園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名無閒改作纂武升歷遺愛實繁三湘九派沴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細柳朝屯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謨赳赳雄斷遍行天討無遺神算鬱埽江淮長驅巴漢九夸百越雷隨風渙北俘昆耶西戡伊軒荷負皇極劬勞庶機勤民聽政旰食宵衣服貴綈皁風移闔閭唐山罷奏濮水韜徽訪採狂狷搜敭仄微世感中孚民維大畜外戶無閉高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為歡臨雍彌肅禮兼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壘履斯在幪巾自清連珠合璧曜爽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靈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慄彼鞮譯咸承冠帶是曰君臨斯為交泰白環已貢元珪克禎東河佇揖北狄

2A(3)

思征鉞斧將戒璁珩未鳴星淫去楚日沴悲 荆億兆何覺穹昊遽傾大禹胼胝重華腒腊仰惟勞務同斯違懌發夢無徵照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抱橋陽之劒舃詎昜歸於宸儀終纏綿於號擗三占以吉四海同奔列賵天宇崩號帝閽千門啓於閶闔萬乗譽於靈輼槐風悲於輦道松雨思於郊原鑾旂動而虚蹕宿衞靜而空尊畢陌平夸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社之脩塗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充窮靡寄孺慕奚憑惟封云之與禪肅遺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江總宣帝哀策文曰望扆綍而攀摽拜龍敢而慟絕變五統而凄涼迴三辰而慘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蒼而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序英聲其辭曰嬀水樞宿姚墟大虹謳歌承曆揖讓受終重規帝緒踵武王風名山紀跡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業莅政恭己臨朝凝默煥爛九功葳蕤七德憲章昭著威靈允塞爰兹發跡天步艱難連華滕衞比譽應韓羽儀戚右軒冕朝端祈膺當璧繇顯大橫延喜授玉告善飛旌神器有奉性道無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義洋溢理訟總街凝情衢室巡望如禮幽祗咸秩疆埀叛援關徼虔劉治兵丹浦獲醜青丘屠鈞且拔管庫方搜如龍駕鼓獻雉焚裘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抽階飛黃伏皁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索弘啓膠庠書林吐馥文囿含鏘南洽侯衞北暢遐荒殷羅自解周圄無傷金英掩色玉林弗豫天駟摧鑣王良失御鑄鼎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幽夜冥冥上仙長違拜日失意祈年寧神卜兆晏駕迴天銅駢感泣銀海埋田出德陽之廣殿動繁笳之哀囀渡洛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背紫陌而未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啓挽而依依馬嘶風而戀戀平原欲晦落照將垂鳳蓋飄而水暗鸞蹕聳而山危曳蛇旗之舒卷聞琴野之參差鳥哀哀而鶩曙松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絲竹非舊宅之塤篪埽秋葉而無盡薦春櫻而顧知北邙已謝西陵何有遠宿蒼梧便乖仁壽聲合韶濩道宣戶牖共瀛海而恒流並嵩華而莫朽

【增】唐虞世南高祖哀策文曰遠覽載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耀降祉真氣呈祥蕙珩朱紱熊軾龍章契叶禎符誕生叡聖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噎日滔天泯夏蕩析黎元阽危宗社提劒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夸庚職惟上相

任隆羣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雲改色鏞筦變音觀圖受命負扆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沈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返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瀍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栖桐丹魚在藻水浮元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譯還通沒羽沈浪飛輪駕風春言釋負有懷高謝倏爾櫟陽杳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膺景福方期大年玉几奄及金縢遂騫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而上仙攀帷扆以孺慕抱劒舄以纏綿曰聖與仁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勳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矧元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登三與造化而長久

褚遂良太宗哀策文曰三微固祉五耀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勳族著元牡家傳縉雲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維幾作聖良畫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友敬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低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宏謨天兵電埽月陣風驅蚩尤遽翦猰窳咸誅閏位不虔餘氛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圓上略容光下濟徙邑垂仁賓門洒惠脩風順軌凝圖奉睿青戾同規元珠叶契發揮三五聲明遐裔迄野休兵靈臺偃革升巖藏銑遵河奉璧學肆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衰動植化美塤篪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場罄寫斗極咸羈狼山入圍潮海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質烏衣來儀大矣乘詩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在淀濡露飛甘卿雲呈絢松蓂望幸瑤華方薦仙舟劒術星飛占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崇基永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遠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龍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

又高宗哀策文曰月瑤誕慶靈丘降祥仙源漢遠聖緒天長繞樞飛電麗室騰光烏庭開象龍德含章六藝生知四聰神授晦迹登序韜光蟲胄纘玉詞條緝瓊文圃發揮綠錯牢籠紫宙鑑符數斂量本疏通賓門表譽納麓彰功始潛朱邸或躍青宮夏俞欽德周誦傾風粤自銅闈虔膺寶命惠霑動植信洎翔泳淳化有敷至仁無競敎溢璇寓道光金鏡五龍開運六羽昇平西雲應呂南風散絃晷符羲日蔭廣堯天負園旌士焚林蓋賢濬明上格財成下濟問寢承親在原申悌戒盈茅宇踰奢土砌衢室禋 宗雲門饗帝以聖承聖資明嗣明禮崇殷夏樂盛咸英時和俗泰天平地成永同文軌長垂頌聲德動乾符咸清地紀澄氛襚穴埽沴濛氾推轂六師坐知千里亭毒

宸縣瑩鏡圖史霜戟林聳月旗雲亘疊鼓簫闕鳴笳松磴追凉水殿避暑山楹霞翻浪井樹響層城務簡通三神凝得一元池肆賞青丘佇逸訪道順風養眞乗日拜牧襄野尊師石室無事無爲爰遊爰豫骨域延想汾川滌慮儀鳳巢阿飛麟在馭火林歸朔燭鄉移曙所冀元壽齊年紫皇遽脫屣於宸極奄乗雲於帝鄉亘天維而落構匝日寓而沈光恭惟聖烈實鑴微衷敬因彤管載撰元功業彌遙而道彌著時益遠而聲益隆播二儀而不極橫四海而焉窮　徐彦伯中宗哀策文曰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蛟龍守門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䨿南浮彤雲北映埽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纘戎前慶身佩星斗掌提曦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聲中律呂辭含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業移朱邸春誦夏弦冬詩秋禮鵬舉提象鸞飛鑒乾離圖巳御芝璽仍傳拱默當宁賡歌撫絃堯親更睦嬀德逾鞏萬寶阜成四門光闢宵衣若厲道風猶尺野接翹車殿橫儒席潤洽泉魚思周卉毳鞮譯驁輪要荒走幣削觚反樸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疵癘元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蓋遙封岱丘厭紫宙之陒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空在於委裘　王縉明皇哀策文曰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歷數光宅區寓惟皇得一承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覩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仗劒神武斯貢上排閶闔俯埽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視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佐潞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絶流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於勤往纘丕續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維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箕廣就列縉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弭威加德馴琛賚爭入來自無垠駕鼓斥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節焉作樂和焉東祠后土南郊上元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飛煙繽紛効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於岱才藝餘美帝王之最樂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曆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敎歌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

南輿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　裴士淹肅宗哀策文曰高丘演慶元牝開祥寶曆攸重靈源自長文昭武穆累聖重光七葉增睿時惟我皇伊昔休應虹流電騖猗蘭養德叢桂疏榮光含玉理秀發珠衡辨日多悟朝雲更輕尊師樂業問寢揚名三善克舉萬邦以貞叶契斷金觀書羣玉性與兼愛道存濡足詢事考言登庸受籙運符提象輝同偶燭景星耀芒大風成曲戎羯緣間書稱猾夏轉旆秦川連兵朔野順時徙邑聿來岐下用翦脩蛇匪勤戎馬輯寧黎庶保乂宗社赫矣天府於皇樂都瑤壇饗帝璧沼崇儒進善求瘼明刑恤辜丹巖藏銑綠浦揖珠功宣祀夏道洽歌虞物莫疵癘人用昭蘇櫟陽先惠棣華增睦冠帶麟洲賓延鳥服招諫懸鼓誓師推轂禮備樂和遠安邇肅恩猶覆燾義涵亭毒露臺愛費茅宇蠲奢北薦春寶南收若華卿雲聳蓋濡露垂葩畝秀同穎階禁指邪滌慮高居凝神下濟遠探仙訣深入眞諦穆穆頌聲溫溫愷悌榮鍾三古牢籠八裔　令狐楚憲宗哀策文曰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爲帝元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言敷文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磐石封殊翦桐承祧黃屋主鬯齊宮禮樂盡在謳謌薦至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令敢言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潛揮毫霧動掞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禘謁宗廟臣朝昊天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一定窮人屢賑名士交聘毆愛覊邪草憐指佞梯航修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章雷風號令夏臺齒劒上黨納穽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兵王者有征玉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鑕就戮迴戈受烹始以止殺歸於好生恢恢不失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卻昆蟲咸若調其玉燭狗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頒正朔範金合土大興太學清蹕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蠻夷戎羌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劒以高宴戲魚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謂於義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災忽聞於鵩語謂百年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當凝旒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

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元壞以長存冠蒼穹而罔極　宋韓琦仁宗哀策文曰惟宋受命與天無疆藝祖以武底寧四方太宗以文萬邦一王真廟紹隆赫然其光逮夫仁宗益熾而昌厥生之初上帝惟祐天日之表振古未覩色出珪璋步嚴龍虎其俾真人來綏下土元良之建匕鬯是主寢門之問惕若文武嗣訓之循纂承丕緒左右獻言以蒙自處大運歸乾獨化陶甄進良黜姦始章聖權其仁如天其度如淵其仁伊何得之自然草秀而茁蟲飛而翾尚不忍傷況吾民焉惠澤之霈滂洋幅員物無不滋四十二年猗如天兮化功則全其度伊何汪然莫際巨細必容默分誠偽臣在言職不知諱忌時肆詆訐衆嫉狂易聖心怡然曰此忠義是也吾從過焉何戾猗如淵兮是能致治明慎庶獄極於哀矜惟法所在未嘗妄刑郡邑之吏責之詳平一失入罪無階顯榮尊為天子以儉為貴崇尚清虛屏斥紛麗向緣不懌輔臣入視殿幄蕭然茵衾故敝率用繒素了無文綺衆曰驚嗟上曰何謂吾之受用素止如此是民膏血烏敢妄費恭事天地孝承祖宗九見圓丘再祇合宮大祫於廟親耕於東服器精備粢盛潔豐小次不御秉圭顒顒何必戶曉民胥偃風取士之路務在至公十二臨軒策之必躬雋髦盡得巖穴幾空有將有相曰功曰庸眇視三代吾其比崇北胡之強西夏之猘跱欲跳梁恣其貪嗜吾以威懷折其凶銳兩皆搖尾從我羈餌百蠻梯航琛賮日至禮樂具修干戈不試夫惟立嗣天下之基前世令王或牽以私事不前定濵於亂危我出獨斷挺然不疑求賢於宗唯聖是知神器之重其傳有歸廟社以安生靈以嬉迹其大公堯舜之為昔在人上必有偏好或樂馳逐或喜征討或務宴游或專營造或邇聲色或泥丹竈棊弈之工擊拂之妙有一於此下從而效噫吾仁宗澹無所樂曰吾好者在勤政道日必旰昃惟先之紹閒時弄翰或隸或草聖帚之埽千奇萬巧去冬之暮清燕之間再闢天閣詔呼從官親作飛白侍臣縱觀心合造化生成筆端書幅踰百大均寵頒退坐羣玉行觴盡歡嗚呼秦漢而下御邦子民敻越三紀纔聞數君其間治亂以相駮否亨之不醇如仁宗享國之久而始終太平兮彼安敢望吾之清塵生而無窮者厚載健而不息者高旻惟至仁盛德與高厚之俱隆兮萬世巍然而不泯

原諡策齊謝朓明皇帝諡策文曰仰惟早棄萬邦聖列方遠式遵帝世俾鬯鴻猷咸以爲無名以 化則言繁莫宣其道有來斯應則影響庶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 合信四時齊光日月

創保大於登庸通機神於受命因時以暢藉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開物成務重維國紐風行草偃化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厭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稱睿允極鴻名

【增】唐權德輿德宗謚策文曰伏惟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洎時有祲沴變生京轂省方展義弘陰隲之功整旅致誅申震燿之令氛祲滅息侯王軌道丕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紫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扆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去徽號而約已正廟祧而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惛怛忠利虞帝之敎也亹亹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將扈升介丘待檢玉牒奄遺天命永棄多方顧惟沖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　李珏文宗謚策文曰德升上元功定內難百辟勸進萬姓樂推洎順人推運嗣統立極凝旒建大中之道執契弘無爲之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翼承九廟之祭蒸蒸奉三宮之養以文思光赤縣以武德澄滄海慈儉厚下端莊肅物達聰無不察黈纊若不知成湯之六事罔愆大禹之九功咸序每宰臣伏奏卿士宴見論道何嘗於日旰恤刑已至於歲減大辟諫路深排倖門危言激訐惟理是聽匪唯納之而又賞之密戚貴寵惟法是訓匪唯戒之而又繩之禎符秘瑞王者之所寶郡國承詔寢而不揚鴻名徽號列聖之所重臣寮抗疏約而不受興起儒術脩明祀事刻經誥於琬琰眞宗廟之琮璜雞鳴而起孜孜於衆善日入而息矻矻於羣書敦敘九族厚戚藩之恩協和萬邦惇戎狄之信至公不私於天性體道必從乎人欲應變懸解知機如神日昃數逢儆擾星有譴見克己脩德側身勵政和人心以保乂謹天戒而來祥旌別淑慝澄清品流一物失所必形於睟容百姓未康每勞於聖慮聽政餘力游藝緣情探二南之風雅窮六義之敎化汾水著韻柏梁變體

腴雋人口馨香國風至於出宮人放鷙鳥大官御重味之膳外府減任土之貢日月臨照天地含弘肖翹蠢蝡樂生遂性稽帝王之能事鄙封禪之虛美超邁三五度越聖賢繇是四夸八蠻罔不庭九州六合罔不順在宥天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九重心適萬寓日用憂濟時臻治平形悴神勞至於大漸夫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採鴻生鉅儒之議從公卿庶尹之請考彼古道易茲大名對越昊穹式揚徽烈　元袁桷英宗謚策文曰伏以瑤圖纘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陞於太室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傳信史欽惟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於嗣位之初彤庭祇畏廣儀注於熙朝之際清廟肅雝絕封勑以杜憸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祔於新宮以妥以宜　劉賡睿宗謚策文曰伏以詣泰壇而請命有稱天以誄之文薦清廟而致嚴蓋若昔相承之典剛辰爰卜遺美載揚欽惟睿宗孝友溫恭聰明濬哲屬我家肇造於朔土佐聖祖遄征於四方逮天討之奉行致皇威之遠暢金源假兩河之息天水渝通好之盟遂移秦隴之師粵有褒斜之舉既平南鄭順流而東再涉襄江自天而下乃眷三峰之捷實開萬世之基脣既亡而齒則寒虢可伐而虞不臘適英文之違豫圖中夏之底寧毋作神羞請以身代爰俟金縢之啓已知寶祚之歸迪我後人紹茲明命徽稱顯號雖已擬諸形容玉檢金泥尚未遑於潤色伏惟端臨扆座誕受鴻名億萬斯年永錫繁祉　王構世祖謚策文曰臣聞繼志述事非篤孝無以盡其誠表行誄功非定謚無以稱其實肆邦彝之具舉維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膺籙受圖體元立統蚤從藩邸茂著徽稱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役用衆智獨斷於衷總攬萬幾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敎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御追踰於三紀推尊今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擴威猷之鴻巻沛膏澤之醇醲方其泰運漸亨戢濟多難離綱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開渙號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以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創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耀威靈肅隊兵衛白旄黃鉞持則親巡犀甲雕弧止於不用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蔑以尚焉蓋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是用升崇吉祔揆卜剛辰伏惟睿靈俯垂

昭鑒思皇多祐錫羨無疆　張士觀成宗謚策文曰臣聞稱天以誄表名實之至公法日而名庶形容之可擬維帝王之有謚蓋今古之彝章欽惟皇帝稟上哲之資撫重熙之運當裕考龍升之後承世皇燕翼之謀武威肅鎮於遐荒文德誕敷於華夏業業謹盈成之戒愉愉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兵邊釁弭而苗頑格遣直指之使皇澤宣而民瘼除九族形敦睦之風萬國洽隆平之治爰酌奉常之義用昭告祔之文伏惟睿靈在天孚鑒逮下茂膺典冊錫羨邦家　又仁宗謚策文曰臣聞觀其謚而知其行著王者之丕稱禋於廟而誄於郊實邦家之彝典維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形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鑠欽惟皇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初大德之陟遐生內釁於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神器於幾危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英聲揚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歷試納於大麓以弗迷由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裕廟主鬯之道隆奉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猷爲月恒日升廓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照推聖人博愛之仁至於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惻怛於宸衷肇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以勵天下之忠臨御十年始終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諒多遺美屬升崇於吉祔用祇薦於鴻名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協造庭之請　虞集明宗謚策文曰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歿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先錫誄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徯戴爰戢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伏冀睿慈俯回歆假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明（闕撰人姓名）太祖謚策文曰臣聞俊德贊堯重華美舜禹湯文武列聖相承功德兼隆咸膺顯號欽惟皇考統天肇運奮自布衣禮樂文章垂憲萬世德合乾坤明同日月功超千古道冠百王伏惟聖靈陟降陰騭下民覆燾無極與天常存　又（闕撰人姓名）成祖謚策文曰臣聞聖神之德如天地之化至妙莫測至大難名然皇有羲軒之稱帝有堯舜之號皆本謨烈表於萬年恭惟皇考體天之心弘天之道具夫而能化之聖存妙不可知之神統理萬邦仁育庶類並乾坤之發育同日月之照臨廣大而高明剛健而不息揚神武以靖亂宣文教以興治篤繼志述事之孝兼創業守成之績典章之備集百王之成朝貢之

臻極八紘之遠道泰時康於玆二紀隆功盛德宜薦尊稱伏惟聖靈在天昭明有赫垂裕後嗣咸被家國於萬萬世與天無極　又（闕撰人姓名）仁宗諡策文曰臣聞名以表實號以昭行惟古聖神道德之盛不可名言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因治化之隆必崇顯大之號恭惟皇考躬上聖之資蘊太和之德剛健中正廣大仁明久正儲闈嗣履帝位欽若天道憲章祖宗誠孝通於神明皇恩被於普率丕顯文化一新德政如陽春之施如日月之行哀矜庶獄民用不犯敬脩武事不厲而威外順内安邦以寧謐天下歸戴如慈父母聖德神化宜薦尊號伏惟聖靈在天昭鑒於下佑我子孫爰暨黎庶億萬萬年永隆洪祚

【增】碑　明宋訥歷代帝王廟碑曰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脩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謹拜手稽首言曰雖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四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illegible]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脩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朝祀之瀆禮不經諂祀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於玆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祀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其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然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敘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媿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直足以度越百皇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爲銘曰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於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斯宮有

伷而閟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原後魏溫子昇舜廟碑曰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爲公感夢長人明敭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讓畔施罟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麓九官咸事百揆時敘有大功於當世集歷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羣后禋六宗於上元舞干戚而遠夸賓棄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窆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既緝葯房遂鎮瑤席龍駕帝服蓋依稀於慕舜交鼓絙瑟實髣髴於聞韶其辭曰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增元鄧文原禹廟碑曰淛河之東有山鬱蒼鎮於南土夸視崇岡昔帝會同圭璧斯皇翮其飈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劍是藏維是橫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疆帝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蠲來享雲旆龍章繄帝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茨粱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崔融啓母廟碑曰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此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應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羲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植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神農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戴龍旂天則元女授符帝則黃神降卜此則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 原後漢班固高祖泗水亭碑曰皇皇炎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竢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凌灞受爵漢中勒兵陳東剟禽三秦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弘序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於皇舊亭留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曰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阼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

又安蠻夸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於此厥路藐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尹瑋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赫赫炎天爰曜其暉篤生聖皇貳漢之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嫠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兇殄夸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於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增明陳經邦世宗神功聖德碑曰粵自生民以來歷選羣辟統有全守惟三五功德烺烺炳炳照竹帛而毋胥壞迄今可知已嗣是英君間作或以勳名顯或以德文著罕覩其兼即兼焉亦罕而鮮隆駁而寡粹竟不能與上世者方軌而馳則信乎聖王之難也惟天純祐我有明篤生神聖昌中興之運惟我 世宗肅皇帝起自藩服應運握符恢帝緒拓皇圖緯經陰陽闔闢天地至道淵博駿烈紛綸即能言之士莫克躬稱殫述矣臣叨被眷遇侍陛戟贊帷幄日久竊伏覩帝之聖神天縱之也中正純粹乃位天德仁明而武衆善備焉故其攬萬幾也事成於獨斷議定於立決鑒先朝之失凡厥積蠹宿弊爲天下患者芟夸抉剔靡有遺伏睿謨坐制萬里北顧而邊塵淨南伐而海波謐即孔稱巍乎之功書頌承哉之烈不足多矣迺若宅心純穆典學緝熙左右陟降叅九元之上祁寒暑雨屬奧渫之下永年至孝實通神明而敬一聖學直遡唐虞心法於數千載而與之冥契由斯以談帝德則又磅礴乎兼容幷包渾淪乎參天貳地即諸書所稱曰廣運曰丕顯者何以加焉用是登我道化保世滋大者四十五年於茲而遺聲餘烈將億萬世是賴敻凌超絕振古耀今蓋自三五而降功德幷茂未有及我肅皇帝者也猗與盛哉臣不自量竊援古義勉極模擬少述聖美於萬分之一謹拜手稽首作辭曰天眷我明聖主乃生於戲世宗既聖既神鳳翔郢都龍興漢水邇踐王猷遐追帝軌晉明出地乾健純天學包伊洛理析幽元訏謨宏深睿思橫溢文武弛張神行莫測先朝委柄下弄天綱世宗曰嗟亟正我邦大業在予予敢不慎鋭意中興登於嘉靖神凝治道恭默以思講筵朝御書幄宵毋維敬維一聖學之基作箴自省千聖是師孝大尊親禮嚴事父曠典肇新鴻儀聿舉慈宸上仙經天悼慕追彼純山六飛躬赴深知稼穡小人之依大田歲籍方社時祈一精格帝五氣循期沴弭封滁和茗濯枝幾務獨親威權由己賞不棄遐刑不阿邇如日

之照如風之行端居龍見淵嘿雷聲邊塵暫警羽檄孔棘赫然一怒蹤潜喙息蠢玆島夸毒我東南天戈一指莫我敢當泮水陳俘我亭虛堠魚服櫜弓虎皮卷冑台階以正皇路以平上恬下熙時靡有爭凡此神功越此聖德蕩蕩巍巍濯濯赫赫萬世承流首正仰則穹壤悠悠視此貞石

淵鑑類函卷四十三

帝王總載八（論　文）

論 原 魏王粲難鍾荀太平論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矣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曹冏六代論曰昔者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率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漢祖奮三尺之劒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再傳非劉氏有也大魏之興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亡使民之失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

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

增宋蘇轍夏論曰聖人之道苟可安天下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實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蘇轍商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不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原魏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曰上問荀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壟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但除苛

禁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也　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遠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寛裕又不如高祖也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爲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爲保傅呂尚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元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平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權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增宋蘇洵六國論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

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幷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蘇轍六國論曰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

原漢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縱離橫兼韓魏燕楚宋衞中山之衆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下諸侯已困矣及至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

始皇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魏曹植漢二祖優劣論曰客有問余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比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俶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黄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赫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埽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跡闇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虚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迹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而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增宋曾肇漢文帝論曰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

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尉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illegible]麛卵殺胎殀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輿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行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文繡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唐王勃三國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閹官滿朝士之蹈忠義履氷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埽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向令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濯汜秉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

涖周泰之瘓請呂蒙之命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寛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雅量最優乎武侯既殁劉禪舉而棄之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趙然之雄傑矣而獘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能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并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啓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朱敬則魏武帝論曰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曹公明鋭權略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以來未之有也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徽故有荀彧郭嘉邢顒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斂風長感或一見盡愫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賁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公赫然霸業成矣救獘即可仁則未知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緊其是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髙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己豈知羣鷗不下衆雀遥驚者乎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譺況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遺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不議寧可得乎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内分

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算何者爲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頹俗陋山川險澀異峭函之輿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宋蘇軾魏武帝論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原晉陸機辨亡論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埽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寔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謀無遺諝舉無失策故逆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皇之樂告類上帝拱

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舋曆命應化而徽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發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又辨亡論下曰昔三方之士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楊而掩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飭智功力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弗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擢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太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有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川之崩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干寶晉紀總論曰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周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内夷曹爽

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元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仗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雖太平未洽亦百代一時矣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擅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下者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趨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加之朝寡醇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趣向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天下莫之非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之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增唐太宗晉書宣帝論曰夫天下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

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滅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闘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寔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主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夫經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隱過於當年終見嗤於後世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爲莫覩故知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知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原晉干寶晉武革命論曰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荒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唐太宗晉武帝論曰武皇承基誕應天命握圖御寓數化弘道是以佚道代勞以治易亂絶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民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業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存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

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兇豎懷奸志而擁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遂至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竟滅其本棟梁迴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以至海内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國不可以安也亡家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偽筭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而成業延三葉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鮮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慊慨焉 **增** 唐朱敬則宋武帝論曰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作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趙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元之簒始得奮其智力數此倒懸陳浞羿之辜問滔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雷動四方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劍一呼義聲四合摧虐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曰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勒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近世治亂粤可略陳在魏正光牝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內奰滔天泯夏餘燼跋扈延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梗遷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畫於北

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匹馬南逝寒山之戰吴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蹔臨如風埽籜三秦劾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静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夷凶翦暴剛斷英峙天崩地坼堂構闕如嗣子幼沖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於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静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有如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爲朝野貴賤至於今稱之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晏遊孝於太后篤於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尚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朞歲而崩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有和士開者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休停恩寵勢望熏灼朝野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筐篚苞苴煙聚波屬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鄧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京師市里儛蹈成羣梁萱

之慶不足斯比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收圉之勤重其倖媚韓長鸞以韝紲之能悅其趨走陸子駱提婆者出於阜隸本是韝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窮極富貴轉日迴天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周武大捷平陽乘虛徐入將有降心士無鬭志前世耿賈之雄俛首頓顙先朝貔虎之銳屏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曰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黙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竦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爲名當時趙魏之豪盡其死力蓋代之傑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淮汜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振於賊庭王誅欲加命乃懸於鬼録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爲芒刺之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數相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久曠丹穴難以更燻遂應飛來之謡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剪爲寇讐天平永熙便成敵國於是疆埸大駭鉦鼓相聞邙山之師杖馬棰而自免沙苑之役跨駱駝以遁歸勝負相叅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蟲看尉景之肱喻高昂於肝膽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社[illegible]之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兒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斬人[illegible]存即與夫嬰胥充忌荀彧不同時也　盧思道後周論曰周太祖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多故召募關隴作二將相屠三軍亦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扶天子以會諸侯萬世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軍於渭曲太祖以數千獘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陳授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荊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貲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

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　朱敬則梁武帝論曰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陳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違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荆州連五營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埽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冤魂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載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謳歌是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其宜矣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僞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勳不讓盛德見推備物滿庭猶非所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況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於斯欲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衒材惑衆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浮華道長輕薄路開以天譴爲嘉祥用妖怪爲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爲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豈異術哉由上之失敎也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年虛合契五侯九伯列海分山罕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帶謁吳國戶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長洲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折可不慎歟或問曰梁王不以黃屋爲尊紫宸爲貴離欲絕愛遺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爲羇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武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金利寶柱爛熳雲霞至於銀榜朱簾的歷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何足疑也　梁何元之梁典論曰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氳萬古考其寬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彙求今工拙可見齊季

昏虐政由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湯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嚮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黄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樂推斯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負扆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元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盲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開廣庠序敦勸後生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爲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夫根深者葉茂源遠者流長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圍於六鄉封城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叢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上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詔於內朝九牧佐於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然後龜龍游於池沼鸞鳳棲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於後代其獘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莅民之長守次更爲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獘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爲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收縛無罪逼迫善人加以朝務內叢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輳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獘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踰斯悲自晉室東徙權寓江濱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高祖躡斯頹運有志吞幷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吴前爲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尅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筆法於馬室不媿鄭元辨

雲物於魯臺無愆梓慎至於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絶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任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頹運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鬭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萇弘與周而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讐雪恥翻手命於寇讐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於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覩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覩矣

唐朱敬則陳武帝論曰梁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寛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戟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辯於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盡徧地之橫流廓潯天之巨浸斷侯景於竹里執王偉於草間爰其息歸瞻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疏不間親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表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埸無虞郡臣輯睦足以攄三瞳之遺憤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晉出子圉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悲哉況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乘旦潮旗寢夜月埽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勲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元分珪以揖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輯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原唐太宗隋高祖論曰夫帝王受命非因衆人之所舉既乘便之取不同優劣之勢各異或雄圖内斷英謀外決海納山容如覆如載磊磊

落落眞帝王者也只如文皇起自布衣臨馭四海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復留心萬姓務從儉約自金陵滅後奢泰日滋起仁壽於五柞移新都於灞岸合浦珠璣填於帑藏江南姬媛納於椒掖仁壽之役萬姓力殫雕琢之功中民竭產從渭至灞寧不爲勞移故就新理多其獘心隨地廣意逐時驕猜忌無端觸途多諱文母夷戮兒母被誅牝雞晨鳴皇枝勦絕廢長立少付託失人功臣良將誅夷備盡享年不永豈非天乎

【增】唐朱敬則隋高祖論曰昔孫賓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氷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圖也况體貌奇特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屬周多世故禍難洊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埽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蹤光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元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茗敎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於天結怨於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遣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嚭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獘化斯改故使六合之中如觀曉日八紘之内若遇新晴况復盡力於人屬精爲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誡元菟丹徼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寔垂拱而無爲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誓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終於有功罰每深於無罪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尊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僞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劭順旨袁充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獘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陵

下周人岐山之北晉泉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宋牛馬内向羣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皪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璚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圜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僞相半何其薄哉　楊夔創守論曰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未安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更循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勇於得而疎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㝠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内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情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徯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墮夙志以壞大業而況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順民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昃也總而論之療飢者易爲食其創業乎醫疾者難爲藥其守文乎　明周如砥本朝立國規模綱目如何論曰立國其猶作室者其經營之始必相度方隅諏咨廣狹鳩工庀材絜短計長大匠者乃引繩持墨刜趾關基卒之崇卑數隘舉不出範圍疆理之中此其規模也垣墉必固藩衛必嚴棟梁必擇而凡所以維持措置於其閒者此其綱也若夫勤樸斲塗墍茨列榱桷通戶牖纖微曲折亦綢繆脩飾焉此其目也惟規模宏遠綱目具備斯可以稱巨麗矣立國之道何以異於是蓋自古英君誼辟創業垂統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惟其議法於初也至精至備故其貽謀於久也不愆不忘即三代稱比隆矣而以成周爲獨盛焉亦以其規模綱目監夏殷而益之謨烈佑啓咸正罔缺使子孫千萬世守之雖至今存焉可也太祖天挺神智躬擐甲冑提尺劍逐羣雄得正統膺大寶經綸草昧講畫精詳而成祖興師靖難踐阼承乾運英睿之謀討靈長之

策當其時名臣碩輔畢智殫忠相與考究賛襄於其下監歷代之流弊倣成周之遺規凡鈞極數猷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立綱陳紀所以著之章程頒之法制者二祖之立國固卓越百王範圍千載矣今載在祖訓會典諸令甲等書方册所陳科條至密固未易以更僕數也如削平僭偽肅清華夏釐明迪亂咸懷並流至於鼎新以革其奬賁飾以釐其蠹者悉裁自淵衷出於獨斷如兩京並建形勝得矣十三省分列疆域理矣尊號未上而立宗社以定本也戎務方殷而設學校以崇文也改元三中書省而置六卿使政本有所歸去宋之樞密院而立五府使兵權有所統閹寺止給埽除之役后戚弗干政事之權五刑不得復用欽恤之仁也四夷不得輕伐窮瀆之戒也南郊饗帝而一歲一舉足以通幽明之故初服紀元而一世一改足以正曆數之傳祀典舉而四瀆五岳之封號盡除經術明而諸子百家之偏駁無取春宮之屬不設官杜巫蠱之禍也藩國之封不攝民事防淮齊之變也殷啓萌賢之篇昭臣度也存心省躬之録示君範也臥碑監規之班正士習也資世教民之訓淑民行也別善惡則有大誥以示勸懲詰奸慝則有大明律令以權輕重諸司有職掌而內外大小之相屬稽古有定制而尊卑貴賤之相安此則舉其綱爾至若朝覲貢獻之儀章服品式之制爵祿等威之辨奢僭侈踰之防兵食屯鹽之法征輸稅役之務至煩委也亦莫不變通盡利經理適宜統紀相維纖悉具舉豈不燦然明秩然備哉蓋二祖創之歷聖守之潤飾鴻猷昭垂燕翼培植既固締造惟勤將使後之嗣基紹服者即委裘之存而亦可以享垂衣之休也今夫守三尺出一令於殿陛之間薄海內外朝發夕馳雷厲風飈無敢有攜心越志者咸名靈爽伻乎造化而紀綱法守足以讋服華夷固如此也譬之作室然雖公輸運巧班倕矢能其所範圍疆理之者既極其宏大而所以維持措置綢繆脩飾之者細微周折靡弗至焉固可以鞏苞桑奠磐石也雖風雨之或侵扃鑰之偶失苟一葺整而緘固之又奚損於室之巨麗乎噫舊章俱在成憲可監也是在聖君賢相主持於上率作以省其成而已矣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丕顯丕承先於謨烈愚何幸躬逢其盛

文【原】宋顔延之爲湘州祭虞帝文曰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覲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俎采堂百齡厥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咨聖君職奉西湘虞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肇【增】唐呂温謁舜廟文曰恭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允釐百揆以聖

授聖猶言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克贊相待而宣雷驅四凶雲起八元火治陶土璿璣轉天垂衣巖廟萬物浩然是稱至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嘏乃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付禹天下茫茫推遷邈萬斯年三代之後誰爲聖賢政如頹波俗若壞山韶樂猶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時之義揖讓而禪固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之宜則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彝弘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其易甚簡舍而弗爲歷山巋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楊墨誰拒瞻彼歷山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　宋之問祭禹廟文曰昔者巨浸橫流下民交喪惟后得流星貫昴之夢受括地治水之符底定九州弼成五服遂類上帝乃延羣公自有生靈樹之司牧大災莫踰於堯日勤人不越於夏君向微隨山奠川之功蒼生爲魚至今二千九百年矣肇爲父子始生君臣與用天之道廣分地之利者嗚呼皆后之功也之問移班會府出佐計鄉遂得載踐遺塵遠探名穴朝玉帛於斯地聲存而處亡留精靈於此山至誠而響發先王爲心享是明德后之從政忌此姦慝酌鏡水而勵清援竹箭而自直謁上帝之休祐期下人之蘇息日之吉神之歆激楚舞奏越吟芳俎溢醉罍深遺羞厭於魚鳥餘瀝醉於山林忽雲搖兮鳳舉空壽堂兮陰陰　原陳沈炯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昇駕翠幕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纓臣豈不落淚昔者承明見罷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徵福爵臺之心空愴魏君雍立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唐太宗祭魏太祖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運而遞昌貴賤廢興莫非天命故龍顏日角顯帝王之符電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昔漢室豆分羣雄岳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覩沈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狗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主卜啓期眞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增唐賈曾高祖受禪

告南郊文曰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賜謂之大寶曆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足爲榮矣但有隋爽德屬歷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譎見咎徵昭於元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要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期之乂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埽風驅廓清天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隴西戎即敍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戮力輔政無戲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輳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臣逼請令六宗之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翼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感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

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淵鑑類函卷四十五

帝王部六（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九（表謚號批答章）

讓禪勸進表原魏文帝讓授禪表曰臣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璇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曆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　梁江淹齊高帝讓禪表曰陛下遠視唐虞永揖之典近摹漢魏高謝之禮旣鑒金水昏明之數又協雲雷興替之徵若乃與能之交禪錫之會豈伊虛薄所可遵擬昔傅巖佐商秩終上公璠谿翼周名極列伯臣才非半古功愧逮聖獄訟不往謳歌寧歸河乏馬圖之寶天無乘龍之錫伏願陛下遺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節則道曜日月澤浸飛泳　魏辛毗等勸進表曰古先聖王所以授天命而不辭者誠急於荅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　桓階等勸進表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昔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濟而大號以建舜受禪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祇承天命者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信於神靈而符合於天地也　晉劉琨勸進元帝表曰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獫狁殘周以啓宣王巨猾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勞謙恭巳卑以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以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劭遐邇歸心況陛下道邁太宗勳莫與二旦以親以賢義實兼之是以琨敢緣天文人事徵祥之應昧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無常心以羣心爲心忘其身以萬物爲公則宗廟蒸嘗不替於今逆虜逋寇一討而滅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后矣　又表曰臣聞台宿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卑同體元首臣負乘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崇替有與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固以四海爲公智周萬物者不以一身爲私舜禹揖讓以陟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彼四王者遭會不同登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世遺躬其致一也期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爲天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天人之心絕而不繼困而不拯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羣生

無所措其手足矣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國家之統俯絶烏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撻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吳濞之旗皆能宣其臣節攄其私忿戮尸斬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憤苟得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　又表曰陛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俛從吏議示總萬機布曠蕩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暨聲有生之倫咸備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靈祇稽應華戎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將絶遺民元元屬命陛下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則固所負荷誠宜遣小禮存大務援據圖録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之明誠開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如綴旒天不悔禍大災洊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荷寵二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隱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肇圖讖垂典自京畿殞喪九服崩離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内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暉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俠巢由矯抗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

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齊謝朓爲百官勸進齊明帝表曰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佇新復禹歸社大齊之權輿寶曆孕育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二靈而嗣命疾威蕃鄙叛渙委裘御寓彝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徇齊作聖翦應龍於冀州發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迴延喜之寶潤色天睠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答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陳沈炯爲羣臣勸進梁元帝初表曰蠢爾羯胡遂憑天邑闇閹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收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天其祚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功高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以少選無君宗社豈可以一日無主　第二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迴遑雖醒醉相扶同歸景毫或謳且誦總赴唐郊陛下沈首謗然讓德不嗣臣聞星迴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則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大非獲已所安明鏡四衢之尊蓋由應物取訓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勳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鐘鼎淪覆嗣膺景業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傀儡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尊展其矯行僞書誕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不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宗社不墜緊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太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　第三表曰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窅然凝貌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楚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歸越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陛下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撝則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組天柱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弇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萬物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罍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豈可久稽衆議有曠

彝典　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陛下握符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章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瑞星纏東井時破嶠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唯見聖人之不仁　沈炯爲百官勸進陳武帝表曰臣聞春榮秋落四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夫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褰裳去之物誰仰訴頌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族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覿　增明成祖勸進表曰臣聞鉏奸去惡式揚神聖之謨附翼攀鱗幸際風雲之會功光前烈德振中興恭惟殿下文武英明寬裕仁孝爲太祖之嫡嗣實國家之長君天生不世之資民仰太平之主曩因奸惡逞毒鞫兇禍既覃於宗藩機欲傾於社稷集天下之兵以相圍逼使國中之衆不能逃生乃赫怒而奮一隅之師遂呼吸而定九州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實由天命之有歸近者悅遠者來爰見人心之有在今內難已平之日正萬方忻戴之時宜登宸極之尊以慰臣民之望臣等忝隨行陳仰仗威靈素無遠大之謀竊效分毫之力雖不敢冀雲臺之圖像實欲慕竹帛之垂名　又諸王勸進表曰天眷皇明宏開景運宜正大寶永係萬邦恭惟殿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禎祥昭應於圖書堯舜之德湯武之仁勲華已彰於宗社邇因憸邪構禍毒害宗親輒動干戈幾危社稷乃遵承祖訓奉行天誅以一怒而安斯民備文王禮義之勇不四載而囙帝業同世祖中興之功武以翦戩克全皇考之天下文以經緯聿明洪武之典章實天命之所歸豈人力之能強願俯狗於衆志庶永紹於洪圖某等誼重天倫情深手足荷蒙拯溺得遂生全祇迓龍輿早正天位庶皇考之天下永有所託四海之赤子永有所歸幸鑒微忱毋煩謙讓

登極表

增唐柳宗元賀登極表曰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是以五行迭用水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恭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承遺訓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

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況臣謬膺守土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覲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荷聖倍萬恒情　王超代李相賀登極表曰臣聞大明繼照雖昧者必昭其視霆雷發聲雖聵者必達其聽是以聖人鼓萬物而耳目咸革感人心而天下太平致理興邦率由茲道伏惟陛下紹累聖之鴻緒冠前王之盛烈祥符薦委景福攸臻纂武繼文重光累洽自宣猷上嗣育德儲闈仁孝表於域中慈儉彰於天下由是餧者思食瘠者思豐留爽咸耀於光明枯朽更延於惠澤顒顒億兆咸沐惟新鼓舞而四表歡心運行而二儀貞觀臣夙承朝奬謬列藩條歡忭之誠倍萬恒品　宋眞德秀賀登極表曰炎正中興適際百年之盛眞人繼作聿新萬寓之瞻河海晏清璣衡明閏恭惟陛下天開睿哲神授奇英朱邸宣猷已慰億兆人之望大橫應卜嗣承十三聖之休祇遹文謨仰承慈極紫宸南面時聆任姒之徽音長樂東朝日致閔曾之德孝以副遺大投艱之託以昭繼志述事之功臣遜守价藩欣附景運班聯近侍莫陪歡舞之廷身接遐甿共仰龍飛之造　陳（闕擬人名）賀登極表曰曆數承堯禪千歲皇圖之正謳歌歸舜煥一時帝位之新廟社鼎安寰區泰定竊以百年南渡四世中興繼體守文之功固永扶於基緒撥亂反正之略將侵復於土疆人未占以有孚天不言而善應是生上聖以開重明恭惟陛下性德靖淵幾神濬哲韜除外邸隱然天日之姿出入內朝允矣宗祊之望共識五馬之渡誰知六龍之潛迨此承祧決於與子合夷夏之無外慶帝王之有眞佇歌周宣復古之詩幷擬元結齊天之頌含盈之衆企足以須臣猥守京畿欣逢御極風雲從而萬物覩已丕聳於八垠日月照而四時行幸光輝於三輔　元虞集賀登極表曰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協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太平人用寧一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明李善長賀太祖登極表曰天生聖智宏開基創業之功運際亨嘉仰濟世安民之主萬方欣戴四海更新恭惟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卓冠羣倫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溥天率土之會東征西怨猶大旱之望雲霓外攘

内安措顛連而置衽席兵威所向靡堅不摧德意所加無遠不服平羣雄而僭亂息埽六合而煙塵清拯其塗炭之氓布以寬仁之政四維張而風俗美三綱正而倫理明天命攸歸實茂膺於曆數人心所屬咸鼓舞於謳歌冕旒端拱於宸居華夏統承於正朔乃繼天而立極爰定鼎而建都臣等幸際亨嘉獲叨任使忝居鵷列上祝鴻圖偃武脩文開太平於萬世制禮作樂妙化育於兩間　蘇伯衡賀登極表曰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挺生丕承正統欽惟陛下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埏咸囿於昭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昭驗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

尊號表**增**唐李嶠賀加尊號表曰陛下俯順羣情懋膺大典垂光休於百代被鴻私於萬族凡在含生孰不慶幸臣聞太朴既謝旦昏之迹已殊聖道不追王霸之風且雜雖崇號廣謚遞享於尊名而德薄政衰不光於神器伏惟陛下承大雲之法紀應榮河之寶籙以天上天下之尊爲隆平太平之主不言而理三階正而六氣調不怒而威萬寓清而百蠻服延富壽於和平制雍熙於易簡懷恩慕化之黨候雨占風曦德瑞聖之符非煙若霧青襟詠歎於庠塾黃髮謳吟於衢路固可使堯舜擁篲禹湯扶轂豈登三咸五邁昔超今而已哉嘉號初登殊章備舉鋪帝宓而建皇極大寶重光撫乾軸而正坤維洪鑪再造仙渙與祥風俱動湛恩將洊雷並作綏姬文之獄既削爰書錫漢后之酺且頒戎級滂流之澤出九液而浸羣方抃躍之音自三川而周四海加以崇祗肅於梵宇致嚴恭於清廟申寃舉滯而有善必甄享德報功而無文咸秩規模槩而洋溢道德紛而布濩豈徒朝野稱慶覩美化之維新故亦神祇降祥見鴻基之載永臣叨延龜組謬分虎符千年有遇更逢開闢之初百辟相歡不預趨馳之末瞻雲路而式忭仰天庭而載佇踴躍之懷企聳無極　白居易代宰相請上尊號表曰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懇切聖鑒未回踏地蹐天不勝大願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至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順乎人也伏惟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於和平納生靈於福壽金革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　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冊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啓天意下酌人情再黷皇明重陳　丹懇謹按書曰惟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又經曰明王之以　孝理天下凡

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臨大位及兹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曜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所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致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皇帝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二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爲子寧忍阻其心特回宸衷俯受徽號在元功不爲主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　崔元翰請德宗復尊號第一表曰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晴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陛下由正統而臨阼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之本制行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造化之柄靡有不通成陰騭之功衆莫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逢阨運尋睹昌期誠我武之埽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於兹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封疆晝界無專地之患四海寧謐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寬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既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爲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　又第三表曰臣等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回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慎古道雖損益或異其於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所以遵有國之令典采上古之遺文察人志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誡而自儆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於蠻貊戎夷告於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垂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脩庶官以序法令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壹四民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於草木著於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

以光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追烈祖之盛儀曆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老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繼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恒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幷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元默道之妙也睿知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脩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邉兵以整禁衞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臣等謹稽以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冒昧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愚悃發於交感庶以回日其能動天　又第五表曰臣等上援天地神靈大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脩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等伏讀誥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元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誡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滿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蹈於尊所誡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謙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嶽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脩烽燧不驚兵戈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清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臣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　又第六表曰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伏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況以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道尊教備德博化光寔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太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

幸陛下思之臣等又爲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禮合度之善去鴻名之徽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尊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茲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資合至聖之化戡禍亂制夷狄之武脩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桎梏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若固辭之所未悟也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旣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若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絡復似乎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外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讐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撝鴻名不彰其事則此等有如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是亦未除將何以慰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伏惟陛下思聿脩無念之言俯屈己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狥羣心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　柳宗元請德宗復尊號表曰某月日諸縣耆老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下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冀徽誠伏惟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元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觖望人庶怨思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愧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委汙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草木蟲獸之微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煦然長春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心跼蹐知懼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元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擧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孰不驚惶　第二表曰臣伏以耆老等並發丹誠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情備述徽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戰兢無措伏惟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覲人誠若堅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

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黄龍皓兎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髮童幼謠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雖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上憲宗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臣聞皇階肇典必本其丕烈明號允屬將御其成功所以開天地命曆之符合人靈慶感之運臣等輒敢上稽天鑒下採人謠瀝懇陳辭冀乎睿聽九重尊秘萬有顒顒誠未動天心如履薄伏惟陛下一德繼統上符十天六龍時乘下壓羣嶽張寶圖以光帝載懸玉鏡以澈襟靈休明會期則百神宜衞清淨子物而萬邦式孚夫陰本於刑陽稱其德以刑則右武以德則尚文今陛下宣威紀功示人以武也創業垂統示人以文也纂炎唐十一之盛陋宗周八百之期序庶徵於域中推賜履於閫外宇宙至廣每警符瑞之繁動植殊輕奚答生成之造昔之述夏禹美宣王雖外軼其聲而中未盡善孰若陛下慮深一物精入萬樞發揮盛祉啓迪鴻業自彼元和至於茲歲埽羣妖清巨祲率黎崇之不恪剗節枿之方圖或身暴都市或首懸藁街天英神繼不疾而速雖堯伏四罪殷征三年揆之於今彼有慙德固當仰應名實丕陟鴻徽闡乾位於象帝之文飭宸耀於惡氣之類豈可抱讓沖之微事曠祖宗之大猷伏願納天人之睨采臣庶之誠昭示至公允塞羣議韓愈賀憲宗尊號表曰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闗輔百姓耆老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載陳情款懇至再三陛下仰稽乾文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交慶日月揚光寰海之間含生之類抃歡踴躍以歌以舞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算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神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算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輳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寔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講明堂辟雍之事撰太山

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不與鳥獸率舞鑾夷縱觀爲此銜酸抱痛負恥且慙　李商隱賀武宗尊號表曰臣聞善言天者必推功於廣覆善言日者必詠德於大明然後物仰蒼穹人知景曜皇王擬象今古同規伏惟陛下體天垂蔭法日輪輝弘上德以纘戎啓下武而應運頃從臨御旋致治平雨順風調時推順適苗螟葉蟲坐致消亡是以銀甕石碑非煙浪井神而告瑞史不絕書且標鬻爲災周秦乏策金行火運不絕於侵陵瀚海陰山幾淪於約誓陛下乃赫以天威授之宏略一伐而單于僅免三鼓而貴主來還滅大邦之仇讎攄累聖之忿憤及晉陽逐帥代馬斥驕陛下又濬發宸襟委諸廟畫浹辰而前軍就路逾月而元惡膏碪淨豐派之遺疆舉陶唐之故俗蕞爾潞子復生孽童脫繈冀恩止柩拒詔據九折之險有五州之人藪澤逋逃冀土租稅陛下又遠揚神斷深詔徂征合鎮魏之強藩出韓彭之銳將夷其巢窟去彼根株清明王之舊宮復金橋之故地曾非曠歲集此丕功固已至化潛融事光於玉板元機獨運理溢於瑤編況又志切希夷道存沖漠慕遺蹤於姑射載動堯心思順請於崆峒欲勞軒拜將以休有萬齡臨茲兆衆使咸躋壽昌之域俱遊富庶之鄉巍乎煥乎盛矣美矣故得人祇叶欲華夏均懷願加尊顯之稱以報裁成之美宰臣等能陳大義允建鴻名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咎繇謨禹克讚九功述盡善於王猷標具美於帝籙南山稱壽北辰降光永終無極之年長奉上清之號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空深戀闕之誠不在稱觴之列舉頭見日雖悲千里之遙測管窺天且慶百生之幸

請聽政表　增唐于邵中書門下請聽政表曰臣等欽承顧命遵守舊章冒陳至理上喧霄極冀迴三舍以幸萬方而呼天未聞觸地無厝庶像何恃而不恐率土何仰而不憂竊以三漢成規備乎六冊六宗遺範列在史官歷摹聖無以易其儀貫百王無以更斯制則知聖人達節而俯就王者屈己以狥時故周發誓師當未葬之日康王作誥纔憑几之辰夫大孝在於述先執禮懲乎廢命所以伯魚止慟稟趨庭之規孝景抑情循易月之制今中夏雖寧而外郊猶警率屬千年嗣聖九有惟新顧循問豎之初迨今宅憂之日已交朏魄不決外虞普天率土任重事殷一日暫曠萬務所擁況翌日之詔手澤猶存敢忘導揚以塞恩顧且小大之理須稟聖規聽斷之期已違先旨惟上帝之降命屬陛下以黎元宜以闡皇綱創帝範副靈祇之望悅兆庶之心焉得極哀毀之

哀忽宗社之重伏惟陛下仰思無改之道俯戒在茅之責抑損至情覽決庶務存萬代之圖遺一介之善率繇大道克允至公天下幸甚　林逢宰臣等請聽政表曰伏以萬機事繁不可久曠今則披瀝血誠乞親庶政聖情哀塞未允愚衷夙夜兢憂是再陳啓伏惟皇帝誕受欽明夙著睿哲道光王室運屬承天而孝感因心悲摧過毀萬靈顒若未覩乾坤伏冀思繼體之大猷棄執哀之小節行帝王代天之法薄曾閔匹夫之情特抑哀懷俯躬朝政宗廟之業永遂和寧社稷之靈知其允答況事非爲已道本狥公仰惟聖慈俯塞羣望臣等叨逢景運獲列樞衡昧死竭愚布露丹懇伏紙須越庶垂天鑒　又表曰臣聞樹之元后以牧蒸人猶日月之照臨不可以少曠如天地之覆育不可以暫虧故歷代明王取鑒於此必屈已以狥物遂抑哀而從宜期爲彝章行於往古聖心哀迫未體至公羣臣憂疑罔知所措伏惟陛下温恭允塞邁德文明承二百載之丕圖當十三聖之大業生靈所屬負荷不輕豈宜直觀棘心蹈小節而自遂寶符神器委大計而未臨且萬機事殷九有望切運當克構政在惟新顒顒蒼生日有所冀伏乞皇帝以安黎庶爲念以保社稷爲心對越上元克揚顧命俯從人願用答天休臣之懼懼實在於此況葬期將至七月還遵須務山陵以申孝敬在於營奉不可曠違抑有前規固無狥已伏惟特膺順變允叶情文抑至性而副羣誠略小善而彰大道則天下幸甚宇內和寧臣等生奉明時位當樞軸敬同羣品重承宸眷悃愊之誠至於死請　又表曰伏惟漢朝諸帝文稱明聖而著易月之典以爲後代之法光武已降迄於我唐纔有睿哲之君不無明聖之主豈皆忘啟宗之孝豈盡無陛下之心但以所守者祖考之丕圖所臨者生靈之重事不敢狥已以屈萬姓不欲申志以蓋百王具在典謨莫得逾越況元和以前十一聖矣皆以孝理化於萬國迭承大守無議改纔伏惟以社稷爲心以邦國爲念以奉山陵爲至敬以安社稷爲至勤薄曾閔之菲名纂堯舜之盛業副中外之丹款濟蒼生之血誠臣等備任宰衡時逢昌運答先朝之眷遇承陛下之文明伏乞俯察愚心允茲羣望期於得請昧死上陳　柳宗元爲百官請聽政表曰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已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奉皇帝道成鑄鼎仙等馭龍萬姓長號九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追茲纍日而孝思罔極尚綴乃懽之言庶政未釐煩關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遺詔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亦用

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黷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政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奉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御殿表增唐李嶠賀元日御正殿表曰上正三辰下臨萬國事雖率舊命則維新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尊公羊紀時春者爲一歲之始載稽故寔抑有典章近歲以來此禮多闕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伏惟陛下道際無垠政敷有紀全被發生之德無非訢合之仁蒼旻降符黃輿告瑞石碑既見文作太平銀甕旋臻字成萬歲而又憂勤不輟克責方深精誠旁照於八紘懇惻上通於九扇仙廚徹味獸館休畋遂使化妖宿爲壽星變小戎爲餓殍慶由聖感令屬神行爰在新正式脩闕典形庭列位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服袞而日升於觀巽風發越兌澤滂沱左右賢臣駿奔多士國無諛佞擢靈草而不搖朝絕奸邪儼神羊而莫動禮成而退物有其容況以光耀瑤圖丹青玉板輝前映後邁五登三臣竊訪碩儒遺徵舊典帝堯華封之祝唯止匹夫神禹塗山之儀且非元會然猶堯有多憂之戒禹存後至之誅在和平而尚乖歡呼之可致豈與茲日而得同年臣方守河潼正分符竹不獲躬陳玉帛首率梯航況又嘗以藝文叨居禁密雖遠離天上猶近接關西抃賀空深就望無所心馳紫闕非夢寐而不通魂遠皇闈羨歸飛而莫及　宋方岳賀御正殿表曰天臨南面於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離麗於恭嘿無爲之後乾行於始初覩政之時恭惟皇帝濬哲睿明廣淵齊聖三年無改父道謙未處於法宮一德克享天心渙已新於大號時乘龍御當宁虎門臣趙在侯藩瞻言帝座朝覲盈矣勤勞願警於雞鳴夜如何其歲美莫啓於鸞噦　洪平齋賀御正殿表曰閶闔之開皇道曠脩日御之儀鈞陳之衛紫垣肇正辰居之象萬邦星拱百辟雲從恭惟皇帝繼體守文宅中圖大講朝元之典冊方重於建儲循大曆之規禮將嚴於享帝遵逢純吉首飾常居儼負扆以端臨肅奉圭而入覲屹壯泰山之勢歡傳萬歲之呼臣心切傾葵職縻分竹願借方寸之地莫遂就堯不違咫尺之天惟知戴舜　李梅亭賀御福寧殿表曰祕殿鼎新昭鴻名而日揭宸居離麗龍御以天臨風來南面之薰星拱北辰之所恭惟陛下體元居正圖大

宅中福庶民以是訓之彝寧萬國以惟和之政盡力致孝既卑夏禹之宮脩政攘夷復考宣王之室棟取諸北鄗轉而豐鷩聲既便於觀旂鶴駕仍通於問寢誕敷文德聿觀舞羽於兩階載纘武功式燕躋堂之萬壽臣攝麾黔鄙馳夢清都四海爲家更願綢繆於牖戶萬民安宅益堅壯麗之山河

批答增永貞元年答宰臣上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高祖太宗接千載之統垂無疆之休太上皇承九聖之烈傳莫大之慶嗣德纘業允武允文弘帝堯之欽明宗元元之清靜付朕天下顧神保和至道光於唐虞至仁合於天地卿等虔述休德祇獻鴻名循省再三允符朕志朕獲守寶位丕承睿訓雖嚴恭寅畏不敢追遑而澤未洽於羣生理未臻於皇極遽言徽號何以當之雖嘉乃誠難遂來請其上獻太上皇尊號宜依所奏凡百卿士當體至懷　元和二年答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闕撰人姓名）曰朕獲承丕緒以撫萬邦照臨無日月之明膏潤無江海之浸常恐吉蠲雖備未享於天心教導雖勤未諧於人欲諒懋菲德敢議鴻名而鼎臣宗公羣后庶尹上引祖宗之丕矩下述黎獻之深誠誠予以處泰而思勞告予以受名而務實陳以懇迫至於再三先典不可以固違羣情不可以屢阻與其牢讓而繁飾不若納規而狥公遂抑至懷勉從來請顧惟不稱兢惕殊深　寶曆元年答百寮上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前上三章皆有報旨推本帝王之道研究天人之際可謂盡矣能無亮哉朕辭愈堅來奏愈懇考蓍龜之意酌卿士之心義貴從人事難狥志然體未濟之象敬慎居方復大畜之文模法往行虞舜勤人以恭己文王事帝而小心自勵則鑒乎殷湯盤銘持盈則戒乎周廟欹器還珠却馬使無愧於前修菲食罷臺冀有示於來代率是道也庶無悔乎勉狥羣心祇循祖訓敬允誠請愧惕良深　元和十四年常袞答南省上徽號表曰朕纘嗣鴻業託於王公之上常恐涉道猶淺燭理未明夙夜祇畏罔或寧逸至於法天象以垂制順人心而平亂立刑辟而不峻興禮樂而不倦簡飭澆浮延納忠直思濟於道保合太和今寰海削平載櫜弓矢皆賴於輔弼之誠盡規於左右將帥之略宣力於邦家循省表章請崇徽號武功文德揚美於予用愧於懷何以及此尚以崑夷未敘邊鄙猶虞不果允從宜斷來表　長慶二年元稹批宰臣上尊號第二表曰朕聞天職生植聖職教化天職舉則四時行聖職脩則萬方理然而天不以四時爲德故蕩蕩無名聖不以理萬物爲功故謙謙不宰顧朕小子獲承丕圖上賴祖宗之靈下託股肱之力先定鎮冀次來幽燕皆吾日月

之所照臨章書之所徹跡失之則有以自愧得之則何足自多況今四海雖清物力方困六戎雖伏邊備尚勞百吏雖存官業多曠萬目雖設紀律未張有此四者不敢違寧思與卿等夙夜俾乂卿宜爲我提振大法脩明政經營寬戎夸阜康黎庶四者既理名爲用之朕方以阜豐之務委卿卿宜以堯舜之事敎我驟加徽號深恥近名循省表章難遂來請　元稹批第三表曰昔齊桓議封禪管仲懸諫其未宜晉武平江東何曾深惟於遠馭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而有隱無犯之誠切也況朕寡德謬膺昌期賴先帝削平之威蒙列聖浸漬之澤聿來燕冀甫靖華夸既無德而有成寔以祥而爲懼卿等所宜朝夕納誨警予荒寧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而乃過爲溢美頻上鴻名諒多丹赤之誠殊非藥石之愛汝爲予礪爲予舟爲朕揣摩汝爲朕康濟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名不若居我於無過之地宜罷來請用副乃懷　元稹批第四表曰朕以正月元日祇見於九廟對越於上元千官在前萬乘在後覩聲明文物之盛望城社宮闕之尊尚念高祖太宗艱難於經營德宗憲考殷勤於丕緒復懼不克負荷以羞前人寅畏嚴恭式冀無過而燕趙厎定戎獷和寧寔惟列聖之休安敢自大其義左右輔弼庶尹師長猥以鴻名願加薄德三詔執事抑而不行物議追堅予衷未信四陳章表備引古今且曰告虔之時寧忘繼志問安之下胡不慰心事有切於願榮理難從於拘執於戲允恭克讓既見奪於羣情克己爲仁庶自勤於三省勉依來奏深用愧懷　白居易答宰相賀德音表曰古先聖王既託人上與百姓同其欲與天下同其憂唯是推心可厎於道朕臨御萬國迨兹五年惕厲之懷雖勤於夙夜伏臘之候猶害於歲時思革弊以救災在濟人而損己是用輕刑緩死責己恤貧罷郡國之珍貢省宮廄之煩費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風而解慍阜財庶憑歡心以召和氣卿等或匪躬獻替或悉力弼諧啓沃之間已申寮兩之用燮理之際佇見陰陽之和各宜勉之以輔予理

童歷魏曹植慶文帝受禪章曰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降兹福慶光啓於魏陛下承統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又慶文帝受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阼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風

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况臣親體至戚懷歎踴躍

【諡議】〔原〕宋顏延之武帝諡議曰以爲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於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薦阻欃槍干紀璿璣失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消殄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荆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氓即序斥堠之所未覊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灑埽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實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儀刑帝載揖讓天歷改玉乎文祖班瑞於神宗貫華寢機文武朁笏故宸居兩極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遺固萬葉猶申之以詁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梁沈約齊武帝諡議曰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隨事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惟晝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裳之主道冠初郝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威績雲舉雖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旗未麾鯨鯢自殄弗勞羌僰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陳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膳寢門孝德光備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奄威行海內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庠塾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驀阻迴首革面北奄異力獻琛內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啓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又齊明帝諡議曰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

道崇墠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烝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屬負圖導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己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遜聽邇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崢嶸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爲淪弛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胥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放勳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輴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任昉齊明帝謚議曰以爲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棖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圄犴空虛虎門肆義大足協律嚴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既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置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總曁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奠縣衡共軌者歟　梁元帝高祖武皇帝謚議曰臣聞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名煥乎鐘石昭晰備於管絃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羣后改屬乾維罔構地紐如崩祧祀阽危公卿吁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橫流之歎乃疑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

薦斯潔臨兹大寳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爲貴不以黄屋爲尊政謐刑措民殷國阜虹旌式卷堡燧戴清胥象相因環楛無曠天衢亨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貢肅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璧地出元珪驃騎把鉞則休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厥角聲教所漸浹靈虵之都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庠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風氛氳於司樂虛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闢四門弘招賢之德青衿知擊壤之性黄髮恣鼓腹之歡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效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斁萬機日且千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升平之玉簡昭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侔往昇黄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祗軫慕山海含悲慟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冤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謚議曰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寒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唯穆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還情士女華面敬順天人拱揖羣后處無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脩時和歲稔海內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遊者著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繫馬左縈右拂擬歌成童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唯恆數故以名追實畫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增唐蘇頲中宗謚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咸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敎化伏惟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在潛躍由是恭於三朝服兹四罪傒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還周而有膺新命既而三年諒陰九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密藏怡若家人之禮約躬而厚物畫下以推人翺翔乎儒雅之林經營於文章之圃不傷麛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部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於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鉅象歲塡於牧方採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游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眞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邁霄極龍攢旣啓

烏耘逾纂禮徹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　賈餗敬宗謚議曰定尊號考列聖終古之重事有司宜用大者遠者上質百王之明烈下開千載之成法參天人之意極臣下之誠酌而舉之以正大謚故稱天以誄大莫加焉微臣得議公莫至焉所謂大者遠者蓋總夫一朝之治化四海之惠澤夸夏之率職元元之受賜皇明所臨之遠近睿斷所繫之巨小何如耳其他苟不足以升降盛德者固得略而不論伏惟皇帝以英睿之資紹膺丕曆啓皇輝於磐石浴聖德於少海每欽承冊命天下感悅既即尊位孝思踰顯列聖之道率履不違禮行乎郊禋敬達乎宗廟富四海以致養榮兩宮以問安推恩廣愛累霑鴻渥發號施惠洽於百靈而又天資嚴正睿德沉毅時海內承憲宗穆宗威靈德澤之厚朝野無事生人休息初臨大寶委政宰庭春秋至富而遠畜剛辯既閱庶務四聰益達英斷自己任賢不疑故卒能光啓誠明載安天下橫議或熾聖衷愈堅忠勳內外叶贊雄略於是舉兵食之大計示經營乎四方而不庭之藩首自夸殄礪志奮節視師於朝承風嚮化遐邇聳動夫不怒而威不戰而勝王者之武也惜乎號未光乎天地澤未浸乎四海而變生非慮遐抱天關生靈之惋憤其可既乎臣謹上稽國典旁考物情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謚議曰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知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伏維皇帝爰自盤維膺茲九五行越今古仁被黔黎孝惟生知略不代出以天下爲己任視宇內於掌中坐朝而不問風霜弭亂而不恡府帑動惟師古慮必歸周聞善若驚去疾務盡前王之美事列聖之令典必擴而行之加以講信脩睦任賢與能思念勳庸則發凌煙之彩繪敦序友于則置雍和之宴錫俯閱才彥則命法官諫官之次對愛憫生育則禁三月五月之採捕一物之不得其宜納隍在慮四方之稍有未泰降食爲心命將則千里坐知指縱則三邊克定是以人並爲使物得自安加以西平羌戎南征蠻寇三州七關之地坦然無虞四征際海之甿晏然自靜然後賑廩恤人蠲農命使遠無不肅邇無不安姦宄戢心權豪屏息京輦絶桴鼓之響邊陲無烽爟之虞可謂超三躋五度契踰繩者矣　明楊廷和武宗謚議曰古先哲王繼天立極凡有聖德大功顯被於當時必有鴻名美謚垂示於後世蓋古今之通義臣子之至情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而謚以易名節以一惠要其終而原其始表其大而著其微號必稱情揚非虛美稽諸典禮而無愧質諸

鬼神而無疑又先王所以開萬世匪敢私一人者也恭惟皇帝首出庶物天挺英賢育德青宮講誦不分於寒暑談經翠幄興褒備覽於古今即位之初躬親理政詔令之下究極民情纂脩孝宗實錄以鋪張丕顯之謨續成通鑑纂要以繼述先朝之緒再舉尊崇之典孝事重闈特頒御製之詩睦親宗室屢增額數而嘉重進士之科創立規條而申嚴武舉之選會時艱之洊至勞聖慮以多方變起維城釁生藩鎮邊塵驚於河曲烽火達於甘泉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大憝既獲磐宗載安受脤於社而振旅於疆戰勝於外而福生於內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几席之憂弭之於頃刻蕭墻之變撲之於卧勦內外無患是曰聖人威嚴不殺乃稱神武人方薦瘥天未悔禍盜賊滿野流亡載途自青兗以達兩河由楚越而亘西蜀數勤大將累發內兵授成算於九重收坐勝於萬里此則武功之再見也粵自丁丑訖於庚辰屬邊境之不寧致皇輿之遠狩天戈至止月捷頻聞日轂纔臨風煙頓息豈意南昌之地復爲逆狄之圖流言外聞甚於管蔡之惡姦黨內應急於吳楚之謀六飛親征萬軍齊發曾無亡矢之費遂收除蔓之功茲豈人爲實有天助此又武功之屢見也念天下之重事在嗣統之得人遠遵皇祖之明訓上承母后之懿旨奉迎聖明付託神器此又漢唐以下人主傳受之明且正未有若今日之事者也臣等竊嘗徧觀史冊所載歷代帝王前啓後承必有文德以興炳蔚之敎必有武功以振恬熙之風漢之武帝唐之武宗皆以聰明果毅蹈厲發揚思欲震殊俗而威遠夸勤耿謨而揚大烈以今方之殆同條而共貫也

帝王部七（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十（詔 敕 令 策 序 啓 賦 詩）

詔【增】唐永昌元年改正朔詔曰朕聞上皇纂曆則天地以裁規大聖握圖法陰陽以施化故能牢籠品類陶鑄生靈敷景運於休期闡洪基於光大昔有隋失馭率土分崩赤縣爲禾黍之塲蒼生遇塗炭之酷我高祖龍興汾晉鳳起寰區殄梟獍而安八荒翦鯨鯢而清四海太宗膺昊穹之曆數鼓雷電之雄威服遠冠巢燧之前開邊越羲農之際鴻名邁於三五茂績隆於往初高宗稟雷澤之禎符降天縱之神器湛恩所被匝乾坤覆載之鄉至化所覃盡舟車所通之境撫璇丹極輯瑞蒼嚴天平地成淳風啓千年之運樂和禮備實祚隆三聖之基逖聽王猷熙開帝載朕以虛薄虔奉徽圖業業兢兢不遑寢食幸穹昊貽祐宗社延祥河薦合天之符洛出永昌之籙時和歲稔遠肅邇安斯皆先德所延屢彰嘉貺自恭臨兆庶已積炎涼尚想移風未臻於至道顧循菲德媿切於深衷思弘顧託之恩再闡混元之始夫元穹列象三辰以之麗天厚載含章五行於焉紀地易曰三五以變錯綜其數遂成天下之文定天下之象水火相變其卦爲革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言五德更相生變革萬象故帝者改正施教明受之於天不定之於人者也自五帝纘統三王馭宇或父子相承同體異德或金木迭改應天順人故納麓登庸粵受終於文祖干戈革命必理曆於明時然則開元配永肇自陽來之旦統曆履端基於朔易之首孳萌發內氣律由中品物任而昭蘇生類蕩而敷革是知夏之人統不逮殷之地正殷之地正有劣周之天統元命所苞實在茲矣周文稽古制禮於成王之日漢高握德改元於武皇之代則知文制大備未遑於上業損益之道諒屬於中平朕所以遵飾禮經奉成先志今推三統之次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月爲正考之羣藝厥義明矣　中宗興復神龍開創詔曰聞天地盈虛四時有消息之度皇王興替五運有遷革之期稱號斯殊驪駼亦異受明命者罔不由茲我大唐高祖聖期首出天與神器有大功於區夏有大造於生靈太宗道則繼明業推搆極類商湯之起亳若姬發之承周彈壓九皇牢籠萬古高宗上聖御圖大明司契手調元氣心運洪爐齊五緯而平太階應三神而登日觀羅網開闢包冠羲胥大猷備闡能事斯畢僊駕不

追逆臣開釁敬業挻炎於淮甸務挺潛應於沙塲天柱將搖地維方擾非撥亂之神功不能定人之危矣太后亶聰成德濬哲應期用初九之英謀開太一之宏略振玉鈐而殪封豕仗金鉞而斬長鯨受河洛之圖書當昊穹之曆數惠育黎獻並登仁壽既而凝懷問道屬想無為以大寶為勞生遂復黍於明辟且有後命俾承先緒光啓大唐之國用崇興復之基交際在辰情深感愴奉高祖之宗廟尊太宗之社稷不失舊物實在於玆業既惟新事宜更始　蘇頲睿宗禪位詔曰天下神器非上聖無以運其機域中大業非元良無以固其本欽若靈命寅奉神宗屈己順人用安四海承祧主鬯實貞萬國頃者家臻大憫在疚惟憂梟獍滿衢豺狼塞路社稷之守但望苞桑忠義之懷誰期艾棘階禍稔惡伺隙乘間煩言碎辭所不勝述皇太子隆基正氣凝姿端命毓德自家刑國英徽日甚移孝爲忠雄謨電發北軍馳入埽攙搶於紫微南宮反正開日月於黃道平亂寧國纂戴朕躬一旅不勞功逾復禹七德咸舉事邁興周聲應吹銅望當歸璧令司空讀冊侍中授璽實由立義豈曰尚親承華萼開元嗣以建方流樂風之緒宜申洊雷之澤朕爰初踐極喜氣呈祥天人叶心象緯昭晛官名有紀年號用憑　開元受禪詔曰繼明嗣德王者所以承天尊祖奉先聖人所以崇孝敬上之禮著乎重華月朔之祠襲乎文命猗歟作頌發流濬哲之祥清廟升歌思表配天之業歷選前載可得而言我國家首出開元繼文膺統七代觀德至道洽於生人三后在天垂裕光於後嗣太上皇帝道超寰表功軼帝先名言不測於乾行仁智不知於日用累讓神器非以黃屋爲尊俯膺大寶蓋爲蒼生屈志黎人於變淳化斯登載懷脫屣嚮杳菲薄竭讓德之志天眷莫迴陳拜首之誠中襟逾邈遂以寡昧祗踐宸居循顧紹庭載深寅畏爰擇初吉躬展齋禋度肆獻之儀申大號之典神保之饗斯洽介福之道攸宣億兆同歡人祗共慶　蘇頲開元元年詔曰朕聞聖人無心同於吹萬上皇有道契於明一居天下之尊者至大體其大以照臨成天下之務者至公順其公以慶濟故能稽昌曆考元符通於神祇格於上下鴻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違斯豈在予而御物也朕以菲德丕承聖訓埽除欃槍保衛宗稷內問安以承志外聽理以推誠始自朝廷納之以軌物終加蠻陌洎之以聲教欲令跂行喙飲含齒戴髮去其夭扎蠲其疵癘每兢兢於紫座寧自貴於黃屋而凡我羣辟顧斯兆庶以爲人謀協從天意欽若王者人所歸也帝者天之號也歸之者以德號之者以功然號以功成則功不可以不表

歸以德厚則德不可以不勵朕猥屬與能之運遂忘沖讓之私將逺建寅之歲首甫擇建子之天統是用發揮景運受茲禮冊夫循名者責實謀始者慮終勉而全之非敢自滿所以克己思政惟懷永圖懼弗勝荷用多慙惕　天寶改元詔曰古先哲王之致理也皆上順天心下稽人事時令贊發生之重祥符叶紀年之稱考彼前載斯爲大猷朕嗣守丕業洎三十年實賴宗社降靈昊穹孚祐萬方無事六府惟修寰宇晏然庶臻於理然則乾元在上仁覆爲首皇王臨下惠化攸先思弘善貸用廣慈育尊天寶之建元暢皇風於不宰況屬陽和布氣獻歲發生宜覃在宥之恩式降維新之澤　元稹文武孝德皇帝冊尊號詔曰昔我高祖太宗化隋爲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全付子孫其何事哉彼昏盈而我勞敬也明皇承之能大其業六戎八蠻罔不貢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視人不勤視神不謹燕冦教起洞無藩籬其何事哉據逸安而易萌漸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攘斬斷誅除天下略定曾是幽冀賜予懷來荷賴景靈丕訓不墜環歲之內四方平寧粤予何功時帝之力而卿大夫猥以大號加於眇身讓於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如聞其事歡然慰心慈旨下臨臣誠上迫祇受大禮凜乎余懷令卿大夫謂我爲文武孝德矣其將何道以匡予予其業業兢兢日慎一日慕陶堯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祖憲考之道以自勤予茍不思無忘納誨於戲溢美之名既不克讓及物之澤夫何愛焉　憲宗上尊號詔曰朕聞惟人戴后因事必極於推尊惟辟奉天有善必歸於讓德在數景化以答元功居有勞謙之思進多滿假之懼緬自邃古何嘗不由是而致理焉朕獲纘睿圖祇膺神器上奉大祭下安羣生恭己臨軒兢懷馭朽志欲周於四海念常切於一夫旰食宵興唯恐失墜運屬休泰時丁小康方隅廓清氛祲銷盪斯乃上荷乾坤之垂祐宗社之降靈下賴卿士之叶心戎臣之宣力端拱嚮道推誠任能豈予寡昧用集丕績況至化猶鬱勤憂未寧而中外臣僚文武多士累陳懇疏並進昌言願獻鴻名以增虛美拒衆心而率籲轉切顧眇身而內愧靡安乃撰吉辰爰受典冊禋告於清廟虔闡於昊天當茲盛儀夕惕增厲於戲朕自御極再加景號在徽章而孔備諒浮實而多慙宜因行慶之辰誕布惟新之澤與物咸遂永孚於休　武宗上尊號詔曰昔我高祖太宗始造區夏闢乾坤以覆載揭日月以照臨盛德耿光格於上下昊天有成命我二后受之列聖丕圖克大其緒文綏武靖奕葉連枝逮予纘脩罔敢失墜誠欲追蹤在昔貽範將來陶末俗於至和返太朴於已散而道不足

以居域中之大文不足以成天下之化恭已南面夙興夕惕遐想理古歉然於懷至於嗣歲豐穰寰海康靜祆沴滅息華夷大同茲實監祐自天匡救在下諒非已出安敢自多而三台百辟陳忠瀝懇加我大號其何以堪謂予守文宜述先志抑而不行者三請確而不拔者羣誠豈貪在已之名姑念從人之欲祇膺典策良深惕勵今維夏長養之時動植之物莫不自遂思有以導迎和氣生活吾人是用稽犧經之作解法虞書之肆赦推恩宥過思與同休　宣宗冊尊號詔曰我國家披皇圖以立極執大象以升中睿父嗣孫重熙累盛逮予稽古聖孝詔復中興洗滌宿氛廓開昌運天命不易賜予元符荷宗社之耿光致寰瀛之小泰干戈載戢風順雨時豈予菲薄汔此肅清皆中外元僚文武多士同心協贊而使之然益用兢懼以戒盈滿而乃累陳丹懇願上鴻名牢讓不從瀝誠彌切於戲昔賢有云舜何人也我何人也苟或讓之不遂予亦敢不思齊今百執事謂予曰聖敬敢忘繼志之義以是自勗庶無悔焉浮實之名既不獲已乘春之澤當務惟新　懿宗嗣登寶位詔曰朕聞龍之騰天漢也則必乘風雲鼓雷電以震六合君之踐大寶也則必敷仁惠煥號令以煦萬方是以地不間於幽遐事罔論於輕重洪聖興而皇渥溥德音振而庶類蘇故愆咎咸除枯沈盡起斯皆前代令典國朝成規委戀諒戒於惠奸凝命始懷於布澤肆予寡德嗣纘丕圖夙夜乾兢若俯泉谷永維我高祖太宗之艱難締構又維我列聖之慈儉統承思所以克紹休明弘濟億兆剗甿俗之弊清理化之源肇祥導和應天順物致驩心於率土知恭已以臨人爰申在宥之恩用洽維新之慶　宋太祖登極詔曰五運推移上帝於焉睠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朕起自側微備嘗艱苦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屬以北敵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往殄塵氛鼓旗纔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迴京闕欣戴眇躬幼主以曆數有歸尋行禪讓兆民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曠時勉狥羣心已登大寶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乘時撫運既叶於謳謠及物推恩宜周於華夏於戲革故鼎新景物初隆於王室眚災肆赦鴻恩普洽於民心更賴將相王公協謀同力共裨寡昧以致升平凡爾萬方咸知朕意　元王鶚世祖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

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氷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便民條列於後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　又中統建元詔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昧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歲五月十九日建號爲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爲先故内立都省以總權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捄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於后於戲秉籙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於至懷　徒單公履建國號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狥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故匪爲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明太

祖登極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成逐鹿之秋致英賢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是年爲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建大社大稷於京師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成祖登極詔曰昔我皇考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埽區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曶爽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煌煌功業恢於湯武德澤廣布至仁彌流少主以幼沖之姿嗣守大業秉心不順崇信奸回改更成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爲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内有奸惡王得興兵討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少主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於塡上殲之於白溝破之於滄州潰之於藁城鏖之於夾河轥之於靈壁六戰而已不國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幾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閹宮自焚自絶於宗社朕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順天應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而不獲乃俯徇輿情即皇帝位　洪熙登極詔曰朕惟上天生民爰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於泰和統御華彝同躋於熙皡我先皇帝奉天撫運治化高於百王文德武功聲教被於四海比緣邊警屢龍馭以親征遠及凱旋竟鼎湖之升遐遺命神器付予眇躬顧哀疚之方深豈遵承之遽忍親王公侯駙馬伯文武臣僚君民耆老四夷朝貢之使俯伏闕下奉表勸進以爲天位不可以久虛生民不可以無主長嫡承統國家常經陳辭再三懇勤切用是仰遵遺命俯徇輿情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奉祖考之洪祐仰聖神之永圖屬茲莅祚之初宣布維新之命

敕原梁沈約武帝踐阼後與諸州郡敕曰欽惟邃古爰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民寧亂實由符運總集故能啓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遘茲昏詖斯亡奄及民命蠢蠢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雲傾億兆與崑岡並燎縉紳與蘊崇共日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投袂電擊風埽藉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

未半古功侔前烈齊氏既欽若虞夏高揖萬邦兼以冥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寡君臨萬國川壑之懷寤寐盈慮方欲昧旦丕顯日昃忘勞思與賢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強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佇効勿令漢代璽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茲日想加克勉副其側席

增 唐張九齡處分朝集使敕曰朕恭己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咨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更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樂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將以博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遐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生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

令

原 晉元帝答劉琨等令曰方今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萬邦之內九服之外咸見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辭不獲已而居王位尋覽所陳弘旨優遠孤方當匡復帝祚豈可猥居極位昔有夏克復賴靡艾之勳周宣中興由申召之佐二公鎭御幽朔忠以衛上建功拯難寔邊遠略夸難雪恥於是乎在　梁任昉齊宣德皇后臨朝答梁王令曰承固茲謙抑未膺大典敬復雅旨良有憮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敎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誕茲上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羣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道每濡跡於中膺神照惟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既讓其下取則兄聖圖審範歆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進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効勸沮之閫所差已遠王何得不誓紆雅尚允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今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款萬致一塗煩言可略　又敦勸梁王令曰夫功不在賞故膺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金已寡要不得不強爲之名使銓宰有寄王實天生德齊聖廣淵重搆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劬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聲華籍甚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搆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

馬不敢南牧權歡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絶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鮮下車亦旡裂致天之届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遊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今遣某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靡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又重敦勸梁王令曰朕聞匹夫好仁義在摩踵君子行道違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蘊微章乎天植高冥中尊覩傾蠢而弗拯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乾健而運距艱季道極百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羅山華草罔不率從用使商庭產慕周關樹梓傾宮既散鹿臺靡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號爰發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復雲罕載路清蹕啓行昭德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末亡與懟日昃今遣某等率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奮心需然降志

牋梁任昉爲百辟勸進梁王牋曰伏承嘉命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寔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向者嗣君棄常自絶宗社國命民生翦爲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匹婦兒童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仁翻爲獨善

又牋曰近以朝命蘊崇冒奏丹誠奉披還令未蒙虛受縉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跡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輒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匡時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寔有愚誠不任悾款棘心重謁伏願特膺典策式副民望

序增宋顔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賴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絶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列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稾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閒出警蹕清夸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壇飾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響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氾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兼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摯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寮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遊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夸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牣郊虞甌犢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旍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草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

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遥跡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與　梁陸倕石闕銘序曰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碁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迺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龍飛黒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舳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夸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謍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迺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筭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劒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夸翦截允執厥中　原梁沈約武帝集序曰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銳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典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　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援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

論置壘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與絶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别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歴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稾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脩乾録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涂翰暨於設簴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採薇出車杕杜之讌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增唐太宗帝範序曰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其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陶鈞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嬀薦陶唐之德元圭錫大禹之功丹羽呈祥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瑞漢啓重華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氣三光戢耀豺狼尚梗風塵未定余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以魚麗之陳朝臨以鶴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無堅而不破翦長鯨而清四海埽欃槍而廓八紘既而承佑天潢澄清璇極襲重光之永業繼寶籙之隆基戰戰兢兢若御深而馭朽日慎一日冀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未辨君臣之禮度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思此爲憂未嘗不廢寢忘食今自軒昊以降迄於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然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爲近誡云爾　王勃九成宮頌序曰國家梯霄架極罄域裁基纂高丘白雲之肩鬱函都紫氣之兆宸扉既闢一宇宙而來王聖籙潛躋貳乾坤而作帝高祖天旗夜立制黄鳥而九驅太宗日馭晨飛驂緑蟠而首出雖立極承祧之業進燭前文而重光累洽之符歸功下武陛下承靈太乙踵睿登三星虹沓社電蚪發慶丹書碧篆神符煥河洛之文玉斗珠衡天骨挺皇王之表用能捨桐珪而瑄七鬯肅玉籍而揖宗祧寫靄九天騰景萬里御風雷七曜於上博臨之功顯用山川六府於下輔相之宜得元功密運敷造化於靈襟黄屋神凝創經綸於寶思鳳幃宵静陰靈宣玉闥之華鶴禁朝趨離象峻銅樓之景川分帝子控鯤壑而疏源岳動天孫擁熊山

而列鎮其成化也如彼其強幹也如此猶乃停旒正室嚴纘中軒玉階匪奉金門爲險佇虹旗於月澗岳瀆生光飛鶴槧於煙皐江湖動色桃溪逸彥塞丹井而歸風松磴遺英斬元關而奉制位兼河海九卿备巨濟之功道合星辰三事鬱經天之象朱轓緝化泣故老於中溪墨綬宣風繞春童於上陌王化之基已洽天上之代有序建銅儀而測曜象緯齊懸按璿璣而書雲禎氣疊奉祥吧十二紫鴻調夏谷之音大禮三千赬蛇應黃鍾之曲蠶功順令業著於青棠屢磨迎春恩周於黛邦黃沙靜讞爽鳩興頓足之悲丹石銷冤神獬輟推鋒之計咏時和於地壤動植咸驩歌道泰於華封昆蟲自樂星壚列將輝玉節而長驅天策神兵下金壇而決勝橫麾赤版蔥山成不戰之郊會繳青丘桃野見其亡之兆煙馳火徼勵珠產而移琛雪鶩冰洲駕瑤駱而納貢乾坤徑復載遵赤縣之封曦望環周未出黃圖之域故夫含吐萬物至功也制平八表大業也一陰一陽神道也乃文乃武聖圖也用能使天不愛寶地不藏珍日月五行風雲四序龍章鳳彩曷爽於郊墟黃鉉紫玉磊砢於坰圃集風雲於翠箑浴甘露於朱英澤馬飛鑣山輿結轍珠徽狎至祥書竭東郭之毫累譯同歸朝冊盡南山之竹然後瑤壇備物陳帝服而展皇儀后室晴膚登泰山而小天下功弘享畢狹廣宙而三遷風舉雲搖歷神都而一懇考遺基於汶上稽故典於淹中光總章之瑞紀嗣乾封之寶曆大矣哉昇中作睿握四海而爲尊則大斯模肇三宮而配永

明宋濂洪武聖政記序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於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圖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偃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夕之寧追正天位朝萬國革華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於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數之封嚴宮壼之法勵忠節之訓刷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

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智勇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律之列著之於商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洽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

啓 **原** 梁沈約賀齊明帝登祚啓曰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逖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采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眇䜌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畿心不勝慶讙緝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懷鳧藻

賦 **增** 漢班固東都賦曰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還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衮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

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内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叅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濟北動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別區界絶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皇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内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元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唐述聖賦（闕撰人姓名）曰臣聞立極著紀之初闢乾開歷之始上所以分垂象曜下所以疆括地理惟大人之有作越百代而孤峙飛五位以龍奮騰九萬而鵬越曩者炎運將終鼎命去絶四溟波駭八維幅裂羽檄交馳邊烽並爇長星夜埽車雲朝結莫不望壁壘以靡旗對轅門而亂轍故得百城冰潰千里煙滅固靈命之有在乃慷慨而投袂驅八駿以雷擊馭六飛而電逝騰星劒以外倚振雲鋒而高彗既後事而先謀亦先勝而後制兵有臨而必尅功無往而不濟龜策叶以符兆人神應而合契諒包項以駕軒實孕皇而育帝足以光燭千祀足以祚隆萬世於是戢兵偃武銘功紀勳採三代之逸經刊八方之遺籍搜隱遁於林藪訪棲遲於巖石然後調玉律以定時測金儀而考曆符洛下之前驗嗣容成之絶迹若夫流惠澤於瀛表被仁風於區外窮八際以

來庭踰九譯而浹會莫不削衽而崇禮樂解辮而襲冠帶參兩曜以齊明混二儀以稱大信一人之致感實萬方之攸賴聖皇以令叶先甲時惟仲春乃整法駕馭華輪六軍雷動萬乘星陳臨濁河以北睠指清洛而東巡乃升雲闕俯天津朝萬國禮百神珍賫咸集要荒畢臻夫其地也據三川以設險憑四關而作固總奔湊於八方測圭影於中度既定鼎於周業亦克昌於漢祚望嵩巒之邐迤臨崤坂之迴互所以仰叶辰象所以俯清天步於是凝聖情以遠慮思成敗於中古美揖讓於有虞壯成功於大禹恥用兵於中冀鄙窮戰於丹浦每有違於汝弼恒知失而思補乃命促苑囿散積聚改制度易規矩削侈麗於樓臺崇質素於階宇仁好生而必遂德無貫而不輔習嘉禮於玉帛和大樂於鐘鼓上可以降集羣瑞下可以安懷率土惟聖作之可觀實萬物而斯覩

顧況高祖受命造唐賦曰在桓靈之道曀兮本小而末大下陵而上替君臣相失南北歷帝醜隋而命唐纂周漢之鴻裔高皇生而豁達大度狥齊弱而能言神光佳氣兮爛以氛氳兆白雀兮戴紫雲隱隱曈曈兮始乎太原君子得時有如追奔岷峨遵江兮河出崑崙雷砰電掣浩浩渾渾厥波雖雄爲海所吞乾健而坤順兮利配乾而法坤有何姦豪恃險偷存乃建皇極鍾乎歷數革舊鼎新兮式閭封墓走百神以咸秩兮包五嶽而作固過蒲津而川后增流兮次霍邑而山靈告路彼尚慘黷兮我寬刑以薄賦陋茅屋乎土階遵朱干與大輅乃有嚴更之署環衛鉤陳文昌武庫玉冊韜府兮內八景之眞文金盤粲霞兮承九天之清露元聖有作恢法度也厥祖草昧諸夏宗臣蠻夸酋長從德如歸若王固讓而天下可違乎有社稷焉不可闕祀有烝人焉不可無主是以木曰威仰火曰熛怒辰戌丑未王我唐土神祇叶從龜筮攸同乃更正朔以刀文爲開通告於上下于昧乃德嘉乃丕績若將殞於厥躬草艾渠魁兮罔驚英雄拔萬姓於湯火兮散三光於昊穹此皇王所以職教化也非天不應非聖不作造我鉅唐在夏之興弼成九服經啓九道荒厥迹之茫茫在周之興西至流沙東至樂浪重九譯乎越裳在漢之盛大夏身毒月支夜郎辰韓之國盡華傍行未若我唐歌其聲舞其容十有二部鏡立乎中央提封所經聲教所被窮天下之琛怪截海外之梯航逾蟠桃而跨弱水兮蓋四十萬里鳥飛驥驟兮鱗萃乎艅艎凝碧樹於洞房送白雲於帝鄉舞破陣於清廟兮進文始與西廂迎氣於東郊兮養老於上庠禘祫之禮秬鬯圭瓚兮辟雍明堂襲蛟鑪之馥馥疊鼉鼓之鏜鏜羽林孤兒青衿胄子森琳瑯以鏘鏘河山

巨防百二盤岡渭水貫都兮來天漢之湯湯浞龍宮而捎鬼國延苑囿而峻墉隍騙駞駒騄犀象垂黄附驥之馬骨騰肉飛滅沒陸梁鶩出女床鶤鷄白鷳孔雀翱翔縮沙磧與江湘休徵四塞兮花萼連芳大容揮絃兮子晉吹簧飛廉馳道兮河鼓服箱雍門韓娥流徵叩商徹歌鐘於未央校羽獵於長楊　垂衣治天下賦（闕撰人姓名）曰天睠唐帝恭承永命守無事爲至德彰不言爲大令當宁而百蠻自賓垂衣而八極居正當書軌以混合系祖宗而作聖治契無外人羞有爲戴北極以定位比南山而不移皇皇焉儼六服以御寓燭燭焉虛四聰而聽畢備其文火龍迴帶以如動藏乎用天地成功而不知與區夏再造俾古今同道靜以虛襟固其大寶儲精而雲鬱冠蓋恭己而耀生黼藻故能追軒皇躡陶唐文物周衛邦家有光颯祥雲乎五彩蟠瑞露於六章豈徒具飾乎領袖亦以權量乎圓方是知垂拱者古之難委裘者聖之旨蓋與神合寧將智使不然何以酌天心安地紀一家之大無煩車馬以巡遊九重雖深盡見山川之疆理形神不拘清淨爲徒體安以一襲道洽於三無俟時不在於顛倒致美何傷乎曳婁於時天淨泰階城開外戶應星精以列將動岳神而生輔楚製者分闡而守封縫掖者坐帷而論古繢未周而如挾衮有闕而咸補　宋呂大鈞天下爲一家賦曰古之所謂天下爲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爲藩衛以九州之限爲垣墻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經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緦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某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曲防遏糴以幸其災縱諜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鬩墻鬬狠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與阡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荀簡不省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雖有王侯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委不善御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閨門無法則何緣而雍睦衰強日

横而略無鞭撲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　司馬光交趾獻奇獸賦曰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遐無不協遠無不臻粤有交趾來獻麒麟於是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共承神祇嚴奉宗稷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咨於軌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彫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王所不能爲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是以方内乂寧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響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鷴貢於絕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洪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爲本脩身以爲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朝衆和而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癘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臯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藝之淵原覽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興民之利若療夫饑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疚賜予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糗絲纊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漓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頓顙而讋服祝髮之渠回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僭服而請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輳甘露霢霂於林薄醴泉滃沸於嵌竇華平羅植於階阤朱草叢生於庭靈鳳凰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羣友而爲畜

詩　增　唐太宗幸武功慶善宮詩曰壽丘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螭端扆朝四嶽無爲任百司霜

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積京坻共樂還鄉宴歡此大風詩　又執契靜三邊詩曰執契靜三邊持衡臨萬姓玉彩輝關燭金華流日鏡無爲宇宙清有美璇璣正皎佩星連景飄衣雲結慶戢戈榮十德昇文輝九功煙波澄舊碧塵火息前紅霜野韜蓮劒關城罷月弓錢綴榆天合新城柳塞空花消蔥嶺雪轂盡流沙霧秋駕轉兢懷春冰彌軫慮書絶龍庭羽烽休鳳穴戍衣宵寢二難食旰飧三懼翦暴興先廢除凶存昔亡圖蓋歸天壤方輿入地荒乳海池京邑雙河沼帝鄉躬脩思勵己撫俗媿時康元首佇鹽梅股肱唯輔弼羽賢崆嶺四翼聖襄城七澆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質已知隆至道共歡區宇一　許敬宗奉和執契靜三邊詩曰元塞隔陰戎朱光分昧谷地遊窮北際雲崖盡西陸星次絶軒臺風衢乖禹服寰區無所外天覆今咸育寬苗猶有孽戮負自貽辜網疎妖鯢漏盤數怪禽遺驕飛尚假息乳視暫稽誅乾靈振玉弩神略運璇樞日扇廓遊氛天陳清華野昇暄光西夜馳恩溢東瀛揮袂盡崑炎開關納流赭錦軺凌右地華纓羈大夏清臺映羅葉元沚控瑤池駿鹿輸珍貺樹羽響來儀輟餔觀化雨栖欒萃條支薰風交閶闔就日泛濛滻充庭延飲至紉簡數春藻迎姜已創圖命力方論道昔託遊河秉再備商山皓欣逢德化流思效登封草　蘇味道奉和受圖温洛詩曰綠綺膺河檢青壇俯洛濱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陟配光三祖懷柔洎百神霧開中道日雪斂屬車塵預奉咸英奏長歌億萬春　牛鳳及奉和受圖温洛詩曰八神承玉輦六羽警瑤溪戒道伊川北通津澗水西御圖開洛匱刻石與天齊瑞日波中上仙禽霧裏低微臣矯弱翮抃舞接鸞鷖　陳子昂皇帝上禮撫事述懷詩曰大君忘自我應運居紫宸揖讓期明辟謳歌且順人軒宮帝圖盛皇極禮容中南面朝萬國東堂會百神雲陛旗常滿天庭玉帛陳鐘石和睿思雷雨被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卑宮昭夏德尊老睦堯親微臣敢拜手歌舞頌惟新　李嶠皇帝上禮撫事述懷詩曰配極輝光遠承天顧託隆負圖濟多難脫屣歸成功聖道昭永錫邕言讓在躬還推萬方重咸仰四門聰恭己忘自逸因人體至公垂旒滄海晏解網法星空雲散天五色春來日再中稱觴合纓弁率舞應絲桐凱樂深居鎬傳歌盛飲豐小臣濫簪筆無以頌唐風　又奉和拜洛應制詩曰七萃鸞輿動千年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神享明禋萬國陪周旗黃鳥集漢幄紫雲迴日暮鈞陳轉清歌上帝臺　盧綸皇帝聖感詞四首曰提劒雲雷動垂衣日月

明禁花呈瑞色國老見星精發棹魚先躍窺巢鳥不驚山呼一萬歲直入九重城　天衣五鳳彩御馬六龍文雨露清馳道風雷翊上軍高旌花外轉行漏樂前聞時見金鞭舉空中指瑞雲　妙算干戈止神謀宇宙清兩階文物盛七德武功成校獵長楊苑屯軍細柳營歸來獻明主歌舞溢春城　天樂下天中雲屏儼在空鉛黃豔河漢笑語合笙鏞已見長隨鳳仍聞不射熊君王親試舞閶闔靜無風　楊巨源春日奉獻皇壽無疆詞十首曰文物京華盛謳謠國步康瑤池供壽酒銀漢灑宸章靈雨含雙闕雷霆肅萬方代推仙祚遠春共聖恩長鳳扆臨花暖龍鑪旁日香遙知千萬歲天意奉君王　鴛鷺彤庭際軒車綺陌前九城多好樂萬井半祥煙人醉逢堯酒鶯啼答舜絃花明御溝水香暖禁城天賜宴文逾盛徵歡物更妍無窮豔陽月長奉太平年　雲陛臨黃道天門在碧虛太明含睿藻元氣抱宸居戈偃征苗後詩傳宴鎬初年華富仙苑時哲滿公車化入絪縕大恩垂渙汗餘悠然萬方靜風俗揖華胥　玉漏飄青瑣金鋪麗紫宸雲山九門曙天地一家春瑞靄方呈賞暄風本配仁巖廊開鳳翼水殿壓鼇身文雅逢明主歡娛及賤臣年年未央闕恩共物華新　垂拱乾坤正歡心品類同紫煙含北極元澤付東風珠綴留晴景金莖直曉空發生資盛德交泰讓全功間氣登三事祥光啓四聰遐荒似川水天外一朝宗　代是文明晝春當宴喜時鑪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漢典方寬律周官正採詩碧霄傳鳳吹紅旭在龍旗造化膺神契陽和沃聖思無因隨百獸率舞奉丹墀　睿德符元化芳情翊太和日輪皇鑒遠天仗聖朝多曙色含金榜晴光轉玉珂中宮陳廣樂元老進賡歌蓮葉看龜上桐花識鳳過小臣空擊壤滄海是恩波　物象朝高殿簪裾溢上京春當九衢好天向萬方明樂報簫韶發杯看沆瀣生芙蓉丹闕暖楊柳玉樓晴閶闔開中禁衣裳儼太清南山同聖壽長對鳳凰城　日上蒼龍闕香含紫禁林晴光五雲疊春色九重深賞叶元和德文垂雅頌音景雲隨御輦顥氣在宸襟永保無疆壽長懷不戰心聖朝多慶賜瓊樹粉墻陰　化洽生成遂功宣動植知瑞凝三秀草春入萬年枝鳳掖嘉言進鴛行佳氣隨仗臨丹地近衣對碧山垂渥澤方柔遠聰明本聽卑顧同東觀士長對漢威儀　杜甫行次昭陵詩曰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

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又重經昭陵詩曰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薛逢宣政殿前陪位觀冊憲宗皇帝尊號詩曰樓頭鐘鼓遞相催曙色當衙曉仗開孔雀扇分香案出袞龍衣動寶函來金泥照耀傳中旨玉節從容引上台盛禮永尊徽號畢聖慈南面不勝哀　陳陶皇帝擊壤歌詩曰百六承堯緒艱難土運昌太虛橫彗孛中野鬬豺狼帝曰更吾嗣時哉憶聖唐英星毎將校神嶽誕忠良鍊石醫元氣屠鼇正昊蒼埽原鋪一德驅祲立三光大道重蘇息眞風再發揚芟夸踰舊跡神聖掩前王郊酒酣寥廓鴻恩受渺茫地圖龜負出天誥鳳銜將雜貢來山峙羣夸入雁行紫泥捜海岱鴻筆富巖廊象敷宸極寰瀛作瑞坊泥丸封八表金鏡照中央構殿符麟趾開藩表鳳翔鸞輿親稼穡朱幌務蠶桑戎羯輸天馬靈仙侍玉房宮儀水蒐甲門衛綠沈槍陶鑄超三古車書混萬方時巡望虞舜蒐狩法殷湯化合謳謠滿年豐鬼蜮藏政源歸牧馬公法付神羊寶鼎無靈應金甌肯破傷封山昭茂績祠法答嘉祥在昔宮闈僭仍罹羿浞殃牝鷄何諏講御犬漫勔勷苗禱三靈怒桓偷九族亡鯨鯢尋挂網魑魅旋投荒松柏霜逾翠芝蘭露更香聖謨流祚遠仙系發源長島嶼征徭薄漪瀾汎稻涼梟魚饜餐啖荷薜足衣裳寤寐華胥國嬉遊太素鄉鷹鸇飛接翼忠孝住連墻有叟能調鼎無媒隱釣璜乾坤資識量江海入文章野鶴思蓬閬山麋憶廟堂泥沙空淬礪星斗屢低昂歷草何因見衢罇豈暫忘終隨嘉橘賦胥漢謁羲皇　李百藥謁漢廟詩曰纂堯靈命啓滅楚鬪餘終飛名膺帝籙汎迹韞神功瑞氣朝浮碭祥符夜告豐抑揚駕人傑叱吒掩時雄締構三靈改經綸五緯同干戈革宇內聲教盡寰中運謝年逾遠魂歸道未窮樹碑留故邑抗殿表祠宮沐蘭祈泗上謁帝動深衷英威宿如在文物杳成空竹皮聚寒徑枌社落霜叢蕭索陰雲晚長川起大風　劉希夷謁漢世祖廟詩曰春陵氣初發漸臺首未傳列營百萬衆持國十八年運開朱旗後道合赤符先宛城劒鳴匣昆陽鏑應弦獷獸血塗地巨人聲沸天長驅過北趙短兵出南燕太守迎門外王郎死道邊昇壇九成陌端拱千秋田朝廷方雀躍劒佩幾聯翩至德刑四海神儀翳九泉宗子行舊邑恭閑清廟篇君容穆而聖臣像儼猶賢攢木承危柱疎蘿挂朽椽祠庭巢鳥啄祭器網蟲緣懷古江山在惟新曆數遷空餘今夜月常似舊時懸　宋尹

洙皇雅十首曰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眞聖仁實懷徠武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日營令以挾制政以陰傾帝初治兵志勤於征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汚叛迹戎輅戒嚴皇威有赫彼寇詿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反側帝朝法宮左右宗公忮夫悍士以雍以容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予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予訓予誓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摧其壁吁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彼民危慄當塗叫呶合萬爲一匪懷則威帝心是恤帝曰將臣予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殛而削協於厥中帝曰孟侯受封於楚淑旂琱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乃文武服乃王庭靡不有庠蜀民歌呼天子威靈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民誰敢不承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南海遂荒孰孱而盬孰暴而猖自底不諒乃終滅亡帝戒二俘同即爾誅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戚獨夫帝嗟汙邦久罹於兵或暴下以征或數虐以刑予命中典協於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難弗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換凡今帥臣佃厥閭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爾俾之畜兵厚賦靡爾得私毋凶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疇敢不祇子孫承承唯萬世規　冀州之疆粵惟大鹵俗忮而專地扼而固協比幽都蕩搖邊圉三垂既夸兇威弗沮帝御六師百萬貔虎噉其附庸至於城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蠢爾孱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願究吾武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爲王士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昔武王於商觀兵惟我藝祖亦勤於征匪貸晉罪俟作貫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二后功莫與京　帝籍於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於誠匪勤於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甸有制飭哉惟寅帝賚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繼耳狃金鼓目狎戎器皇其我圖新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爲如醉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乂以登厥勞乃圖匪忘舊勳匪賢勿俞巍巍袞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是膺勉告爾猷罔恤逌躬豈無狠辭怫逆於衷予不爾疵爾無面從始時從官戎容揚揚今帝左

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帝制萬邦罔有弗賓蠻夸戎狄羈而勿臣咸格三方稽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實無若厲兵襲其還道皇曰有衆予實念玆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疇能盡之益俾餘醜毒無朔陲乃俞其盟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晨算商經用弗充中土震騷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初穆聖考德無與偕匪勤於兵北人遂來逮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仁於明刑在位者以寬恤爲治焉皇厎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爲明愛怒弗肆孰爲重輕毋一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爲仇蓋曰任職令之敝獄務正其辟鑒於前人緊我仁德皇德在仁寖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麛卵萌生咸保厥終不鄙不夭樂哉融融　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述兮其封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脽禮上帝兮賓地祇皇有征兮吾民以嬉皇有祈兮吾民是私天數佑兮惟皇之釐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范仲淹堯廟詩曰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洚水舜亦致薰風江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黃庭堅神宗皇帝詩曰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聖永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邵雍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林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　元郝經開平新宮詩曰日月旋天蓋星辰合斗樞光騰掌內鐵氣繞澤中蒲金帛羞重賜弓刀奮一呼眞人翔灞上天馬出余吾尺箠初開闢羣雄競走趨無勞爲更舉乘勝即長驅蹴踏千年雪驍騰萬里駒長城衝忽斷弱水飲先枯肅殺威靈盛驅除運會俱華夸塵澒洞天地血模糊地盡諸蕃外兵窮兩海隅九州皆瓦礫萬國一榛蕪誰與重休息徒爲妄駭吁治平須化日殺伐豈良圖聖子曾當璧神孫會握符鐵山深蘊玉瀚海特生珠曆數終當在謳歌信不誣欲成仁義俗先定帝王都畿甸臨中國河山擁奧區燕雲雄地勢遼碣壯天衢峻嶺蟠沙磧重門限扼狐侵淫冠帶近參錯土風殊翠擁和龍柳黃飛盛樂榆岐山鳴鸑鷟冀野牧騊駼風入松杉動霜涵水草腴穹廬罷還徙甌脫省勤劬階土遵堯典卑宮協禹謨既能避風雨何用飾金朱棟宇雄新造城隍屹力扶建瓴增壯觀定鼎見

規模五讓登皇極羣生賜大酺還閒却走馬即見弛威弧簡策詢前代弓旌聘老儒恢弘回一氣微幸絶多途
雷雨施龎澤乾坤洗舊汙直爲提赤子遂使出洪鑪逺徼收疲薾窮邊罷轉輸江壖遺鄂岳石窟棄巴渝刀棊
存殘骨膏粱換毒痛却令逢有道免使叫無辜契闊還同室鰥惸得字孤八荒皆壽域六合極歡娛白叟休垂
泣蒼生獲再蘇只知期用夏更擬論平吳旭日冰天透仁君雪國無終能到周漢亦足致唐虞遇主得知己逢
時合舍軀弭兵通信誓奉詔敢踟躕頓覺心田豁還將肝紙刳行行重回首瑞氣滿闉闍　明宣宗章皇帝述
祖德詩曰恭惟我仁祖躬備大聖德天性稟純粹温恭而允塞篤志在仁義兼亦貴稼穡寶玉之所藏山川被
光澤　維時屬遘屯畎畝之自適進退與道俱玉德懷貞白皇天鑒昭晰寶命所繇錫篤生太祖聖配天立人
極　海内如鼎沸土壤分割折蒼生靡怙恃俛伏甘毒螫仗劒起濠梁奉天拯焚溺再駕定東南一舉下西北
曠哉六合内腥穢悉盪滌三光復宣朗五典重脩飭遠齊堯舜功近過湯武績遂令普天下休養樂生息
太宗削奸回維統真宗祏聖文既炳煥神武尤赫奕賢才盡登用秉德各脩職庶邦承覆載貢獻來九譯　昭
考撫盈成至仁弘隱惻民安視如傷恭己臨萬國繼志與述事夙夜懷兢惕皇風益清穆皇道彌正直　正本
所自隆仁祖實啓迪祥源深且廣天派肆洋溢聖神紹傳序茂衍萬世曆造商本元王興周美后稷　玆予嗣
鴻業時幾謹申飭四聖赫在天悠久貽法式保佑賴深眷負荷媿餘力稽首陳詠歌庶用示無斁　劉基聖人
出詩曰聖人出臨萬方赤若白日登扶桑陰靈韜精星滅芒羣氛辟易歸大荒晻曖寒谷熙春陽枯根發茁暢
幽藏潛魚躍波谷鳥翔花明草暖青天長聖人壽北斗軒轅調氣候北辰居中環列宿八方應律九歌奏圜方
交格神靈轃聖人出陽道開億萬年歌康哉　又謁夏王廟有感詩曰一片宮垣粉臒新前王陵廟在松筠玉
書金簡歸天地貝葉曇花詫鬼神滄海波濤紓職貢山川草木望時巡苗頑未狎虞階舞空使忠良淚滿巾
李東陽孝宗皇帝詩曰恭己同虞帝祇台比夏王内廷無女謁外圃絶禽荒富有天和養終期曆數長彼蒼何
弗予民物共摧傷　聖道通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杞國憂方劇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
在遺訓炳丹青　鶴駸承顏日龍樓問寢晨兩宮同奉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高萬代
壽憲及千春　畎畝蒼生念閭閻白屋情覽章時昃日露禱必深更歲旱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寛卹詔朝

野共吞聲　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道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　玉几終宵坐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託儲宮天語丁寧際龍顏髣像中此身真隔世地下儻相從　海宇熙平日乾坤夢幻間虹流始華渚龍臥已橋山堯莢驚新換湘筠憶舊斑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攀　靈駕歸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天梯月迴鳴鑾靜山圍簇仗齊元宮松柏裏瞻望轉淒迷

又重謁孝陵有述詩曰龍虎諸山會車書萬國同星躔環斗極王氣繞江東地湧神宮出橋分御水通丹爐晨隱霧石馬夜嘶風日月無私照乾坤仰聖功十年瞻望地雲樹鬱蔥蔥　又孝宗皇帝輓歌曰北闕南都象鎬豐我皇身自際時雍秖因龍種如高帝何止虯髯似太宗草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因思二十年前事長躡仙班侍九重　聖朝偃武脩文日共道王言似六經宋史重施新袞鉞孔庭增飾舊籩鉶垂衣共仰升龍象賜墨皆成翥鳳形回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裕陵青　薛蕙候聖駕回詩曰西北收皇旅東南歸帝京山驅八駿下海汎六龍行後車環外衛前騎集神坰支兵連四校中堅屯九營絳氣曳朱竿青雲生翠旌鐃歌彩吹激行漏玉鸞鳴入覲萬國至清宮羣后迎金貂雜流景圭璧委繁星錄功對五帝合符朝百靈俯窺地紐正仰瞻天柱平郊禋方展義升封將告成祈招美王度長謠誦休明

淵鑑類函卷四十七

帝王部八（符命）

符命一

原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呴則百姓歸之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遂　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與謀治太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受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字甲似龜背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紀錄興亡之數　增又曰朕率羣臣沈辟於洛河俟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綠字　帝王世紀曰堯佐帝摯受封於唐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　宋志曰堯在位七十年將以天下禪舜乃潔齋修壇於河雒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原雒書靈準聽曰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授益地圖（西王母得益地之圖以獻）　干寶搜神記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曆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增宋志曰夏道將興青龍止於郊祝融降於崇山　原帝王世紀禹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日洗於河西四岳師舉之舜進之堯尚書璇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　增河圖曰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之以渡北海弱水之灘　洪範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原尚書中候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水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元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乎雒降三分璧黃魚雙躍出濟於壇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　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

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增 竹書曰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伯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三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子昌爲西伯作邑於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又按尚書帝命驗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豐止於昌戶其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原 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爲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游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 尚書中候曰呂尚釣磻谿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旌理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烏銜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 墨子曰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矣汝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 又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河出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增 宋志曰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爲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 原 周語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神明之志者也 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考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者 尚書帝命驗曰東南紛紛注精紀昌光出軫已圖之鄭康成注曰謂劉氏也謂火精當起翼軫之野 尚書考靈曜曰河圖子提期地留赤用藏龍吐珠鄭康成注曰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當用天之秘道故河龍吐之 增 帝王世紀曰太上皇之妃曰媪是爲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地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

玉英吞此者王合始吞之生邦字季 原 史記曰高祖被酒夜經豐西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爲兩道開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問之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季所在上居常有雲氣故往常得季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漢書曰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野漢以義取天下之應也） 增 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遊山澤閒有冶鑄曰若得腰閒佩刀雜治中即成神器可以克天下昴星精爲輔可以殲三猾太上皇曰此物名匕首遂解投煙錟中及劍成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乃殲三猾定天下鉤命決云蕭何昴星精項羽陳勝吳廣爲三猾 原 漢書曰昭帝時上林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又曰昌邑王問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下民象當有廢改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後宣帝立帝本名病已 增 搜神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興焉 後漢書曰初哀帝時夏賀良上言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太初元年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後望氣者蘇伯阿遥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 原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光武從邯鄲避王郎兵至滹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王郎所及上命王霸前往視之實然霸念還言恐驚衆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爲阻即白曰冰堅可渡士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強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也 又曰上歸舊廬望見廬南有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赫然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 又曰諸將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叔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

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由知非僕也坐者皆大笑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伏固請乃命有司設壇於鄗之千歲亭六月即皇帝位（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於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注云赤伏符名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四夷雲集龍鬬於野羣雄角力也四七二十八也高祖至光武合二百二十八年也一說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　魏志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矣　吳錄曰孫堅墓上數有光如雲氣五色上屬天下蔓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此非凡氣孫氏其興乎　吳書曰孫堅母懷妊夢腸繞吳閶門孫策母懷策夢月入懷懷孫權夢日入懷　武昌記曰孫權獵於樊山見一姥問獵何得答曰止得一豹姥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因爲立樊姥廟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有字曰大討曹金但取之此司馬氏革運之徵【增】宋書曰吳之未亡也吳郡臨平湖一旦自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太平吳人以爲祥徵而吳滅後元帝興於江左吳亡後蔣山上常有紫雲術者曰江東猶有帝王氣　宋書曰晉武帝咸寧元年大風吹帝社樹折有青氣出社中占者以謂東莞有天子氣時琅邪武王伷封東莞伷元帝祖也【原】臧榮緒晉書曰王廙爲鄱陽太守有枯樟樹更生王敦表勸進中宗曰皓獸應瑞而來臻樟樹久枯而更榮　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　又曰太安中歲鎭辰太白四星聚於牛女之間後中宗即位於揚州也　又曰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惟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阼先是五馬見於晉陵若合符契　豫章記曰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聚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復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纂大業庾仲初揚都賦所云瘣木奮於豫章郭璞南郊賦云樊梓權秀於祖邑也宣帝祖爲豫章太守故云祖邑也【增】洞林記曰晉中宗爲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如此再三占者云雞者酉酉者金火雀變而來赴即王踐阼之象也　又曰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廳占者以爲當進三爵爲天子　晉元帝永

嘉初有玉冊見於長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　晉書曰孝武帝始四歲時哀帝興寧三年五月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及得位嗣統識者竊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　廣古今五行記曰晉安帝時冀州釋法稱將死告其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並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法義以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有天下享祚六十年　原徐爰宋書曰武皇帝彭城縣綏輿里人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内盡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樹少嘗遊下邳遇一沙門於逆旅舍沙門言及中原多故又云江表尋復喪亂能拯之者其唯君乎其意甚切至初高祖患手創積年未瘳沙門因出懷中黄散一裹留之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散治創一傅而愈餘散寶録之每被金創輙用有驗　又曰高祖舉目瞻眺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貴龍形漸長光色轉明左右侍者亦數見徵異　增宋志曰武帝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旅嫗曰室内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亦至此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内可入共飲酒比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内那得此異物嫗遽入帝已覺矣嫗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厚結　又曰武帝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驚之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　南史紀曰齊高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宋明帝遣孫奉伯往淮陰帝與同室臥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敘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　又曰參軍崔靈運夢天謂己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　宋志曰元徽四年帝爲領軍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黄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上有如此氣也　談藪曰齊太祖在淮陰里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貞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　南史紀曰昇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埽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　南齊紀曰武帝諱賾字宣遠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

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上字焉　南史紀曰梁武帝微時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行徑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貴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又曰初齊高帝夢寢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荅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懿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爲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衛士爲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宅時宣武爲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　後魏本紀曰孝文母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帝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　咸定錄曰隋末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　天中記曰唐高祖仕隋爲殿內少監時尚食奉御郭弘道善相言於高祖曰公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高祖取弘道銀盆置地引弓射之謂曰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日賞賜金盆高祖大悅後爲太原留守鎮幷州時武士彠詣朝於街內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彠尋聲不見有人乃以白高祖幷進兵書高祖悅之其夜士彠夢高祖乘龍上天旦以狀聞後起太原次臨汾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蓋樓閣之形正臨高祖之上　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濤上書言高祖龍潛時數往來洛郊之莊曾踐二石靴迹見於石中至今猶在高祖令人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　洛中紀異曰唐高祖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死墜於牀下爲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語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死是斃也墜牀是下也蛆趨附也羣蛆共所食者是億兆趨附至尊之象也甚吉又曰貧道爲沙彌日嘗工易今敢爲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　冊府元龜曰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采濟世安民之義以爲名焉　又曰太宗爲秦王高祖有詩云聖

德合皇天五宿連珠見和風拂世民上下同歡宴帝於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璽以至於帝所搢紳相謂曰詩及玉璽蓋泰國之祥瑞者歟　寓簡曰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醉臥劉文靜家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太宗睡覺謂文靜云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濕也　冊府元龜曰高祖既舉義師之日太宗所居處有紫雲當其上俄變爲五色狀如飛龍武德八年拜中書令嘗夜於嘉猷門見神人長數丈素衣冠呼太宗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不見所居弘義宮中有一大池常時有佳氣鬱鬱數百尺太宗獨異之至九年其氣轉盛上屬於天六月定内難立爲皇太子又有方士喬伏仁善言命見建成元吉俱有爭心因謂所親曰秦王上應天籙當爲元君此二人乃驅除耳　又曰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内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閒覩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　酉陽雜俎曰睿宗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迹成天字上懼遽掃之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明皇始三歲封楚王時則天御高樓抱之眺望誤墜於地左右失聲奔下扶擁帝怡然無虧損之狀則天甚奇之　舊唐書曰明皇兼潞州別駕州境有黃龍白日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　逸史曰明皇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假寐白鶴觀道士宋大辯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上微時常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上覺曰飢甚夢中食藤花甚美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　國史纂異曰中宗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假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　舊唐書曰中宗將祀南郊明皇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子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常之事也不可言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郡九鼎銘其豫州鼎銘武后所製文曰犧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武乘時天下光宅宇内雍熙上元降祉方建隆基宰相姚崇盧懷慎等爲天子早著冥符臣等今見薛謙光所獻東郡鼎銘大聖天后所製其文云上元降祉方建隆基冠天地之中所以遠包四海銘文獨聖后所製固必先感二儀靈慶昭彰曠絕古今臣等忝居近侍喜慰常情請宣付史官并頒示内外許之　天中記曰開元八年鄭州人元承微上封事曰謹按魏收及北齊書志後魏正光中兆君九年内學者春言上當有天子氣在壺關大

王山於時太武南巡親幸上黨掘大王山累石爲三封又斬其北鳳皇山南足以斷之臣等恭尋符命壺關天子之氣正是陛下當馬元穹上睠符命下鍾故使歷試潞州所以用當其應此天意也豈人事乎然而一幸潞州三移灰琯壺關之地歲時爲蒐狩之場大王之山朝夕即豫遊之所始而龍潛上黨尋乃鳳舉咸京内學之言果合符契伏願陛下上承天命下諭人心昭告寰瀛編列國史從之　冊府元龜曰肅宗初爲皇太子明皇幸蜀留肅宗在後宣諭百姓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爲天子之氣自是紫雲擁帝所乘馬聚散不時至平涼郡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上初發平涼有彩雲浮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廻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舊唐書曰宣宗初封光王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寮乳媼以爲心疾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憊也賜以玉如意御馬金帶嘗夢乘龍升天言之於鄭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復言　眞陵十七事曰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擧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喜獨自負擧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即帝位　稽神錄曰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改潞州營於壺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旁則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後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明年遂即帝位　周太祖微時嘗畫寢有物如小雉五色出入顴鼻之間在太原時有神尼同姓見太祖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當爲世界主瓊詰其故曰頂上有肉角也及爲樞密時北征如澶淵旦日邊有紫光當太祖馬首之上高不及百尺從官異之至鄴都一夕在亭院齋忽有黃氣起於前繚繞而上遠際於天太祖於黃氣中仰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駭曰予在室中而見天象不其異乎密告知星者乃拜賀曰坐見

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又於署衙中有紫氣起於檣竿龍頭之上凡二日觀者異之及討李守貞於河中守貞登陴瞰陣氣色不懌獨言曰是何妖變後城中人言見太祖軍上有紫氣如樓閣車蓋之狀故也　五代史補曰世宗在民間嘗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著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久卓然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　通鑑曰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隋州刺史宋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常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丈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後太祖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宋史紀曰太祖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爲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又嘗與韓令坤博土室中雀鬭戶外因競起掩雀而室隨壞　邵氏聞見錄曰宋藝祖微時入洛至長壽寺大佛殿枕柱礎晝寢有藏經院僧見赤蛇入帝鼻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貲僧曰某有一驢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行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柴即天子位是爲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後遂受禪於周　宋劉原父嘗齋太乙宮與王堯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其色甚明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　續夷堅志曰靖康之變康王嘗質金人軍中及遣還康王奔相州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視其牌額持弓矢而祝曰若中此牌則必聞京師音耗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時詔來命爲大元帥速領兵入衞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王禱天地河神而河冰凍已合遂渡河　揮麈錄曰顯仁后在北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棊局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嘉興志曰佛宇挂鐘之闕多虛其中宋孝宗幼歲時偶至秀州東塔寺登鐘樓遊戲而僧徒先以蘧篨覆空處上誤履其上遂幷墜焉旁觀者失色亟視之乃屹立席上略無怖容先夕主山者夢金龍挂於樓閣翌日而見孝宗之事　遼史

曰太祖幼時自言左右若有神人翼衛　金太祖本紀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十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語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後咸雍四年金太祖生　金史曰太祖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　又曰金世祖為東京留守時一日方寢紅光照室及黃龍見寢室上　通鑑曰元兵至浙駐師於錢塘沙上宋太后遙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　名山藏曰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帝實應之（謂明太祖）　又曰太祖初生浴汲河水水浮紅羅遂取為衣　又曰元末羣盜四起郭子興據濠梁太祖在皇覺寺欲從子興卜珓於伽藍神數祝皆陰帝曰莫不容子舉大事否請復陰珓果陰冉淩之珓躍然再立　又曰太祖為吳王時有一老人告省局匠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匠驚問之曰我太白神也忽不見　又曰明成祖初舉兵風雨四起咫尺昏迷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聯徹上下將士皆喜

符命二

原天錫洪範　河出馬圖（尚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受命　藏氣　榮光　休氣（俱堯）　增河遊五老　周見三神（五老堯之瑞　三神武之瑞）　黃魚化玉　赤雀銜書（黃魚湯之瑞　赤雀文王之瑞）　翠嬀魚躍　陳寶雞鳴（翠嬀堯之瑞　陳寶光武之瑞）　龍馬負甲　鳳皇銜書（龍馬堯之瑞　鳳皇文王之瑞）　朱草茁　蓂莢滋（堯）　流星入昴　五緯聚房（流星堯之瑞　五緯周之瑞）　岐山鳴鳳　牧野飛龍（俱周之瑞）　黃鳥之旗　白蛇之劒（黃鳥旗武王事　白蛇劒漢高帝事）　滹沱冰合　臨平湖開（冰合漢光武之瑞　湖開晉元帝之瑞）　期在甲子　人是戊丁（甲子武王事　戊丁南史昇明三年事以上俱見符命一）　赤雁白麟　黃旗紫蓋（漢書武帝幸東海獲赤雁幸雍獲白麟遂作赤雁白麟之歌　吳志陳紀曰黃旗紫蓋運在東南）　桑陰似蓋　蘆葉如旗（蜀志曰先主舍旁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如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下　後漢高祖事詳符命一）　五馬渡江　六龍守柱（五馬晉元帝事　六龍齊高帝事）　白魚入舟　赤龍據案（白魚武王之瑞　赤龍唐明皇之瑞）　龍瀆告祥　智滿賀夢（龍瀆梁武帝事　智滿唐高祖事）　食箸三起　蓍草獨立（食箸唐中宗事　蓍草周世宗事）　西昌修明之祥　東莞琅邪之瑞（西昌晉孝武事　東莞晉元帝事以上俱詳符命一）　五運推移　三靈改卜（宋太祖即位赦詔）　披皇圖　稽帝文　握乾符　叶靈圖（俱出文選）　原荀卿傳祕記　尹敏增圖讖（後漢荀卿臨終戒子緒曰吾絳帙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所用爾其修之緒遂學焉朝廷多訪之　尹敏博通經史帝使校圖讖敏增之曰帝無可為輔帝不之罪亦以沈滯）　龍馬出圖於河伏羲觀之以畫八卦　神龜負書於洛夏禹衍之以成九疇　增

魏膺當塗之讖　晉有石瑞之文　流火赤雀實紀周祚　雕雲素靈發祥漢氏（俱南齊祥瑞志）

符命三

原神武有徵應（班彪王命論）　里社鳴聖人出　黃河清聖人生　夜融降於崇山　檮杌次於丕山（並詳符命一）　姬受命（尚書中候）　卯金興　河出圖　雒受法（尚書中候）　黃精受道　河精受圖（尚書中候）　握圖書　得地符　元女授符（詳武功篇）　湯受金符（詳應運篇）　奉赤伏符（光武詳符命一）　蒼代元　持金精　握金鏡　擊玉鼓　朕由薄承　出軫握命（尚書考靈曜）　仁命在豐　當辟而拜（詳恒山篇）　代殷者爲姬昌　代漢者當塗高　五曜霄映　五星聚房井（詳符命一）　四星聚牛女（晉陽秋）　鎮星入關　黃星見楚宋（魏志）　參御馬　卯生虎　青雲扶日　黃雲蓋之（並詳雲）　紫雲見於車上（宋書）　嘉氣飛於庭前（千秋鏡賦）　御天社內有赤紫氣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漢書）　黃雲見河　神龍見讖　神龍至　龍吐珠（尚書考靈曜）　天果命湯　白虎戲朝　狐藂房　狼銜鉤（詳應運篇）　赤烏銜珪（墨子）　赤烏銜書（周文王）　烏王命明　魚烏有卵　黃雀立日旁（考異郵）　赤雀止昌戶（尚書中候）　赤魚遊護　赤人出洛（紀年）　武王伐紂卜而龜熸（說苑）　靈龜服　神龜出　五鐸啓號於晉陵（晉書）　棧鐘告成於會稽　文昌殿朱草自生　臨平湖草木自除　臥柳生枝（漢書）　豫梓擢秀（郭璞南郊賦）　梧桐常生　枯梓更榮（豫章記）　臥有光耀（漢昭帝）　神光照室（魏本紀）　光耀滿室　留飲酒售（漢書）　賣麪大售（漢宣帝）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爰茲發迹　斷蛇奮旅　大雨洗兵　大風落兵　邢丘大雨　昆陽雨注　盟津波罷　河洛闢輿　符命用出　元德升聞　皇天眷命　以讖命官　有道則見

增申命（書經曰天其申命用休）　簡在（書經曰惟簡在上帝之心）　維新（詩經曰其命維新）　佑德（書經曰惟天佑於一德）　助順（禮記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天授（漢書曰高祖殆天授非人力也）　賁威寶命（顏延年郊祀歌曰賁威寶命嚴恭帝祖）　卜年卜世（左傳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河榮洛變　元玉素鱗（隋盧思道賀甘露表河榮洛變授祉於勳華元玉素鱗降靈於湯武）　春陵佳氣（光武）　滹沱冰合（光武）　乘龍逐日（齊高帝以上俱詳符命一）　夢筆畫衣（齊志曰武帝在郢州時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庚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甲馬飛空（唐高祖）　白龍飲池　夢食藤花（唐明皇）　赤蛇入鼻（宋太祖）　神人翼衛（遼太祖以上俱詳符命一）　五雲絪縕如車蓋（名山藏曰明太祖至婺擊元將於梅花門大破之先一日城中人望見城西有五色雲如車蓋乃太祖駐兵地）　兵端有火光　五色雀集旗竿（俱明成祖）　逐燕高飛（名山藏曰建文時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燕逐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後成祖起兵於燕）

符命四

原文漢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大行越成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褓而崇冠乎二后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音蜂）涌源泉沕潏曼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昆蟲闓懌迴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柢之獸招翠黃乘龍於沼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絜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演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徧之我氾布濩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云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漢揚雄劇秦美新曰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遵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因襄文宣靈之僭迹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

六國遂稱乎皇帝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流唐漂虞滌殷蕩周蘖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二世而亡何其劇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汛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勠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迹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元符靈契雲動風偃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絶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煥爛照耀靡不宣臻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旣張炳炳煒煒豈不懿哉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嵩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增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典引一篇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齅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原典引後漢班固典引曰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旣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縣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鈌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於海表威靈行乎鬼區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渙揚寓內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鶱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烏元

秬黃鑿（音許）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是時聖上固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前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將紛萬嗣揚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原頌魏傅遐皇初頌云尋盛德以降應著顯符於方臻積嘉祚以待期儲鴻施於眞人昔九代之革命咸受天之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懿大魏之聖后固上天之所興應靈運以承統排閶闔以龍升據皇象以闡化順帝則以播音遵陽春以行施揆四時以立信運聰明以舉善宣柔惠以養人於赫我后邁德如神化不朞月令不浹辰於是天地休豫靈祇歡欣嘉瑞雲集四靈允臻甘露宵零於宮庭醴泉冬涌於中原白雉素烏丹芝朱魚鱗集羣萃不可勝書信應天之美瑞受命之靈符也然後覽公卿之讜議詢百寮之典謨天子乃登彫輦戴羽蓋佩玉鏘鏘鑾聲噦噦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祥導神氣於是建皇始之上元發曠蕩之明詔眚災肆赦盪滌瑕穢崇設九賓溥延公卿嘉羞千品俎豆充庭金石俱懸鐘鼓畢作歌九功舞八佾鴻澤普皇恩洽民欲得神望塞

原敘後漢傅幹王命敘曰在昔唐虞之禪列於帝典殷周之代敘於詩書天之曆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攘亂奮復帝宇人鬼協謀禎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illegible]顯祚聖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爲神明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微無紀大勳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爲專智力乘釁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眞也哀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闢以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強如共工威如夷羿然皆從分橫裂爲天下戒又況淺智小才勇不足畏強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泰山之高魚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昔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贏糧間行進其策謀遂荷肯附之任享佐命之寵[illegible]業[illegible]旋[illegible]述西說竇

馳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弇見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張元藪順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吳漢於小卭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搢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於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於室嶼嘉禾滋於邑壤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冰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諱彊華獻符于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忠鄧耿之弘慮奸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元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原論後漢班彪王命論曰在昔帝　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曁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聖明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麼不及數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途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執帝王之重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貳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之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殀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毋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魏陳王曹植魏德論曰元氣否塞元黃憤薄星辰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凌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雰順制靈弧雲舉則朝陽播越唯我聖后神武蓋天咸光佐掃辰彗北彎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雷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盱乎若潰海慍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荆人風靡交益影從單蘊餘勢冀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擒嬌側乎遐川仰屬目於條支睎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賔憲度增飾日耀月光迹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放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以興坤祇致祥乾靈效祜於是羣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綱不禁皇綱圮紐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跡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動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

將使斯民播秬秠植靈芝鉏六穟挹醴滋遂乃凱風廻款甘露匝時農夫詠於田畯織婦吟而綜絲黃吻之齔含哺而怡台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於是上富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月極禎祥於遐奧飛仁風以樹惠旣遊精萬幾探幽洞深逍遥六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階青雲以妙觀將參迹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旣作興頌聲矣固將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川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躡帝皇之靈矩流餘祚於蒸黎鍾元吉乎聖主　隋李德林天命論曰有娀元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天下之重不可妄據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基自取而不得也玉軔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畢不代蒼泣鱗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就敵項羽誅秦權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歘起妖妄何足數者若使四凶執八元之誠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眞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神人嗚乎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頻獄吏其不戒慎何哉蓋積惡旣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圖籍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納寵恩之以懼遵高守之以恭克念如此則奸回不至謙光滿復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夙沙則主雖愚赦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而臣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也

【原】【述】魏邯鄲淳上受命述曰伊上天開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雖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盈耀靈寔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師義翼漢奉禮不越飭躬勤力茂亮弘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耀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宜釐四靈順方元龜介玉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

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揖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跱煌煌厥輝穆穆容止臨下赫赫允也天子既踐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圭璋峨峨髦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以涖巍巍乎崇[illegible]綢繆乎德容信帝者之壯業天休之祈鍾也於是天地咸和日月光精氛祲不作風塵茹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屢省萬幾訪謀老成治詠儒墨納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讃萬國叙彝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於仁壽之門刑措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元斯固我皇之大謨思心之所存也

原表魏邯鄲淳上受命述表曰臣聞雅頌作於聖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無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歌於對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元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增 **對**馮萬石曆數對曰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火德分一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元圭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爲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叶乾行總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推曆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典采罗詞開闡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犨塞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遠啓丹書餓廻白辟君臣道合則遐邇乂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百六爲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曆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illegible][illegible]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歷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鬬黿祆之發人與事並白魚升雀之符德將特應

原解唐柳宗元貞符解曰孰稱古初樸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鬬怒震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

曁其内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 際焉而鬭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淩拳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耤耤草野塗血然後強而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時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闒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敺縱臾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龐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扇以虐燄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椓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拆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於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於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廉斂發謹飭歲丁大祲人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友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於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寬平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底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

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刃莫畢屠澤熯於爨沸炎以漸殄厥凶德乃敺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理神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於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戴揚於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汾於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户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浴爾皇靈無替厥符

淵鑑類函卷四十七

淵鑑類函卷四十八

帝王部九（帝誕　奇表　帝系　幼智　潛晦　殷憂）

帝誕一

增冊府元龜曰帝王之生必有休應豈非天命所屬歷數斯在警生靈之耳目爲天飛之兆朕者乎故神祇幽贊靈物保護冥符夢感昭啓聖跡紛綸雜遝觸類而長諒不可談悉矣歷代而下質文斯變緣情之禮隨時而作亦以極臣子之誠顯邦家之慶紀乃誕日崇乎美名由是陳宴享之禮洽魚藻之歡設桑門之餼修福田之事公卿士庶爲節物以相遺諸侯牧守奉貢珍而來覲斯亦一時之盛觀百王之所不易者矣

原禜氏曰人皇兄弟九人生於荆馬山身九色　帝王世紀曰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於成紀也

增拾遺記曰庖犧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身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又遁甲開山圖曰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處

原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母曰妊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　又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雷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　又曰少昊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之意感而生少昊是爲元囂（河圖曰生白帝朱宣）

增休子曰少昊生於穉華之渚其渚一旦化爲陵欝欝蔥蔥焉

原帝王世紀曰顓頊母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瑶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生堯　又曰赤帝之精生於翼（詩含神霧曰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也）　帝王世紀曰陶唐之世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尚書帝命驗曰姚氏纘華感樞注曰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重華）　又曰禹母有莘氏曰志是爲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又吞神珠薏苡胷坼而生禹（蜀王本紀曰禹母含珠孕禹坼副而生於塗山　開山圖注云女狄暮及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吞之遂孕十四月生禹）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娀氏女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禖有元鳥遺其卵簡狄吞之孕生契爲殷始祖（列女傳曰簡狄者帝嚳之少妃有娀氏之女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五色簡狄得而吞之遂生契）　又曰帝高陽氏元妃姜嫄見大人之跡履之欣然若感而生后稷棄之寒冰之上鳥翼覆之又棄之隘巷牛羊乳之又棄之平林之上人收養之爲周始祖　楚辭注云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

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　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　增金樓子曰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原春秋元命苞曰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宋均注曰蒼帝靈威仰）　帝王世紀曰漢昭靈后名含始遊浴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高祖（史記曰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生高祖）　增漢書曰高祖薄姬夢龍據其胷以告帝帝曰是貴徵也遂生文帝　原漢武內傳曰景帝坐崇方閣上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間使王夫人居之改爲猗蘭殿後王夫人夢日生武帝　漢武故事曰王皇后納太子宮得幸有娠夢日入懷　增漢紀曰昭帝十四月而生立堯母門　前漢書曰孝成帝母王皇后生帝於甲觀畫堂　增東觀漢記曰光武父欽令濟陽有武帝行宮上將生欽開後殿居之時有赤光之異室中盡明　搜神記曰初孫堅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旣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增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圜如車蓋覆其上　原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槀如始刈　增宋符瑞志曰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於墓樹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爲奇奴皇妣旣殂養於舅氏改爲寄奴焉　北魏紀曰道武母賀氏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旣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　又曰孝文母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　又曰宣武母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己數匝寤而驚悸旣而有娠生帝於平城宮　南史曰梁武帝母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　又曰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否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南史紀曰梁孝元帝母阮修容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夢月墮其懷中遂孕生帝時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　隋紀曰高祖母呂氏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

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唐紀曰高祖生於長安是日紫氣充庭神光照室　又曰太宗在孕而語聲達於外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有慶雲見彌漫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門外水中經三日乃沖天而去　唐書曰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感傷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何以劬勞之日更爲燕樂乎　唐實錄曰明皇帝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東都開元十七年丞相源乾曜張説上表曰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元鳥之命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月惟仲秋日在端五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請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樂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相遺問邨社作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上明元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帝手詔報曰當朕生辰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自我作古是爲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帝誕日爲令節自此始）　舊唐書曰明皇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説曰用事者不欲告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密令説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煑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如是者三太子異之以告説説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旣而后果生肅宗即位後號天成地平節　柳氏舊聞曰肅宗吳皇后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二年明皇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傷無媵侍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頎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劒謂妾曰帝命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劒決而入腹痛殆不可忍肅宗驗之於燈下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遂生代宗　册府元龜曰代宗生於東都上陽宮之別殿明皇幸溫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明皇即日還宮是夜帝降誕　唐實錄曰穆宗七月六日降誕尚書左丞韋綬請誕日百官詣光順門先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書之史册光示萬古帝欣然納焉其後竟以降誕受賀禮無所據罷之　又曰文宗朝中書門下奏云陛下馭三統之元膺千年之運當誕聖之日爲河清之祥夫四時成歲百穀成實必在首冬用成神化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是日於宮中奉迎太皇太后與昆弟諸王盛陳宴樂羣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歲壽州府置宴一日上悅從之　宋受命錄曰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初太祖母杜氏夢日入懷而孕生之夕神光照室胞如菡萏被五色三日不變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地爲香孩兒營　宋史曰太宗母杜氏

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於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閭巷聞有異香　又曰宋仁宗母李氏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明年生仁宗仁宗幼年每穿履韈即亟令脱去嘗徒步禁中皆呼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元符宮石刻曰眞宗嘗遣左璫詣茅山祈嗣還王眞人言王眞人已降生於宋朝璫問王眞人本是何人曰古燧人氏章懿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託生於夫人及仁宗生宮中火光燭天始行步嘗持槐木簡以箸鑽之眞宗問何用曰試鑽火爾帝顧謂妃曰異人之言信不虛矣　宋史事實曰英宗濮王允讓子也生於宣平坊赤光滿室或見黃龍遊室中初王夢兩龍與日竝隋以衣承之復戲於室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後仁宗立爲皇子　又曰神宗生於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武夷志曰當神宗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吳懷玉有道術指武夷君像曰歲在戊子降爲人主又指魏王像曰三十有八載當繼世御極撫平四海後其語皆驗　方輿勝覽曰宋建守陳覺民過武夷山詩升眞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蓋眞宗神宗哲宗皆武夷仙眞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　湖海新聞曰韋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不偶然　宋史事實曰孝宗太祖七世孫也父秀王母張氏夢府君擁一赤羊來遺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生於秀州杉青牐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　遼史曰太祖母蕭氏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太祖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　名山藏曰當皇妣娠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覺而口尚聞香明日生太祖於土地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祠中神驚避數里　又曰明宣宗始生之夕成祖夢高帝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

帝誕二

增華渚　姚墟（華渚少昊所生　姚墟舜所生）　赤龍　元鳥（赤龍堯之瑞　元鳥契之瑞）　流星　乙日（流星禹之瑞　湯生於乙日）　星精　日角（星精湯之瑞　日角漢高祖之象以上俱詳帝誕一）　丹陵　若水（王元長曲水序曰丹陵若水之舊注曰堯生丹陵顓頊生若水）　五麟　七鳳（光武生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　鶴算　山呼（唐昭宗誕日表曰年同鶴算壽比山呼）　社鳴　河清（運命論曰里社鳴而聖人出黃河清而聖人生）　電繞樞　星貫月（電繞樞黃帝之瑞　星貫月顓頊之瑞）　日入懷　龍盤棟（日入懷宋太祖之瑞　龍盤棟漢武帝之瑞以上俱詳帝誕一）　獻金鏡　賜錦袍（唐開元千秋節王公戚里進金鏡　唐明宗應聖節賜宰臣錦袍香囊手

（帕酒樂）王者興 聖人出（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揚子曰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 猗蘭殿 堯母門（漢武帝生猗蘭殿堯母門漢昭帝事） 鉤弋宮 尚冠里（漢昭帝生於鉤弋宮漢元帝生於尚冠里以上俱詳帝誕一） 麟德講經 曲江賜宴（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召儒冠沙門道士於麟德殿升坐講論三教初如矛戟森然相向後類江河同歸於海帝大悅唐文宗八年慶成節賜宴於曲江） 神光 紫氣（神光宋武帝之瑞紫氣漢高祖之瑞詳帝誕一） 異香經宿 五緯聚奎（宋太祖生異香經宿不散宋乾德五年五緯如連珠聚於奎明年眞宗生） 菖蒲花生 靈芝葉茂（菖蒲花生梁武帝事詳見帝誕一宋仁宗誕降郭后榻下生靈芝四十二葉後仁宗享國四十二年） 玉雞 金龍（玉雞漢高祖之瑞金龍宋英宗之瑞俱詳帝誕一） 獻千秋鏡 奏無逸篇（唐書張九齡於明皇誕降日上事鑑十章名千秋金鏡錄宋高宗天中節張俊奏無逸篇） 九龍浴聖 五緯聯光（九龍浴聖唐明皇千秋節表五緯聯光宋眞宗之瑞） 列山神井 南頓嘉禾（光武） 玉斗儲算 金篋賜齡 樞紐薦符 句芒錫爵（以上見玉海） 帝王有眞瑞應流虹之始 天地開泰慶逢彌月之良 得位得名得壽坐鎮皇圖 如岡如阜如山增緜神算 紫微為天子居但勤端拱 華封祝聖人壽更願多男 雲關觚稜徒切瞻天之想 露囊金鑑益殫報上之誠 穹昊儲休光輔億萬年之祚 聖神間世適符五百歲之期 奉玉卮之壽常拜手於周行 上金鑑之書第馳心於魏闕 當嵩岳三呼之旦 歌周王萬壽之詩 曉望五雲之彩共忭舞於西清 夜瞻列宿之文喜輝騰於南極 五百里侯五百里甸正切葵傾 八千歲春八千歲秋第勤椿祝（以上俱出翰院新書）

帝誕三

【原】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不坼不副無災無害 生此文王 篤生武王 履帝武敏歆（以上並毛詩） 生於翼下（堯） 產於良辰 履大人跡（燧人氏又后稷） 白氣貫月（成湯） 姚氏從華感樞（注曰從生也舜母握登感樞星而生重華） 修己感流星（禹） 感蛇而生 女登感神（炎帝） 黃雲覆蓋（堯詳雲） 雷電晦冥（漢高祖） 修己吞神珠（禹） 含始吞赤珠（漢高祖） 元鳥銜卵（契） 二十月生黃帝 十四月堯帝生 赤光照室 青雲如蓋（魏文帝） 夜有赤光（光武） 生有神光（宋武帝） 黃帝生壽丘 顓頊生若水 庖犧生成紀 夏后生塗山 文王生岐山 武王生元氏 神農生石穴 帝堯生石乳 禹生石紐 啓生硯石 嘉禾九穗（光武） 稟草成禾 鳳皇來集（光武） 甘露降樹（宋武帝以上俱詳帝誕一） 【增】日逐（北魏宣武帝） 抱日（梁武帝） 紫胞（梁孝元帝） 承露囊（唐明皇） 神覆藥鼎（唐肅宗） 胞如菡萏（宋太祖） 赤脚仙人（宋仁宗以上詳見帝誕一） 諸道獻珍（唐代宗永泰二年誕降日諸節度使進獻珍玩自是歲以為常） 三世丁年（宋高宗生於丁

（宋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揭諡齋詩曰誕辰三世總丁年）光明耀腹（元史曰元始祖母曰阿蘭夢有光明耀腹一乳三子季曰孛端叉兒其後子孫蕃盛遂有天下）水浮紅羅（名山藏曰明太祖初生水浮紅羅至遂取爲衣）

帝誕四

增表唐獨孤及肅宗天長節進鏡表曰當白露戒序之秋是黃河澄清之日臣幸逢佳節願展微誠謹進二鏡一獻聖皇一獻陛下伏以聖皇執契垂化有如金玉之式陛下時乘御天騁飛龍於國步故以金龍飾鏡以表聖德伏冀纖塵莫翳朗鑒常懸挂仙臺如日之升含萬物無私不照　唐文宗慶成節表曰帝王有必著之祥神靈無虛應之兆所以電繞樞極氣感虹流元鳥祚商赤光啓漢考驗今古章焯圖書伏惟陛下馭三統之元膺千年之運當誕聖之日爲河清之祥元律應期乾宮以之定位開冬戒節水德表其靈長道若合符事光載籍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積嘉祚於元命慶延洪於昌期上表中興之耿光次復開元之盛典　昭宗嘉會節賀表曰臣聞聖人受命天必降其殊靈王者應生國必蒙其介祉故華渚有流虹之異元樞呈大電之祥而皆近感神明遠符乾象叶千年而啓運契六合以居尊伏惟陛下德邁方圓道融三五因社鳴而正位逢井聚以樂推值清明馭氣之時當仁壽悅隨之始固可同年鶴算比歲山呼永符垂拱之風長保後天之慶　後唐李愚末帝清泰元年誕降日表曰改朔體元固聖主之能事良辰嘉會亦化俗之大端蓋周人有合宴之儀漢代有賜酺之律所以詠歌皇德啓迪人情至若泛菊高臺遂號重陽之節流杯曲水永爲上巳之遊在昔偶行於今不改豈足比君臨四海運應千年畫璿圖而敬授民時秉玉燭而節宣和氣身爲律度德合乾坤仰惟樞電之祥最是寰區之樂願從人欲特創節名伏惟陛下動遵典法克叶祖宗方今玉燭高懸璿樞廣運告成功於朝社正大禮於宮闈是以舞干率服於三苗班瑞雍熙於萬國今獻歲元正之月是猗蘭降聖之辰梅花暎雪於上林椒酒迎春於祕殿江邊野老願鑾輅之時巡陌上遊童醉堯尊而獻祝謂於是月特舉節名副與人共樂之言致率土交歡之義　馮道晉少帝啓聖節表曰大電繞樞哲后繼羲農之運五星聚井真人啓文景之基昌圖允洽於千年嘉號宜光於載誕不有稱述曷顯休明伏惟陛下玉律調元金華啓旦上帝錫九齡之夢道人間下武之詩德洽無爲民知有慶當大雨時行之日乃常星不見之辰將歡嵩縣之心竊效華封之祝

請以六月二十七日爲啓聖節著於甲令告彼萬方使地角天涯望南山而祝壽九州四海仰北極以傾心誠乖致主之功輙敢稱君之美　後漢隱帝嘉慶節表曰色變長瀾華皇靈之寶構光流華渚開聖緒於瑤圖莫不慶洽同文光昭大象刻玉波沿於鳳紀鳴金飈振於洪猷所以灝氣凝空綸爲令典神光燭夜允叶昌期伏惟陛下守位以仁繼明以德化敷有截慶洽無疆當九龍浴聖之辰是五緯聯光之夕凡蒙地載共戴天長　周世宗天清節表曰壽丘降跡爰符出震之期里社應祥式契承乾之運頃觀舊史抑有彝章幸當載誕之辰仰奉延洪之號陛下道超九聖祚啓千齡紹文武之耿光比成周之迪哲自登大寶益顯聖功運龍韜而親御戎車仗金鉞而立平寇賊破幽并之妖孽救澤潞之生靈觀兵而直抵晉陽奮武而遠臨代北歛至纔逾於旬日覃恩已被於八方四塞關山漸息煙塵之警萬邦臣妾咸登仁壽之鄉今則候屬澄河時當降聖是甲觀懸弧之日乃銅律禦戶之時鰈水鶼林望堯雲而獻祝桓圭穀璧趨禹會以駿奔叨遇休明俱塵祿位荷君父巍巍之德伸臣子縷縷之誠祇肅典謨尊奉宸極請以九月二十四日爲天清節所冀金相玉振貞寶曆以彌新地久天長煥青編而不朽　宋周必大賀天申節表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茂啓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欣夙載之期伏惟陛下配德乾坤合明日月御赫赫炎炎之祚成巍巍蕩蕩之功欣樞電之呈祥舉華夷而賴慶嚴恭寅畏而自度已迪哲於四人虛靜恬淡而無爲方成純於萬歲臣猥司外閫阻造近班使富壽而多男願上堯封之祝宜人宜民而受祿載賡周雅之章　宋趙汝談瑞慶節賀表曰社鼓斗樞赫聖朝之誕節川珍嶽貢湊良月以畢來惟君萬邦受天百祿伏惟陛下凝旒思道畢服圖功恢大德以保民而遠人爭致順附殫小心於事帝而否數轉爲嘉祥率土謳歌望雲祈戴願躋九皇之軌歲稱萬壽之觴臣屬在外司阻班庭賀獻書金鏡老非翰墨之才通表銀臺遠有韶鈞之夢　朱熹賀聖節表曰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羣心就日樂推歸美之誠有開繞電之祥敢罄祈天之禱恭惟陛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數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接黃帝推莢迎日之統以莫不增過周家定鼎卜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幸際昌辰瞻忭千官班阻趨於文石嵩呼萬歲祝敢後於華封　宋史文昌賀聖節表曰穹昊儲休光輔億萬年之祚聖神間世適符五百歲之期藹佳氣於乾坤溢歡聲於朝野恭惟陛下河清應運電繞降祥勤儉本於性資忠厚循乎家法福全洪

範符周后之歷年英受泰元邁漢家之永世與天齊久如日方升臣職守藩符籍通禁橐曉望五雲之彩阻班賀於西清夜占列宿之文喜輝騰於南極　方岳賀聖節表曰惟天數五正淵獻之孟陬闢嶽呼三增泰元之神英星樞明潤海宇淸夷恭惟皇帝受命溥將躋民仁壽華夏蠻貊罔不率登玆太平國家閒暇及是時所其無逸祥開甲觀春在寅階臣幸假熊馮嘗陪歡繹河千里一曲雖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欣歲紀　危巽齋賀瑞慶聖節表曰數盈良月正天地之清明瑞紀流虹極山河而輝映臣工抃舞海表謳呼恭惟皇帝心廣慈仁化行恭儉光啓重離之運慶申初度之辰克全堯舜之聰明相傳一道將復文武之境土紹開中興臣再拜皇華恭逢誕節五雲影轉望切近於蓬萊萬歲聲傳祝實同於嵩岳　李劉賀天基節表曰正月始和觀象越二三之日皇天眷命飛龍乘九五之時百祿是宜四方來賀恭惟皇帝聰明淵懿篤實光輝體乾之元首庶物而寧萬國乘震以出轉一氣而開八荒瑞宿應於虹流曆誕增於鳳紀臣仰瞻北極遙頌南山蜀道青天身況居於蜀徼華陽黑水祝請效於華封　李梅亭賀天基節表曰虞帝生於甲子衍鼎盛之春秋周伯見於丙丁麗離明之日月俶開鎬宴肇聽嵩呼恭惟陛下聖武神文剛健篤實五百慶千秋之節博觀金鑑之篇三朝受四海之圖始御五觴之享混九州而共貫斂五福以誕敷臣將指雪邊傾心日表祠雖蜀道粗知蜀父老之情歸馬華山尤切華封人之祝　方烏山賀天基節表曰龍尾伏辰當良月肅清霜之候虹祥流渚適眞人下丹極之期鼎祚山安衢謠海溢恭惟陛下澤覃萬宇統接千齡納物象於熙和含生豐泰成治功於易簡取法乾坤日升月常風行雷動寅畏自度於昭享國之祥靜樂難名益見爲仁之壽臣拱瞻極北留繫周南豹尾雲垂第馳神於漢殿虎彝霞泛等祝算於華封　元李之紹賀聖節表曰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開上聖之貞符盛德在秋昊天有命恭惟陛下聰明稽古孝友根心丕顯文謨端拱巖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里之中撥震宿之昌辰丶丶豐穰於今歲璇璣肇紀玉斗儲祥臣等肅謹班聯遙瞻粹穆宣昭鴻業載賡七月之詩著定武功願上萬年之雅　鄧文原賀聖節表曰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觚稜瑞靄閶闔臚傳恭惟陛下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紀之始爲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

之壽虔祝華嵩　虞集賀聖節表曰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洊舉治象更新恭惟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明袁煒賀萬壽節表曰皇天昭特眷開貞元妙合之昌期聖主握靈圖會曆象希逢之奇數際中秋而臻誕節適同日而遇景躔應聖神永命之符洽臣庶齊天之祝恭惟皇上心涵太始道貫重元以日月爲光以雨露爲澤以雷霆爲威二儀總歸於闔闢以陰陽爲瑞以四時爲柄以星辰爲紀萬化咸屬於綱維敬授人時順五行而調六氣欽若天道齊七政以敘九功甘雨屢祈而應祈靈貺昭乎於夏序太陽當食而不食麻祥疊現於朔辰信至德卓冠於無倫斯元機聿彰於曠世茲者律諧南呂瑞啓上旬届震夙之期協休徵之旦歲在酉而月亦在酉候正金衡誕輪丁而度亦輪丁光聯玉緯電虹煥彩清秋耀毓聖之祥木火通明紫極注常生之照雖巧曆莫窮其祕實上帝默運其樞自生民以來未有妙於今日惟聖人首出獨能合乎先天是造化千百年之禎久儲而始發我皇上億萬載之紀不占而有乎矣臣等叨列九曹懽逢二慶仰誕辰之創見知遐齡配二極以長存瞻景度之非常卜聖算後三光而難老集衣冠於萬國共稱北斗之觴率拜舞於千官永獻南山之頌伏願佩珍符而久視御玉曆以常安格太清奠太寧丕顯太平於有象斂萬福享萬祿彌昌萬壽於無疆

增頌唐于邵降誕頌序曰皇唐八葉之中興提天綱披寶圖臨八紘俯萬物垂鴻儲休粤十有七年元冬陽月旬外三日天子居北堂左个受厥初之慶自子弼暨羣官丞令咸歸休澣則歌康衢樂壽域者具百姓之歡心乃有司諫掌綸之臣當右掖分宵之直望閶闔沐熏風齋心以虔稽首獻頌其詞曰甲光晝堂繞樞神光十月良月降生我皇煜殊祥兮纘武繼文時惟聖勳格苗戡黎爲天下君望如雲兮蒼蒼海隅達我天衢七戎蠢狄西獵北徂外無虞兮白翟遐通嘉禾薦豐兩樹連理五雲飛空歸大同兮金闕峨峨清晨伊何萬國筐篚千門詠歌歆太和兮舜膳以甘堯尊以酣誕彌之朔旬而有三湛恩覃兮南山於前北辰於天臣某獻壽維億萬年象帝先兮

增詩唐明皇千秋節詩曰蘭殿千秋節稱名萬歲觴風傳率土慶日表繼天祥玉宇開花萼宮懸度會昌衣冠

白鷺下鑾幕翠雲長獻遺成新俗朝儀入舊章月銜花綬鏡露綴綵絲囊處處祠田祖年年宴杖鄉深思一德事小獲萬人康　張說奉和千秋節詩曰五德生王者千齡啓聖人赤光來照夜黃雲上覆辰海縣銜恩久朝章獻壽新高車帝座出夾道衆官陳槊仗洗晴景謦管凝秋旻珠囊含瑞露金鏡抱還輪何歲無鄉飲何田不報神熏歌與名節傳代幸羣臣　張說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詩曰仲秋金帝起五日玉行昭瑞表壬寅露光傳甲子宵陰風吹大澤夢日照昌朝不獨華封老千年喜祝堯　王維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曰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閶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衣裳金天淨兮麗三光彤廷曙兮延八荒德合天兮禮神徧靈芝生兮慶雲見唐堯后兮稷禹臣匝宇宙兮華胥人盡九服兮皆四鄰乾降瑞兮坤獻珍　王維獻壽詞曰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階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遥指南山對袞龍　劉兼長春節詩曰聖朝佳節遇長春曉捧金爐祝又焚寶藏發來天地秀兵戈銷後帝皇尊太平基址千年永混一車書萬古存更有馨香滿芳檻和風遲日在蘭蓀　元王惲萬壽節出左掖門詩曰禁漏穿花夜已央宮槐籠曉色蒼蒼殷勤一點東華日先到紅鸞扇影光　隔夜端門分版位平明簪笏列鵷行紫雲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羯鼓聲高吹管清九天合作鳳鸞鳴侍儀贊喝三成後磬折齊呼萬壽聲　花映嚴廊近紫宸宮官行酒過三巡共攜滿袖香煙出散作都城十日春　對品分班玉筍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溼建章　明高啓聖壽節早朝詩曰天啓聖圖昌流虹叶夢祥飛龍起江左戰馬放山陽御柳垂閶闔仙桃毅建章遠人陳貢篚近侍浥爐香金鏡千秋錄瑤池萬歲觴小臣歌拜手堯日正舒長　于慎行萬壽聖節賜白金文幣及鏤金萬壽福祿篆字銀書黃朱靈符等物紀恩詩曰華渚祥開禁籞天恩光每覺近臣偏函加白璧來天上錦散紅雲出日邊裁就靈符華舜旦鐫成寶畫記堯年銜恩効祝慙無補金鑑先時獻御筵

增 **致語** 明費宏萬壽聖節致語曰五百年而生聖哲丕承莫大之基八千歲以爲春秋茂衍無疆之慶方高張於鎬宴共遥聽於嵩呼海宇均歡神人胥悅恭惟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應曆挺生有電繞虹流之瑞受天眷命協龍飛虎變之占運際豐亨年方鼎盛誕敷聖德舞干羽者兩階盡撫周邦執玉帛者萬國維此長生之節蓋當極治之時郁郁祥雲常盤旋於紫禁葱葱佳氣每簇擁乎彤闈大開錦繡之筵彷彿瑤池之會龍笙鳳

管頻催萬壽之觴火棗交梨迭獻千年之果敘箕疇之五福應華祝之三多純佑益隆緜延不替家家戶戶書壽域之弘開歲歲年年保聖躬之康泰

奇表一

原河圖曰蒼帝望之大視之博白帝望之明視之義　又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蛇身人首有聖德（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伏羲蛇身女媧蛇軀）增拾遺記曰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眉有白毫鬚垂委地　原帝王世紀曰帝女媧氏風姓也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　又曰神農氏人身牛首（春秋命歷敘曰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注玉理猶玉英神農也）　又曰黃帝龍顏　又曰帝顓頊首戴干戈　又曰帝嚳母不覺而生駢齒有聖德（春秋元命苞曰帝嚳戴干是謂清明宋均注曰干盾也）　又曰堯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尚書大傳曰堯八眉八眉者如八字　春秋元命苞曰堯眉八采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　春秋合誠圖曰赤帝之爲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　又曰舜目重瞳故名重華（春秋元命苞曰舜重瞳子是爲滋涼宋均注滋涼有滋液之潤且清涼光明而多見　孝經援神契曰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褒注重瞳象雷多精光也大口象斗星口也握褒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起受褒飾致大祚也　雒書靈準聽曰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注曰衡有骨表如日者也椎讀鎚[illegible]錘平輕重者也握石椎知璇璣之運也懷神珠喻聖智也）　又曰伯禹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鉤鈐胷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洛書曰有人出石夷握地代戴成鈐懷玉斗鄭元注懷璇璣玉衡之道姒氏以禹胷有黑子如北斗　尸子曰禹長頸烏喙面目赤惡矣天下從而賢之者好學也）　又曰成湯豐下銳上晳而有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春秋元命苞曰四肘是謂神肘　洛書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酒者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　又曰文王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胷有四乳（春秋合誠圖曰蒼帝之爲人望之廣視之專而長九尺一寸）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宋均注曰重齒以爲表　增左傳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定王六年秦人降祆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原河圖提劉曰帝季日角戴勝斗胷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士（春秋孔演圖曰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含仁義　史記曰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漢書曰昭帝諱弗陵武帝子也母趙倢伃本以有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　又曰宣帝足下有毛居臥數有光耀　東觀漢記曰光武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身長七尺三寸　又曰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　增魏書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　原吳志曰孫權字仲謀漢以孫策遠修貢職遣使者劉

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又最壽策襲以事授權　江表傳曰孫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貴相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　增晉書曰宣帝有狼顧之相魏武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原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世祖咸寧二年生於洛陽及長白毫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唯侍中嵇紹少而異之謂其友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　增晉書曰武帝初拜撫軍大將軍文帝欲以弟攸爲嗣何曾等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乃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後魏書曰道武帝目有光曜廣顙大耳　後周書曰太祖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之形面有紫光　南史紀曰梁武帝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垂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髂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左右手曰武帝兒時能蹈空而行　隋書曰文帝爲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周文帝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人間人開皇三年陳遣使來聘陳主知帝之貌異常令使潛畫帝相而歸　唐書曰高祖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誌如龍隋上食奉御郭道弘善相言曰天中伏犀下接如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　舊唐書曰高祖之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以世民命名　唐書曰肅宗爲忠王時張說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秀發奇表非常實類聖祖乃社稷之福也　後唐書曰莊宗爲嬰兒體貌奇特年十一入覲獻捷唐昭宗一見駭異之曰兒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勿忘忠孝於予家　又曰末帝長七尺餘方頤大顙材貌雄偉初在藩時洛陽市人王安善相見之曰形如毗沙門天王非常人也　後漢書曰高祖面紫色目睛白多而有光　後周書曰太祖頂上有肉角　通鑑曰宋太祖容貌雄偉　天中記曰宋真宗左足指有文成天字　遼史曰太祖豐上銳下目光射人　金世祖紀曰世宗鬚顙長過其腹胷間有七子如北斗形　名山藏曰明太祖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　又曰明憲宗廣額豐頤方面大耳目睛如漆光彩射人

原虙羲連珠　神農戴玉（春秋命歷序）　伏羲龍狀　重華日衡（雒書靈準聽）　戴天履陰　豊下銳上（成湯）　帝嚳戴干　唐堯荷勝　堯眉八采　舜目重瞳　握褒　履已（舜手握褒字禹足文履己）　帝堯烏庭　大禹虎鼻　紫額　白毫（上孫權下晉中宗）　顓頊重脅　帝嚳駢齒　禹耳三漏　湯臂四肘　日角　斗胷（俱漢高祖）　增隋文帝五柱入頂　唐高祖伏犀接眉　金世宗胷羅北斗　明太祖聲若洪鐘（以上俱詳奇表一）

奇表三

原太昊蛇形人首　鬚垂委地（伏羲）　太帝人身牛首　懷玉柄　戴玉英（神農）　神農大眉（春秋命歷序）　顓頊駢幹　堯長十尺（孔叢子）　履翼（堯）　鬚長七尺（堯）　舜長六尺（帝王世紀）　帝舜斗口（援神契）　湯長九尺　倨身揚聲（成湯）　周文望羊　周文長八尺三寸　虎肩　鳥鼻　陰準　四乳（俱文王）　武王駢齒（春秋元命苞）　長頸烏喙（越王）　長目鳥喙　秦始虎口（河圖）　高祖長七尺八寸（河圖）　龜背龍股（漢高祖）　美鬚額　無如季相（漢高史記）　足下有毛（漢宣帝）　生而有髮（漢書）　容貌莊麗（漢明帝）　手文握兵　垂手下膝（昭烈）　立髮垂地（魏明帝）　睇盼煒如　毛骨非常（俱晉中宗）　增體貌瓌異（魏太武帝）　風格異常（文成帝）　襁褓岐嶷（魏孝文帝）　原龍行虎步（宋高祖）　增舌文八字（梁武帝）　暎日無影（梁武帝）　黑子如龍（後周太祖）　風骨不恒（隋高祖）　手有王字（隋高祖）　日角龍庭　紫誌如龍　三乳（俱唐高祖）　儀軌偉麗（唐明皇）　形如天王（後唐末帝）　眼睛多白（後漢高祖以上俱詳奇表一）　體如三歲兒（遼史曰太祖初生體如三歲兒）　項有異骨（名山藏曰明太祖爲吳王時夢八置辭於項項肉隱起有異骨焉）　龍犀（辨命論曰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注曰額上有文豎也）　不世之姿（六代論）　天姿玉裕（文選宴宣獻堂詩）

帝系一

增冊府元龜曰夫結繩之初樸略汜昧莫獲而詳書契之後辨姓授氏可得而記太昊之前譜牒蓋闕帝灩之後世緒具存司馬遷著之史記以存系表明乎受天命膺帝期者蓋以祖宗實有茂德所以後世承乎發祥若乃后稷播植周室於是隆興唐堯文思漢緒由其增盛蓋瓜瓞之相屬故籙圖而有融魏晉以還方冊可考罔不緬稽先烈誕啓丕圖若乃積累之懿傳繼之盛蓋由德有厚薄源有淺深憑舊烈者蕃衍無世資者衰替今並考舊史拔帝錄詳究厥終率用論次俾有條而不紊庶百世而可知矣　原史記曰帝嚳高辛氏者黃帝之曾孫也父曰蟜極蟜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與蟜極不得在位　帝王世紀曰舜姚姓也其先出

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妻曰握登生舜 增冊府元龜曰大禹姒姓父曰鯀鯀之父曰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爲者黃帝之元孫而顓頊之孫也 原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葉而興賈逵注曰元王謂契湯之祖 增冊府元龜曰周姬姓其先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是爲后稷 原帝王世紀曰秦嬴姓也昔伯翳爲舜主畜多故賜姓嬴氏孝襄公始修霸業壞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爲伯至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赧王取九鼎至莊襄王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爲始皇　又曰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生執嘉卽太上皇也　東觀漢記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溼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 增魏志曰太祖姓曹名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祖騰漢桓帝時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曹瞞傳云嵩夏侯氏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　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受禪後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　吳志曰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晉書曰宣帝諱懿字仲達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出守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漢楚間司馬昂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陰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昂八世生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帝卽防之第二子也　齊書曰太祖諱道成漢相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孫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郡子孫遂家焉

梁書曰高祖諱衍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與佐命封臨湘侯　陳書曰高祖諱霸先吳興長城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元孫準晉太尉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歷官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　北魏書曰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事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逐女魃於弱水北帝舜命爲田祖爰歷三代以及於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歷十三傳至聖武帝諱詰汾常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

下有美婦人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後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所遊處果復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善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　後周書曰太祖姓宇文氏諱泰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其後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普回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並以爲氏焉　隋書曰高祖姓楊氏諱堅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爲武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惠嘏生太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　唐書曰高祖姓李氏諱淵其先出自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咎繇其子孫繇歷虞夏代爲理官遂爲理氏殷末有理徵者以直道獲罪於紂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李實得全又改爲李氏周時有李重耳字伯陽爲柱下史道家稱老君秦將李信即其後也信曾孫廣爲漢將廣十六葉孫暠爲涼武昭王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鎮武川遂家焉熙生天錫天錫生虎佐周有功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追封唐國公虎生昞昞生仁仁生高祖　唐鑑曰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姓石氏本衛大夫碏之後至漢奮自河內徙家長安與子慶等德位俱盛時號萬石君漢衰關輔亂子孫西徙有居甘州者四代祖璟仕唐爲朔州刺史三代祖郴祖昱任振武防禦使考紹雍仕後唐官至洺州刺史　後周總論曰郭威自以爲周室之裔虢叔之後滅漢代立而建國曰周　通鑑曰宋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空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　遼史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　金史曰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　元史曰太祖蒙古人其十世祖孛端叉兒母曰阿蘭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孛端叉兒也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名山藏曰明太祖姓朱其先句容人皇祖始遷淮家泗皇考徙鍾離皇妣陳生四子帝季也

帝系二

原緜緜瓜瓞　本支百世　帝作邦作對（並詩經）　增施於孫子　世有哲王　纘其祖武　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並詩經）　原后稷勤周　后稷始基　纂堯之緒　出自唐帝（漢）　三世舉孝廉（魏）　增聯珠寶系　海浸昌
源（唐徐彥伯中宗哀冊文曰少典之子重元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　累業（吳都賦曰累業百疊）　後葉（羽獵賦曰又恐後葉復修前好）　寶胄　奕世重光（鍾會檄蜀文）

幼智一

原史記曰黃帝姓公孫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代神農氏　增帝王世紀曰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
冠二十二而登帝位　原又曰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　漢書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
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謀之亂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
增通鑑曰漢昭帝時上官桀父子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誣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
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
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
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
十四尚書左右皆驚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
復言　漢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十二爲東海公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
簡覆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後諸部各遣使上奏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
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不肯服光武怒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以言
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耳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果
如帝言　原蜀志曰先主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諸宗兒戲曰吾當乘此羽葆蓋車
幼童傳曰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擊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　增
晉書曰明帝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
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帝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以異間者之
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唐書曰明皇初封楚王年七歲因朔望朝見車騎嚴整金吾將

軍武懿宗見而忌之遂擠排騎從帝訶之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奇之 冊府元龜曰唐憲宗六七歲時爲皇孫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皇孫對曰此祇是第三天子德宗驚喜 遼史曰太祖初生即能匍匐 又曰太祖雖髫齔言及世務時伯文當國有疑輒咨焉 名山藏曰明宣宗數歲試之事輒剸決稱旨成祖愛之讀書一目數行盡衷皆舉

幼智二

原生而能言（黃帝） 生而言名（帝嚳） 產而能書（隋巢子） 幼總百神（黃帝） 幼而聰達（章帝） 幼克大事（漢和帝） 茂質紀淑（東觀） 岐嶷之姿 問南頓何在（語林） 答長安近日（晉明帝） 八歲能屬文（魏文帝） 是書詐也（漢昭帝） 名理不減（晉孝武帝） 增幼而英悟（周世宗） 有成人之量（晉書曰成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 十歲能詩（遼聖宗）

潛晦一

原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漁朞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朞年而器以牢 增通鑑曰秦始皇嘗言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間 原漢書曰孝宣皇帝諱詢字次卿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皇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坐繫郡邸獄邴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憐曾孫之無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皆殺之内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赦 東觀漢記曰光武仁智明達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高才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 增通鑑曰煬帝以李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徵詣行在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通鑑曰唐高祖初發晉陽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勠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高祖得書笑曰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是更生一敵也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

願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通鑑曰唐太宗謂于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　通鑑曰唐憲宗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武宗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及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怡後更名忱即唐宣宗）　名山藏曰太祖幼孤無依託身皇覺寺爲僧居兩月歲荒僧散太祖游食江淮金斗光息間至穎道病有二紫衣同寢食病已辭去莫知所在夜陷胡麻中遇羣童言迎駕叱之不見

潛晦二

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周易）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易繫）　以懿文德（易）　**增**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易）　遵養時晦（詩）　退藏於密（易）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原**舜居深山與鹿豕遊（孟子）　隱於芒碭（史記）　尤樂杜鄠　雷雨不迷（舜）　上有黑雲　告歸之田（漢高）　告歸鄉里　躬耕白水（光武）　講學長安　習讀書傳　秋冬弋獵　歸於頓丘　僦驢給費　爲縣送徒　爲春陵訟租　爲泗上亭長（漢高）　爲洛北簿尉一年成聚　三年成都　**增**隱德（唐宣帝詳潛晦一）　多務韜晦（通鑑周世宗在藩邸多務韜晦）　淮右布衣（明太祖曰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

殷憂

原帝王世紀曰夏桀無道臯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因湯使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　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太丁殺季　又曰執季歷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悒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帝王世紀曰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爲西伯紂既因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琴操曰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因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羑

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繇厄之辭困於石據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混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督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徳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參乘上嚴憚之若芒茨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天子從容肆意甚安　晉中興書曰惠帝幸臨漳中宗從駕是時中宗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徼者四散中宗因得脫　晉陽秋曰簡文帝雖登阼內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至是熒惑猶在太微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修短大所不計故無復往日事耶超云大司馬溫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樹思患預防媿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泣下霑衣漣如相續　增通鑑曰唐太宗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　又曰後唐廢帝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瑭聞之益懼　又曰宋太祖一日朝罷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問其故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間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　又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兢業守成恒憂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固非卿等所知也　名山藏曰明太祖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其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賢君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人民雖蕃久困未蘇予心未嘗忘憂卿同吾憂國福至矣不然禍敗隨之　又曰建文時成祖爲燕王齊泰黃子澄等日夜謀防燕因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北平都指揮監燕燕王佯狂爲瘖舌稱病甚昺貴入問燕王病王重裘擁爐見之猶顫

殷憂三

原履重剛　蒙大難　果行育德　安不忘危　履虎尾（俱易經）　增涉春冰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沐惕惟厲　中夜以興（俱書經）　明王三懼（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原或多難以固邦國　或殷憂以啓聖明　憂而不困　或憂而光　繫夏臺（湯）　囚羑里（文王）

執於塞庫（王季）　羈於玉門（文王俱詳殷憂一）　丙吉乳養（漢宣帝詳潛龍一）　張賀供給　智勇俱困　亡失家屬（漢高祖）
持滿外向　銚期奮戟　稱漢使者（漢高祖）　馳入韓信壁（漢高祖）　稱使者入傳舍　以冰飲水　對竈炙衣（光武）
蕪蔞豆粥　滹沱麥飯（光武）　平城爲匈奴所圍（漢高帝）　河陽爲津吏所止（晉中興書）　丁公接兵（漢高帝）　曹洪授馬（魏武帝）　乘馬得脫（典論）　泣而升車（晉中興書）　增芒茨在背（漢宣帝詳設憂一）　毛髮灑淅（通鑑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乘騾車（宋太宗與遼戰帝大敗乘騾車走免）　夜不安枕（明太祖謂羣臣曰念天下之廣生民之多憂懸於心夜不安枕）　重裘擁爐（明成祖詳殷憂一）

淵鑑類函卷四十八

帝王部十（登庸 創業 應運 祥瑞 福祿）

登庸一

原帝王世紀曰少昊姬姓也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　又曰顓頊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登帝位（呂氏春秋曰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帝位）　又曰帝嚳姬姓也有聖德十五而佐顓頊三十而登帝位都亳　又曰帝堯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爲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　尚書舜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咨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尚書大禹謨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從舜初攝帝政事奉行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史記曰高祖與諸侯兵共擊項羽項羽敗而走使騎將灌嬰追殺羽東城正月諸侯尊漢王爲皇帝　又曰孝文皇帝初立爲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張武等議願大王稱疾以無往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議皆非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廼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馳入代邸代王西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漢書曰霍光廢昌邑王賀奏遣宗正德至尚冠里舍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封爲陽武侯羣臣上璽綬即皇帝位　晉中興書曰愍帝爲劉粲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號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返國羣臣不敢復逼乃求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愍帝崩於平陽百僚更

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兇弒逆舉義兵克定京邑乃踐帝位　〔增〕冊府元龜曰唐太宗文皇帝武德元年封秦王九年立爲太子高祖手詔司空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爲太上皇有司擇日宜速聞奏太宗沖讓不敢奉詔朝於西宮面奏曰堯舜雖有至德有禪授之事然親攬庶政並經百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有四海始有十載臣望陛下蹈堯舜之道以百姓爲心高祖曰吾思此事已熟懷之已久故欲怡神以養生不欲矯情以從物若乃飾仁義務智能勞神以施號令爽形以行賞罰此矯情從物非吾心之所取也吾今方以道攝生養性故脫屣於汝豈可嬰吾以負重哉太宗固讓弗許遂即位於東宮顯德殿　又曰唐睿宗延和元年彗星從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於大角數日乃滅睿宗以爲革舊布新之象冊太子爲皇帝受冊悲涕左右莫不感動又奉冊睿宗爲太上皇皇帝聽朝於武德殿上皇稱朕有命稱誥皇帝稱予有命稱制五日一朝於上皇太極殿（唐明皇）　又曰唐肅宗明皇帝第三子開元二十六年立爲皇太子天寶十五載安祿山犯長安明皇幸蜀將發馬嵬百姓數百人遮道攀附明皇遲留久之乃命皇太子殿後宣諭百姓百姓因請皇太子留高力士馳告明皇明皇曰是天啓也乃命後軍及飛龍廄馬與東宮內人等留太子因宣口敕謂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等善輔導之太子既至靈武羣臣請遵馬嵬傳言之命勸進以七月甲子即位　通鑑曰周恭帝元年鎭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衆明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整隊而行入仁和門秋毫無犯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庭北面拜受乃升殿即皇帝位國號宋　金史太祖本紀曰元年正月壬申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金太

宗本紀曰太祖崩羣臣固請太宗正帝位不許諸弟以赭袍被體寘璽懐中遂即帝位　元史曰太祖建九斿白旗即位於斡難河之源　名山藏曰明太祖爲吳王時元年十二月癸巳羣臣勸進吳王辭固請固却之明日又請許之甲子祭告上帝皇祇於新宫曰天命眞人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爭於豪傑惟帝錫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輿地周廻二萬里臣下曰生民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是用以明年正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簡在如臣可君祭日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　又曰明成祖兵入金川門諸王羣臣請即天子位三勸進乃謁孝陵獻感慕攬轡回營諸王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擁登輦軍卒耆老萬衆夾道拜頫歡呼稱萬歲遂即位

登庸二

【增】撫運　乘時（唐舊禮制曰高祖撫運應期創業垂統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御天　立極（上見乘時注　詩經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嗣器　傳歸（宋太宗即位制曰王者繼統承祧所以嗣神器也　宋英宗即位制曰烝民之生置君爲之司牧神器之重有子所以傳歸）凝旒　執契（唐李嶠元日朝賀表曰凝旒而天啓其門　老子曰聖人執左契　唐太宗詩執契靜三邊）靈圖　寶業（文選彈王源文曰秉靈圖而非泰註靈圖天子位也　謝朓齊后哀冊文曰家臻寶業身嗣昌曆）履至尊　登大寶（賈誼過秦論曰履至尊而制六合　易經聖人之大寶曰位）陟帝位　總朕師（舜典曰汝陟帝位　大禹謨曰汝惟不怠總朕師）承天心　正王位（前漢谷永傳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承天心）（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一民心　承天曆（干寶晉武革命論曰瀉荒世及一民心也　柳宗元塗山銘曰夏后氏順承天曆）御籙圖　傳芝璽（唐徐彥伯中宗哀冊文曰籙圖已御芝璽仍傳）執大象　張寶圖（干寶晉武革命論曰桓皇秉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唐元和嶺表曰張寶圖以光帝載）朝會諸侯　尊爲天子（柳宗元塗山銘曰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　中庸曰尊爲天子）有王者符　踐天子位（光武紀曰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孟子曰踐天子位焉）終陟元后　俾作神主（虞書帝曰禹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商書伊尹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順天應人　膺期撫運（易革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晉元帝紀劉琨上書曰陛下膺受命之期撫千載之運）正位凝命　握紀御符（易鼎卦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李百藥封建論曰陛下握紀御符應期啓聖）雲龍風虎　朝覲謳歌（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出而萬物覩　孟子曰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聰明嗣位　曆數在躬（虞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將使嗣位　堯典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惟皇得一　承帝嗣武（王縉唐明皇哀冊文）法五始之要　垂萬世之基（王褒頌曰春秋法五始之要註曰五始者一元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公即位　後漢馮異傳曰周勃迎代王黜少帝垂萬世之基）推五運而陟崇高　步三微而膺曆數（李嶠上神龍帝冊文）副遺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籙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扆以當陽　御六

龍而乘乾君臨大寶　斂五福而作解慶洽寰區　薦之天暴之民蓋非人力　襲其爵行其道實本心傳（以上俱出翰苑新書）星輝海潤方肇啓於青宮　地闢天開遂丕膺於赤紀（宋張于湖賀英宗登極表）　天佑而作之君啓堯舜之相授父有而傳之子續文武之重光　當龍飛之會幸親逢六位之乘　伸虎拜之恭願永享萬年之壽（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登庸三

原 或躍在淵（易）　歷試諸艱　任之百官以觀其外（舜）　敷于四海（禹）　推爲盟主　都督陝東　君子經綸　天地革命　肇基王迹　王化之基　承百王之獘　大統未集　開建大業　自亂入靜　撥亂反正　功業見乎變　有事而後可大　威光大成　生民造化　誕受多方　克鄄西土　克開厥後　受天之命　無立錐之地　無十户之聚　不階尺土之資　不階一民之柄　起於三河興於七十（尚書中候）　湯里七十（春秋孔演圖）增 端拱垂裳　昭哉嗣服（詩下武）　嗣無疆大曆服（書大誥）　飛龍在天（易乾卦）　聖人作而萬物覩（易乾卦）主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度宗（文選典引曰正位度宗註曰度就也宗尊也就其尊號也）　天時人事（東漢鄧禹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　奄宅區夏（唐元稹上尊號表）　當位嗣統（賈至唐肅宗即位冊文曰命爾元子當位嗣統）　嗣守皇業（唐德宗即位冊文）　負扆君臨（虞世南唐高祖哀冊文）　登庸受籙（裴士淹唐肅宗哀冊文）　安安天位（陸機宴宣猷堂詩註曰安保其位也）　緝熙帝圖（任昉王文憲序集）　景屬宸居（顏延年曲水詩序註曰景明也屬繼也）

創業一

原 顏峻始學篇曰人皇氏兄弟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　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　賈誼書曰神農以爲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增 冊府元龜曰黄帝始受國於有熊氏軒轅之丘因以爲名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氏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 原論衡曰項羽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高祖誅羽難於斬鐵也武王伐紂易於摧木也然則漢力勝周多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羽兼勝二家力倍湯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 荀悅漢紀論曰高祖開建大業統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天下未聞焉 又曰漢高起於布衣奮劒而取天下

增通鑑趙氏曰光武初起於舂陵以烏合數千畎畝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梟莽賊之首平銅馬尤來五校青犢赤眉諸賊討隗純誅秦豐劉允彭寵張步公孫述平一僭亂 表崧後漢書曰世祖以渺渺之祚起於白水之濱身屈更始之助位與羣豎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爲之王公茲茲九州瓜分臠割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荊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材畢奏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創業者庸有異乎 歷年圖曰孫討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眞英才也 又曰唐高祖舉兵晉陽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埽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子呻吟轉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未之有也

通鑑宋總論曰太祖斬艾蓬蒿刬削險阻以定天下克澤潞克淮南克荊南克湖南平蜀滅漢服越取唐逆腸叛膽消縮順嚮（李淇水策曰太祖皇帝洗剷禍亂逆腸叛膽消縮嚮向莫敢不臣） 臥榻之側驅他人之鼾睡而漢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救生靈塗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矣孰謂太祖而非聰明神武不殺者哉 遼史太祖贊曰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威信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 金史太祖贊曰初定東京即除遼法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南京於平州宋人終不能守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雖功成於天會間而規模運爲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張四知元總論曰太祖深慮雄心遠邁金夏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朔土躬神武以膺帝圖爲後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 又曰世祖潤色鴻業大闡嘉猷千紀萬綱條修縷飾故能光有四海坐致太平四

振天威鉅恢土宇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勳鞍馬二十年間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收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官兵到處悉皆平夷　明顧迴瀾曰太祖起布衣飛淮甸提金戈鐵馬熛煜中原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天戈一指數天同我后之思神武初揚四海切來蘇之望初寧而平江漢再伐而舉全吳三征而閩越澄清四戰而周齊席卷所至民服遂取中原拾宋撮秦拔燕擊趙東極元菟西窮玉關南抵大夏北控陰山靡不傾心而歸命悉皆輸款以稱藩恢恢乎仁風翔洽於垓埏威霆播蕩乎鬼蠻蓋惟應天順人是以人歸天與聖人出而四海一氛濁埽而宇宙清社稷山河已在眼前矣

創業二

【增】斗極　天關（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一候尉於東西　合車書於南北（王融曲水詩序）　斬艾蓬蒿　剗削險阻（通鑑宋總論言太祖）　大含滄海　安納泰山（遼太祖詔）　西盪河源　東澹海滑　北動幽崖　南燿朱垠（東都賦）　亘地稱皇　罄天作主（顏延年郊祀歌）　月竁來賓　日際奉土（同上）　列燧千城　通驛萬里（顏延年曲水詩序）

創業三

【原】舜禹本白衣　高祖興白衣　以布衣取天下　祭蚩尤於沛庭　市弓弩作卑手刀　斷蛇奮旅（漢高）　騎牛兵起（光武）　壯士願從　賢者義附　同聲響應　望風景從　人鬼與能　四方歸之　見龍在田（易）　迅長鳴　龍飛迅風（高祖）　龍變虎據　鳳翔南陽（光武）　鴻飛兗豫　龍飛白水（光武）　鳳翔參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並詩經）　【增】革命（易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兆基（文選出師頌曰兆基開業人神攸贊）　締構（魏都賦曰開國之日締構之初）　洪業（吳都賦曰建至德以創洪業）　帝籙（文選功臣頌曰飛名帝籙）　寶命　天機（文選宋后哀冊文曰用集寶命仰陟天機）　深根固蒂（魏都賦）　流長難竭（張衡西京賦）　招世貽統（顏延年三月三日詩序曰招世貽統固萬業而爲量註曰招廣也言廣世業以貽後緒也）　天造草昧　撥亂反正　肇基王迹　化家爲國（隋末唐太宗勸高祖舉兵晉陽高祖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宰制天下（王融謂蕭衍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假翼荆楚鱗飛梁益（華陽國志贊昭烈曰先主名微衆鮮而能龍興鳳舉假翼荆楚鱗飛梁益）　雷埽風驅　廓清天邑（唐高祖受禪告天文）　弘濟蒼生其益多　肇造區夏其功大（唐太宗）　混一區宇（唐書太宗語）　光宅中夏（唐太宗爲秦王時言於高祖曰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　斲雕刓方（任昉策秀才文李善註引漢書曰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　宅中圖大（東京賦）　山高水清（歐陽修豐樂亭記曰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劃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山河在眼（明太

（祖譜等閒攔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

應運一

原帝系譜曰地皇氏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　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以火紀官　左傳郯子曰炎帝以火統官故火師而火名　譙周古文考曰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號炎帝　郯子曰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春秋內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焉）　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焉鳳鳥氏歷正也　又曰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增冊府元龜曰伯禹夏后氏虞舜禪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故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元湯伐桀踐天子位乃改正朔服色尚白金生水故爲水德戎事乘翰（翰白馬也）牲用白周武王伐紂踐天子位水生木故爲木德故周人尚赤戎事乘騵（騵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　原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　增漢書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受禪後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之次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承土行黃初元年十二月幸雒陽以夏數得天故用夏正而服色尚黃又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雒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明帝景初元年山茌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於是定曆改年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太赤之旂朝會建太白之旂　又曰晉武帝以太始元年即位二年羣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奏可　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四年詔曰丘澤初制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有常然同異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臣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曰臣聞居尊據極允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爲正統神州爲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爲予奪善惡爲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紀運少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曆之序厲惠至昏不闕周

晉之祿計五德之論始自劉向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爲水德賈誼公孫臣以爲土德劉向以爲火德以爲水德者正以當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也以爲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即爲次不推順逆之異也以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爲正也故繼周爲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爲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元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則晉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爲明驗故以魏承秦當爲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木事爲著矣祕書丞李彪等議以爲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綿迹有因成此帝業神元爲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於桓穆雒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申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統幾六十年著符尚赤雖張賈殊議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蠲謬僞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異猶仰推五運竟躋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夷典豈可易漢之承木舍晉而爲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雜以僭竊參之強矯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治太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僞僭豈非惑乎十五年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等言皇魏世王元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茲獲推序於理未愜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志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爲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德祖甲辰臘　又曰隋開皇元年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黃七月帝始服黃百僚畢賀　通鑑曰唐高宗即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天寶九載詔曰三王繼統質文既不相襲五德乘時服色遞於所尚至於旂常改制騂翰異宜

所以表國家之容合聲名之度事之大者安可因循而已焉國家膺推紐之期纂黃中之曆憲章垂範運既屬於維新旗幟同色義必在於革故頃者俯納羣議式明統緒故得天人致和風雨時若豈朕菲德克廣睿圖實累聖鴻休允膺景福稽古之大既有昭明文物所資理宜詳正其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幡等並改爲赤黃色

應運二

【增】天曆逐訟獄之歸　神鼎隨謳歌之去（周禪隋冊文）　革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石闕銘）　萬物覩聖　千載應期（易經乾卦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晉元帝紀劉琨上書曰陛下應受命之期紹千載之運）　旂常改制　騂翰異宜（唐天寶九載詔周尚赤牲用騂殷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　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　五十啓期真人之運斯屬（唐太宗祭魏武帝文）　命旅致雲屯之應　登壇有降火之祥（陸倕石闕銘）　循五德終始之傳　叶三統因革之義（冊府元龜序）　昭華之珍既徙　延喜之玉攸歸（王融曲水詩序）

應運三

【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顧諟明命以承神武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皇天眷祐誕受厥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受命于天　奉若天命　用集天命　撫綏四方　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相彼成康奄有四方　集大命于厥躬　用端命于上帝　我有右命將天明威　既受命祉施于孫子　繼明代熙配天光宅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受終于文祖　受命神宗　聖皇應曆數　曆數承天序　時乘六龍以御天　乘變化而御大器　命世而出　命世之才　知帝王自有真　天子之位有道者受之　上天降休帝遷明德　降命成湯　受天永命　有命自天　自天降命　天之所啓　有天之贊　天剖神符地命靈契　天命定爾亦孔之固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達有神興有德　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諸侯同日貢賦（湯）　王假有家　天命不僭　大精布耀　帝出乎震　繼天而王　繼天施四季應五行　乘木而王（木秉水）　天皇木德　地皇火德　伏羲木生　神農火紀　軒轅土德　顓頊水德　秦皇水德之始　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位以飛龍文以武變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謳歌之聲　諸侯朝禹　抱樂器奔周　載圖書歸周　遷鼎雒邑　遷鼎均野　舜以太尉即位　即位汜水陽　即位千秋亭　設壇受命　鳴玉設壇　龍旋

鳳時　【增】帝始服黃（隋文帝見應運一）　春皇（拾遺記曰春皇者庖犧之別號以木德王故曰春皇）　色尚赤黃（唐天寶詔）　仰協三靈　俯從億兆（陸賈石闕銘）　曆數在躬（書經）　天統（冊府元龜序曰庖犧之王正得天統）　膺期受命（唐高祖禪位太宗詔）　誕命建家（王融曲水詩序）　五德之論始自劉向（後魏中書監高閭奏議）

應運四

【增】策文　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三微遞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或驪騵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曆數受位出震以迄於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祿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豈復應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矛盾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錙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數事實靡得浮辭對曰臣聞方圓既闢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騵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旂扆以高居握圖籙而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之正始終之際何莫由斯暨乎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略言其美斯窮奧旨至若秦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矛盾允愜時宜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黑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復應遠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沿較彼前談斯爲折衷（吳師道對策）

祥瑞一

【原】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四靈以爲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山出銀甕丹甑之器及人象車也）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胎卵皆可俯而闚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增】爾雅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黃帝占云壽星色黃人主壽昌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原】禮斗威儀曰人君政訟平則祥鳳至　【增】又曰政太平則日五色　又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紫玉見　又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則蓂竹紫脫爲之常生

春秋緯曰君應陽君臣和得道度則日含王字　春秋感精符曰南至有雲迎日年豐之象　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　【原】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　【增】援神契曰黃雲抱日輔臣納忠　又曰德至人表則景星見　又曰德至深泉則醴泉湧　又曰天子孝則慶雲見　【原】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鍾律調四夷化越裳來繼嗣平即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即蓂莢生於階間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爲一穗意天下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　【增】又曰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關達生於房（瑞應圖曰關達一名連達）　又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庭狀如蓋一名平慮　又曰萐莆木名王者孝道至則出庖廚其葉大如門扇不搖自扇　【原】孫氏瑞應圖曰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又曰玉馬者瑞氣也王者清明篤賢則至　又曰玉龜者師曠時出河東之涯爲聖圖出河負籙讖書　【增】又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　又曰王者恩加者老則白兔見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　漢終軍白麟奇木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萐莆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擁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其言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何也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　漢書注張揖曰獬廌似鹿

而一角人君賞罰得中則生於朝廷觸不直者　宋志曰王者德至太和氣盛則甘露降耆老見敬則柏受甘露尊賢愛老則竹受甘露　又曰白玉甕不汲而滿王者清廉則出　又曰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　又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　又曰華乎其枝平正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又曰芝草王者仁慈則生　又曰福草者宗廟肅則生宗廟之中（注福草卽芝草也）　又曰趹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　又曰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聖明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唐志曰禮部掌祥瑞凡景星慶雲爲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爲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烏赤雁爲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爲下瑞其名物十四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瑞歲終員外郎以聞有司告廟

祥瑞二

增拾遺記曰炎帝敎民耒耜百穀滋阜神芝發其色靈苗擢佳穎朱草蔓於階卿雲蕩於巖　原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興天先見祥昔黃帝祭天先見大螻螾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上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八水湯曰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文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鳳乃止於帝東園集帝梧桐樹食帝竹實沒身不去　增左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註曰有雲瑞以雲紀事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　宋志曰黃帝有景星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庭若佞人入朝則指之名曰屈軼　原左傳曰少昊氏立鳳鳥適至孔安國注尚書曰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增尸子曰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　原帝王世紀曰堯治天下大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僬僥民來貢珍羽廚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翣形搖鼓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名之蓂莢　又曰堯率諸侯羣臣沈璧於洛河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提河紀之篇是也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甘露潤澤

醴泉出山　又曰朕率羣臣沈璧於洛河良俟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　帝王世紀曰舜時景星曜於房羣瑞畢致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薦於天使禹攝政　**增**尚書大傳曰舜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臧　晉中興休祥說曰嘉禾者仁草也夏異本同穎殷同本異秀周三穎同秀　**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乎江黃龍負舟　**增**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金陵驗異錄曰五星聚有三周將代殷聚於房齊威將霸聚於箕漢高入關聚於東井　**原**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詳符命）　**增**鹽鐵論曰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金陵驗異錄曰四星聚者有四漢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光武復興於洛晉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元帝復興於揚土漢初平元年四星又聚箕尾魏武定兖豫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各一聚劉裕有天下（晉元帝紀四星歲鎮熒惑太白也）　**原**史記曰高祖爲泗上亭長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讎數倍　**增**漢志曰文帝時日中有王字　**原**漢書曰孝武皇帝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　又曰武帝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武帝元封二年詔曰甘泉之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又曰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又曰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舞於河　**增**漢郊祀志曰宣帝十三年幸河東祠后土有神雀集改元爲神爵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荅嘉瑞明年改元五鳳後又改元甘露有黃龍見新豐又改元黃龍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　又曰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　**增**天中記曰光武生時鳳皇來集濟陽故宮皆畫鳳皇之瑞　**原**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

紀　魏略曰魏文帝神龜出於靈芝池　增魏志曰黃初元年柴於繁陽有黃鳥銜丹書集尚書臺於是改元
增吳錄曰赤烏十二年寶鼎見於臨平湖中　增晉武紀曰泰始三年氐池縣大柳谷有元石白書成文實
大晉之休祥詔以製幣告於太廟藏之天府　原王隱晉書曰懷帝永嘉元年有玉龜出灞水　晉中興書曰
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爲秣陵塹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即
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
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
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增唐高祖冊文曰羣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元貝階榮朱草　唐太
宗冊文曰文龜浮沼應龍在淀湳露飛甘卿雲呈絢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
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責白雉而食之豈足爲
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
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會要曰貞觀十二年滁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至十三年野蠶又食槲葉成繭
大如柰色綠凡收六千五百餘石十四年正月元日陝州界內二百餘里河水變清四月乃止十六年有雄雉
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寶雄者鳴於南陽
童子言得雌者霸文公遂爲寶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
彰表明德也十七年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鳳形十八年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
丈之幹並枝者二十餘所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得
元金也二十一年玉華宮李連理隔澗合枝　張說述聖頌曰帝昔居是邦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
黃龍上升龐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鐘韻謠言合讖巨跡引途嘉李旁連神蓍自起（景龍二年明皇兼潞州別駕前
後符瑞凡一十九事）　唐實錄曰開元二十一年左丞相蕭嵩等奏曰所司奏今年祥瑞祥風起日抱戴嘉禾秀芝草生
甘露降醴泉涌木連理瓜同蔕竹再生李成實馴鳩元鶴慈烏鶺鴒寶鼎魚銘錢刀軌字等二十有一事臣聞
惟德感神惟祥作聖祥風昭乎號令抱戴表以納忠嘉禾主於同文芝草明於敬老甘露灑神靈之液醴泉發

德澤之滋草木秀其地靈羽毛呈其天瑞其餘山川異氣器用殊妾不可勝紀請宣付史館從之　唐大曆十二年成都人郭遠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獻之宰臣賀曰至德之化先賁草木太平之時遂形文字望藏祕閣付史館　玉海曰宋太平興國九年十月（即雍熙元年十一月改元）嵐州獻牝獸一角如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人不能辨示羣臣參驗以閒徐鉉滕中正王祐等引國史以爲祥麟宰相宋琪等表賀上曰珍禽奇獸無濟於事非朕所尚方内大寧風俗淳厚此爲上瑞近年禽獸之異者所獻甚多止令畜於園圃遂生生之性不欲宣揚於外琪等奏曰禽獸草木之異皆帝王德化所感而生前古無不徧錄今陛下謙而不有中外無由得知使一代簡書有所鈌漏欲望具錄瑞物名數圖寫宣付史館從之乙未内出瑞物三十六種白鹿六白兔十一黑兔一紫兔一白麞四白雉一白鵲二白鳩一紫鵲一白雞一白鸜鵒一蒼鸜鵒白山鵲五綠山鵲一紅山鵲一白雀四白鼠二白戴勝三蒼烏一白山鴉一赤烏一白鷹五白鷺鷥鷹二白鵲一赤鶴一白鴉一白鸜鵒一白銅觜一青花山鵲一琪等拜表稱謝　玉海曰宋端拱元年廣州言清遠縣有合歡木高百餘尺今年三月十日有鳳高六尺栖集其上衆禽從之木下生芝草三莖　又曰祥符元年封泰山十月壬辰天文院言紫雲如蓋黃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梢雲（瑞應圖曰人君德至則出若木梢然）戊戌五色雲環日己酉紫雲如蓋起泰山頂俄變黃色穆清殿御座後有白雲如幡幢龍鳳之狀召宰相登亭觀俄頃成五色復有黃雲如虹橋葩蓋幫名亭曰瑞雲　又曰祥符元年天書至自泰山宰相王旦言眞牒降於神房醴泉涌於陽址芝葩競秀雲旗交輝　又曰祥符元年直史館張知白請以泰山諸瑞命良工繪之一本藏祕閣傳於不朽一本以備玉清昭應宮圖辟從之五年丁謂等又上汾陽祥瑞圖百四十八軸與東封所錄並繪於玉清昭應宮東西廡　又曰祥符二年昭應宮瑞木斷之有文如點漆體若梵書　又曰祥符四年九月日有輝珥承氣五色雲如飛鳳輔日　又曰祥符七年三月漳州龍溪得珠圍闊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守臣王晃表進曰熒煌外徹於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遐稽信史迥異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　韓琦家傳曰天聖五年初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賀殿上　玉海曰宋皇祐三年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十本上曰朕比禁四方無獻瑞物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眞瑞矣賜田夫束帛以

勸之六月無爲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人爲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自今毋得以聞　宋會要曰乾道九年十一月親郊宰臣奏曰郊祀禮成兼以瑞雪應時未明而霽以至青城齋宿圜丘藏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高穹降格上曰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答天貺　遼史曰神冊元年上太祖尊號闢地爲壇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　又曰神冊六年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　金史曰太祖收國元年將與遼戰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　金史五行志曰世宗大定十三年策試進士于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考官等以爲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又曰章帝泰和二年鳳皇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以其事告宗廟詔天下　通鑑曰元成宗元貞元年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　名山藏曰明太祖初年甘露降鍾山羣臣稱賀請告宗廟頒示史館上曰朕慮忘戒而生驕禎祥化爲妖孽告宗廟頒史館非所以示天下也　又曰明永樂二年獻騶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警怠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　又曰永樂三年河清於蒲津　又曰永樂三年關陜獻嘉禾羣臣應制撰詩初上爲燕王時嘉禾生北平以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摹勒拓本賜諸王近臣　又曰永樂十五年太液池水冰結爲樓閣龍鳳花卉象賜羣臣臨觀　又曰孝宗冊立爲太子時詔至南京瑞雲見孝陵如車蓋

祥瑞三

原火烏　神馬（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於王舟鱗介兵象白者殷家色白明殷當授於周又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　式云麟鳳鸞龍騶虞白澤神馬爲大瑞隨即奏之應奏不奏杖八十）　浪井　醴泉（典略曰浪井不鑿而成孫氏瑞圖曰浪井不鑿而成者清淨則水流有仙人至　式云神鼎丹甑醴泉浪井爲大瑞）　金芝　華木（漢宣帝時嘉穀元稷降于郡國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金芝色如金銅池承霤也　式云秬秠嘉禾芝草華木並爲下瑞）　元珠　紫玉（式云元珠明珠玉英白玉赤文紫玉黃鐵金縢並爲上瑞）　威鳳　神雀　神珍　帝祉（詩神珍降祉　書式揚帝祉）　三秀　五雲　靈物　瑞圖　呈祥　效靈　休徵　嘉瑞　禎祥　福應　增連珠　合辟（後漢天文志曰三皇邁化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辟）　和氣　天休（唐權德輿曰和氣洽則祥應至　書經君奭曰天休滋至）　白麟　赤雁（俱見前祥瑞二）　應德　蒙福（明帝紀祥瑞之降以應有德　五鳳三年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屢蒙嘉瑞獲茲福祉）　非煙　助月（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蕭索輪囷是爲卿雲　晉天文志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　花葩　蓂莢（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常有五色雲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　帝王世紀曰堯階有蓂莢草）　木精　竹實（公羊）

（注曰麟仁獸木之精也晉毛詩疏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含仁　覽德（廣雅曰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賈誼弔屈原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一角　五章（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李白詩曰鳳皇九千仞五章備珍彩）五彩　九苞（京房易傳曰麟有五彩丹山有九苞之鳳）元符　黃瑞（文選典引曰元符靈契黃瑞湧出注曰元天也黃地也）

【原】瑞命　靈符（何晏瑞頌）戩穀　極休（何晏瑞頌）

【增】華雪　瑞雨（南史曰宋大明五年正月華雪降羣臣作詩謝莊有璇璣璽藻之句南史曰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虞寄上瑞雨頌）寶鼎　金車（漢武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瑞應圖曰舜時金車見帝庭）

【原】惟德動　非天私　禾同穎　木連理（書經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下詳祥瑞一）

【增】步中規　首戴德（廣雅曰麟者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書經鳳皇來儀疏曰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足履禮）順之實　和之極（禮運曰麟鳳在郊藪故曰順之實也漢公孫弘策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此和之極也）一角獸　三足烏（郊祀志曰漢武帝郊雍獲一角獸蓋麟云抱朴子曰舜至孝三足烏集於庭）啓靈篇　披瑞圖（東都賦白雉詩）甘露殿　瑞雲亭（魏明帝詔曰甘露屢降於仁壽殿下見祥瑞二）日抱戴　月重輪（唐潘炎日抱戴賦曰景龍元年帝臨上黨日抱戴潘炎月重輪賦曰景龍元年八月十四夜月重輪）山呼萬歲　洛出九疇（漢書曰武帝封嵩南聞山呼萬歲者三孔安國曰河圖即八卦是洛書即九疇是）

【原】天降茂祉　神表靈貺　皇道無爲　帝德有家　佳穀旅生　野蠶成繭（光武時）

【增】青龍進駕　飛黃伏皁（淮南子曰黃帝時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萬年玉冊　九莖金芝（晉元帝紀有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有金芝九莖產於涵德殿銅池中）神光顯著　符瑞並臻（漢宣帝紀神爵四年修五帝后土之祠齋戒之日神光顯著白虎通曰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七曜順軌　三辰昭華（晉天文志曰三皇邁德七曜順軌下王珪嘉祐明堂赦文）金枝玉葉　天酒雲牙（上詳見前花毓注瑞應圖曰甘露一名天酒宋詩朝潮薦天酒寧饋服雲牙）采氣成龍　卿雲隨馬（史記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志不在小吾望其氣皆成龍虎五采此天子氣也唐天寶十三載封泰山有卿雲隨馬）音中律呂　食惟琅玕（劉向說苑曰麒麟音中律呂李白詩飢鳳不啄粟所食惟琅玕）麟遊郊藪　鳳鳴朝陽（禮記曰聖王用民必順故麒麟在郊藪詩經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連理映阜　鳴鳳棲柯　平慮植砌　朱草叢庭　搖風翠蓮　浴露朱英（俱詳祥瑞一）萬靈禔祉　三辰合慶　慶霄輪囷　德水清徵　天瑞磊砢　地符氛氳　天無蘊寶　地有呈祥　龜負綠檢　麟銜斗樞（以上俱出玉海）涵露飛甘　慶雲呈絢（唐太宗冊文）河色呈符　山聲告慶　天剖神符　地合靈契（揚雄劇秦美新文）黑章擾圃　赤字浮河　山祇吐祕　河靈孕寶（出玉海）丹甑呈豐　器車表德（詳祥瑞一）煙雲紛郁　日月光華　青雲浮雒　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沈璧禮畢榮光並出塞河青雲浮洛）禎凝藪澤　慶溢風煙（唐長孫無忌賀河清表）書載歸禾　詩詠鳴鳳（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于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詩經卷阿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雲潤星輝　風揚月至（俱班固典引）青雲干呂　東風入律（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云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四神

踐雪　五老飛星（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大雪深丈餘甲子旦五車兩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尚父曰五車兩騎是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四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五老見時事詳符命一）　黃銀挾彩　紫玉擒英（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山溢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紫玉現）　澤馬飛鑣　山輿結轍（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二騶俱出王勃九成宮頌）　素雉朱烏　元秬黃麰（出班固典引）　疊貺駢祥　窮靈極祉（出玉海）　丹羽儀韶　翠黃承[illegible]（唐太宗頌）　〔增〕彰有德之象　表無疆之休　〔增〕黃雲履鼎上　白雲起封中（漢郊祀志曰元鼎四年迎寶鼎至中山有黃雲降焉又曰元鼎六年封太山有白雲出封中）　天其申命用休　福皆不召而至（上出書經下出董子）　星爲元氣之英　雪兆豐年之瑞（三星曆記曰景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　五百里賢人聚　一千年王者生（異苑曰陳寔與諸子姪造荀淑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春秋感應圖曰黃河千年一清丹丘千年一焚則王者當出）　納僬僥之珍羽　受王母之白環（帝王世紀曰堯時僬僥氏來貢珍羽　文選景福殿賦注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　芝房寶鼎升于樂府　神雀甘露標爲年紀（兩都賦序）　赤文綠字候日舒華　龍檢芝泥浮河絢采（赤文綠字出尚書中候堯時事詳祥瑞二　河圖曰舜即位黃龍五采負圖玉檢金繩芝爲泥黃玉爲匣）　西鶼南雉之賮日至月書　連珠湧醴之徵雲霏霧集（俱長孫無忌賀河清表）　繪在禁嚴契龍圖之瑞物　播之雅頌參乾德之樂章　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　諸福之物畢至永孚于休　章騰郡國聞數千百所之祥　喜動公卿上於萬斯年之頌　蘋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每不勝書　象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自至（以上俱玉海）

祥瑞四

〔增〕天符（四子講德論曰天符既章人瑞又明）　地符（王元長曲水詩序曰天瑞降地符升）　景風（文選注曰景風卽祥風也）　効珍（東都賦寶鼎詩曰岳修貢兮川効珍）　祕寶（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注曰河圖也）　十瑞（述異記曰堯時有十瑞）　曜文（晉武華林詩曰天垂其象地曜其文）　青光（唐實錄曰開元十九年興慶宮[illegible]新三百餘步旣而有青光紫氣覆地）　器車（禮記詳符瑞一）　瑞石（地理志曰唐高祖時于北都獲瑞石有文曰李淵萬吉纂受瑞壇祀以少牢五行志曰貞觀十七年又于涼州得瑞石）　玉璽（宋志見祥瑞一）　銀甕（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焉）　金船（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游王後池）　金勝（宋志曰國平盜賊四方賓服則金勝出）　金芝（漢宣帝紀曰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　玉芝（唐志曰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產玉芝）　賓連（木名）　闊達（木名）　平露（木名）　蓂竹　紫脫　華平（木名以上俱詳祥瑞一）　蓮旗（玉海曰宋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以南安雙蓮華繪于旗以表瑞）　瑞竹（玉海曰宋皇祐三年後苑生瑞竹一本兩莖羣臣多爲賦頌以獻）　趺蹄（后土之歌詳祥瑞一）　騶虞（詩經注曰騶虞義獸也有至聖之德則應之）　角端（詳祥瑞一）　鸑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鸑鳳別名）　神爵（漢書曰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宮明年改元神爵）　黃鵠（漢昭帝紀曰元始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白虎（文選四子講德論曰今南郡獲白虎偃武修文之應也）　魚銘（唐開元二十一年衢州獻魚有銘襄光庭張九齡等表賀）　日

重輪（宋元符二年日重輪輪裂爭輪二旗） 五色露（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其國若有吉樂之事則滿空雲氣著于草木皆成五色露） 日衣青光（春秋元命苞曰伏犧者德昌日衣青光） 五雲冠日（晉紀武帝太康元年正月五雲冠日） 日宣重光（倪寬傳曰元封元年登封泰山倪寬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符瑞圖曰日外一暈更赤也） 填星如瓜（漢郊祀志曰元封元年秋填星出如瓜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神光三燭（漢武紀曰元封四年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 雲成宮闕（祭祀志曰漢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百官咸見之） 協風應律（陸雲宴會詩） 炤景飲醴（江淹上建平王書景景星也醴醴泉也） 珠躔麗極（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老人星見賀表曰玉燮凝高珠躔麗極） 丹蓂候魄 河光吐榮（俱出玉海） 玉版祕記（玉海曰唐天寶八載方士索澤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因是羣臣上帝號） 合符釜山（史記黃帝紀索隱註曰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出瑞雲應王者符命如堯有赤雲之祥黃帝有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于釜山） 白馬朱鬣（禮緯曰白馬朱鬣騶于文王） 麟趾褭蹏（漢武帝紀曰太始二年三月詔有司議曰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改金曰麟趾褭蹏以協瑞焉注曰金有常形欲表祥瑞改鑄爲麟趾馬蹏之形） 白麟奇木（漢終軍傳曰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一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 白狼銜鉤（田俅子曰湯都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 晉陵金鐸（東晉王廙疏曰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 疇德瑞聖（褚白馬賦曰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逢吉丁辰（班固典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註曰逢其吉瑞當于佳辰） 荅三靈之蕃祉 至德馨香感于神明（書） 至德光大動于天地 乾符坤珍超圖溢牒 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

祥瑞五

【原】【賦】魏劉邵嘉瑞賦曰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章光列之焞燿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來葉而垂名實名德之所墜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得收麒麟於元圃棲鳳皇於軒楹舞鸑鳥於中唐聆鸑鷟之和鳴弄萐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 【增】張衡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于春圃豐朱草于中唐

【原】【頌】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欽明文思罄民生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聿迪明命肇啓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於高岡麒麟依於圃籍甝虎類於[illegible]麀之麌麌載素其色雉之朝雊亦白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霤儵儵嘉苗吐穎田疇

原表周王褒上祥瑞表曰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叶至德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元黃藹索之輝丹紫輪囷之狀豈止唐帝沈辟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增唐張說奏慶山醴泉表曰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祕景時和則見是知緐代曆慶謀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元象弘濟蒼甿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草列詩于階廚儀籥御籙之禽相鳴於戶闥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覙泉源表元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　宋林希奏祥瑞表曰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載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異類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煒燿發為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葩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鵲巢可附而窺池龍可豢而擾謂宜作為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績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為盛德之餘事自昔可紀殆不絕書今者駕鸞輅以克明庭撞黃鐘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譯輻輳自昔辯髮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漢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人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褒對皇家之盛容臣等躬率有司伏尋故事參稽圖牒宜先象齒之珍數道句臚敢上龍池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

增序宋晏殊兩朝祥瑞贊序曰二聖膺運天人協贊符命沓臻三象騰輝五靈狎至露貽雲蔚泉湧河清紛綸乎華芝茂衍乎嘉穀羽毛之族萬變呈姿卉木之倫千名著異爰稽衆瑞列績殊庭乃詔羣臣並爲贊述

增詩唐王維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賜宴即事詩曰欲笑周文歌宴鎬還欽漢武樂橫汾豈如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增策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識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遜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斯樸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

仙萁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榮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對曰臣聞化浹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籙撫運登皇孝道格於蒼穹仁心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洊至五蹄仁獸樂君囿而來遊六象感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紫雉白烏丹䲭鄗上之二梓拔汀間之三脊固亦遡河授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彌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沖撝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呉制道對）

福祿一

【增】詩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魯頌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富而壽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士庶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

福祿二

【增】長發其祥　有秩斯祜　一人有慶　萬壽無疆（俱詩經）　昌熾　長生（上出詩魯頌詳福祿一莊子黃帝問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故我脩千二百歲矣）　夢九齡　呼萬歲（禮記文王世子曰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之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漢書武帝封泰山聞山呼萬歲者三）　申命用休　降年有永（殷高宗）　摩銅狄　奉玉卮（搜神記曰薊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狄曰適見鑄此今已五百年矣）

（史記曰漢高祖在未央宮中奉玉卮爲太上皇壽）獻椒花　種桃實（晉書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曰聖容映之永壽于萬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降出桃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三千年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八千春秋　四百甲子（莊子逍遙篇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禔福錫羨（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　揚雄甘泉賦曰卹胥錫羨注曰錫與也羨饒也）神筴受萬年之算　洛書開五福之祥（出翰苑新書）丹冥投烽　青徼釋警（曹植求自試表註曰丹冥南方青徼東方也）裔雲結幄爛南極於紫霄　元日稱觴介東朝之黃髮　雲成五色重瞻瑞日之光　花覆千官共祝大椿之歲　已標仙籍之長生　式播皇風於不朽　一人有慶遙瞻北闕之尊　萬壽無疆願效南山之祝　思齊所以聖佇觀則百之男　天保莫不增更祝無疆之壽　則百斯男願嗣文母徽音之雅　既多受祉載賡魯侯燕喜之詩　幸與庶民同被皇極斂敷之福　更祈聖壽不殊華封請祝之辭（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福祿三

原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實受其福　永膺多福　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　干祿百福　子孫千億　愷悌君子　干祿愷悌　百祿是遒　百祿是荷　受天百祿　天被爾祿　天應之德　祈天永命　承天之祜　受天之祜　天錫純嘏　永錫祚胤　萬壽無期　南山之壽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必有世祀　萬世不絕　無疆之休　於萬斯年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卜世三十　卜年八百　增聿懷多福（詩經）　天壽平格（書經）　期頤（禮記百年曰期頤）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壽考維祺（俱詩經）　祿位名壽　尊富饗保（俱中庸）　五福（洪範九五福）　仁壽（董子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　虎拜（詩經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兕觥（詩經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古帝壽考（韓愈佛骨表曰黃帝百十歲少昊百歲顓頊九十八歲帝嚳百歲帝堯百十八歲舜禹湯皆百歲文武九十餘歲）　安愈（張衡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註愈寧也）　逆釐三神（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感動天地逆釐三神）　安綏天保（陸機宣猷堂詩曰儀刑祖宗妥綏天保）　壽于箕翼（荀子富國篇曰國安磐石壽于箕翼）

淵鑑類函卷五十

帝王部十一（帝德　歸仁　行義　行禮　帝孝）

帝德一

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又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禮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左傳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左傳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原淮南子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增鼂錯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

斗極明月出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增 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然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聖德純茂百姓畏愛上天歆享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司馬光曰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斷斷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帝德二

原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聖德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增 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曰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原 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櫺扉之內霏然而雲

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峴崘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增**舜典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原**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大戴禮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增**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商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神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原**帝王世紀曰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敎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况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又曰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韈繫解乃自結之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　**增**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旌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原**又曰武王自孟津還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史記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增**又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性明達好謀能聽既即位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桓子新論曰太宗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體

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脩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撮綱紀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　又曰武帝才質英妙有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代事迹改正朔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藝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漢家最爲盛圖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原前漢張禹傳曰成帝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增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馬援謂隗囂曰到朝廷凡數十未嘗有見明主如此也才能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情兵事方略量敵較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祖耶曰不如也高祖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成哀以來天地縱横巨猾竊命世祖以眇眇之祚起白水之濱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叢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才畢奏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爲中興與夫開創者寧有異乎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故能享有神器據萬物之上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内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刑少也）故後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又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承奉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晉書曰武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　原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遊　增册府元龜曰後魏道武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鎮之以淵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又曰魏孝文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每垂矜捨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輿

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爲之巡幸淮南如在内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稻粱無所傷踐帝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嘗寄以布素之意脩然遠邁不以世務嬰心又曰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之臥内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惜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執撝降有遠至者皆爲之加禮初軍國多務奏請塡委臨朝處分剖決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意表然唯舉大綱不存苛細　通鑑曰唐太宗微時劉文靜見而異之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册府元龜曰唐太宗踐祚之始布德寰中申威遐外旬月之間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厲精爲政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旁徵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秕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户不閉囹圄嘗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伍斂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畿内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通鑑曰唐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末人思之謂之小太宗　册府元龜曰周世宗幼而英異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辯高談詞理鋒起即位後與侍臣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因喜賞人也　司馬光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石矢期于必克及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宋史臣曰太祖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民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經濟類編曰宋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憫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諍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　又

曰宋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無愧焉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于其君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述秦誓之能悔過太宗兼有之其卓矣乎　金史贊曰太祖英謨叡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在諸帝中最爲賢主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己也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職守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小堯舜　通鑑總論曰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任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長戟百萬鐵騎千羣奮烏桓猋集之師騁勁弩良弓之勢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已爲天命人心所係屬矣　通鑑總論贊元世祖曰天啓眞人時當熙運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爲長爲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黎知人善任安童爲相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爲太保王磐竇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謨謀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載攟丕圖屢樹鴻勳遠夷悉服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明張時泰曰太祖崇信義于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于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下之力爲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與夫豈智與力哉　名山藏曰明高皇帝承元末弛縱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纘序大服海內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

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陶植以德義閒四方有水旱蝗蟲之灾憂形于色遣人賑救如恐不及隆寒盛暑蘇洗寃獄奏上刑名垂神省察並從輕典優禮老成勲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內自廷臣外及方岳郡守咨簡詳擇不以輕畀褒奬循良使久于官是以在任之人奇材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文學胥史衮然擢拔致位名卿十年之內吏稱民安比于文景下及民間木埴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一時無呰窳偷惰之風矣至於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事太后祇敬夙夜未嘗一日去書下筆逢涌皆傳脩齊治平之道秋冬巡邊閱武親橐鞬騎射威震殊俗休哉文武恭儉之主也　明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臣曰上簡言慎動慤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處必衣冠雖置筆硯有常處

帝德三

原孝理　化成　欣戴　悅隨（聖人順動而人悅隨）　樂推　悅服　垂拱　恭己　大同　富有（同和平也富有天下）　膺命　立德（立大中之德）　帝道　王猷　法天地　作父母　蓋如天　民猶體（蓋之如天民猶支體）　承天休　建皇極　四時成　萬物覩　冠道德　履純仁　通風雨　歷日月　允文允武　克長克君　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九功惟序　百度惟貞（俱書經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　式于九圍　澤及四海　納隍之慮　解網之仁（湯）　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　正位凝命　勝殘去殺　表正萬邦　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天下爲公　海外有截　萬邦作孚　百姓爲心　不嚴而理　無爲而治　創道德之囿　弘仁恵之虞　與日月齊光　若晝夜有恒　覆載所及致之于升平　照臨所加納之于仁壽

增耿光　大烈（書經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亶聰明　錫勇智（書經曰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乃錫王勇智）　不競不絿　如圭如璧（俱詩經）　昭景　飲醴　爍電　舒虹（上出江淹上建平王書注曰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也下出顏延年應詔詩言德化之美如虹蜺舒光）　咳唾爲恩　眄睞成飾（俱顏延年曲水詩序）　昭天　漏泉　繁枯　潤涸（漢書吾丘壽王曰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吳均檄文曰皇恩所被繫枯潤涸）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遺文反質　蹈德詠仁（上出陸機大將軍宴會詩下出東都賦）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東京賦）　陶化染學　富仁寵義（魏都賦）　協風旁駭　天晷仰澄（陸機宴宣猷堂詩）　茂德淵沖　天姿玉裕（陸機宴宣猷堂詩）　陵風協紀　絕輝照淵（陸機大將軍宴會詩）　三台摛明　五岳增峻（文選盧子諒詩）　丹宸投烽　青徼釋警（張協七命）　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　函之如海　養之如春（班固答賓戲）　斧藻至德　琢磨令範

（王融曲水詩序） 民望如草 我澤如春（曹植七命） 三光宣精 五行順布（東都賦）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曹植責躬詩） 仁風行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騖（東京賦） 目中夏而布德 瞰四裔而抗稜（東都賦） 案六經而校德 渺古昔而論功（東都賦） 醇洪鬯之德 豐茂世之規（甘泉賦） 仁聲惠于北狄 武誼動于南鄰（甘泉賦） 解羲皇之繩 錯陶唐之象（張協七命註曰象言象刑也） 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唐太宗即位冊文） 靜默沿道 和平返淳 智周翔泳 功濟陶鈞（唐睿宗哀冊） 春煦海涵 義鬯仁洽 翔舞太和 涵濡茂澤 生繁華于枯荑 育豐肌于朽骨（文選勸進表）

帝德四

對 德象天地 積善之厚 天子至貴與天地通氣 敷大德爲天下 德侔往初 德通幽冥 道得衆則得國 運天地 德繼世 四王樹德 三王先德 先道德 惟行道德 和順道德 道德爲師友 仁義以爲明 備道全美 道德盈塞 至道以王 道猶衡樽 皇道煥炳 君積于道 布德和令 振民育德 黎民敏德 樹德務滋 明聖鑒德 用明顯德 表功明德 咸有一德 恒以一德 惟天佑于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其德不回 履德之基 經德秉哲 以德爲車 觀武如德 苞元履德 位在德元 聲德達遠 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 周世脩德莫若太王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光亨 盛德可詠 任德緩刑 明德慎罰 失其文德 文以應民 好文不武 通達文理 承天意 言天文 聲重天地 經天緯地 與天轉運 先天而順 則天象地 天下同利 光宅天下 承天紀民 天子經略 天然之姿 天地之姿 天子特生 行猶河海 材質高妙 飛英聲 馳英聲 令聞不已 絕世之主 亞聖之才 寵綏四方 君子之光 敬之若神明 神明之主 聰明齊聖 聰明睿智 穆穆在上 煌煌盛美 顯顯令德 定禮樂明舊章 左準繩右規矩 身爲度聲爲律 四本咸具 四海咸利 動靜不失其時 繼韶夏 崇號謚 五帝之隆 三代令王 得萬國之心 光于四方 崇冠百代 尊賢容衆 備物致用 一人元良 一哉王心 高朗令終 民樂其治 温慈惠和 聰明仁勇 醇美皓然 優游博行 見善則遷 號令温雅 四三王而六五帝 順天地之紀 堯文煥炳 最爲高明 禹好善言惡旨酒 乃聖乃神乃文乃武 不剛不柔 如金如錫 如珪如璋 令聞令

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覆物崇天載物弘地　象天統物象地載物　如天之無不幬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　履四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　含羲孕農　光軒熈堯　篚厥元黃紹我周王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　文王飲千鍾永保鴻名　生荷其榮没垂其聲　垂德後裔　抱弓而號　削木爲像　象符　朝其衣冠　有善讓天　惟德動天聲教無爲　禮樂明備　天下自正　天下和平　文治　文明　休明　聰明　**增**由庚（詩經篇名言萬物得其道也）　靈脩（出文選注曰靈神也脩長也言有神明久長之德也）　淳懿（文選樂府吳趨行文德熈淳懿）　宅心醇粹（魏都賦註曰醇美也）　天臨海鏡（顏延年詩言人君以明德照人如天鏡之照海也）　含淳詠德（四子講德論曰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遵遊自然（聖主得賢臣頌曰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塲）　英聲茂實（司馬相如封禪文曰飛英聲騰茂實）　洪輝景炎（班固典引曰揚洪輝奮景炎）　德洋恩溥（相如難蜀父老）　欽明尚古（出班固典引注曰欽明之德庶幾于古道也）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鑠　沐浴膏澤（以上俱東都賦）　仁洽道豐　聲教布濩（俱東京賦）　藏用元默　菲言厚行（俱魏都賦）　昭德塞違（左傳）　灑沈澹灾（相如難蜀父老）　聖風雲靡（長揚賦）　炳海表岱（顏延年郊祀歌）　嚮風而聽隨流而化（上林賦）　德耀寰表（長孫無忌河清表）　道德爲麗仁義爲準（山堂肆考曰漢文帝道德爲麗仁義爲準）

體仁一

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又曰體仁足以長人　**增**書經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六韜曰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己此愛民之道也　新書曰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殺也則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則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

聖王之功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　韓嬰曰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巳之情量之也巳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巳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巳惡貧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也　呂覽曰水源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務其所歸　說苑曰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之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背之則亡　陸贄曰懷生惡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游蓋悦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

體仁二

增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麟翔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冊府元龜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又曰光武時大司馬平公孫述放兵大掠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羮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拔中山）　後漢書章帝元和二年勑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

伐殺東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後魏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旣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較自今以後不聽濫設其畋獵皮肉別自頒賚

又曰後魏獻文皇興二年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慟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勅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葬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徧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係咸附背脊鍼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淩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須此制　通鑑曰貞觀五年制自今淩死刑者皆覆奏淩日徹樂減膳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刊石爲鐫眞形置之左右以伸帷蓋之義　又曰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麑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得放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己以及也　又曰唐太宗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婢一萬四千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準其直以布及錢贖爲編户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自效帝謂之曰非不欲用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悉令廩食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也　又曰唐明皇開元十二年隴西節度使王君㚟破吐蕃獻捷帝謂俘囚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舍汝性命以申舍養　又曰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經濟類編曰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于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　通鑑曰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若困鬭則李氏一門不可加害　又曰宋仁宗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　又曰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爲御帶帝曰以爲朕帶孰若爲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　元史曰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夜宴時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也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遇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名山藏曰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征張士誠戒曰毋虜掠毋妄殺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毋傷之　明太祖諭曰中原爭鬭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歷水陸收瘞之

體仁三

增扇賜　解網（扇賜武王事解網湯事俱詳帝德二）　飲賜　止網（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如襄城宮登子還坂見暍者僵于路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又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帝觀魚于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止網）　廣仁陂　福源池（冊府元龜曰唐天寶六載詔曰開滎陽僕射陂陳留蓬池等採捕甚多傷害極廣自今以後特宜禁斷其僕射陂改爲廣仁陂蓬池改爲福源池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孚之化）　加志　恤功（史曰唐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　周書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泣罪人　葬枯骨（詳帝德一）　除苛法　去肉刑（史記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政　漢書曰文帝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議賑貸　問疾苦（漢文帝詔議賑貸　漢昭帝遣吏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仁及枯骨　澤漏重泉（後晉高祖天福三年詔）　全活流民　稟給嬰兒（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爲災關東流徙者衆詔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　後漢書章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無子不能養者稟給之）　葬戰士　縱死囚（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于高麗收隋戰士骸骨詔祭而葬之　通鑑曰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衆如期自詣朝堂無匿者皆赦之）　欲人富貴　問政寬猛（通鑑曰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唐德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帝曰誠如公言）　有親喪者勿繇　無家屬者給穀（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使得送終以盡子道　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爲災人用困乏無以自贍惻然憫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禁笞背刑　定折杖法（俱詳體仁二）　出米貸飢　碎犀療疾（上周世宗事下宋仁宗事俱詳體仁二）　置園恤孤獨　給田養流民（梁書曰武帝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　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閑田以養之仍令所過給食）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

（通鑑曰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先是役入户絕田官自鬻之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體仁四

原其仁如天　仁育萬物　仁以接物　仁風遐揚　仁風潛扇　仁義爲巢　仁義爲郭　仁義爲準（漢文）仁義爲繩　醉於仁義　陰行仁義　履行仁義　克寬克仁　寬仁溫惠　仁而愛人　本仁祖義　仁如騶虞　蹈顏子之仁　仁智明達　仁及草木　仁歌行葦　視民如子　視民如傷　兼愛百姓　弗侮鰥寡　敬老慈少　慈幼養老　嘉孺子　哀婦人（詳帝治）　蔭暍人于樾下　泣辜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肆掠止獄訟　挺重囚益其食　省囹圄　出輕繫　去網去鉤　焚鴆　春田不澤圍　田獵唯時不殺童羊（童小也）　無殺孩蟲胎夭飛鳥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汲冢周書）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詩）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增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經）　其仁可親（史記大禹紀）　收葬客死（漢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及棺槨朽敗者）　掩骼埋胔（冊府元龜曰漢質帝本初元年詔曰方春戒節賑濟乏厄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廩窮弱收葬枯骸）　出宮人（冊府元龜曰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技巧自餘悉出以配鰥民）　禁屠殺含孕（冊府元龜曰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放華林野獸于山澤（後魏孝明熙平元年）　剗削京觀（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爲墳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焉）　禁作簺捕魚營圍　取獸（唐高宗咸亨四年）　放麋（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幸漢故未央宮舊基賜從臣宴有麋鹿經御前羽林獲之以獻帝放之）　助天孳育（唐開元十二年詔）　春禁弋獵採捕（唐天寶元年）　永言亭育仁慈爲本（唐天寶五載詔）　放宮女于掖庭西門（唐太宗事）　放宮女于九仙門（冊府元龜曰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出後宮三百及教坊伎女六百人聽其親族迎于九仙門百姓聚觀讙呼大叫）　保滋懷生仁遂物性（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縱鶻（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時回鶻進白鶻一聯帝令對使解縧縱之）　含幽育明（周太祖廣順元年詔）　痒疴疾痛孰非同體（宋真帝元曰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疴疾痛孰非同體）　天資仁恕（刑法志唐太宗）　起行潄水必避螻蟻（宋哲宗）　民胞物與（西銘）

體仁五

增詔後魏出帝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寢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殣之義冀亦可免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沖虛至

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　二年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躭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刳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斂欲穿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殄庶類之生遂循目前不為經久之慮　又詔曰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戎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墮于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壠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一物失所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頒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宅穸之下各安所厝婉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為非類　唐高宗顯慶元年詔曰為國之道必崇簡惠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宮刑于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相繼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既廢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瑤圖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于憂兢納隍之心實勞于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寬貸年老宮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內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歡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宜申茲大造更量放出宮人　唐開元二十一年詔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教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夭傷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詔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將刑為之不舉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令朕以切于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道況賞不僭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餱糧

御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于九原示深仁于萬國惠加于鬼則遊岱之魂

有依義感于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璧池是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夫惻隱之心因形骸而下至于地升聞之德隨精魄而上動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朽骨于是恵露生死澤及榮枯遺奠有加于蘋藻備物無闕于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于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于青烏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于國而上下忻戴書之于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骼敎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干之墓惟德是欽䕶信陵之冢其仁未深曷若罔辨名氏莫知古今招亡散之魂復于棺槨收無主之骨斂以衣衾蓋所以感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王起下車泣罪人賦曰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于荷校遂責己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念涕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繫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行網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隱再三慜號帶而幽囚非一于是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黻垂紳出軾箱而欷歔交睫顧桎梏而汍瀾滿巾雖囹圄之中自罹有國之典恐羅網之内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顏之慘悽慚覺滂沱濕袞衣之文彩承顏熠熠滿眼浪浪情將同于肆眚義有軼于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希聖旨于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于闔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脩獄訟無怨由衷而感于黎庶自己而易于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率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蓋假其人爲邦家之本因其事爲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淚而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行義

原君能制命爲義　利物足以和義（易）　以義制事（書）　仁義爲巢　脩德立義　可謂義主　禁民爲非曰義　義以爲質　義聲　寵義（魏都賦曰寵仁寵義）　義啓　義方激而遐騖（東京賦）　不私故人（通鑑唐太宗時荊州刺史龐相壽自罪免上以其秦府舊人欲復其官因魏徵諫上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絹遣之）　王環以不降而受賞　仁贍以抗節而受褒　張美

以供奉而見疎　馮道以敗國而被棄（與周世宗事出通鑑總論）

行禮

【原】嘉會合禮（易）　務行禮　親有禮　老少有禮　率禮無違　克岐克嶷（詩）　【增】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詩）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詩）　禮儀卒度（詩）　率履不越（詩）　動如節度（漢光武）　以身率禮（漢明帝）　屈節下士（唐太宗）　見輒下拜（通鑑唐太宗以王珪爲魏王師令魏王見珪輒先拜）　臨軒送之（通鑑唐明皇開元中姚崇宋璟相繼爲相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對羣臣如賓客（唐宣宗）　遽索冠帶（通鑑宋太祖嘗召竇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由是對羣臣未嘗不束帶）　每求賢士尊以賓禮（明太祖）　對羣臣必正衣冠（明太祖）

帝孝一

【增】禮記坊記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邢昺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孝道至即萐蒲出庖廚不搖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帝孝二

【增】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又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原帝王世紀曰舜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年二十以孝聞　增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民以充實之　史記袁盎傳曰漢文帝居代時薄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氏喪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　又曰漢章帝母賈貴人生帝而明德馬太后無子明帝令太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仍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帝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　又曰晉武帝太始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合葬崇陽陵將還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冊初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釋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復吉　又曰晉明帝性至孝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又曰後魏太武帝明元帝長子也帝生不逮母密太后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旁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衣不解帶　又曰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四歲獻文曾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　梁書曰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

初仕後周爲大將軍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　又曰唐高祖武德八年羣臣食于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帝性至孝初葬貞元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又曰唐太宗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于西宮先是帝在髫齔太穆皇后于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即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歔欷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宮內慈顏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上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　又曰貞觀四年高祖不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尋有瘳百寮稱慶八年三月高祖讌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皇后執櫛理鬚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禮高祖亦喜形于色　又曰貞觀十七年唐高祖實錄成帝命褚遂良讀之于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息即令收卷二十年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樂于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即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淚　又曰唐高宗爲皇太子時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監國將發太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敕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願收雷霆之威駐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既至京師太宗氣疾發動乃于北闕餌藥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聽政于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　又曰貞觀二十三年高宗爲太子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鬢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惟文王汝之孝敬過文王矣　又曰唐文宗孝義天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宮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開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陳銀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凡膳饈珍果貢奉三宮而後進御帝嘗以宗廟祭器朽故不脩令郡縣有爲漆器處精造以進既而江南諸道以新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于別殿具衣冠而閱之有頃歔欷而退　宋史曰神宗天性孝友初即

位尊曹皇后爲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后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少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本紀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　遼史曰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元史曰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　名山藏曰明宣宗宣德五年清明節奉皇太后上陵上櫜鞬導從步掖過河

帝孝三

增底豫　解憂（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又曰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　萬國歡　終身慕（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進藥先嘗　選馬親試（嘗藥漢文帝事詳帝孝二唐書曰明皇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稱賀扶明皇升殿選飛龍御馬必先親試然後進御）　必欲終禮　不忍爲樂（上晉武帝事下唐太宗事俱詳帝孝二）　送殯跣行　侍疾髮變（上唐高祖事下唐高宗事俱詳帝孝二）　納履入閤　掖輦至宮（冊府元龜曰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閤門再拜慟哭禮畢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傳位於太子孝宗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　元日朝會慶殿　孟月謁景靈宮（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欲于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宋神宗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先朝御容皆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于景靈宮）　周文侍膳之典　漢高獻壽之儀（唐李輔國表）　置酒未央宮　上壽會慶殿（通鑑唐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皆承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殿上皆呼萬歲　通鑑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帝孝四

原克諧以孝（書）　永言孝思（詩）　永錫爾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恭奉遺業　夙夜敬止（詩曰惟余小子夙夜敬止）　昧爽定省　至孝惻隱　仁孝能德　舜大孝　禹致孝　孝友聞于四方　仁孝聞于天下　不足解憂（孟子曰富有天下不足解憂）　不忍言政　履大舜之孝　建武王之政　兼先聖之孝　如家人之禮　五日一朝　三年不言　不暇食粥　悲不能寐（真覺悲不能寐）　仰見榱桷　俯視几筵　視鏡奩而流涕（漢明帝詳帝孝二）　爲木主不自尊（武王）　完

廪　營洛（邑如武王意）　烏集（庭）　蒲廟（詳前）　烏瑞臻　甘露降　至德要道（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天經地義（孝經詳帝孝）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孝經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君子謂在上也）　至孝近乎王（禮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因親以教愛（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由本以生教（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民德歸厚　置塞天地　施無朝夕（曾子曰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之期也）　大孝（孔子曰聖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博愛（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莫遺（孝經詳帝孝一）　不儉（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增陟降庭止（詩周頌曰念茲皇考陟降庭止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也）　紹庭上下（詩周頌言成王思繼武王之事也）　止孝（大學曰為人子止於孝）　達孝（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于田號泣（舜詳帝孝二）　天明地察（孝經曰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孺慕　問安侍膳　孝性天至（漢章帝）　問安順色　貢孝弘風（蘇頲睿宗哀冊）　純孝至敬（王縉明皇哀冊）　蒼雲出丘陵之上（貞觀會要曰唐太宗入高祖陵悲號哭咽有蒼雲吐于丘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禮畢風靜雲止天色開霽咸以為孝感所致）　孝義天然（唐史文宗）　終身不違顏色（元史曰仁宗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焚香夜泣（元英宗詳見帝孝二）

淵鑑類函卷五十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帝王部十二（儉德 睦親 齊聖 克明 知人 神智 誠信 弘量）

儉德一

增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商書太甲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荀況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韓非子曰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嘗侈嘗費而況于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張弛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古學彙纂）

又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昆山之玉不至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給　子華子曰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蕩神化回潏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還事也剛此之謂儉聖人之所寶也　揚雄曰逮至聖文躬服節儉綈文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于是深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靡麗而不近斥紛華而不御抑止絲竹漫衍之樂憎聞鄭衛窈渺之音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　徐幹曰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雲物之容不書于策斮珠玉之脛而沈于原車有龍首鸞衡不以珊瑚爲柱馬有乘黃茲白不以珊瑚爲鞭　蔡邕獨斷曰勞讓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褰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　譚子曰夫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嘗貧儉者心嘗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故有保一器終身無璺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即清靜之道　又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

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閫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姦佞儉于嬪嫱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儉德二

增大戴禮曰黃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又曰帝嚳取地財而節用之　原墨子曰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尸子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瑶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樸馬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爲天子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采椽不斲斥題不枅（言梁柱相斥趾不著枅櫨）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粱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釋負然　增六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敝衣絓履不敝不更爲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爲其自爲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　韓詩外傳曰帝舜甑盆無膻而工不以巧獲罪　原論語曰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書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吾栝柱而茅茨爲人愛費　增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原史記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　又曰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爲席集上書囊爲殿帷　王隱晉書曰武帝太始七年三月詔大官減膳　又曰有獻雉頭裘者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敕有異服者依禮致罪　增晉書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又詔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　冊府元龜曰晉元帝性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

[illegible]約惟[illegible]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　又曰晉孝
武[illegible]十一月詔罷鈕[illegible]之作出宮人不知機杼者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戟勒鐵木而已　原沈約
宋書曰武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將
北征以琥珀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
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牀釘用鐵　又曰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即其處起
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
業焉　增冊府元龜曰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有司奏煎御香澤須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又曰隋高祖
居處服玩務存節儉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為費大加譴責後
進香復以氈袋因笞所司以為後戒　唐書曰太宗貞觀二年有司奏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
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非為民父母之道也
固請竟不許　通鑑曰太宗嘗玉華宮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永徽六年詔令少
府監非軍國所需宗廟之用並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嘗貢珠寶者並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為雕鏤及貨鬻
珠寶金銀等物　又曰明皇先天二年敕兩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
禁斷　通鑑綱目曰明皇開元二年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冊府元龜曰肅宗乾元二年帝耕籍田先至于先
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命撤之　又曰肅宗時太
子賓客韓擇木入奏因賀帝節儉帝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又曰德宗貞元二年陝虢觀察
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嘗思反樸之風用明
躬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　又曰憲宗元和五年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
昨令有司經度費甚多意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詘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
至于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簡則不勞人儉則不費財人安財足天
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動務至理實天下

蒼生幸甚　又曰文宗太和二年命毀放鴨亭子先是敬宗于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是日命毀之　又曰文宗命内官諭漢陽公主每遇對日不得廣插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又曰文宗時駙馬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曰本慕卿門户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職爲之卿不須爲也　又曰文宗開成四年夜于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公主赴宴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澣待罪敕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澣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與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衣澣濯者三矣　又曰宣宗性儉素先是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藉之于地至是帝皆不許　又曰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内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于殿庭有一玉梧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俊上請太祖笑而賜之　通鑑曰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帝笑曰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宋鑑曰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爲例何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帝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金史曰世宗七年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元史曰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大内月墀前謂之示儉草欲使後之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通鑑曰元世祖時回回孛可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元史曰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帝却之時諸王拔都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諭之曰太祖太宗時若如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　又曰元仁宗時近侍有言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欲飾以珠璣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　又曰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帝嗟歎良久　通紀曰明太祖初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財也　名山藏曰永樂四年

回回國進玉盌却之謂尚書鄭賜曰朕宮中恒用瓷盌潔素瑩然可念也　又曰明宣宗宮中欲用一木架工匠飾繪金綵輒命易之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庶幾不忘儉德

儉德三

增惡衣　卑服（禹惡衣服文王卑服）　白屋　卑宮（堯白屋禹卑宮俱詳儉德二）　捐金　抵璧（班固東都賦曰捐金于山沈珠于淵）　焚裘　留衲（通鑑曰晉武帝時程據獻雉頭裘一領詔曰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工用命焚之于殿前　南宋高祖微時嘗于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長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可以此衣示之）　絕繁禮　反太素（何晏景福殿賦曰絕流遁之繁禮反人情于太素）　帳無文繡　屏惡刻鏤（漢文帝幃帳無文繡詳儉德二　東漢章帝南巡過汝南郡時何敞為太守有刻鏤屏風為帝張設帝不悅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　禁采金玉　勿受珍羞（漢書曰景帝後二年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光武建武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作臺惜金　營閣惜費（作臺漢文帝事　營閣唐太宗事俱詳儉德二）　葬用瓦器　殿為土階（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人不知其處孝文識始終之義孝景能遵述孝道遺天下反覆霸陵獨完豈不美哉　後周武帝見諸宮殿華麗者皆毀之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栱）　皁囊帷殿　葛布籠燈（上漢文帝事　下宋武帝事）　青麻代絺　青練為帷（上晉武帝事　下晉元帝事）　常佩韋劒　止市雀釵（上漢文帝事　下晉元帝事俱詳儉德二）　改用鐵闌　令銷銀器（南齊書曰高帝性清儉後宮器物闌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　冊府元龜曰唐明皇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需）　命碎琥珀枕　不用龍腦香（上宋武帝事　下唐宣宗事俱詳儉德二）　戒使臣殫財　罷伶官冗食（通鑑曰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御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寺而已　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即位罷伶官冗食者三百餘人）　耒耜去文飾　衣裾戒寬大（上唐肅宗事　下唐文宗事俱詳儉德二）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汙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愛惜　下宋太祖事詳儉德二）　碎寶裝溺器　禁縉為假花（通鑑曰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即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宋真宗祥符元年王親臣庶第宅飾以五采羅製幡勝繪帛為假花者帝特命禁止之）　止索燒羊　嚴禁鋪翠（上宋仁宗事詳儉德二　通鑑曰宋高宗紹興中因王十朋疏嚴禁鋪金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羽焚之通衢）　思仲尼之克己　履老氏之常足（東京賦）　翡翠不裂　瑇瑁不蔟（東京賦）　綈衣不敝　革鞜不穿（長楊賦）

儉德四

原克儉於家　德儉而度　儉以足用　以儉率下　飭德以儉　儒行清約　用文景之儉　慕古人之風

奉養有節　愛民節財　敦本息華　弗殖貨利　奇怪弗視　珠玉弗服　不持珠玉　木器無文（長楊賦）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黝丹　垣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尚書）　堯帝大布

禹衣細布　冬日鹿裘（堯）　夏日葛衣　飲泉水　衣皮毛　澣濯故衣　衣無文繡　後庭無紈綺　大路越席　推甲乙帷　補壞屏風（魏書）　牀用直脚（宋武帝）　勿送冰紈　聽燒鳳膠　堯乘素車元駒　湯寢黃屋之駕　不好鮮飾　常乘故車　歸璇臺之珠　歸諸侯之玉　歸諸侯女　殺熊賜金　還千里馬（漢文帝）　還獻馴象　酒酸不易　食用宿肉　唯設白粥　宮無嬪嬙之燕　囿無般樂之豫　廢池籞之官　罷百戲之樂　增黃金與土同價（通鑑曰南齊高帝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焚錦繡珠玉（唐明皇詳儉德二）　去麗飾（班固東都賦曰去後宮之麗飾）　去末反本（張平子東京賦曰人去末而反本感懷而抱愨）　骨角裝帶（册府元龜曰隋高帝開皇仁壽之間裝帶止以銅鐵骨角而已）　賤瑇瑁而疏珠璣（長楊賦）　圖匱于豐防儉于逸（潘岳籍田賦）　斲雕爲樸（范蔚宗皇后紀論）　植示儉草（元世祖詳儉德二）　服御質素澹然無欲（元史仁宗）

儉德五

增詔後周武帝詔曰樹之元首君臨四海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麄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慾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於尊位朕甚恧焉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又詔曰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從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光雲合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拆毀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樸　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詔曰珠翠綺羅孰非珍玩嘗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羅綺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綈之制大帛之衣德雖謝于古人儉不忘于曩哲庶羣公觀此當體朕之不奢　德宗大曆十四年詔曰王者不寶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王思齊樸素邕州所進金坑誠爲潤國害人放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　後漢高祖詔曰卑宮菲食前代之令猷革舄綈衣哲后之明德至于損上益下惜力愛人冀息煩勞漸期富庶

增表唐郭子儀等表曰臣聞古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在化淳伏惟陛下纘成盛業備歷諸艱功存造化澤被甿俗至于服用之飾聲樂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等伏蒙天恩幸霑內宴竊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製儉薄頗爲逼下願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惟睿慈允臻于道昔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帝焚外國之裘皆仰止于有餘匪謙讓于當分以今比古無德而稱況聖作物覩著自格言上行下效存乎理體陛下以農業未乂軍務猶虞思懲富教之由率先儉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尚于此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示中外（詔荅曰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格言爲重理道在茲朕志復淳源用濟海內振其元化鏡以至清非謂艱難之時自崇樸素之本無聲之樂庶聞于四方曳地之衣將比于前古且率人而自我亦採木而銷金爲君之難事當乎增惕股肱之義務在乎弼違期于啓沃之勤不在延君之譽豈可付以史官宣于中外載循來表殊匪朕懷）

增奏後晉戶部尚書王權奏曰臣聞戒奢從儉惟經國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陛下開基創業應天順人顯宗樸素之風克協聖明之訓臣伏見諸侯奉貢九土勤王羅紈則纖麗奇工器皿則雕鏤異狀文之錦繡雜以珠璣雖外表珍華而事近淫巧伏請特降敕旨頒下列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可如山匪爲淳厚國風抑亦豐資天府（敕王權素推華族方處重官覩四海之貢輸虛陳巧麗察五兵之器用枉飾珍奇不惟耗彼生靈實且傷于淳素爰陳章疏將召和平宜允敷揚明示誡約自今後臣僚貢奉不得務其淫巧衣甲器械不得飾以金銀咸委遵行勿得踰越）

增賦唐李程漢文帝罷露臺賦曰偉漢文之君臨惟宮室有度以兆庶爲心安不忘危豈勞力于累土用過乎儉亦軫慮于百金懼乎設怨將以激勸若臺之是修唯德之不建是故絕役心于制造弘儉德于億萬乃言曰臺者高峙路者四通不足避燥濕寒暑無以受朝聘會同奚必高居爲明四目遠聽爲達四聽不重建何以就役不勞力何以成功由是却匠人之計全王者之德豈嗇于財實肥于國雖百工麏至無所作則庶人子來曷由陳力言之既終人故適從版築之功既絕尋尺之材勿庸柱礎不施寧轉他山之石棟宇罷構匪斲徂徠之松若夫氣候爲備順時布化諒惟國之有恒成茲臺之何暇南至以望太史每升其觀臺仲夏而居有司自設其高榭亦何用土木特建丹雘勤修誠無用之作非不朽之謀豈止全十家之中產貽百代之良籌彼晉靈登臨我則絕彈人之戲宋平興作我則無築者之謳式昭莫大之見用保無疆之休

增制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

矣朕爰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觀錦繡願言其志造次不忘自寅奉體圖勉康政道常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所得者重于遠所求者貴于異至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于政無補于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于珠玉珍于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稱朕意焉　開元斷珠玉等制曰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欲反樸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行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樸是使揚湯止沸涉水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令付所司令鑄爲鋌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于時並即焚于殿前以絕浮競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增漢賈誼治安策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

睦親一

增詩小雅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鄭康成註曰豐草諭同姓諸侯也）　禮記月令曰命樂師大合飲而罷（鄭康成註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太寢以綴恩也）　左傳富辰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左傳曰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親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周禮注曰周人以睦族爲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肢體之愛脈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疏巾車則掌金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爲王族者盡知所以自愛矣不幸而罹于法則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不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因而適市則奉而適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使刑焉夫周人之于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啓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必以刑于甸師者記曰王族無宮刑理不翦其類也刑于王族理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然周人之意有不在是蓋甸師掌共粢盛爲王子孫者盍亦思粢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刑于甸師是猶得罪于祖宗而祖宗戮之也豈得已哉　書傳曰以賢宗治爵宗以爵宗治庶宗彼賢宗方以爲榮不在益祿蓋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陛以陛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劒盾衛後也窶空無策混迹輿臺者有之富不知學竄身商賈者有之懷奇抱異仰屋而歎約結棄祿而遊逍遙穎異沖英昂首而志遐舉易名而就青衿誠以投閒置冷之朱組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紱也縛手繫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　朱子曰宗伯議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遞而王爵亦與賢此法也絃誦禮樂以養心爵貴名位以誘志此教也兩者親睦之善物也　又曰有道之長惟周爲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爲顯諸侯哉五等侯兩社輔三等采六遂邑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法蓋詳矣而又誦于瞽宗治于東序觀于成均考于王闈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無

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于公路公族其敎之密又何如哉

睦親二

增詩經大雅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漢書曰文帝時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爲列侯（按史淮南厲王反謀覺文帝不忍置王于法徙之蜀憤恚不食死）　通鑑曰武帝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臣得蒙肺腑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却骨月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又曰明帝永平十一年春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冊府元龜曰漢章帝建初六年東平憲王蒼等上疏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侯各十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修行邸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濟南東平中山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及拜天子親答之七年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曰骨月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焉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道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宴四廟子孫于文宣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又嘗宴公主侍臣于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向以燭至故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又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又曰孝文時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帝餞楨于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既之藩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惆戀然今者之集

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孝文送楨于階下流涕而別　後魏孝平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樿建二都德盛百祀雖帝祚蕃衍親賢並茂而猶沈屈素里曲禍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遠敘之列位　又曰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御憑雲觀引見諸王敘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誡十條以賜之　又曰唐高祖于宗親彌見敦睦送迎拜揖如家人禮　通鑑曰唐太宗時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又曰明皇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薛王業嘗疾上親爲煑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又曰宋太祖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灸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　又曰仁宗景祐二年秋七月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地作睦親宅以處之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名山藏曰明成祖賜在京諸王書曰往與諸弟各一方歲一見今早暮來聚甚愜于心暑可三日一朝　又曰永樂三年上賜諸王書曰我皇考創業垂統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篤親親藩國則重守法朝廷紀綱明正藩國不齟齬其間藩國禮節不踰朝廷不苛責于上吾與諸弟姪皆宜念之

睦親三

【增】敘族　尊賢　行葦　葛藟（詩大雅行葦篇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也　詩王風葛藟篇刺幽王不親九族也）　敬宗　聚族（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　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猶子　阿母（冊府元龜曰後魏太武書顧樂安王範之長子良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　又曰後魏北海王詳獻文之子因其私慶請孝文帝幸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　夏禹拜敦敘之言　商書垂立愛之訓（冊府元龜序）　書載堯典首陳睦族　詩歌周德實美維城（唐文宗太和二年詔）　尊祖之義立愛自親　尚齒之文由家刑國（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睦親四

【原】惇敘九族　以親九族　親睦九族　篤厚親戚　愛樂諸弟　以爲首命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凡令之人莫如兄弟　友于之志通于神明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迎拜于階　奉觴上壽　置其驛馬傳起居　興席改容與車升殿　君子不施其親　能庇昭穆之門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　增宗子維城（詩板板篇）　合族以食（禮大傳）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左傳衞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賜几杖不朝（冊府元龜曰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爲諸父甚重之賜几杖不朝）　舊廬宴會（又曰漢和帝十五年幸章陵會宗室于舊廬之中賜宴作樂）　花萼相輝之樓（通鑑曰唐明皇性友愛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成此夜飲（後魏孝文事詳睦親一）　憑雲觀引見諸王（西魏文帝詳睦親二）　宴皇親于後宮之山亭（後唐莊宗事）　鶺鴒頌（唐書曰明皇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羣臣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因作頌）　詔許宗室應舉（宋神宗熙寧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者許應舉累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五王帳（通鑑唐明皇素友愛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　合本同根（明成祖諭諸王曰朝廷藩王合本同根）

睦親五

增詩唐明皇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詩曰代邸青門右雝宮紫陌垂庭如過沛日水若渡江時綺觀連雞岫朱樓接雁池從來敦棣萼今此茂荊枝萬葉傳餘慶千年志不移憑軒聊屬目輕輦共追隨務本方從訓相輝保羽儀時康俗易漸德薄政難施鼓吹迎飛蓋絃歌送羽危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歸　張說奉和前題詩曰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睦親賢巢鳳成新閣飛龍躍舊泉棣華歌尚在桐葉戲仍傳禁籞氛埃隔樓臺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開益地張樂奏鈞天侍酌衢尊滿詢芻諫鼓懸詠言形友愛萬國共周旋

齊聖

增重華協于帝（書）　克齊聖廣淵（書經成湯）　原聖敬日躋（毛詩）　增昔在文武聰明齊聖（書經）　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知幽明　知幾其神乎　見幾而作　樂天知命　窮神知化神而明之能研諸侯之慮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物　與時偕行　隨時之義　極深而研幾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變而通之以盡利（並易）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詩）　增固天縱之將聖　原性與天道（論語）　窮萬物之始終（家語）　睿作聖（書）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老子）　聖人無心與衆同欲　神代潛通（左傳）　神徹通知（大戴）秉二帝（莊子）　得天下之意（琴操）　明莫若聖（王弼）　聖而預知（列仙傳）　聖德元達（桓子）　聖德炳著（東觀孝安帝）

克明一

增冊府元龜曰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既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三代之前尚矣自漢而下膺運曆而履尊極者乃有挺非常之姿蘊維新之識表章乎文理究達乎情僞慮于未兆見于未萌明治體之要通時用之變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賾索隱以參乎繁表用能總御羣品嘉靖多方窒姦慝之源塞妖妄之逕克貞王度以熙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嘉言罔伏垂之綈緗良可述也　又曰王者鍾五行之秀膺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由是下情靡不上通讒說無以自進含忠履潔之士得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以保乎終吉自西漢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內懷聰睿邇言必究其所自至精冥合于惟幾刑賞不濫而政化以清垂之冊府斯爲美矣

克明二

增漢書曰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紀曰太祖以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請欲因以自利與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爲魏相國時欲遣鍾會代蜀西曹屬邵悌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人伐蜀愚謂會單身難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衆人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而强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余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何所能一辦耶若蜀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復憂此及蜀降會白鄧艾不軌帝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耶而更云可不須行乎及至長安會果反隨死咸如所策　又曰後魏太武時羣臣請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匄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通鑑曰唐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

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七年林邑王遣使言爲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采爾爲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又曰貞觀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于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　通鑑曰開元元年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服　又曰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帝不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都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荅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又曰太宗時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人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克明三

原元首明哉　欽明文思（並尚書）　重明麗正（易）　清明在躬（禮）　惟明克允　明四目達四聰（並尚書）　明德遠矣　察其明德（並左傳）　予懷明德（詩）　明德劭令　其德克明（詩）　明以察微（史記）　仁明謙恕　温慈惠和（並東觀記孝章）　德協於下惟明后　亶聰明作元后（並尚書）　聰明神武（潘岳西征賦漢高）　聰明敏達（東觀孝安帝）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詩）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詩）　明于天道（易）　與日月並明（禮）　用日月之時（後漢）　繼天而象日（帝王世紀）　宜照天下（易）　明鏡于三光（曹植）　照臨下土（詩）　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左傳）　微顯闡幽（易）　燭其大德（左傳）　而難任人　明命在天　類族辨物（易）　簡練臣下（光武）　斷簡功能（魏書）　侯帝不容（漢明帝）　以聽察下（漢記順帝）　文武鑒斷（晉陽秋明帝）　斬告蕭何者（楚漢春秋）　促理蔣濟出（詳神智篇）　對燭幽（西都賦曰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觀良寀　察誠僞（何晏景福殿賦）　明照四方（易離大象）　文理密察　輝烈光燭（東都賦曰德寓天覆輝烈光燭）　顯仁翼明（魏都賦）　天臨海鏡（顏延年曲水詩言人君以明德照人如天鏡之照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書經）　觀火（曰予若觀火言視民情如觀火也）　明哲實作則（書經）　智臨大君之宜

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與日月合其明（並易經）　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唐憲宗）　聰察彊記（唐宣宗）　明勿至察（明成祖[illegible]）

（皇太子文）

知人一

增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司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山澤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　史記曰漢高祖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　通鑑曰漢周勃爲人木强敦厚高帝謂可屬大事高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亡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吾所知也及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平等誅之　又曰文帝末周亞夫爲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及景帝即位亞夫爲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擊吳楚平之　又曰漢武帝謂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瘉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于汲黯近之矣　又曰漢武帝年老鉤弋趙婕妤有男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可屬社稷帝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帝遊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後漢書曰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諂事更始帝深疑之帝以戒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劉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害之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勳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　三國志魏書曰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年無毫

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其人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冊府元龜曰晉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爲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僭奢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　北魏書曰太武能知人收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爲尚書令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車駕獵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太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筆表至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言可爲社稷之臣　北周書曰宇文側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側與外境交通懷二心者太祖怒曰側爲我安邊吾知其無二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時蘇威爲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國政尋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意高祖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令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又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通鑑曰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決斷事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嘗據經史自當不負于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于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于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事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少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比日以來每試鞫大獄將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冊府元龜曰契苾何力爲蔥山道副總管母在涼府何

力歸省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于是衆兵執何力至延陀致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何如遠遣使入延陀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又曰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者多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存忠鯁或貌類尫懦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讐而怯于公戰或外若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迹雜埃滓而實懷清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蹈難心迹睽謬安可勝紀夫蒼天高遠四時有常即日月運行算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人近而難知也唐書曰隰城尉房元齡初謁太宗于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　又曰李藩爲徐州從事時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德宗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後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通鑑曰唐憲宗時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　又曰宋太祖仕周時永興節度使劉詞薦其幕僚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因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　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又曰眞宗時王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又曰元世祖爲太弟時召見姚樞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又曰世祖謂太子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名山藏曰明太祖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衆德操自異

知人二

（原）韓信於行陳　取陳平於亡命　卜式擢于芻牧　日磾出於降虜（漢書）（增）賓諠烈士　餘慶貧家（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時姜賓諠爲右武候大將軍　拒宋金剛于介州兵潰爲賊所擒高祖聞之泣曰賓諠烈士必不生降厚賜其家賓諠後果謀背賊事泄遇害　又曰憲宗時鄭餘慶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家類寒素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令旌節就地宣賜皆厚遣金帛餘慶每授方任憲宗必誡其使曰餘慶貧家不得妄有求取）保崔縱之必來　信渾瑊之不反（又曰崔縱爲京兆尹李懷光反德宗幸梁州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又曰德宗時李希烈遣間諜詐爲渾瑊書與希烈通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疋幷鞍轡綵二百疋）

識李廣數奇　知寇恂可任（漢書曰李廣在武帝時爲前將軍與大將軍衛青俱擊匈奴青陰受武帝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後果以失道自殺　又曰寇恂爲河內太守更始遣將朱鮪攻之時傳聞鮪破河內帝以爲不然有頃恂檄至恂大破鮪等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二八舉而四門穆　十亂用而天下安

知人三

【原】知人則哲　明哲作則（書經）　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左傳）　殷湯聘伊尹　文王拔呂尚　拔于禁於行陳　荀公達人之師表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汝狀有反相（漢書高祖相吳王濞）【增】天子以爲國器（冊府元龜曰漢武帝時韓安國爲御史大夫爲人多大略天子以爲國器）　汲黯社稷之臣（詳知人一）　非俗吏（又曰漢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倪寬爲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張湯湯上寬所作即時得可異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倪寬帝曰吾固聞之久矣）　上誠知人（又曰漢武帝時褚大爲梁相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倪寬爲之褚大笑及與寬議封禪于上前褚大不能及數曰上誠知人）　奉孝能知孤意（通鑑曰郭嘉有大略達于事情魏太祖曰唯奉孝能知孤意又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疾風勁草（又曰唐太宗貞觀九年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作詩以賜蕭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世南五絕（又曰太宗稱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頗牧近在禁庭（又曰宣宗時党項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與翰林學士論邊事誠具陳方略上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誠果招党項降之）　帖名殿柱（又曰宣宗于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强盜數人匿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旋除行言海州刺史）　魏謩綽有祖風（又曰宣宗時魏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謩徵之後裔也）　無西顧之憂（又曰宋眞宗時張詠知益州帝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賢于夢卜（又曰仁宗時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　廉孟子（又曰元世祖爲太弟時召廉希憲希憲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爲廉孟子）

知人四

【增】【頌】宋石介慶曆聖德頌曰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鋤姦枿大聲沨沨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愼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闕爲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于夏汝往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士

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瘵札曰衍汝來汝實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譏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礧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埽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爕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馬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神智一

原漢高帝紀曰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弒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實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埽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魏志曰民有誣告蔣濟爲謀叛主帥者太祖聞之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

出之　【增】魏書曰太祖自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篇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　又曰太祖征馬超韓遂遂請與帝相見帝與會語觀者前後重沓帝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紀曰明帝性强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覆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後魏書曰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塡委臨朝處分剖決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裵耀卿等賀明皇平奚契丹表曰陛下睿謀先定神算非常觀變于未萌取豫于無象　通鑑曰周世宗應機決策出人意表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摘伏聰察如神　名山藏曰明太祖閱兵三山平章邵榮與參政趙繼祖欲爲變有疾風吹旗觸帝衣遂易服從間返　又曰太祖歸功諸臣徐達等奏曰臣等起畎畒從陛下每奉成算如指諸掌事定不爽毫末天錫陛下神智非臣等力也

神智二

【增】神以知來　【原】智以藏往（易）　【增】範圍天地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易）　窮神知化　極深研幾（易）

【原】智周萬物（易）　知微知彰（易）　知人則哲（書）　能哲而惠　聰以知遠（史記五帝本紀）　其智如神（唐堯）　懷神珠（雄書）（靈準聽注曰懷神珠言聖智也）　智落天地（莊子）　欲宿心動（漢高帝）　坐知千里（光武）　【增】探幽洞深　神鑒靈察（俱曹植魏德論）　智韜機深（唐高祖禪位太宗詔）　英圖冠世　妙算窮神（同上）　初生即能匍匐（遼太祖）　知未然事（遼太祖）

誠信一

【增】易曰中孚豚魚吉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左傳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蓋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又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又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

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荀子曰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重輕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又曰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古之人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黑白然故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淮南子曰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愼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韓詩外傳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利動而不憤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呂子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不信成物況于人事乎　桓子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魏徵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　陸贄奏議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在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愼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　又曰聖人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一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于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知彌精失道彌遠故以虛懷待人人自思附任數御

物物終不親　司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以古之王者不欺四海伯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晉孝公不費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況其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張方平奏略曰帝王接物以至誠爲先權數不足任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説者曰鹿得苹則呦呦然而相呼懇誠發于中此言文王以至誠接于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于懇誠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誠接其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竭力以報其上者未有也　胡安國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繁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

誠信二

增漢書曰高祖初封漢王還定三秦時陳平自楚降漢漢王與語大悅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上爲蕭王又擊破銅馬受降適畢賊亦兩心上敕降賊各歸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　增光武紀曰帝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　後漢書曰光武親征赤眉赤眉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　又曰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既平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章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册府元龜曰魏文帝時蜀孟達與劉封不和率所領降魏帝以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達領新城太守與將軍夏侯尚徐晃共襲封帝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耶遂與同載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北魏紀曰孝文帝每自言凡爲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推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弟兄　册府元龜曰隋高祖開皇九年命晉王伐陳以高熲爲元帥長史軍還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是後將軍龐晃盧賁等前後短熲于帝帝

怒之因謂頍曰孫度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又曰唐太宗自髫齔多大志隋大業末左親衞竇軌弟琮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與帝有宿憾每自疑帝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安　又曰太宗即位引諸衞驍兵銳將等習射于顯德殿朝臣多諫曰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帝曰我以天下爲家率土之內盡爲臣子豈當有相疑之道也　唐書曰尉遲敬德仕劉武周爲大將太宗爲秦王時來降從太宗擊王世充于東都既而武周降將尋相蘇筠等皆叛諸將疑敬德亦當必走乃禁于軍中請殺之太宗曰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命釋之引入行宮賜以金寶謂之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良善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因從獵于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單雄信中之翼太宗出圍因率騎兵與王世充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將陳知略等帝謂敬德曰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各一篋　通鑑曰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問佞臣爲誰對曰陛下與臣言或陽怒而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竊恥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平鄴城斬張彥及同惡者七人軍中股慄帝親加撫慰翌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因命爲帳前銀鎗衆心大服　又曰同光元年莊宗入雒宴于崇元殿明宗及僞庭大將軍預焉帝酒酣顧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勍敵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功也僞將霍彥威戴思遠伏階叩頭帝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　後周書曰南唐遣使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向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要守害爲子孫計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　通鑑曰宋太宗時楊業將兵伐遼諸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又曰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魏公張浚）　又曰明太祖初方谷珍遣使奉書幣

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厚賜遣之　名山藏曰太祖初爲大元帥破元將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大元帥召其驍健五百人夜置帳下獨使爲國用執橐戈大元帥解印鼾寢三萬六千人皆安

誠信三

【增】使荀勗陪乘　命陳平護軍（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爲魏相國時荀勗爲從事中郎鍾會謀反主簿郭奕等以勗是會從甥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　下漢高帝事詳見誠信二）　假安東之節　絕望南之心（又曰晉元帝時王敦反王導率昆弟子姪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賜朝服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日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也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　又曰庾季才梁元帝時領太史江陵陷周太祖一見深加優禮賜田宅奴婢牛羊什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望南之心宜盡誠事我）　義深同體　理在坦懷（唐文宗詔）　虛其心而待物　一其志以使能（出冊府元龜序）　坦然不疑　曠然獨運（同上）　虞書有臣鄰之言　周雅載䟽附之義（出冊府元龜）

誠信四

【原】所助者信（易）　其言可信（史記）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書）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詩）　信及豚魚（易）　惇信明義（書）　履信居仁（漢世祖）　日月之信（陳思王表）　疾行不轂（呂氏春秋）　夢以許之（賈誼新書）　【增】信及翔泳（顏延年曲水詩）　非青蠅所間（隋高祖）　度公猶鏡（隋高祖俱詳誠信二）　推表大信　實人心服（唐文宗詔）　劉侯無恙（冊府元龜曰梁劉玘爲晉州觀察使留後在平陽八年日與唐上黨太原之師交鬭境上及莊宗復汴州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無恙爾控吾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晏歟旋令歸鎮正授旌節）　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唐高祖詔）　君臣一體（通鑑曰唐太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無所疑間（又曰太宗破秦王仁杲及宗羅睺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與宗羅睺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　四海一家（又曰太宗日引數百人教射殿庭羣臣多諫上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　解印鼾寢（明太祖詳誠信二）

弘量一

【增】冊府元龜曰高明博厚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寬仁豁達帝王之所以爲量也中古以還典冊斯略暨炎漢而下肇起潛晦天資大度靡事生業倜儻無撓放蕩不羈蓄非常之謀淵乎叵測奮撥亂之志慨焉興歎駕馭豪傑恢廓靈符不凝滯于居處不耽悅于玩好開視向背之際鎮靜危懼之時故令反側子自安觀聽者効順義

乎英槩諒非矯飾及夫仗義撫運正位域中然猶罔念舊惡洞絕猜忌優容狂瞽弗形喜慍至于屈法恕物推信柔遠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聖人範圍之理得矣　史記曰高祖嘗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邯鄲誅王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增後漢書曰建武四年冬隗囂使馬援上書雒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帝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于蕩不治行業初爲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諶頓首無二心太祖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呂布破生得諶衆爲諶懼太祖曰夫人孝于親矣豈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又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蜀關羽爲太祖所擒太祖察羽無久留之意使張遼問羽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遼以白太祖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功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太祖知其必去重賞賜羽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表紹軍左右欲追之太祖曰彼各爲主勿追也　晉書曰晉景帝沈毅多大略宣帝之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寢晨會兵司馬門鎭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冊府元龜曰晉武帝嘗問司隸校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常與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桓溫密敕令無因而鳴角鼓譟部伍並皆驚駛溫佯爲駭異而晞大震驚急求下車帝舉止自若音顏不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　冊府元龜曰唐太

宗自髫齔多大志臨機果斷不拘小節舉動非常非時人所能測也初爲唐國公子見隋政日亂即有四海之志武德末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帝者數百人事寧之後帝抽居爪牙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　又曰貞觀三年帝親戮囚徒有劉恭者項有勝文自云當王天下坐是被拘帝見之曰項有勝文何預于物若天將興之非朕能害若無天命縱勝何爲乃釋之　通鑑曰唐太宗貞觀四年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小國勝之不武況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又曰太宗時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于皇太子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上手詔荅曰五嶽凌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于明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咸亨二年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于安千城侃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外灾異請誅之帝謂郝處俊曰天降灾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事若虛聞之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五代史曰唐莊宗初與梁對壘于河上梁將陸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笴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馬鞍帝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帝平梁思鐸來降帝出箭以示思鐸伏地待罪慰而釋之尋授武龍右廂都指揮使加簡較太保　通鑑曰宋太祖頗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自爲之不汝禁也　又曰元仁宗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太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名山藏曰明成祖即位得建文時奏章千餘通使解縉等閱其干犯者悉燔之

弘量二

原　闊達大節（陸績太元經序）　恢廓大度（東觀漢記）　寬大長者（史記高祖）　意豁如也（漢書高紀）　開心見誠（東觀漢記）　弘裕有餘（袁山松後漢書）　君人之量（魏氏春秋）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左氏傳）　含垢藏疾容受直言（魏書）　荆伯不從犧牛以事（越絕書）　吴王不朝就賜几杖（漢書文帝）　張武受賂金錢賜之（史記文帝）　尉佗稱帝報之以德（史記文帝）　隗嚻上書報以殊禮（東觀

（漢記）匈奴背約不發兵深入（史記文帝）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風俗通）燒吏民謗言（東觀漢記）焚許下人書（魏志）

反支受奏（後漢書明帝）增容保無疆（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法江海（文子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家下以成其廣）爲天下谿谷（又曰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兼容並包（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帝王自有眞（漢光武詳弘量一）沈毅多大略（晉景帝詳弘量一）深沈有度量（通鑑晉武帝）雅有局鎭（續晉陽秋曰簡文帝性韻深沈雅有局鎭）豁達類漢高（通鑑唐太宗）素有大志（通鑑曰宋太祖初即位母杜太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有天命者自爲之（宋太祖詳弘量一）曆數自有天命（元仁宗詳弘量一）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帝王部十三（好學 尊師 謙讓 恭儉 威儀 寬惠 納諫 增 御製 御筆）

好學一

增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禮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爲先　又曰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　列國傳曰子夏曰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賈誼新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先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董仲舒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匡衡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經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皇極經世書曰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於其間矣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程頤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

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真德秀曰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要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又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而物欲不能奪矣　又曰我朝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夫晝訪足矣而又加以夜對何也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倡言正論輻輳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于晝訪也歟　羅從彥曰人君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明方孝孺曰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　王褘曰臣聞聖不自聖學焉自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含古訓其奚師　又曰經者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循之爲明爲聖背之爲昏爲狂故合宮衢室以廣聽聞鳴鞀振鐸以招諫諍士傳民謗以采風謠盂銘盤警以昭炯鑒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以諏善道長德智蓋無人非學無學非經也

好學二

增六韜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于席之西端于几于鑑于盥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觴豆于户牖于劒弓矛爲銘焉　大學衍義曰漢高帝初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因著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又曰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倪寬見武

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寛語可觀乃從寛授一篇　又曰漢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漢宣帝紀曰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　漢書翟酺傳曰孝宣論六經于石渠注曰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于殿中兼平公穀同異上親臨決時更崇穀梁傳故言六經　大學衍義曰漢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術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通鑑曰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漢書曰明帝十歲通春秋　原東觀漢記曰明帝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　又曰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寛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霑濡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　增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典論曰上雅好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又曰後魏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采其與旨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富有才藻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通鑑曰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幾何對曰自有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王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通鑑曰陳高祖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

又曰唐太宗身屬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論古今未嘗少怠　又曰唐太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又曰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　又曰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甚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于

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冊府元龜曰天寶四載明皇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和韻因改頗爲陂下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諧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是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乖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　又曰唐憲宗留意典墳每見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明皇撰開元訓誡帝遂采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風列之座右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　通鑑曰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左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　又曰宋太宗銳意文史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爲文苑英華一千卷帝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嘗云開卷有益朕不爲勞也　孝經衍義曰宋真宗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祕閣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通鑑曰宋仁宗景祐元年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又曰景祐二年作邇英延義二閣命蔡襄書無逸篇于屏　又曰宋仁宗慶曆四年帝御經筵因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上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先王遺籍爲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史曰高宗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而罷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謂講官曰進講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雖日盡一卷亦未爲多　通鑑曰宋寧宗初即位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

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王問爲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　又曰宋理宗時朱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又曰宋理宗時召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又曰元武宗時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于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命中書省刻版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又曰元仁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又有進大學衍義者令王約等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又曰元仁宗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譯寫以進　又曰明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觀覽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曰明太祖初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名山藏曰明成祖語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又曰成祖顧侍臣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觀書爾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陰何可不勉

好學三

增　乙夜　酉山（唐太宗乙夜觀書　荊州記曰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　東壁　西崑　右文　稽古　精一　緝熙（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詩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時敏　日新（書經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禮園　書圃（相如上林賦曰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　畫八卦　惜寸陰（上伏羲下禹）　終始典學　陟降紹聞（上書經下詩經）　虎觀石渠　邇英崇政（俱詳好學二）　訪道崆峒　探書宛委（莊子黃帝訪道于崆峒　宛委禹穴中藏書之山）　采玉水濱　刻經石壁（漢書曰犍爲郡得古玉磬劉向說上宜興辟雍陳禮樂　又曰漢靈帝熹平中命蔡邕正五經以篆隸書之立碑太學）　芸編芝檢　玉軸珠囊　銅鶴凝香　銀鱗作案　麗正之藏　奎章之祕（唐置麗正書院　宋置奎章閣）　陸子一編　韓王半部（漢陸賈奏新語詳好學二　宋史趙普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羣玉之峰　天祿之閣（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至羣玉之峰上帝之册府　前漢書曰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進）　朝乾夕惕（易）　日就月將（詩）　勝怠勝欲　制事

制心（上出丹書詳好學二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商 學于甘盤 訪于箕子（尚書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表章六籍 備論五經（班固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籍漢書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倪寬授書 桓榮設几（上漢武帝事詳好學二漢書曰明帝爲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銳情經術 留意典墳（上唐太宗下唐憲宗俱詳好學二）剸作王制 詔藏孝經（漢王吉上疏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唐太宗詔天下家藏孝經）炎暑忘疲 風雨不易（上宋仁宗語詳好學二宋史臣贊神宗曰上聰明英睿聖學高遠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經筵邇英講讀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丁夜分）龍圖閱書 邇英論詩（山堂肆考曰宋真宗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大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惟此圖書自娛耳宋仁宗慶曆五年幸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樂此不疲 開卷有益（上漢光武下宋太宗俱詳好學二）篤好文籍 表章理學（宋鑑曰太宗于文籍尤所篤好通鑑胡新安曰宋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質問經義 善評文體（山堂肆考曰宋真宗幼尚文雅專以講學屬詞爲樂及即位召邢昺孫奭等更侍講說質問經義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相謂曰上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定自昔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進德修業 尊聞行知（上出易經下出董仲舒策俱詳好學一）丹函翠縕 緗帙縹囊 千聖寶章 九流祕籍（俱出晏殊謝觀書表）待詔金馬門 會講白虎觀（王褒傳曰漢宣帝講論六藝羣書召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下漢宣帝事詳好學二）延鴻筆之士 關詞林之館（冊府元龜文學序）講大學衍義 進通鑑綱目（通鑑曰宋理宗端平元年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下詳好學二宋理宗）政畢即御經筵 朝退惟看文字（山堂肆考曰宋英宗聽政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帝曰惟看文字）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不爲語言文字之學（唐太宗語詳好學二朱熹曰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直與堯舜合也）聚書廣聞見 讀書鑑廢興（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初爲周將時從周世宗平淮有譖之曰趙匡胤私有重車數乘世宗令引入面閱之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曰卿方爲將帥當堅甲利兵用書何爲焉太祖曰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宋太宗謂宋琪曰朕性喜讀書每見前代廢興以爲鑒戒）學于古訓乃有獲 監于成憲永無愆（俱書經）王昭素講乾卦 崔頤正說禹謨（通鑑曰宋太祖命王昭素講易乾卦又曰宋眞宗命崔頤正講大禹謨）啓巖洞之儁華 簡金縢之碧篆 啓發篇章 校理祕文（西都賦）

好學四

原博學篤志通於神明（衡波）行辟雍之間禮 入小學通孝經章句（東觀）學於老龍吉（莊子）受詩于仲翁（漢書）長大好學（帝王世紀）長大勤學（典論魏文帝）喜古學（東觀）明古學（帝王世紀）好古學道（東觀）好古博聞（續漢書）耽於典藝（東觀）垂思典藝（漢書）服膺文藝（虞預晉書）壯大好儒（漢書）好學明經（魏武帝集）垂意經學（東觀）備歷五經（典論魏文帝）

兼通四經（東觀） 表章六經（漢書） 博綜六經好黃老（晉中興書） 備歷諸子（典論） 博覽羣書（魏文集） 周覽古今（東觀） 考合古今（桓子新論） 博學多識（列子） 御講堂（東觀） 幸太學（魏志） 講論文藝（漢書） 正坐自講 稽合圖讖（東觀） 手不舍書（魏志武帝） 甲夜讀書丙夜講經（東觀） 永夜思經傳（魏志武帝） 集談士（世說） 延儒林（崔駰） 左右誦書（東觀） 求天下遺書（漢武） 遊六藝之圃（司馬相如） 外有太史之藏內有祕書之府（劉歆七略） 增能自得師（書經） 求多聞（書說命） 高明光大（詳好學一） 彊勉（董仲舒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廣厦細旃（漢王吉疏曰廣厦之中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講在後） 三餘（任昉策秀才文注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 問道廣成（黃帝出列子） 受學錄圖（顓頊出史記） 憲章六學（漢武帝） 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漢宣帝出白虎奏議） 金華說書（玉海曰漢成帝時召鄭寬中張禹朝夕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息馬論道投戈講藝（光武事出樊準疏） 遊意經藝（東漢樊準曰孝明垂情古典遊意經藝） 羽林並通孝經（樊準曰孝明時期門羽林之士通孝經） 授經禁中（漢順帝時劉熹以太傅入授經禁中） 鴻都待制（通鑑曰漢靈帝好文學引諸生能文者待制鴻都門下） 秋夏讀書（魏武帝） 夜讀周禮（唐太宗） 親注孝經（唐明皇出冊府元龜） 置集賢院（唐百官志曰明皇置集賢院選書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 深言經學（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 學如鑿井（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時李石奏施士匄春秋堪讀帝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鑿求然後爲有得也） 圖寫尚書於太液亭（冊府元龜曰唐文宗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中）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通鑑唐宣宗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開益智思（通鑑後唐明宗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 手不釋卷（通鑑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 武臣盡令讀書（宋太祖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爲治之道） 有國龜鑑（宋寶訓曰真宗景德四年上謂王旦曰經史之文有國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 圖書自娛（宋真宗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惟以此圖書自娛耳） 雙日經筵隻日講讀（宋仁宗） 禁中自有日課（宋高宗詳好學二） 學勿致迂（明太祖冊皇太子文） 嗜學無厭（明仁宗）

好學五

增疏漢樊準勸興儒學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孶孶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

化詳覽羣賢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令學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殊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箴】宋趙師民勸講箴曰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於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國實天下有帝體元剏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萋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督舍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於經懼先猷之寖忘四彝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怠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窶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彛之談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維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酌於古道則風紀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執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奥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于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爲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持身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乎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承平之烈經術

未皷羣儒議前稱制以浸李唐之稱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闢元既平東壁羣山儒宗臺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廱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為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英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於茲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增】【表】宋晏殊請宮中視學表曰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邃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旣析于篇題齊曾善言彌勤于聽覽屬南熏之屆候憫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輦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矇瞽之言仰效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祊景福贊明主之保邦彝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增】【序】唐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鬼神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墐戶牖而覩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于此爰自卦啓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簣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而又闕里自衞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皷王風于九合誾誾焉闢儒門於百代旣而雅道雖廢學者未棄挾冊如林遂偶縱横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儒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睠咸樂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専門者重闡收竹書于汲冢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御羣凶競逐辟雍蔓于荆棘延閣殫于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散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參伐而清天步橫昆海而經地維櫜弓矢于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樂于太室受職

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楊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輶軒使者采遺篆于外刊正紛其朱紫繕寫埒于丘山外史所未録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祕室之府比夫軒皇宛委穟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祕閣何異乎牛宮之水爭浮天于谷王蟻垤之林競拂日于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于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于翰林褰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同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覽登巨川之濫觴梁之徧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茲多論次適廣類苑耕錄齊玉軑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鑣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並未能絕雲而負蒼天杜罻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鈎餌之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元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準繩以矯其違頓天網于蓬萊網目是舉馳雲車于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等籠緗素則一字必包舉殘鈠則片言靡棄同茲萬頃賤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于躔次斯固墳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爲國者尚其道德爲家者尚其變通足以仰觀千古同羲文之爻彖俯觀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增】【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儆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于是發明詔下皇都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贊揚政理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撞古今之美爲皇王之最八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而擬議與百代而沙汰實鈎深而索隱況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勞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

【增】【詩】明魏觀大本堂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幸衛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陛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　黃佐奉命充經筵講官詩曰春風環珮集羣

仙回首瀛洲二十年院柳綠垂鑾駕外宮花紅入鳳池邊曉承綸綍開經幄夕佩蘭英拱御筵青瑣赤墀聯復爾璇題珍館故依然三階瑞氣躔黃道六籍榮光出翠川祖武直從高帝始人文還羨孝皇前座臨北斗霑堯酒簾卷南熏協舜絃長樂賜來霞錦豔上林擎出露桃鮮賡歌正值光華旦下拜同瞻咫尺天遙望帝城珠樹裏金華涼月夜娟娟　于慎行經筵進講詩曰延英別殿倚平臺問道恭承步輦來講席平依丹地轉經函近對御筵開凝旒睟穆聞天語委佩從容列上台聖學方隆恩禮茂儒臣長此奉康哉　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帷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鵷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墀聲分噦噦櫺影辨曈曈湛露晞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酒綠鶴翥錫袍紅晉晝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芬玉藻履跡印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元閣謝琱蟲瑩德同金礪溫規借玉攻扆瞻休氣近鐘叩德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優在躬涓塵何補助海岳自深崇敢託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尊師一

【增】玉海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帝師伯夷受學於錄圖高辛師伯招堯師子州支學君疇舜師許由學務成招禹師大成摯學西王國湯師威子伯學於伊尹高宗學甘盤文王師太公望學子期武王問丹書于尚父訪洪範于箕子學虢叔成王師周公學有緝熙于光明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

冊府元龜曰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壇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又曰成帝爲太子時從張禹受經後張禹老病乞骸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盡封四百户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十萬雖家居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帝親拜禹牀下　大學衍義曰漢明帝爲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

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時桓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　又曰初明帝爲太子時從包咸受論語及即位每進見賜以几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于卿及病篤帝親臨視　通鑑曰漢章帝爲太子時受學于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都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冊府元龜曰晉明帝即位以東宮時師傅尤宜盡敬乃下詔曰孔子有云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名羕）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王敦）司空即丘子（王導）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侯訓保朕躬忠肅誠篤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　大學衍義曰唐明皇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居春宮張涉爲侍讀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宮庶政大小皆咨之恩禮甚崇多所弘益　通鑑曰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元史巙巙曰世祖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令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師若此

尊師二

原能自得師者王（書）　尊師重道　承師問道（漢書）　好學尊師（東觀）　天遣（六韜）　天受師（書）　學于老聃（莊子）　師于風后（春秋內事）　師事子咸（東觀）　拜于牀下（桓榮）　增號褒成君（冊府元龜曰漢元帝爲太子時孔霸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及即位徵霸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賜安車駟馬（漢成帝事詳尊師一）　孔師金友（冊府元龜曰漢平帝選署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　天子執業（漢明帝事）　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漢明帝）　備弟子之儀（漢章帝）　閤門乘肩輿宮中乘馬（唐明皇事俱詳尊師一）

【增】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朱草萌生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嘗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冊府元龜曰明帝永平十五年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石足矣　又曰晉宣帝嘗戒子弟曰盛滿者家道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　又曰後魏孝文時北海王詳慶賀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　又帝有事于方澤帝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天雲蔭密行人差得無獘咸陽王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豈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又曰唐高祖初即位每自稱名與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晉元帝嘗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卑屈羣下何以自安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臥乃至加足于帝腹諸公並耆舊名賢平生親友今雖應天受命而夙昔之志何以忘之連榻同餐適盡歡愛公宜勿謙也　又曰太宗貞觀六年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手詔荅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爲後人所笑卿睹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秘書若朕能慎終如初則可爲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唐鑑曰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矣　又曰代宗爲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受命東討將行百僚拜送于朝堂帝荅拜既出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車觀者美之　又曰周太祖初踐阼志懷謙抑藩岳老臣多不稱名與鄴州高行周詔即呼齊王行周上章稱謙　又曰周世宗顯德二年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食于萬歲殿帝曰兩日以來至甚寒冱朕于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荅天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爲人除害少可自安耳又曰朕不爲賜卿等食因事與言實自責也　又曰世宗顯德三年帝謂侍臣曰昨觀有司進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

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恩信未及于天下德澤未洽于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遠人哉　孝經衍義曰宋英宗初辭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謙讓二

【經】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以貴下賤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並易）　謙受益　神農治天下不以智自責　放桀南巢唯有慙德（書）　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　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書）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　尚賴匡救之德　未及師保之訓（並書）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不聽敬止日就月將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並詩）　於乎一人不盈于德　歸福朕甚媿　見鄉人便慙　汙七十二代　屈己之明虛靜自愼率心成諒　仁順謙懿允恭克讓　讓德于天　辭爲天子退爲匹夫　堯讓許由　舜讓善卷禹讓稷契　湯讓務光　舜避丹朱　禹讓商均　湯讓三千諸侯　武王讓岐封　南鄉讓者再（漢書文帝）　乃呼私奴命駕返國（晉中宗）　【增】特執撝降（冊府元龜曰唐高祖見舊所愛故人特執撝降）　不矜不伐（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老子）　侯王稱孤寡不轂（戰國策顏斶曰侯王稱孤寡不轂豈非下人而貴士歟）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漢武帝賢良詔）　抑過稱虛譽（漢明帝永平六年詔曰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　自稱德薄（漢和帝時前後符瑞八十一帝自稱德薄故皆抑而不宣）　焚九尾狐（後周武帝建德六年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　帝自稱名（唐高祖詳謙讓一）　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終軍白麟奇木對）

恭敬一

【增】淮南子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王通曰古之賢王敬慎所未見咏懼所未聞刻于盤盂勒于几杖若有常念動無過事　朱熹封事曰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于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魏了翁上理宗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痌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

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朝譬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度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而自朝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少居外之時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　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惰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

恭敬二

增意林曰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　漢徐幹曰唐堯之帝允恭克敬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爲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仁焉　眞德秀曰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于自保常恐宴安怠惰之私萌于中邪辟媟易之風設于內也斯其所以爲純一不已歟　又曰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于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慎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豫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視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遊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受壽之基也　唐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通鑑宋孝宗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以便觀覽名曰敬天圖　名山藏曰明太祖謂侍臣曰驕凶德

也田子方所論朕謂不然君子以恭敬爲本

恭敬三

[illegible]惟王之共　嚴恭寅畏　接下思恭　小心翼翼　畏天愛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見五稱而式過十室而下（詳帝德篇）　天子適諸侯必謁其祖廟　**對**聖敬日躋（商頌）　上帝是祗（商頌）　敬勝怠者吉（太公丹書）　敬者萬世（太公丹書）　慎戒必恭恭則壽（武王帶銘）　敬以先時（武王觴銘）　執競（詩經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欽崇天道（書經）　肅雍永享（漢書倪寬語謂既敬且和則長爲天所享也）　夙夜敬止（詩經）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詩經）

威儀一

證漢書匡衡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唐鑑曰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勇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秦王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又曰唐宣宗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復怡然曰可以閑語矣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威儀二

[illegible]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經）　正位凝命（易經）　臨朝淵嘿尊嚴若神　矜嚴方厲　威而不猛　動容進止聖表有異（漢章帝）　容止可觀　儀刑可象　長美風姿　舉止端靜（簡文帝）　**對**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令儀令色（詩經）　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大禹）　雍容垂拱（聖主得賢臣頌）　皇度　聖容（華林園集詩曰儼恢皇度穆穆聖容）　行不變玉（東京賦）　劉公天人（冊府元龜曰後漢光武初徇河北進軍鄡縣勉勞吏卒威嚴甚厲衆人竊言劉公天人也）　雅有風采（晉景帝）

寬處一

證荀子曰凡御衆欲陵（也）而生民欲寬御衆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又曰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冊府元龜曰書稱舜之德曰御衆以寬夫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含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纊靡極其聰明天覆地容用示于廣大然後一眚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其善跅弛者得盡其能悖直者咸竭其慮勳舊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詿誤者維新狂簡者蒙宥百揆時序萬邦咸懷君子之德于斯爲盛矣

寬恕二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時范陽人蒯通嘗說齊王韓信背漢信不聽後天下既定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乃詔齊召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焉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耶帝乃赦之　又曰吳王濞怨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後又使人爲秋請文帝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帝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又曰光武時尹敏爲郎中辟大司空府數圖議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臣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竟不加罪　又曰漢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鄰房生梁郁攙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乃上書自訟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內史　又曰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雒是時謠言云國有大故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又曰晉武帝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之所難交關之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　又曰後魏孝文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羮傷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蟲並笑而恕之　又曰孝莊時溫子昇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

加撫揵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黜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能爲此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又曰隋文帝時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　又曰唐太宗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衞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之　又曰唐太宗時李靖破突厥迎隋蕭后于京師初有突厥降卒言中國有人潛通書啓于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權請鞫之帝曰往者國家未定匈奴侵擾愚民寡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既往之愆不須問也　又曰開元六年十月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詔曰詞義鄙淺有同諧弄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真其謂我何故特矜愚不寘于法　肅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闕不乘馬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顏眞卿彈之帝曰朕兒每出朕一一教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脚朕欲優容乃自曉諭之狀還眞卿　代宗大曆八年渤海質子盜偷袞龍擒之詞云慕中華文物帝矜而舍之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惟賞罰不濫即是寬政　通鑑曰元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罪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絕其祀　名山藏曰明太祖時都督僉事王膺坐事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知自訟其將復爲善貸之　又曰明成祖諭六科給事中云爾等疏駮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弊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從旁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或奏疏中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哉或猝遽漏書亦傍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略也　又曰明成祖時有犯法者當黜上曰宥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怠其心　又曰永樂二年刑部言軍士初犯法者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懲上曰朕戒怙終初犯固可恕也　又曰永樂四年侍臣有言強盜劫人多減死戍邊恐法寬無以示懲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　又曰明憲宗夙興視朝但遇雨雪輒放常參官而不廢引奏隆寒盛暑或減奏事以恤衞士侍立之勞

〔增〕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增〕惠鮮鰥寡　子惠困窮　代虐以寬　寬而有制（並書）　損上益下民悅無疆　易簡之善（易）　菀彼桑柔（毛詩）　寬以愛人　寬以濟衆　撫民以寬　文王惠和　布惠于民王命于專（周禮）　施德惠　施惠振窮（淮南子）　恢弘博施　德施周普　施祿及下　恩無不逮　以恩悅人　澤潤生民　澤及天下（莊子）　四海渥澤（辛伯）　德澤洋溢（東觀）　澤如時雨　元澤滂流　惠澤播于黎苗　潤八紘（劉公幹）　〔增〕垂溫（文選褚淵碑曰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惠浸萌生（顏延年讌曲水詩）　昆蚑感惠（張協七命）　去繁蠲苛（四子講德論）　豐施（顏延年曲水詩御闕豐施）　飛仁風以樹惠（曹植魏德論）　播醇澤以醲味（魏衛覬魏受命述）　御衆寬簡（唐高祖）　錄功棄過（唐太宗）　細故可略（明成祖詔寬惠二）

納諫一

〔增〕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書伊訓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書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書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又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孝經諫諍章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信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左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國語召公言于周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或我老

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朝夕以交儆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國語范文子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　韓非子曰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于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于言而難于用　申屠剛曰明主之資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　陸贄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繇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于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伯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學之高躅也　又曰大雅有詢及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識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遠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權善之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由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言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是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辨于微將求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又曰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盡其理致孜訪納惟善是求豈徒從諫不咈已哉乃至求詢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采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遠必達言切而理愜者必賞遵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　李絳曰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懼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止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致身不利耳顧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范仲淹曰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

不敢偏聽　司馬光曰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力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臣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如日下詔書凡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盡情極言陛下于其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鄙愚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雖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　又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蔡襄曰臣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蒙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　歐陽脩曰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諫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有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　秦觀曰人主之于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　明太祖曰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于己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爲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納諫二

原書舜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書益稷篇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中庸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啓乃心沃朕心　增漢書叔孫通傳云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　增漢文帝紀曰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通鑑曰漢

成帝時朱雲上疏請上方劒斬佞臣一人頭因指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逄
比干于地下足矣上意解後請脩檻上曰留之以旌直臣　漢書曰光武時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憲乃引刀
斷車鞅光武怒及頴川兵起回駕帝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魏書曰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輙
求見帝屛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
善遇之　原晉中興書曰元帝及還鎭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初性
好酒王導深以爲誡乃命左右進觴飲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　增唐書曰高祖即位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
諫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中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又曰高祖時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
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大業奈何
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　通鑑曰唐高祖時上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
曰今日畋樂乎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未足爲樂上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則
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
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則非宜昔臣侍陛下于武
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亦已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又
曰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帝善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元年令
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有失輒諫　又曰太宗神釆英毅羣臣進諫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
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
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自全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又曰唐太宗好文學而辨敏羣臣言事者
上引古今以折之劉洎諫曰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颺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
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衆庶何階仰荅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荅之曰比有談論
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神形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又曰唐開元時上或小有過差輒
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

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冊府元龜曰明皇東巡宋璟爲留守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雒爲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終身　通鑑曰元英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名山藏曰永樂元年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名山藏史臣贊孝宗曰臣下逆耳苦口之言紛然雜進而含容茹納未嘗輕有罰譴

納諫三

【原】懸賞　省刑（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于是齊大治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屨賤踊貴之言也）　三諫　五關（晏子嘗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昔晏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齊王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大王有五失冏曰孤不能以致五關若無子則終不聞孤之過）　虛受　能改（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論語曰能無從乎改之爲貴）　開予　虛己（禮曰爾心或開予　虛己問政）　下車　止輦（史記趙肅侯下車謝諫下漢文帝事見納諫二）　拜昌言　容直辭（書禹拜昌言　漢成帝贊容受直辭）　求諸道　稽于衆（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立諫鼓　建善旌　非用一言　泣思三責（晏子曰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下詳三諫下）　堯設誹謗之木　舜懸招諫之鼓　詢茲黃髮　詢于芻蕘

【增】振鐸　設尊（禹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晉書曰設獸尊于道尊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按禮白獸尊乃杜舉之遺誡也）　轉圜　葺檻（人君聽言如轉圜　下漢成帝事詳納諫二）　引裾　斷鞅（晉書曰文帝欲徙冀州辛毗諫帝不荅起入毗隨引其裾帝曰侍中碎我衣矣　下漢光武時郭憲事詳納諫二）　寤寐嘉猷　延佇告實（文選王融策問）　幸得善言　因思至意（山堂肆考曰梁君獵見白雁羣欲射之道有行人雁羣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龍諫止之王曰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又曰唐高祖每與杜正倫虞世南等論事稱旨帝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領下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犯吾鱗神關失朕豈慮危亡哉因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耳）　罷黜方士　宥釋俘囚（漢武帝從田千秋之言　唐肅宗從李勉之言）　召還元齡　悔責彥博（通鑑曰房元齡以微過譴歸褚遂良言于太宗曰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元齡爲最奈何以小過棄勳舊帝即召還之　唐太宗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帝責之溫彥博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責之臣竊以爲不可帝怒曰朕寘卿于腹心而爲孝孫遊說耶彥博曰臣言豈私曲耶此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曰納諫誠難朕責溫彥博今則悔之）　比諸弦韋　列爲屏幛（通鑑唐太宗賜手詔襃美魏徵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唐太宗時魏徵上十漸疏上深加獎歎列爲屏幛）　蕭鈞眞諫議　李絳眞忠臣（通鑑唐高祖時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曰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眞諫議也　唐憲宗時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　批逆鱗　逼猛虎（上唐高祖語詳前因思至意注　下蘇洵諫論詳納諫五）

納諫四

增尚賴匡救之德　繩愆糾謬　原從諫則聖　從諫弗咈（尚書）　從諫若流（荀悅漢紀）　聞諫若甘味（晏子云聖人聞諫若甘味愚者聞諫若荼食）　聽覩自防（毛詩）　好謀能聽（漢書高紀）　訪問善人（左傳）　以虛受人（易）　予違汝弼（書）　飢渴直言　堯有衢室之問　總街之庭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詳帝治篇）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鬻子注云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爲所欲言者以振鐸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又云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欲義者擊鐘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又云憂者悲聲磬清響而近于悲故憂而擊磬也）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又云鼓以動衆故動合于道也）　令趣銷印（漢書張良傳）　揖酈生之說　納子房之策（班彪王命論）　急壞複道（漢叔孫通傳詳納諫二）　徵書屏風（後漢書）　覆觴不飲（晉元帝詳納諫二）　增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合而聽之則聖（管子曰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粘之屋壁（通鑑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　魏徵嫵媚（通鑑唐太宗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　霽威（通鑑曰魏徵每犯顏苦諫或有時逢上怒徵神色不移上爲之霽威）　辭色愈溫（通鑑唐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失次何也徵曰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假之辭色豈敢盡其辭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念關龍逢之死（通鑑唐太宗謂侍臣曰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宜常爲朕思煬帝之亡朕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寶此三鑑（通鑑魏徵卒太宗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今魏徵殁朕亡一鑑矣）　焚香盥手讀諫疏（通鑑唐宣宗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讀之）　冀聞讜論（金世宗謂宰相曰朕曉夜孜孜冀聞讜論）　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　好直則德廣好諫則過增（並明成祖語）　原賞諫　梅福請賞（漢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諫可采取者秩升斗之祿賜以束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　魏公勸諫（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行者衆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乘危徼倖雖勝天佐也不可爲常諸君前諫萬安之計故相賞後勿難言也）　臣苟直諫　君宜賞恩　不匡其上尚或有刑　能盡其忠豈宜無賞　臣道貴忠　國章勸賞　增賜綵（通鑑唐太宗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因給事中張元素諫即爲罷役仍賜元素綵二百匹）　賜蘭陵公主園（通鑑魏徵對唐太宗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　賜黃金廄馬（通鑑唐太宗時魏徵上十漸疏上賜黃金十斤廄馬十匹）　賜金紫（通鑑宋太宗脩正殿頗施綵繪謝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官左司諫）　賜金織幣帛（通鑑元英宗元年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于宮中設宴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進諫帝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帛）　原拒諫　及霤（隨會諫晉靈公公憤諫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過矣）　大臣怨（周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注曰以用也）　君子去（顏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故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不聽則逃（禮曰爲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　諫者有刑（莫敖致敗）　誦言如醉（詩經註曰聞典讜之言則若醉言不好也）　禮許逃亡（如或患難匡救禮許逃亡）　不可則止（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不可則去

（禮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諫輒招危　言以取罪　逆忠直　比頑童　忠讜杜口　諫諍絕路　不從逆耳之言　以致噬臍之患　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　違宮之奇之言虞不臘矣　拒伍子胥之諫吳爲沼乎　秦違蹇叔之言而師敗　陳愎洩冶之諫而國亡　洩冶死之魯史書罪　微子去矣宣父稱仁　〔增〕剖心（書經剖賢人之心）　焚皇圖（冊府元龜曰關龍逢諫桀桀以爲妖言焚皇圖而殺龍逢）　殺此田舍翁（通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　積忤生憎（通鑑唐開元時楊相如疏曰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由分也）　防口　逆耳　輕己　賣直（通鑑贊曰唐德宗疑蕭復之輕己姜公輔爲賣直）　立仗馬（通鑑唐天寶時李林甫爲相欲蔽人主視聽謂諫官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納諫五

〔增〕詔　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廷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又因日食求言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十五年又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聽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于篇朕親覽焉　曾肇元符求言詔曰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非

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壞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于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虛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許于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朕意

增論宋蘇洵諫論曰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

增賦唐王起諫鼓賦曰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聰之有蔽爰立鼓于朝得爲邦之制臣之擊也將宣補袞之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豈鼕鼕于金奏之間坎坎于宮懸之際亦旣戒止居然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虡趪趪以特立直言謇謇而必聞借如明明哲后輔以賢佐懼德化之失慮政刑之踦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閶闔之闕諤諤如林或匪躬自致或造膝來箴叫帝閽而九重猶遠獻工藝而一人且深于是伐茲鼉鼓殷爾雷聲作援枹雖假下臣之手聞鼖繽紛沃大君之心豈表識于作礪將思

度于如金　柳道倫進善旌賦曰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啓納善之懷于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于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同誹木之設彼思闢邇而遷善此俾明善而就列善旣陳而一人有慶旌旣立而萬姓咸悅寧同旗旐之翩翩奚貴于旄之孑孑九達之上大達之中直影而晴分瑞日孤懸而晝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上通旣至者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此自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嶷然而孤標獨立迥爾而中立無制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厥旌旣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于百代異舞于于七旬繇是廣達四聽必徵片善咸望雲而就日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寮之師師采其善言得王臣之謇謇　楊通禹拜昌言賦曰大禹君臨勤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所以旨酒盈前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俄聞戴玉之音豈不以詢彼芻蕘防乎驕逸旣可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嘉謀乍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況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是以臣不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理以垂敎采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遵所以聞妙略以開容拖冕旒而拂地覽宏謨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溝洫之未通憂禮樂爲將壞以正直爲龜鏡以忠讜爲規戒是以縕昌言兮不可不陳聞昌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業上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時以陳儀固難比矣望行宮而設禮曷可方之

御製一

增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揚子雲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言　漢儒林傳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宋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斲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拔以雲漢之黼黻日月雷霆嵩衡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　洪邁曰古今作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開闔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章準矣惟經緯天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

御製二

原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夏侯元辨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佃漁天下歸之作網罟之歌　又曰神農氏教民食穀作豐年之詠　史記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　後漢志曰天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國語曰衛彪傒曰武王克殷而作詩以爲飫歌命之曰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　大戴禮武王銘十七章　穆天子傳曰南游于黃臺之丘獵于鈃山天寒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漢高紀曰上破布軍還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上擊筑而自歌（大風歌也）　隋志曰漢高祖手詔一卷　漢武紀曰五年冬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玉海曰晉明帝集五卷簡文帝集五卷宋武帝集二十卷文帝集十卷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唐太宗集四十卷高宗集八十卷中宗集四十卷睿宗集十卷　中興書目曰明皇詩一卷凡五十七首　唐紀曰貞觀二年著金鏡述以示侍臣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一年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上曰公等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魏徵賦西漢　中興書目曰帝範二卷太宗撰　舊紀曰開元八年幸薛王業第置酒宴樂帝賦詩有棠棣鴒原之句　李光弼傳曰拜河南副元帥鎮泗州帝賦詩以餞　金石錄曰明皇注孝經四卷道德經二卷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因許敬宗作股肱論　德宗作君臣論賜杜希全　玉海曰宋太宗御撰文字總十八部合二百十四卷真宗新編御集百二十卷仁宗御製一百卷神宗御製凡九百二十五篇爲九十卷內四十卷皆賜中書密院及邊臣手札高宗御集一百卷　實錄曰宋天禧三年上以青宮紀要事有未備乃博采羣書爲承華要略二十卷　雍熙五年三月召近臣賞花宴後苑上臨池釣魚命羣臣賦詩應制者三十九人上亦賦詩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視學詔塑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　太宗作慰邊詩賜近臣又作詩賜趙普　真宗著祥瑞勤政二論春秋要言又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又作寬財論　仁宗出敧器陳于邇英殿諭丁度等曰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正道因作敧器論　慶曆四年御邇英殿出危竿論二篇以述居高謹危之意　神宗嗣位之初司馬光首

進資治通鑑既為之名又為之序　高宗製中堂詩賜張浚又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金芝詠損齋記聖政序其記損齋也以清心寡慾省徭薄賦為主　孝宗著用人論　理宗作十三聖賢論訓廉恤刑二詔及中庸大學二贊　元詩選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有作　明紀曰太祖御製文集五卷有醉學士歌閱江樓記皇陵碑登極詔皆其卓然者也　仁宗御製集二卷　宣宗天縱神敏遊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　嘗作祖德詩九章　作招隱歌其敕曰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為國重臣特示觀之　作喜雪歌其敕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　作猗蘭操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為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為此操予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又作捕蝗詩憫農詩減租詩以賜羣臣　又作書媿詩以賜户部尚書夏原吉

御製三

增丹書　翠玟（黃帝作丹書其詞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宋晏殊序東封聖製頌曰龍鸞麗藻封勒于寶文黼黻作繪彰施于翠玟）　棡鼓　叢雲（歸藏啓筮曰黃帝征蚩尤于涿鹿作棡鼓之曲棡鼓者軍中警衛也　古今樂錄曰舜之時八風循道卿雲叢叢）　秋風　晨露（漢武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徐景安樂書曰晨露湯之歌也）　神人暢　孝慈錄（古今樂錄堯郊祭天地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為害命子救之堯乃作神人暢其詞曰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僚肅兮于寢堂醊禱進福求年豐有響在坐敕予為害在元中欽哉昊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宮　謝希逸曰神人暢堯所作　明紀太祖以父母之服通制為三年著孝慈錄）　襄陵操　瓠子歌（古逸詩禹治洪水上會稽作襄陵操曰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　漢溝洫志武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悼其功之不成作歌詩二章詳水部）　黃歌斷竹　嚳詠大唐（古逸詩劉勰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註黃帝其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又吳越春秋越王問陳音曰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而作斷竹歌其詞云云　樂書曰大唐帝嚳之歌也文心雕龍又云堯有大唐之詠）　八伯咸進　三傑並登（尚書大傳曰帝歌卿雲八伯咸進　唐宋璟傳開元十七年以璟為右丞相與左丞相張說太子少傳源乾曜同日拜詔太常設讌宴百官于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始作八卦　手揮五絃（上詳二　古今樂錄舜撣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堯戒二卷　武造二篇（隋志堯戒舜禹一卷　漢志上所自造賦二篇註武帝）　成周儀鳳　祥符觀龍（古今樂錄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乃作神鳳操　宋紀祥符三年于茅山獲龍長二寸腹如戲躍手中俯仰無懼帝作觀龍歌送還茅山池中）　風起雲飛　金填石刻（漢高大風歌詳五　玉海云唐貞元七年帝幸章敬寺賦詩京尹薛珏請刻于石而填以金從之）　禹記岣嶁　武銘刀劒（徐靈期衡山記曰夏后導水通瀆刻石書于山之高　史記曰武王為誡于席之四隅戶牖刀劒皆銘焉）　紫庭黃竹　朱雁白麟（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　穆王作黃竹詩並詳五　武紀元狩元年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歌太始三年作朱雁歌）　丹函翠韞

綈褏緗囊（晏殊謝觀太宗御製表曰丹函翠蘊觀先聖之寶書同上綈褏緗囊集九州之祕籍）首倡柏梁　持示韋綬（漢武作柏梁臺詔羣臣作七言詩乃得上坐帝首倡曰日月星辰和四時玉海曰唐元宗九日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馳往）給筆屬和　題笏以賜（唐紀正元四年宴百官于麟德殿帝製序及詩以賜于是給御筆仍命屬和唐紀王起傅加起皇太子侍讀文宗題詩于太子笏以賜）輦中攬筆　雪裏揮毫（實錄曰貞觀十九年御步輦而行帝攬筆于輦中爲詩宋紀雍熙元年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夜漏初上密雪忽降上謂宰相曰可各賦瑞雪滿皇州詩以爲娛樂）問釣魚人　餞秉鈞者（宋紀云呂端參知政事眞宗召至便殿語必移時時呂蒙正爲相會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欲餌金鈞深未達磻谿須問釣魚人上意已屬端數日蒙正罷而端相矣唐紀云宣宗好儒術大中九年崔鉉由左僕射爲淮南節度帝餞太液亭賜詩曰七載秉鈞調四序儒者榮之）三侯作歌　萬歲爲樂（史記云高祖過沛有三侯之章索隱云侯語詞詩侯其禕而是也沛歌有三兮故曰三侯拾遺記曰漢昭帝穿淋池引太液之水種植芙荷香徹數十里乃作歌曰萬歲爲樂豈云多）賦綜歷代　詩括累朝（隋志云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宋史曰祥符御製有讀十經十九史詩其讀十一經也起七年六月庚辰成于八年閏六月癸巳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于天禧元年二月辛未）自儆五箴　聞喜一軸（宋史曰祥符中邊陲無事然未嘗敢自逸每爲文以自儆置座右朝夕觀之因出貴粟食吟歎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守官箴以示王旦等宋紀曰嘉祐六年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一軸）行宮題壁　磨崖勒碑（宋紀曰咸平三年大破契丹于莫州作喜聞捷奏詩二首題行宮之壁唐紀曰元宗東封泰山于太平頂磨崖勒石御製御書）牡丹千葉　槐柏連理（宋紀曰景德四年宴近臣于後苑帝作千葉牡丹詩又曰祥符六年令從臣觀苑中連理槐屏風及連理柏上作連理槐柏詩三首以賜）賜四歲正字　命百官餞送（又云祥符八年作七言詩賜童子蔡伯俙伯俙四歲誦詩百餘篇上詔入禁中命爲正字唐天寶間賀知章乞休命百官餞送上親製詩序）桂宮蘭殿　頌美鶺鴒　金鏡珠囊　詩成花萼（玉海曰唐元宗時有鶺鴒數十集麟德殿廷木帝作頌曰我所息宴桂宮蘭殿九月辛酉雍渠伊見飛鳴行搖在原之趣急難有情逶之不懼唐紀曰開元十八年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上賦詩八韻）勸學製文　原道著辨（宋眞宗作孝宗作）

御製四

增思親操（古逸詩舜耕歷山思親而作其詞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思父母兮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藻思粹發（仁宗御製序曰藻思粹發窮聖作也）朝元慶雲（唐紀曰天寶十載朝元閣有慶雲見上賦詩羣臣畢和）珍重老臣（宋扈蒙傳曰蒙侍宴後苑應制賦詩末云微臣自愧頭如雪亦聽鈞天侍玉皇上曰善乃和以賜之有珍重老臣之語）卿等同醉（宋紀曰雍熙三年祈雪于相國寺十二月朔大雨雪上御玉華殿宴宰相近臣謂此嘉瑞思與卿等同醉出御製雪詩屬和）賦詩寵行（宋紀曰景德中于龍圖閣之崇和殿餞侍講學士邢昺赴曹州上即席賦二首以寵其行）手詔貢闈（宋紀曰祥符五年命學士晁迥等知貢舉賜以手詔又賜詩曰盛時選士貢闈開聳宇聞風獻藝來心以權衡求實效勿令蓬蓽有遺才）深合周官（羣書備考曰洪武大誥之作有取于周官之篇名而刑罰之用深合于周官之重典）一朝正韻（明紀云太祖以東冬清青之二韻合而爲一字萃于邊旁音定于字母）程文狀元（明紀曰宣宗每試進士輒自撰程文曰我不當狀元及第耶）箴名敬一（明世宗箴曰匪敬弗聚匪一弗純勒石太學及翰林院名敬一亭）

御製五

【御製詩】虞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又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成王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胥樂兮民以寧　穆王黃竹歌曰我祖黃竹（缺一字）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宰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又荅西王母白雲謠曰予治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漢高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高祖爲戚夫人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將安可施　漢武蒲梢天馬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飛沙兮四夷服　漢昭帝黃鵠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　唐太宗帝京篇曰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甍遙接漢飛閣迥臨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　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鳳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淹留欹案觀墳典　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琱弓寫明月駿馬疑流電驚雁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于茲乃忘倦　元宗賜諸州刺史曰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予眷萬方　過大哥宅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經魯祭孔子而歎之曰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肅宗玉靈芝詩曰玉殿肅肅靈芝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景光　元氣產之明神合德紫微閶朵白蕣呈色載啓瑞圖庶符皇極天心有眷王道惟直　幸生芳本當我扆旒挺此靈質貫其皇猷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惟永荷天休　宋孝宗玉津園喜晴詩曰春郊柔綠徧桑麻小駐芳園攬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　元文宗望九華詩曰昔年曾見九華圖爲問江南有也無今日五溪橋上望畫師猶自欠工夫　明太祖鍾山詩曰薰風自南發森松鳴絃歌元猿啼白日丹鳳巢桐柯靈芝秀深谷祥雲盛嵯峨樹隙觀天碧天青似綠荷野人逢問處樂道正婆娑　仁宗早朝詩

曰澹月低鳷鵲祥雲繞建章金門森羽衛寶鼎靄名香日上東方曙風輕曉殿涼千官朝退後諮訪接賢良
宣宗減租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爲
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十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親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
斯人　世宗送元輔張羅山詩曰拂暑金風動家寰滿天商吹送新涼農家萬寶收成後十里遥聞禾黍香

【增】【賦】唐太宗臨層樓賦曰崇基迥構危檐闢出暑結冬臺寒凝夏室堂雕軒之拱漢觀鏤檻之攀日桂引桂而
圖虛芬舒遶而倒實霞觀近兮紅邇煙樓遥兮翠密念作者兮爲勞魄居之而有逸

【增】【箴】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勿思勿行至
無日矣

【銘】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祗離咎也　周武
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
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曰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　帶銘曰
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恭則壽　户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序】唐太宗詩序曰萬幾之暇遊息藝文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信無閒然矣于追蹤百王
之末馳心千載之上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于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以中和不係
之于淫放故溝洫可樂何必江海之濱麟閣可翫何必山陵之間　宋英宗序仁宗御製集曰泊然凝神不見
所好惟躬閲實錄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從事于清閒宴息之餘
者不過如此永惟聖作銘之玉版藏之金匱以垂無窮

【詔】唐太宗幸靈州詔曰朕爰命偏師遂擒頡利今弘廟略已滅延陀雖則鑾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轄鐵
拔塞垣契苾等委身內屬朕暫幸靈州親撫歸附弘慈肆赦加以施生須惠天賜耀武靈朔上變星昴歸于東

井之疆下掩蹕林驅入南山之圖

御筆一

增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楊子雲曰聖人肆筆而成書　法書要錄梁武帝曰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比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　文房四譜唐太宗曰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元妙　唐紀帝問柳公權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玉海宋太宗曰學書者當澄神靜慮具在筆端方臻其妙

御筆二

增韋續字源云包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炎帝神農氏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用頒時令黃帝因卿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少昊作金天鸞鳳書高陽氏製科斗書　墨藪曰夏后氏作鐘鼎書注曰神龜負文列于背禹第之成九類古今源流曰文王作鳥書　古文苑曰漢高祖手敕太子　玉海曰漢元帝善史書應劭注史籀大篆　後漢循吏傳曰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玉海曰帝王法帖始于漢章帝晉武帝　漢章帝好杜度草書因名章草　宣和書譜曰晉武帝書作字于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爲一代祖　張懷瓘書斷曰梁武帝好草書狀貌亦古　又曰我唐高祖太宗高宗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勳函耀金石或恩崇寵縟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　姜夔續書譜曰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寶章待訪錄曰梁之武元帝隋唐之文帝金題玉躞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法書要錄曰唐太宗自爲真草書屛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　通鑑貞觀十八年劉洎上書上飛

白荅之曰令聞讜言虛懷以改　唐戴至德傳曰高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于詞云　通鑑曰書賜隱士田游巖宅牓其門　王氏書苑曰唐龍朔二年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以朝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蹟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廻實古今書聖　九域志曰亳州有道德經碑明皇書　李靖傳曰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曰兵馬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制也一曰有常視公疾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筆文宗愛之不離手　宣和書譜曰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書益工　玉海曰唐順宗善隷書　宣和書譜宣宗復以行書稱　周世宗神武之略氤氳盤礴發於筆端過人遠甚　書苑曰晉武帝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齊高帝武帝梁武帝簡文帝孝元帝陳高帝文帝唐高祖太宗睿宗元宗皆以書名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命李符知京西轉運特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　玉海曰宋雍熙二年賜近臣御製五言詩草書扇各一又分賜草書李白廬山瀑布詩二十幅　淳化元年上親書紅綾扇賜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各一三年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初伏日又親書紅綾扇賜近臣　淳化二年蘇易簡上言願以上所賜詩刻石上爲眞草行三體書各一本命模勒刻石分賜近臣十二月祕書監三館學士皆上表稱賀上悅賜以上尊酒　宋米海岳曰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眞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　玉海曰淳化五年上選郭玘等四人爲常參官仍給印紙令秩滿日自齎于御前較其課最上自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爲勞績又別書二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　實錄曰淳化五年賜參政寇準飛白草書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皆已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謂呂蒙正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事朕蓋聽政之暇聊以自娛耳　玉海曰宋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王昭遠等言多比諷又賜何承矩書前後凡五十餘幅又面付手扎寵之又嘗賜戴興以玉篇唐韻御飛白書三十卷　至道三年六月眞宗詔以先帝御書墨跡賜天

下名山勝境九月賜曲阜文宣王廟十一月詔所藏太宗御書委官吏檢校　景德四年三月登太清樓命內臣啓扃鑰觀太宗聖製御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其書示之　祥符三年出太宗御札二十六卷示輔臣天聖五年四月賜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于瓊林苑中人賜御書一軸自後遂以爲常　又九月賜輔臣織成御飛白字圖　寶元元年作舍人院閣上親篆其牓曰紫微閣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慶曆四年上于邇英閣出御書三十軸凡三十五字　玉海曰慶曆中仁宗以飛白端敏二字飛白筆一賜太子太傅王舉正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皇祐二年張錫講書禁中上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　玉海曰皇祐三年飛白書筆法二字賜講讀官各一軸　皇祐以後每歲重五節必賜飛白書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宸翰遒逸筆勢有法飛白書尤精　宋仁宗時夏竦爲相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書恭儉二字以賜　宋哲宗以御書唐人詩賜范祖禹等各一首　玉海曰宣和四年幸秘書省上親出建隆眞蹟詩帖數幅於是羣臣始議藝祖書又出太宗眞宗仁宗翰墨至神考書孟子章句上曰此藩邸所作也　高宗御製翰墨志曰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見猶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山堂肆考曰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玉海云紹興五年右相張浚入見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之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曰朕惟將帥之獘每在敵功而忌能尊己而自任　又孝宗謂近臣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讀書寫字爲娛　又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史浩　寧宗嘉定十四年宸翰書車攻烝民南山有臺及緇衣詩賜大臣　明紀曰宣宗英敏多才藝善詩文能書畫所賦綠竹引一枝花采茶歌諸篇皆御筆親書世傳爲寶　神宗十齡踐阼即善書大書責難陳善四字分賜講官

御筆三

【增】奎鉤　雲篆（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宋均註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章之畫　眞誥曰三皇爲龍鳳之章雲篆之跡）　綠字　紫泥（晉志禹受綠字　李白詩天書降紫泥）文　禹碑（書斷曰堯舜之世煥乎其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盡矣　韓愈詩曰岣嶁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始演八穗　不忘四民（眞誥曰三皇之世演八穗之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飛白書四民安樂字題其旁曰化成殿醉書邵雍釋之曰帝雖在酒所尚不忘四民故自帝王以來獨以仁謚之也）　先賜一幅　細書十行（玉海曰宋太宗嘗出飛白四幅廣袤

（數尺先以一幅賜宰臣呂端　十行詳上二）寶由天縱　自成文章（山堂肆考曰宋眞宗出太宗御書法帖輔臣曰太宗嘗學實由天縱屬思援翰必極精妙　玉海曰范成大跋御筆云叶緘縹緗蕭爲雲漢輝光所覽自成文章）親灑仙毫　手書寶劒（山堂肆考云唐憲宗親灑仙毫鸞鳳翥翔煙雲飾卷　玉海曰漢章帝賜韓稜寶劒自手書其名）磔硌新勢　迴拔神鋒（顔師古聖德頌曰磔硌新勢奮發奇鋒　玉海云宋謝宿代中書密院謝賜字表云墨寶相輝神鋒迴拔）筆墨雄贍　氣相奇古（法書要錄云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魏帝筆墨雄贍　米芾寶章待訪錄曰晉武帝眞跡在駙馬都尉李公炤第字有篆籀氣相奇古墨色如漆）蟬翼鴻書　龍畫螺書（權德輿記曰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荅常侍劉洎之詔也縹緲鴻書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垂飛而不白雜合衆美裁成絕藝書圖之逸品也　下詳後崔融碑文）山林丘壑　鸞鳳蝶龍（高宗御製翰墨志曰五十年間未始一日舍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正直隨意所適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顚有佳趣　會要五月五日唐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驚絕）石湖賜范　玉堂付蘇（山堂肆考曰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范成大淳化二年上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召蘇易簡付之以爲玉堂盛事）索一大硯　書三體詩（山堂肆考曰孝宗淳熙十三年召宮僚宴崇上索一大硯命磨潘衡墨染唇覽竹紙筆揮灑書二大字及贈侍讀楊檢祥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　三體詳上二）與古何異　所得甚多（山堂肆考宋太宗曰唐太宗以飛白賜羣臣劉洎登御林爭取今朕手書賜卿等與古何異　紹興五年上曰朕無事惟靜坐觀書所得甚多時上所寫六經論孟之書皆畢因刻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又書無逸篇設于講殿之壁）乞賜新額　報以手書（山堂肆考曰宋太宗端拱元年祕閣成李至乞賜新額上乃飛白祕閣二字賜之　隴西傳帝報以手書）忠勤見表　廉節是勵（唐崔知悌傳曰知悌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元等高宗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元以忠勤見表　山堂肆考曰紹興二十九年御書戒驕惰勵廉節六字詔於尚書省立石以墨本頒之於中外）篆正不及　常侍先登（玉海云淳化五年上書四體書一幅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頓首告上乞之呂蒙正亦欲得焉易簡前奏曰臣先請篆正已不及矣上笑而賜之　法書要錄曰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牀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倢伃辭輦今見常侍登牀）擺脫舊學　追配昔人（宣和書譜曰唐明皇初見翰苑書體狃于世習銳意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　唐代宗筆法勁媚可以追配昔人）庶臻治道　以增美德（玉海曰宋建隆三年二月內出御札曰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轉對　會要曰太宗爲飛白書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今以此賜庶動清風以增美德）芒玉平雲　春林秋漢（唐張說謝御書大通師碑額狀云書起平雲點躍芒玉戈矛攢倚鸞鶴交飛　玉海云李嶠謝飛白書迹乎若游霧勢春林藹乎似輕雲上秋漢）製龍池曲　賜上尊酒（明皇雜錄曰拾遺蔡孚進龍池篇上爲八分書賜岐王王因製龍池曲以其篇爲樂章　上尊酒詳二）不減子敬　得受史陵（法書要錄曰王僧虔論書曰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唐李嗣眞書品曰太宗與漢王元昌褚遂良等書法皆受之于史陵）首出孤騫　回翔顧盼（玉海曰李嶠謝飛白書冠六爻而首出卷八體而孤騫元稹謝御札舞鳳迴翔于懷袖飛龍顧盼于縑緗）春雲出岫　榮光燭天（宋王元之謝御書表曰瀟灑如春雲之出岫榮光燭天詳下五歐陽修記）能騁逸氣　無有棄日（法書要錄曰齊世祖書超筆力而有膚能騁逸氣　玉海曰宋太宗出御草書示宋琪琪曰陛下躬親庶務圖歷代所未有又講書隸翰無有棄日）士稱三絕　人賜一雙（玉海云宋太宗筆法英異學無不成觀鑿眞定王趙書中并御八分書篆額多士稱爲三絕　會要曰祥符二年內出太宗鏤文紅管供御筆十二管分賜王旦以下人一雙）有如夙習　以此自娛（玉海曰眞宗初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見飛白筆遂取試之體勢遒勁有如夙習　宋神宗遣內侍就輔臣第賜

（御書各一軸翌日輔臣入謝上曰朕聽政之暇無所用心以此自娛耳）**太宗下詔　梁武評書**（太宗實錄曰帝留心字學下詔求前賢墨蹟玉海曰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百三十四人）**手追心慕　神動天隨**（玉海曰宋高宗雲章奎畫昭回于天發自龍飛之初頗喜黃庭堅體格後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顓意羲獻父子手追心慕曾不數年直與之齊驅並駕書苑曰范成大跋御筆云飛龍臥虎之勢漏屋畫沙之跡皆神動天隨沕穆無間）**親識其末　繼書其後**（實錄曰慶曆六年知河中府錢明逸入謝上問其家傳鐵券聯并三朝御書以進皆親識其末而還之玉海曰乾道七年帝出御書一通首以魏徵答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而繼書其後曰朕即位十年功效未集有愧至于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急務也）**規模大令　吐納僧虔**（張懷瓘書斷曰宋文帝善隸書力及行草規模大令法書要錄曰齊高帝墨翰吐納僧虔精排子徽）**自書孝經　偏賜文賦**（山堂肆考曰淳化中李至請以上草書千字文勒石上曰此[illegible]可取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自書勒于碑陰又曰宋理宗寶慶初書文賦以賜天下）**不廢模倣　爲時矜式**（宣和書譜曰唐太宗留心翰墨萬幾之餘不廢模倣明皇在御以行書八分章草書爲時矜式）**甘露慶雲　蒼龍白鳳**（甘露慶雲詳五蘇軾頌宋胡宿賜御書[illegible]詩曰白鳳隨毫來蒼龍應墨奇）**勢若飛動　略無倦息**（歸田錄曰皇祐二年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神韻雄偉勢若飛動山堂肆考曰高宗尊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句爲其說雖祁寒隆暑略無倦息）**鵬摶鶴唳　龍性牛刀**（法書要錄云宋文帝書如驚擊水之鵬摶且並閑天之鶴唳又曰齊高帝書[illegible]力[illegible]牛刀水[illegible]龍性）**草書藏祕閣　石本諸名山**（書苑曰太宗時有獻鍾繇急就章者字多殘缺上親草書一本藏祕閣宋太宗常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諸名山藏之或賜丘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臣僚無由觀　卿等未嘗見**（太宗實錄曰端拱二年嘗夜召書學葛湍問徐鉉草書何如湍曰鉉留心篇篆不習草聖上曰鉉嘗見朕書否湍曰臣僚非詔賜無由得觀上喜于袖中出御書二紙曰一以賜汝一以賜鉉玉海云祥符五年內出新編太宗皇帝御集及御書法帖凡十五部示輔臣王旦曰五代以來筆札一無[illegible]王之法幾絕太宗留意翰墨或行片簡傳之于外則爭來之自是學者書體丕變聖教之至也上曰太宗所用筆亦與人間不同顧向敏中丁謂曰卿等未嘗見咸再拜[illegible]乞異日令觀之）

御筆四

〔增〕**搢笏以觀**（宋范蜀公東齋記事曰仁宗于天章閣下親作飛白書令羣臣搢笏以觀）**二臣姓名**（山堂肆考曰祥符中上飛白書向敏中寇準姓名付宰相曰此二臣姓名也朕將用之）**鶴頭偃波**（墨藪曰鶴頭偃波書詔版所用漢尺一之簡是也）**鳳尾諸書**（書苑曰齊高帝爲鳳尾諸書）**天毫發彩**（玉海東說[illegible]示金字八分書曰天毫發彩）**儒行中庸**（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嘗書儒行中庸賜進士）**錙銖萬代**（會要云劉洎上太宗書曰紆寶思于天文則長河韜映摘玉筆于仙札則流霞成采固已錙銖萬代冠冕百王）**親書笏端**（崔[illegible]傳曰元宗以謹密字親書笏端）**家藏詔書**（墨藪曰唐李靖家藏高祖太宗詔書）**赤光上燭**（玉海曰祥符五年九月國子監請建閣藏太宗御書從之明年五月閣有赤光上燭）**袖有驪珠**（蘇東坡集跋[illegible]御書[illegible]花詩有一紙[illegible]字袖有驪珠三十四句）**兼紀二王**（詳二）**會煥爲美**（法書要錄曰宋文帝有子敬風骨會煥爲美）**帝中第一**（張懷瓘書斷曰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書畢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世南補戈**（書苑曰太宗學書于虞世南每患戈腳不工偶書戩字召世南補寫其戈）**購募備盡**（虞世南書旨述曰太宗銳志翫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兼賜大小字**（玉海曰天聖九年上作飛白大書以賜二府小字賜諸學士獨孫奭與趙遹兼賜大小字）

御筆五

【增】【詩】唐韓愈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龍螭　岑文本奉述飛白勢詩云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游霧疏別有臨池草思霑垂露餘　宋夏竦紫微閣御篆書詩曰右省層楹建西清寶字宣神明連潄畫法象出奎躔　明堂額御篆詩曰堯章粲雲漢羲畫露乾坤日字光芒動奎鉤氣象溜　明宣宗草書歌曰草書自昔何所授初變楷法為章奏當時作者最得名崔瑗杜度張伯英三人真蹟已罕見後來繼之有羲獻筆端變化妙入神逸態雄姿看勁健風驚電掣浮雲飛蛟龍奮躍猛虎馳漢晉草法千載師張顛藏真亦絕奇一代精藝才數輩遺墨千人萬人愛因知頓挫出腕力亦用飛動生神采古來篆籀今已訛何況隸草訛愈多吾書豈必論工緻誠懸有言當默識

【增】【賦】唐竇泉述書賦曰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豪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視如發硎刃虎駭鶉眙惴夫喪精劒客得志成帝則生知草意頴悟通諳光使畏魄青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開而乍覩睛日泉落而懸歸碧潭康帝則幼少閒慢迥出凡境駟馬安車不尚馳騁真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滋蔓草風送驟雨宋武德與法合古初見咨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巨麗載兆虎變高蹈莫究其涯雄風于焉已扇猶金玉鑛璞包霾貴賤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已達于縱橫拳王媚于緊細向精專而習熟幾可與之興替尚瞻擊水之鵬搏且聞天上之鶴唳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縱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借度擒排子敬昂藏鬱拔勝草負正猶力稱牛刀水展龍性槩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惟吾巨唐武功定文德脩高祖運龍爪陳睿謀自我雄其貌神邁興代之徽猷太宗則備集王書聖鑒旁啓質詎勝文貌能全體睿宗垂文規模尚古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而寬戶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為海而吞鯨　蔡邕筆賦曰書乾坤之陰陽贊庖皇之洪勳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皇之功代兮表八伯之望覩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　晉成公綏隸書體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點星垂掣挫安案繽紛絡繹華藻粲爛絪緼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歎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耀煥

【增】【序】宋王珪撰御製觀書序曰嘉祐七年十二月戊申秉暇日延羣臣觀三聖神翰于龍圖天章閣翫心文明

藻思濬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使左右縱觀驚鸞翥鳳與夫煙雲布漢之象莫不回薄于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得以曾闚也　法書譜系序曰藝祖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太宗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刻之祕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　丁度序邇英聖問曰伏奉宣示御書十三軸仰觀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

增表唐李嶠賀見御書表曰究黃軒鳥迹之巧殫紫府結空之勢偃波垂露會寶穗而成新半魄全騰象天形而得妙　宋王元之謝御書表曰絳綃半幅霞舒舞鵠之紋宸翰三行雲繞廻鸞之勢宮中刀尺翦雲霧于赤城筆下風雷走龍蛇于碧落堪笑二王非墨妙筆精之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字之書　又張洎謝八分御書表曰仙毫揮灑體備剛柔犀利擘長劒之倚天壯觀類洪河之紀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明媚若曉漢之橫空　晏殊謝御書表曰乾文綺粲睿筆驚廻文皇鳳字近媿乎流芳炎帝穗書遠慙于逸品宜登冊府永冠書林

增記宋歐陽脩仁廟飛白書記曰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履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增碑唐崔融夏禹碑曰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刺

增銘宋孫覿爲胡直孺作御書扇銘曰扇出尚方墨寶未乾天縱墨妙宛若龍鸞薜月煌煌光燭蔀屋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增跋宋范成大賜御書石湖二字跋曰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

增頌宋蘇軾作英宗手書頌曰雲漢之章融爲甘露結爲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燾冒其子孫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王部十四（帝治 記注 制作 典謨 [illegible]實錄 選部 [illegible]寶訓 敬化 [illegible] 來遠）

帝治一

原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時則至治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列子曰黃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己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齊中國）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又曰堯老命舜代己攝政尊任伯禹稷契皐繇伯益時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用心也　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騂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銘於簨簴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賈誼新書曰風

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

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説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增唐書曰太宗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三四錢外户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內乂安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增户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　又曰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殘寬租税撫孤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又曰宋太祖如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

觀太平天子儀衛　宋史太宗贊曰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者接踵而至　又曰真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粳米斛二百　又曰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户口蕃庶田野日闢　又曰大中祥符間河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户　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金史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　又曰世宗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　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　又曰仁宗時遠彝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　通紀曰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民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　通紀曰宣宗謂楊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宿齋宮論寛恤事且兩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帝治二（思治　議治附）

原人皇虛無（六韜）　伏羲立卦（易）　清淨無爲（說苑）　儼然元默（淮南子）　允恭元默（東觀）　至治洞和（陳思王）　天爲公（禮記）　無爲而天下化（莊子）　垂拱天下治（淮南子）　不爲刑辟（春秋）　不言而信（易）　不化而行（列子）　不爲而善（韓康伯）　不降席而天下治（子思子）　不罷而治（說苑）　不設法度（淮南）　未使民化未賞民勸（六韜）　不知喜怒（六韜）　其輸而不僞　不勞而成（並淮南子）　功不賞賢不使　人雖有智無所用之（並莊子）　食鳥獸肉衣其羽皮　汙樽抔飲　蕢桴土鼓（並禮記）　不識不知（詩）　鶉居鷇飲（莊子）　浮游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淮南子）　天下和平（孝經）　天下咸悅　天下和樂（帝王世紀）　天下化成（易）　天下懷安（史記）　天下殷富（杜篤論）　四海會同（書）　海內勸慕（王褒）　四海爲家（史記）　四方無虞（書）　海外有截（毛詩）　海內乂安（薛瑩）　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至於海表罔有弗服（並書）　澤及四海　守在四夷（春秋）　經營四方（毛詩）　皇化四遠（曹植）　光被四表　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並書）　光被六幽（班固）　上暢九垓（司馬相如）　洋溢八區（揚雄）　寗靜天下（東觀）　德合上天化感無外（張景陽）　鎭撫方外（淮南子）　協和萬

邦（書） 洽和萬國（典略） 萬方底定（陸機） 萬國咸寧（易） 萬邦咸寧 萬國咸休（並書） 九州影從（何晏） 九有有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詩） 六合殷昌（張衡） 員首順風（抱朴子） 迴首面內（封禪書） 前番禺後椒塗（揚雄） 左湯谷右虞泉 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書） 東包月窟西暨日宿（繆襲） 經靜兆民（薛瑩） 靜濟天民（傅毅） 宜民宜人（毛詩） 民宜其壽（賈誼新書） 保樂洽壽（東觀） 國靜民康（曹植） 充實殷富（桓子） 克內外無患（春秋） 民用和睦（孝經） 人樂其性（文子） 民樂其業（春秋） 四方樂業（東觀） 黎民樂業（續漢書） 吏無百里之徭民無出門之役（東觀） 耕者讓畔（史記） 田不侵畔市不務賈（淮南子） 家給人足（樂緯） 道不拾遺（淮南子） 單車露宿（東觀） 外門不閉（史記） 民不反亂（春秋） 民無癘疫 民無反禍（賈誼） 國無鰥民 刑措不用囹圄空虛（淮南子） 髕者墨者宮者履菲（前漢刑法志曰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履也） 善爲國者不師（春秋） 無兵車之事（賈誼） 寢天下兵（鶡冠）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革不累（尸子） 銷兵刃（史記） 兵無血刃（漢書） 焚甲兵（淮南子） 收兵爲鍾（史記） 鑄戈爲耨（潘左）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禮記）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毛詩）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東觀） 虎賁脫劍（禮記） 去劍搢笏 偃伯靈臺（司馬相如） 城復于隍（易） 丹塞收烽元徼釋駕（張協） 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秋）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鹽鐵論） 甘雨以時（淮南子） 旬而一雨（鹽鐵論） 有渰淒淒興雨祁祁（毛詩） 聖人在上無雹（春秋） 庶草蕃廡（書） 庶類蕃殖 百物阜安（周禮） 百穀用成（書） 松柏斯兌 梧桐生矣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並毛詩） 大倉之粟露積於外（史記）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魚麗于罶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並毛詩） 昆蟲闓澤（司馬相如） 無墮穀 地平天成（書） 泰階夷清（曹植） 行同倫（禮記）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書）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記） 農夫詠於田（曹植） 頌聲作於下（閔鴻） 元鬢巷歌黃髮擊壤（張景陽） 老人擊壤（逸士傳） 小兒撫塵（康璩）【增】黃金與土同價（齊世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閭閻絃誦相聞（宋文帝）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唐太宗） 務農興學慎罰薄斂（宋太祖） 加惠兵民輕徭薄賦（元仁宗）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戶口蕃息（宋文帝） 華夏富庶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元太宗） 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宋哲宗元祐）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宋仁宗）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元仁宗）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明仁宗）　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宋太宗諭）　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爲上瑞（明文皇詔）　勤於爲治賞罰嚴明（後魏顯祖）　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宋文帝）　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宋太宗語）　詔書勑旨無非仁政（明仁宗）　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　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仁宗贊）　無一物之失所　見萬國之咸寧（趙普言）　以天下之樂爲樂　樂在時平民安（並宋太宗語）　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安爲樂（宋太宗語李昉）　與世休息迄於丕平（宋太祖）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劉大夏對孝宗）　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元魏顯祖）　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宋太宗詔趙普）　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唐高宗）　有貞觀永徽之風（通鑑唐睿宗）　言政治者稱元嘉焉（宋文帝）　眞宗之世號爲盛治　仁宗之世天下承平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宋史）　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元世祖）　時稱小元祐（宋理宗）　時號小堯舜（金世宗）　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明文皇詔）　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夭閼之患（通鑑胡致堂論）　雲物之祥徵於治世（明洪武）　恩威遠加山川效靈（明永樂）　天下無事靈貺並至（張知白上眞宗）　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　自可遠繼三皇俯觀五帝（趙普上太宗）

【原】思治　憂天下之不治（列子）　在心天下（說苑）　憂勞百姓（淮南子）　殫心萬幾（晉書）　刳心約志（六韜）　心愁憂苦（帝王世紀）　念玆在玆（書）　夙夜基命（毛詩）　昧旦丕顯（春秋）　雞鳴而起（孟子）　夙寤晨興（漢書）　坐以待旦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並書）　日晏坐朝（後漢）　晝不暇食夜不暇寢（賈誼）　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淮南子）　高居遠望深視審聽（六韜）　【增】不能得治本（唐文宗謂李石曰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　致太平之難（又問鄭畋曰奈何致太平之難）　責治太早（李石對文宗）　求治太急（蘇軾對神宗）　求治不宜太急（明宣宗嘗問劉大夏天下何時太平朕何如古帝對曰求治不宜太急）　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唐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原】識治　識其政事（書）　內脩政事（詩注）　治常清靜（風俗通）　其治嚴靜（春秋）　養性愛民（莊子）　畏天而愛人（大戴）　務德而安民　分德利民（春秋）　以樂樂民（黃石公）　守在約（孫卿子）　富其民（文子）　綜核名實（漢書）　循名責實（鄧析）　總攝紀綱（桓譚）　專正人道（白虎通）　總覽威柄（華嶠）　朝無權臣　朝無寵幸（東觀）　勤恤務本　卹民務本（漢書）　事天任人（尸子云）　損上益下（易）　內無疵政（漢書）　朝無疵政（晉書）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書）　借耳分聽（抱朴子）　假目以覽（抱朴子）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詩）　【增】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朞月而可蓋不甚難（魏徵對太宗）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同上）　平亂責武臣守文責文臣（唐高宗語）　勤我行仁義旣效矣（唐太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趙宗儒對唐太宗） 大亂易治譬饑人易食（魏徵） 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明太祖諭） 用德則逸 用法則勞（明桂彦良對太祖） 善政在於養民 養民在於寬賦 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 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明太祖諭）

帝治三

原 神教（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神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甄治（董仲舒曰以貪狼爲俗法出姦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之化下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爲金之在鎔惟治之所化） 斧斤（賈誼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 校事（魏太祖置盧洪趙達爲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以愛憎作威福太祖不聽後達等以姧利殺之乃謝柔） 治身（列子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術王曰治國何如曰未聞身治而國亂也） 熙庶績（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張四維（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辨物居方 厲精更始（宣帝詔令自新也） 遺九年食（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 爲天下師（蕭曹以寬厚清淨爲天下師） 必世後仁（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所至咸服（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跡所至咸賓服） 無宿憂（天下無宿憂宿久也） 無兵事（賈誼書） 不拘禁忌（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 不知所之（莊子） 百姓休和（百姓休和光民賴之） 三代至盛 守成尚文 遭遇右武 日用而不知（百姓） 制理於未亂

增 美利（唐文宗言不能以美利及百姓） 休息（明楊士奇對仁宗曰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寬恤（明宣宗春和行寬恤之令） 昇平（唐李石謂文宗曰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昇平之期猶不爲晩） 治定功成（宋太祖） 旋乾轉坤（宋游似侍經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 功德兼隆（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恭勤所致（宋李昉謂太宗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恭勤所致） 坐隆大業（宋趙普謂太宗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務行故事（宋王旦對真宗曰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 勵精政治（宋孝宗） 勵精致治（唐憲宗新剪蜀亂勵精致治） 自視何如即位時（唐李石謂文宗曰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 今日承平亦希矣（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 慶曆聖德頌（宋石介作） 太平聖德詩（明楊士奇作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儒臣亦皆有作）

制作一

原 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絃 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 龍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伏

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又曰帝嚳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爲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又曰舜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　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致於甘露　增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須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　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　漢書曰武帝旣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瑟自此起　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　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　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曆六年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　宋史曰宋初實儼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　又曰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至崇寧凡六改作　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樂八曲又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肆於太常三年禮官上大樂名曰太安　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　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　元史曰世祖名樂曰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　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

年正月上親大祀遂用焉　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　唐書曰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曆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曰周世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進欽天曆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史論曰前代造曆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朴亦能自爲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　宋史曰太平興國間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於自然尤爲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曆世祖十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成名授時曆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　又曰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有古人所未及者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擢爲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上大統曆（皆依郭守敬法故積分猶授時之數）　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爲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曆家以爲最密太祖造大統曆得西人之精乎曆者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而後成之　元史曰世祖即位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爲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制作二

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辭）　制度數議德行（易）　象天地以立制（傅元天體）　變天下之法（禮含文嘉）　改正朔易服色（禮記）　制禮作樂（史記）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記）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　聖人作易幽贊神明（並易）　庖犧作易弘開大道（古史考）　伏羲

作易綿絡天地（揚雄）　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　聖人作歷黃帝造曆（續漢書）　立四時之制（尸子）　著九六之文（帝王世紀）　推三光立八節（春秋）　治五氣設五量（大戴禮）　合五緯（春秋）　正六宗（拾遺記）　吹律定姓紀鐘甄聲（帝王世紀）　省風作樂（春秋）　作樂崇德（易）　作樂防滿（樂稽）　黃帝作樂曰咸池（樂緯）　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世紀）　禹作夏　武王作武（並鄭注禮）　命咸黑爲歌（呂氏春秋）　命伊尹歌晨露（韓詩）　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　神農作琴（帝王世紀）　朱襄作琴（呂氏春秋）　黃帝庖犧作瑟（世紀）　作簫以象鳳（風俗通）　禹作夏籥（呂氏春秋曰禹立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使伶倫作律（呂氏春秋）　命咎陶作刑（紀年）　黃帝作旜冕（世本）　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禮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樔以避羣害（韓子）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結繩爲罟以佃以漁（並易）　作網罟用禽鳥（典畧）　鑽燧取火以化腥臊（韓子）　烹穀爲粥燔肉爲炙　取犧牲以充庖厨（帝王世紀）　作釜甑成火食之道（古史考）　後聖有作范金合土（禮記）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　神農作耒耜（古史）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刳木爲舟剡木爲檝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易之以棺椁易之以書契（並易）　以新書石從事（魏書）　以典論刻石（魏志）　黃帝作弩（古史）　以銅爲兵（越絶）　黃帝蹴踘（劉向）　武王作蔞（世本）　使馬鈞作司南車（魏畧）　採銅鑄鼎（史記）　鑄鼎象物（春秋）　【增】變律令革官名　功極作樂　治終制禮（唐傅奕上高祖）　考制度脩通禮　定正樂議刑統（周世宗）　左圓石方　先偏後伍　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　執戟而舞以象擊刺往來（唐太宗七德舞即秦王破陣樂）　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太宗九功舞）　更製歌辭（太宗命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歌辭）　作上元舞（唐高宗作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以象元氣上元二年詔推圜丘方澤及太廟用之）　化育詁庇孰非厥功（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入帝常立以視樂闋乃坐裴守眞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詁庇孰非厥功不聽歌舞別申嚴奏奏可）　追思王業勤勞若此（高宗觀樂舞而歎）　六變以象功業（宋享化中和樂言二舞有六變之象每變以象太祖功業）　推讓宜先文舞（和峴言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　上親製樂（大中祥符間上親製樂獻玉清昭應宮及景靈宮）　御製樂章（眞宗又御製配享樂章）　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唐元德秀言）　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然禮樂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疊歌發聲悲離煩慝舞者行列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太宗增十部樂（燕樂唐高祖平隋仍其制設九部樂太宗平高昌增爲十部）　作九絃琴　作五絃阮（宋太宗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以文武二絃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　宮中製渾天儀（宋五儀悉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袁正功獻渾儀樑高宗先自爲一儀寘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

（祖是焉）禁中作觀星臺（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時登臺觀象初太祖精於天文每以指訓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欽定曆註（明曆式有二曰王曆曰民曆洪武二十九年欽定曆註）改銅魚符（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銀兎符其後改銅魚符）秬黍之制或差毫釐　錘鈞爲姦害及黎庶（宋太宗淳化三年詔曰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著爲通規）安得不新其耳目（唐傳奕言）制作可施於後世（五代史論周世宗制作皆可施於後世）欽意制作以文太平（宋徽宗）

實錄一

【增】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温枋頭之敗温怒盛諸子私改之　又曰後魏崔浩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浩刊所譔於石以彰直筆有譖其暴揚國惡浩竟誅死　唐書曰高祖太宗實錄初敬播所譔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爲國史竄改專出己私　又曰吳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詘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斵改辭曰狥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燔闕于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憂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言改脩非是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己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刪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曰武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五代史曰漢隱帝詔賈緯與王伸竇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實錄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

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　又曰周太祖既黜宰相王峻以峻監脩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及李穀監脩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咸平初王禹偁與脩太祖實錄直書其事　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脩太宗實錄八十卷眞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八十卷內楊億獨草五十六卷眞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平中召宋敏求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脩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許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敏求議初不誤即召還　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脩神宗實錄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　又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蔡卞爲中書舍人即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脩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　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　又曰高宗命范冲重脩神哲兩朝實錄冲父祖禹元祐中嘗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　又曰高宗以常同脩撰哲宗實錄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他日上諭勾濤同此）　金史曰熙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錄三卷上焚香立受之　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

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又曰王鶚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從之　又曰文宗時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有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　弇山堂別集曰明制修實錄例以內閣大臣總裁而元勛上公一人監修獨太祖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修戶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修睿宗實錄用禮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蓋特典也　又曰重修太祖實錄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爲總裁官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爲纂修官　又曰明實錄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衮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實錄二

增 唐曆（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而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　唐年補錄（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肆出天下多事緯論次多所闕誤而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紀年錄（後唐明宗時以武王莊宗實錄未修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王制詔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上史館拜昭爲史館修撰委之撰錄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編爲紀年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陳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後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瓘家脇取尊堯集瓘受禍最酷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諡以表之）　朱墨史（范冲重修神宗實錄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辨誣錄（冲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　六世實錄（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錄（周廣順中竇儼與賈緯王伸同修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錄）　三朝帝紀（孝宗時魏杞撰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紀）　四朝會要（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　世稱良筆（蔣乂撰德宗憲宗實錄偕又撰文宗實錄蔣氏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陳壽之流（敬播撰高祖實錄與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錄兹二十三年房元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寔無完篇（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　萬世公論（元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輕擬送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　佞史謗書（陸佃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稱故事以折之（初太宗甞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嗚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書詠其事欲若水書之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援詔

令與廷評（[illegible]若水又[illegible]備太[illegible]實[illegible]參以王[illegible]李宗[illegible]趙安仁[illegible]畢安仁[illegible]宗正[illegible]上言[illegible]王於太宗[illegible]為更[illegible]所[illegible]若水[illegible]令[illegible]乃定）召備實錄（太宗以太祖朝[illegible]末備乃召[illegible]果于[illegible]州果[illegible]以[illegible]將加[illegible]擢[illegible]進王宋州通判[illegible]果[illegible]以朝[illegible]將任僕何官[illegible]言[illegible]備太平實錄可）乞備實錄（仁宗初太后[illegible]錄在外急[illegible]進[illegible]乞與備真宗實錄不報）徵山林遺逸之士（洪武間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史所以[illegible]為不可[illegible]乃詔李善長宋濂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

實訓

[illegible]皇祖有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彝訓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書）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詩）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　帝範十二篇（太[illegible]）

（宗作以[illegible]太子）三朝實訓（宋仁宗時呂夷簡上）法寶新錄（呂夷簡上景祐法寶新錄）傳法寶錄（[illegible]宗[illegible]參定[illegible]）祖宗家法（哲宗御[illegible]英閣召宰執[illegible]講官讀實訓至漢武帝[illegible]南山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illegible]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憂勤此蓋祖宗家法[illegible]）事親之法（呂大防因推廣[illegible]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illegible]本朝[illegible]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言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illegible][illegible]王日一[illegible]長[illegible]宮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事長之法（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illegible]先致恭仁宗以[illegible]事[illegible]之禮見[illegible]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治內之法（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待外戚之法（前代外戚多[illegible]事常致敗亂本朝[illegible]母后之[illegible]此待外戚之法也）尚儉之法（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勤身之法（前代人君[illegible]在[illegible]出入[illegible]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尚禮之法（前代人君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illegible]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寬仁之法（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足以[illegible]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節費（王[illegible]更[illegible]進讀實訓至[illegible]節[illegible]曰凡言節用非[illegible]節[illegible]事[illegible]能有濟當今事以[illegible]為[illegible]財[illegible]久累日[illegible]用自[illegible]）知人（又[illegible]仁[illegible]知人事[illegible]曰人主[illegible]虛心平意無所偏係事以理[illegible]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多識典章（[illegible]宗[illegible]承平時[illegible]去三十八年而[illegible]至多[illegible]章言行[illegible]典章[illegible]神宗實訓書成[illegible]善）講求謨訓（光宗立余[illegible]言[illegible]皇[illegible]謨聖訓仁政善[illegible]所當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仁厚發為英明（[illegible]之遺訓仁聖資英[illegible]帝[illegible]仁[illegible]之仁厚為英明[illegible]明紀綱而[illegible]寬弛不振之患）英明本於仁厚（又言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之[illegible]涵養士氣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能）戒子篤（太宗）字民訓（理宗）寬恤詔令（孝宗）

實訓要言（王洙[illegible]實訓要言於[illegible]英閣）三朝聖訓（金章宗時[illegible]太祖太宗[illegible]宗三朝聖訓以[illegible]之）皇圖大訓（元泰定帝時司天監[illegible]澤許師敬編類[illegible]成[illegible]進[illegible]仍[illegible]皇太子[illegible]更名曰皇[illegible]大訓）陳說明訓（元文宗[illegible]集等日[illegible]推[illegible]進[illegible]知[illegible]立[illegible]日以[illegible]宗明[illegible]宗旣乏生知之[illegible]古昔治亂得失[illegible]）金匱實訓（元[illegible]宗[illegible]說於[illegible]其[illegible]新學以[illegible]意[illegible]太[illegible]）昭鑒錄（明太祖[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傳[illegible]書[illegible]名曰[illegible]君明[illegible]鑒[illegible]至成祖[illegible]宣典之[illegible]以太祖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祖訓錄（洪武[illegible]共日十[illegible]三上[illegible]序乃命宋濂序之）皇明寶訓（太祖又[illegible]行之大[illegible]）

皇明寶訓五卷　文華大訓（明憲宗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等進講東宮每起立拱聽）

記注一

增唐書曰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又曰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說

通鑑曰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元齡乃與許敬宗等刪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姚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又曰大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

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　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邮之令發自聖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　又曰程琳脩眞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　又曰韓維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維疏言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　又曰神宗元豐時王存爲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韙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又曰徽宗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曦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忌先王之美事矣事遂寢　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　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　遼史曰遼聖宗詔脩日曆官毋書細事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叅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元史曰英宗時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通紀曰洪武七

年命詹同宋濂等纂修日曆成凡一百卷　又曰詞林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爲日曆書言以爲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

記注二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記）　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愼歟（唐魏知古言）　史官惟詢采史不注起居（唐劉知幾言）　記言動不敢侵官（唐文宗嘗敕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曰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　立侍（宋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石揚休奏修起居注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之）　召侍經筵（宋仁宗初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修起居注官獨先出賈黯言召臣下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幷召侍經筵詔許之）　分立殿上（宋王介寧宗末除起居舍人言本朝猶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所請分立殿上）　留身奏事（宋舊制脩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高宗時洪遵請復舊制從之）　染筆赤墀下（唐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　執筆螭頭下（見記注一唐文宗）　老儒恬退（宋仁宗時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彭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　謹厚長者（金世宗嘗顧脩起居注王崇璧曰斯人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臣效其爲人也）　解其記注（宋仁宗言馮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復之）　記注與制誥爲鄰（宋英宗在藩邸時聞蘇軾名及即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書之起居注（宋余靖言昔有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獄因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書之起居注）　書之時政記（宋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孝宗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爲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illegible]若時以闕言者上請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邇英延義記注（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講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後罷）　邇英記注（宋高宗時洪遵直學士院帝曰卿再登三館常典書命今以脩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賓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　祥曦記注（乾道二年洪邁爲起居舍人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今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闕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脩注官令講筵所陳報依據錄之因令以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　聖政日曆（宋孝宗上太上皇聖政日曆於德壽宮）　壽皇日曆（光宗上壽皇日曆於重華宮）

興造

【原】匠人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並周禮）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水地以縣（周禮注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　置槷以縣眡以景（周禮注曰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　識日出之景（周禮曰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晝參日景夜考極星（周禮）　揆之以日（毛詩）　規天矩地（張衡）　審曲面勢　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　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周禮注曰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　疏曰九經九緯者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　左宗右社面朝後市（周禮注曰王宮所居也宗祖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　宮度以几堂度以筵（堂脩七尋三尺）　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並周禮）　宮隅七雉城隅九雉（周禮注曰宮隅城隅謂四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周禮疏曰環涂謂遶城道如環然謂之環也野涂國外謂之野）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築室百堵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俾立室家　迺立冢土（並詩）　疏龍首以抗殿（張衡）　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張衡）

【增】土階茅茨唐堯以昌　始皇輿阿房而秦禍烈　文帝惜露臺而漢祚永（唐薛收言）　規構鴻侈（隋楊素營仁壽宮規構鴻侈）　營繕相繼（唐太宗時翠微玉華營繕相繼）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宋太宗時田錫言）　趨末棄本（唐景雲初作金仙等觀韋湊以爲方農月興土雖貲出公主然高直售傭則農人捨耕取餓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　以夜繼晝（宋丁謂營玉清昭應宮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　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唐高宗營東都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詔即其地營上陽宮）　卜鍾山之陽定作新宮（明太祖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增築新城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　止從儉素（金天眷元年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宮室止從儉素）　朴素不飾（明太祖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武殿後爲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爲飾）　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唐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　武功舊第纔蔽風雨（唐蔣世長侍宴披香殿謂太宗曰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耳）　閱實工徒（隋崔善爲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繆）　匿匠樓下（宋張商英爲相勸徽宗息土木嘗營升平樓戒主者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　書尚書無逸於二閣（宋仁宗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明太祖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用此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遷都一

【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　又曰武王伐殷以木承水自酆徙都鎬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吳志曰黃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郡都鄂改名武昌　又曰黃初元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增通鑑曰後魏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內徙而憚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　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　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　又曰金宣宗決意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高琪請脩南京裏城　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爲刺郡睢州爲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特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即位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特魯之力也　又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　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爲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從之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師

遷都二

原少昊從曲阜（帝王世紀）　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書）　匪亟其欲遹追來孝　作邑于豐宅是鎬京（並詩）　召公相宅周公成周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並詩）　非敢違卜用宏茲賁（並書）　度其夕陽　度其鮮原　廼陟南岡　廼覲于京（並毛詩）　廼正厥位　奠厥攸居　建城市營宮室　太史抱法（周禮）　永命新邑　安定厥邦　永建乃家　四方和會（並書）　四方入貢（史記）　民利用遷（書）　增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恪議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帝將從之何㮚言不可乃止） 永嘉不幸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晉王述析桓溫） 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宣宗南播疆宇日蹙（金史） 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與晉王光義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曰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 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主事蕭儀言遷都非便上震怒誅之旣而科道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對辯尚書夏原吉奏曰言官應詔陳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教化

原聖人以神道設教（詳帝治） 先王觀民設教（易） 風以動之 教以化之 垂世立教（孔安國詩序） 垂裕後昆（書） 宓犧神農教而不誅 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周書） 三皇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公羊） 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 成天之道（禮記） 取地之財（大戴禮） 式和民則 式化厥訓 斂時五福 敷佑四方（並書） 天之牖民（詩） 因民爲制（周制） 肇脩人紀（書） 長育之材（詩） 則山高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並易繫） 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書） 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左氏） 著之話言（左傳） 教之道藝（周禮）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禮記）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書） 天地尊化（風俗通） 教思無窮（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詩） 教之防利告之訓典（左氏） 風以詩書 以禮教親則民不怨（周禮） 以樂教和則民不乖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俗教民則民不偷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以誓教卹則民不怠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以勳制祿則民興功（並周禮） 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 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周禮） 教民播種（淮南） 教民耕農（古史考） 教民食穀（賈誼新書） 神農作教（管子） 燧人教漁（尸子） 宓犧教獵（尸子） 教民漁田（越絕） 教民巢居（顏峻始學篇） 節水火（大戴禮） 化腥臊（韓子） 養才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大戴禮） 教化若神（淮南子） 化如神明（劉邵七萃） 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經） 休風偃物淳化元通（王粲七釋） 行于江漢（詩） 聲暨海外（七釋）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並詩） 有典有則詒厥子孫（書）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書）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詩） 增王者以教化爲大務（董仲舒策） 民至愚而神（元王惲言於世祖） 吾不之疑則反

覆化爲忠厚（上同）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 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湯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illegible]） 民力息則生養遂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元大儒吳澄言） 治國之要教化爲先 教化之道學校爲本（明太祖諭） 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 教化行雖[illegible]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上同） 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金章宗時户部[illegible]等言） 不明教化不知禮義（明太祖[illegible]）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唐權德輿對憲宗） 宜以祖考躬行之實爲法（宋[illegible]對[illegible]宗） 躬履節儉以示四方（宋[illegible]宗時[illegible]上言） 風化必自近始（上同） 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金世宗諭廷臣） 人皆以教化爲餘事（金章宗時[illegible]言者多責近效以[illegible]爲[illegible]有秉心寬厚教行教化者[illegible]之近[illegible]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illegible]養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舉行德化者[illegible]而用之則教化可行[illegible]） 儒者所以勸孝悌而敦風俗（[illegible]宗言） 敦朴素 革浮僞 遏行者被譏於鄉 不[illegible]者蒙[illegible]於[illegible]（唐太宗時馬周言） 禁[illegible]作[illegible]（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飭風俗禁民奢侈（宋光宗紀） 定制度辨上下 服用居室各有差等 抑奢[illegible]遏度之[illegible] 禁逾[illegible]無名之費（[illegible]宗時宰臣集議） 脩學校崇經術獎節孝使士不趨於文華 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元世祖時姚樞言） 月朔讀法（明洪武二年令郡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 分教郡國（明太祖以北方喪亂之後[illegible]子生往往[illegible]分教） 社學師儒（[illegible]延師儒教子弟） 大誥三篇訓飭民俗（明太祖既成大誥之編[illegible]以[illegible]化民[illegible]又[illegible]爲[illegible]條目[illegible]而又[illegible]自是民之作非[illegible]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其意益切至矣） 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唐太宗時高馮言） 士敦尚廉恥輕薄（宋文[illegible]元） 識厥比讓[illegible]相安養 海內之人皆爲兄弟（唐太宗詔[illegible]制史陳君賓） 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宋文帝時） 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宋太宗時十三[illegible]） 民間風俗稍淳儉（金世宗言） 封服制府咸見慶賞 數世同居敦復其家 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絶書（宋史論） 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唐憲宗時權德輿言） 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illegible]文）

來遠

原懷遠以德（尚書） 誕敷文德（尚書大禹謨） 舞干羽而有苗格（書） 弗寶遠物則遠人格（書）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明王慎德四夷來賓（並書） 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並書）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詩） 惟德動天無遠不屆（書）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書）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並書）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漢書） 蠻夷率服（書） 蠻夷懷服（大戴禮） 遠夷稽顙（漢書） 蠻夷皆服（呂氏春秋） 夷狄思慕（司馬相如諭蜀書） 隣國襁負歸德（[illegible]） 四

方穊負而至 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張景陽七命） 諸侯同日貢者五百國（帝王世紀）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者六國（尚書大傳） 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帝王世紀桑穀合生） 四方來附（詩） 一時歸湯（帝王世紀一時歸湯者三十六國） 通道百蠻（國語武克殷） 肅清萬里（晉陽秋高祖伐公孫） 庶邦丕享（書） 不遐有佐（詩） 近者悅遠者來（論語） 幽邦肆險遠國亡遐（應瑒華林園詩） 延頸舉踵向風慕義（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胡綜爲吳賀作降文）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詳帝功） 風雨所至莫不從助（史記五帝本紀） 密須歸文王（呂氏春秋） 夙沙歸炎帝（帝王世紀神農氏） 匈奴來朝（漢書宣紀） 鮮卑送璽（晉中興書元帝大興） 奇肱車至（括地圖） 肅慎來貢（書） 僬僥貢沒羽（帝王世紀） 濊貉貢良弓（典論） 西戎獻劒（列子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 西胡獻梏（十洲記云周穆王征西戎獻梏是百玉之精） 西旅獻獒（書） 越裳貢雉（史記周本紀越裳貢白雉） 倭王獻錦（魏志景初中倭女王國獻文錦） 獻吉光毛裘（武帝天漢三年西域國王獻吉光裘） 火浣以示百寮（魏志齊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楛矢陳於玉階（王洗賀肅慎貢獻表）

【增】脩禮形則遠者來格（唐魏徵言） 脩政事則遠人來歸（宋呂蒙正言）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王 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宋張齊賢言） 殊方異俗相率向化（宋趙普言） 懷荒振遠諭以實格（宋太宗時蕃[illegible]蠻黎瀘州） 遠人來歸宜有旌異（明成祖諭）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宋太祖）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 脩文德以來遠 無鈍兵而挫銳（宋太祖時田錫言） 示綏懷萬國之心 用駕馭四夷之策（同上） 垂天覆之仁 假來王之便（宋真宗時朱允符言） 不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溫彥博曰遼東本箕子國漢元菟郡不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 二歲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宋神宗時令洮河諸國限二歲一進游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 王會圖（唐太宗時遠方朝貢甚衆服裝詭異命顏師古作王會圖以示後） 西州程（宋太宗太平興國間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王延德使焉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 仙晨帝所（隋煬帝在東都以外國朝貢踵至悉召天下奇偉怪伎大陳端門前更衣錦繡珥金翠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繪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胾在所令邀飲食醉飽蕃夷嗟咨謂中國為仙晨帝所） 玉帛風雲（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聚文武羣臣外國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上顧皇太孫曰可謂萬方玉帛風雲會矣） 漢文帝却千里馬 晉武帝焚雉頭裘（唐魏徵語） 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唐高祖）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隋煬帝） 諸蕃畢集洛陽（同上） 四國扈從東封（唐明皇封泰山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畢赴） 不受康國內附（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招來絕域勞費百姓謝不受） 交趾獻前貢物（元世祖將征交趾丞相不忽木曰不如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 大小遠邇悉奉琛幣 東逾遼水重譯來附 西南極遠之國俱來朝受封爵（明成祖）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帝王部十五（用賢　責躬）增（崇儒　戒懼　勤勞　謀猷　務農　巡行）

用賢一

原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　左傳曰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敎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皐繇伯益　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　尚書曰高宗夢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帝王世紀曰文王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　毛詩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注曰芃芃木盛也棫白桵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管子曰桓公在灞管仲隰朋見忽有二鴻飛而過公歎曰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漢書曰高帝云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班彪王命論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漢書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增通鑑曰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又曰晉時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於是辟掾屬百餘人刁協卞壼陳頵庾亮等皆與焉　又曰周顗奔琅邪王睿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又曰秦以王猛爲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　唐書曰太宗嘗曰貞觀以前

從我定天下閒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　又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下敎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閤下號十八學士　又曰帝召馬周未至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　又曰帝嘗曰朕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　通鑑曰明皇謂盧懷愼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　又曰姚崇宋璟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唐書曰德宗時外雖有宰相主大議而陸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内相　又曰憲宗以裴垍爲學士時李絳崔羣與同列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以成元和之治　宋史曰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扈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　又曰太宗厲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李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呂蒙正張齊賢迭居相位復進賈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　通鑑曰太宗嘗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又曰眞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宋史曰仁宗時晏殊爲相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　又曰仁宗用文彥博富弼爲相詔百官郊迎范鎭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閒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　又曰富弼與文彥博並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元史曰仁宗即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太子少傳李謙左丞郝天挺廉訪使程鉅夫等詣闕同議庶務　通鑑曰元仁宗嘗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　又曰元英宗以拜住爲相謂之曰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不盡心拜住再拜曰臣畏天下事大議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耳　通紀曰明太祖下婺州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太祖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又曰仁宗即位進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並兼職如故内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

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　又曰仁宗賜蹇義楊士奇勅內有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　又曰孝宗經筵畢召內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羣臣奏本付溥等面議以次陳奏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　又曰劉大夏嘗召入內廷奏事至御榻前上轉視左右即近侍內臣皆退避不與聞也　又曰都御史戴珊以疾求退不得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因奏及之曰珊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先歸乎

用賢一（求賢　使賢附）

原 賢者國家之器用　欲霸王者託於賢（說苑）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書）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書）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書）　任天下智力（魏志）　以聖賢者爲牧上賢下不肖（周書）　貴人而賤祿（禮記）　善人在上國無幸民（左氏）　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並左氏）　任能（禮記）　使能（周禮）　任才尚計（吳志）　知人拔善（虞預晉書）　或以言揚或以德進（禮記）　任賢得人（後漢表）　舉不失德（左氏）　拔奇取異不問僕隸（漢武帝）　取士於賢不拘卑賤（陸凱表）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左氏）　急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典論）　收天下之傑（管子）　朝九州之俊（桓譚新論）　收禮名豪（晉中興書）　網羅羣彥（潘岳）　探海出珠舉網羅鳳　羣士慕嚮俊傑來仕（曹植）　杖策北度（袁宏）　鑒集帝宇（曹植）　迎龍鳳於廊廟（抱朴子）　登俊乂於壠畝（王粲七釋）　林無被服山無韋帶（張景陽七命）　藪林之下無愁士江河之畔無隱夫（劉向）　河濱無洗耳之士（曹植七啟）　淵藪無不收之歎（傅元七謨）　高宗夢傅說（書）　文王見呂尚（伊中候）　以幣聘伊尹（孟子）　設壇拜韓信（漢書）　呂尚牧渭濱　樊噲出獄吏（後漢書）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班彪王命論）　二老歸周四奇入漢（揚雄）　舜駕五龍漢鼓六翮（抱朴子）　漢用三傑（漢書）　魏基五儁（葛洪子）　使四面從五聖（黃帝）　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　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鬻子）　黃帝舉風后力牧（史記）　舜左禹而右皋陶（大戴禮）　使少皞主金　使祝融氏主火（越記）　以句龍爲后土　命重氏爲南正（古史考）　分命羲仲宅嵎夷　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昧谷　申命和叔宅幽都　尊任伯禹尊顯之官（並書）　處羣臣之上（諸葛亮表）　分掌四方各如己視（帝王世紀）　輔佐不阿（淮南子）　智竭其策（漢書）　勇奮其威

（虞丘壽王論）　同心同德（書）　同德度義（左氏）　得力牧而爲五帝先（漢書晁錯傳）　得咎繇而爲三王祖（漢書）　擧后稷民除四死（謂饑寒勸苦）　問鷩子民得四生（詳治）　十夫帝翼（書）　九才亂武（七順五）　五賢與邦　二八登帝（魏文與曹洪書）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並漢書）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寅亮天工（並書）　佐化於外（帝王世紀）　其惟吉士相我國家　旣獲仁人祇承上帝　格于皇天格于上帝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並書）　藹藹王多士　萋萋臣盡力（爾雅）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並詩）　衞青在位淮南不敢謀（漢書）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詩）　如石投水　河潤九里（東觀）　冀得其澤（莊子）　魚有水（蜀志）　鳳有翼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左氏）　天下之士多就之（孟子）　俊乂在官　罔匪正人（書）　六官之長皆民譽（左氏）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書）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翩翩其羽亦集爰止　振鷺于飛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並毛詩）　【增】選擧英才無拘定制（漢胡廣）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後漢書）　拔巖徒以爲相　載釣叟而師之（晉虞預）　鑿齒夫捷給之對　思絳侯木訥之功（蔡邕碑）　聖主賢臣世以致理（漢胡廣）　天下喁喁仰其風采　廟堂納其高謀　疆埸宣其智力　帷幄容其謇辭　擧措秉其程式（並後漢書）　用人當用其所長（元許衡）　用賢轉石（漢劉向）　用君子則治（元世祖時廉希憲疾篤皇太子遣人問疾因問治道希憲答曰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　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唐楊嗣復）　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宋王曾）　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宋杜範）　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元世祖置集賢館命阿魯渾薩理領之士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冀帝見之帝果還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乎）　知人堯舜猶病（唐李絳）　用賢人主之事（宋李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人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　召諸賢於散地（宋高宗二十六年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　一時譽望收召略盡（宋理宗時）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　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宋太宗語）　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唐文宗時）　設此待天下賢士（唐書權曰太宗著今文武官六百四十二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　非敢望拔十得五（宋太宗謂侍臣曰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　其爲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唐文宗）　此名臣也朕將用之（宋太宗飛白書向敏中及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　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元英宗時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

（適副朕心）朕且大用（宋陳康伯除吏部尚書宰臣議用權尚書高宗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布衣不次進用（周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下列寘諸要途（宋范純仁曰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眞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宰相豈盡由科第（周世宗語）宰相須用讀書人（宋太祖語）寓意磻溪（宋太宗曲宴後苑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呂端爲相也）副予前席（眞宗時楊億在告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注想元老（唐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以裴度不赴賜以詩有注想待元老之句）渴想儀刑（宋神宗以安石爲欺復召馮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賜詔有云渴想儀刑不忘夢寐）猶恨致用之晚（宋太宗於呂端驟被獎擢猶恨致用之晚）致太平必斯人（王旦嘗奏事退眞宗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自舉無先容（唐太宗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張行成朕自舉之無先容也）非由左右言（宋英宗以唐介爲御史中丞謂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由左右言也）聞其彊幹召還（張詠在蜀太宗聞其彊幹召還爲樞密直學士）惜閒卿於彊健時（辛次膺拜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閒卿於彊健時）受命而來喜於得賢（褚亮事薛舉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喜於得賢）方美官缺每欲用卿（明皇以蘇頲爲中書侍郎勞之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無及者朕爲卿恨）漢高佐命出自亡秦　光武得賢亦資暴莽（後漢書）

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漢高舍陳平之醜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晉書）

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經濟類編）

夏禹得皐陶爲三王祖　齊桓得管仲爲五霸長（唐太宗）

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　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　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唐書）

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　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　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冑　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　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唐王珪）

汝得象殊重愼微密（章得象晏殊）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賈昌朝）惟汝仲淹汝誠予察（范仲淹）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富弼）曰衍汝來汝予黃髮（杜衍）予早識琦琦有奇骨（韓琦）惟脩惟靖立朝巘巘（歐陽脩余靖）素相之後含忠履潔（王素）襄雖小官多聞予徹（蔡襄仁宗朝杜衍韓琦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而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大臣忠厚如王曾　淸純如張知白　剛正如魯宗道　質直如薛奎（英宗時司馬光言）

氷鑑則有王恕彭韶　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　老成則有劉健謝遷　文章則有王鏊丘濬　刑憲則有閔珪戴珊（明孝宗朝）

原求賢帝咨四岳（書）明敭仄陋　敷求哲人　勤於求賢　旁求俊彥（並書）開求賢之路　求賢如不及（漢書）我求懿德（詩）無幽不求　天賜賢人　夢帝賚良弼（並書）與能進賢（周書）舉賢（禮記）舉佚民（書）贊傑俊（月令）聘名士禮賢者（月令）舉賢良文學（漢書）舉爾所知（論語）枚卜功臣　聿求元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有能

奮膺熙帝之載（並書）　一饋七起（詳勤勞篇）　一食三起（帝王世紀）　方欲興文武　每食未嘗不在鉅鹿（漢書）　仰山（董子）側席（後漢）　障賢者死（尸子）　增　天下之士騷然而至（甯戚對齊桓公）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晉鄒湛）　白駒皎皎不離風塵　束帛戔戔榮高物表（唐蕭至忠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必有我師（漢李尋[illegible]）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孔融薦禰衡表）　求賢暫勞垂拱永逸（任昉）　束帛未賁於丘園　蒲輪頓轂而不驚（晉虞預上言）　比下詔求賢　又搜遠所遺（唐德宗）　豈借才異代治今日之天下（唐李絳言）　天生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宋崔與之）　止得求名文士　難得有道賢人（唐陽嶠謂德宗曰陛下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邪）　何以副求賢之意（金世宗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編識臣下賢否全賴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乏人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思得賢士寤寐不忘（世宗又曰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職官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遺逸皆見旌異（宋理宗親總庶政遺逸皆見旌異）　因民望而並招之（理宗時臣僚多乞召還魏了翁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　搜訪山林隱逸之士（元英宗）　招致山澤道藝之士（元阿魯渾薩理勸世祖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明太祖令學士唐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　手詔趣召（宋孝宗即位立召辛次膺）　奉詔求賢（元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　求賢三十年（元世祖謂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　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明英宗聘處士吳與弼）　求賢圖治宵旰皇皇　羣賢皆來布列在位（明宣宗[illegible]）　原　優賢親賢體遠尚[illegible]養（禮）　尊有術（漢書）　聖人養賢　大畜養賢（易）　禮下賢者（史記）　外禮宰相（漢書）　待以殊禮（東觀）　待以師禮（韓詩外傳）　待以客禮（檀弓云）　天子交匹夫（孟子）　周公下白屋（家語）　五羯而式（大戴禮）　三顧於廬（蜀志）　軒轅膝行（莊子）　文王趨拜　上親執轡（書）　撫[illegible]（帝王世紀）　拜於牀下（詳帝德）　每爲之拜（魏志）　不冠不見（漢書）　攬履而起（邴原列傳）　遂至輦前（書）　引登御牀（世說）　喚進入輿（晉書載紀）　爲掘新井（管子）　爲設虛坐（吳志）　子陵俱臥耳（典略）　子大非吾吏　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晉中興書）　式商容廬（帝王世紀）　君其力就會（魏志）　終祿其身（嵇康高士傳）　封比干墓（書）　載自臨輿（帝王世紀）　增　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後漢書）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漢郎顗疏）　唯恐禮之不重（晉皇甫謐）　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淮南子）　側席以求（光武側席以求幽人）　下車而揖（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麈扇住立不動天子下車而揖）　傾身禮之（王景略有王佐才苻堅傾身禮之以爲股肱羽翼）　降寢殿設壇席　尚書奉引延問得失（後漢書）　引至臥內（唐太宗嘗引魏徵至臥內訪天下事）　賜坐詢事（宋真宗時种放見於崇政殿賜坐詢事）　見必爲興　去輒臨軒以送（唐明皇於姚崇）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

10A(3)

（漢明帝於抱臧）以輩行呼而不名（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帝以輩行呼而不名）錫以几杖（漢包咸）賜延年杖（魏文帝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涯所宜優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勅賜尚書祿（漢明帝東巡過任城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御書得賢頌（宋虞允文以樞密使復爲四川宣撫太上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孝宗又爲製跋）解衣衣之（唐德宗於陸贄）覆以襭袍（韋綬爲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庭爲納陛（宋真宗每見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姿儀瓌大宮廷陛峻特令爲納陛）鄉改旌賢（宋仁宗改王曾鄉名曰旌賢鄉）

崇儒一

增通鑑曰漢武帝即位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得董仲舒策天子嘉之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　又曰上雅尚儒術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又曰詔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請爲博士置弟子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又曰宣帝時張敞上疏勸上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　司馬光曰光武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明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吏咸選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　通鑑曰晉南渡初征南軍司馬戴邈請篤道崇儒以勵風俗從之始立學　又曰晉范寧好儒術嘗謂王弼何晏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　又曰齊高帝問爲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又曰魏顯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李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焉　唐書曰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　又曰張復顒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及即位召見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復顒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笑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復顒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高宗顯慶中劉祥道陳六事其一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嘗舉秀才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　又曰明皇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張說倡之　又曰明皇爲太子時褚無量侍讀譔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即位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

設腰輿許乘入殿中　宋史曰太祖復以實儀爲學士嘗召草制儀至苑門望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帝索冠帶召入儀遂言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若此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　又曰太宗留心儒術貢生皆臨軒覆試　又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　又曰眞宗謂陳彭年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擗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在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翰篇眞宗爲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請示輔臣刻石國子學焉　又曰上方興起道術令邢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　又曰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以孫奭爲翰林侍讀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　又曰渡江以來進退合義以胡安國尹焞爲稱首　又曰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章草必大制上攺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眞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　通鑑曰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　又曰寧宗即位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及即位趙汝愚薦之召入經筵　宋史曰理宗即位杜範上言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　通鑑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宋史曰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語

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曰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褒獎之意　宋史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又曰理宗召眞德秀還以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上欣然嘉納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　元史曰憲宗時高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從之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通鑑曰元楊惟中用師於蜀獲姚樞始重經學乃建書院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又曰元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眞儒之用而治道所興也　又曰有問巙巙者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巙巙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令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愼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退朝御便殿輒召儒臣論治道　又曰屢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　又曰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通紀曰仁宗建弘文閣謂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對蹇義復舉學録楊敬等皆命直弘文館

崇儒二

增爲世儒宗（東晉初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治天下匠（元太祖時夏人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　百代絶學之倡（宋開禧初任希夷謂周敦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皆得賜謚寔自希夷發之）　道學非程氏私言（宋光宗時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　正學遂明於後世（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眞德秀之力爲多）　維持三綱五常之道（元仁

（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宋仁宗因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表章此二篇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統不在是乎）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眞德秀言於理宗）儒者握持綱常如此其固（元仁宗嘗與事臣語握奉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仁宗講學之功如此者皆李孟啟之也）闔戶讀論語（趙普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終身誦聖言（李沆爲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使我稽古臨事不惑（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勵志講學緬懷典刑（理宗贈朱熹太師詔）初登大寶招徠耆儒（劉光祖疏留朱熹）篤道崇儒以勵風俗（晉元帝時戴邈言）崇禮儒臣講求治道（明宣宗諭楊士奇等）宜近師儒（宋仁宗時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褒表老儒（理宗初立詔褒表老儒）儒林舊德（宋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累請補外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尊寵儒臣（曾公亮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賜服仁宗面賜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渴於相見（胡安國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從容咨訪（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儒者逢辰之幸（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邢昺奏經版大備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上書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儒臣入省議事（元世祖時右相安童請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從之）白衣對崇政殿（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胡瑗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就寢起讀終篇（孝宗時朱熹投匭進封事帝已就寢起讀終篇）咨時務訪治道（明太祖進攻婺州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時務訪治道）北面立而問道（周主養老於太學北面立而問道）當用經術明於大誼（漢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館閣之職文史爲先（宋孝宗時呂祖謙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元仁宗時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之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盡令讀書知爲治之道（宋太祖詔武臣盡令讀書）天子禮樂之司（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擬太盛無益國家議白罷之張說聞之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延置豪俊則麗正院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蓋未達耶帝知遂薄堅）翰林深嚴之地（宋太祖曰翰林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

詳明禮樂　博涉典墳　爲儒學之宗師　乃薦紳之領表（周世宗留田敏詔）　闡揚文治　儒學鄉臻　周嚴廊以聘隱淪　盛科選以來才彥

勤勞一

原　抱朴子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元素二

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書之策窮神姦則記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説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盡道眞遂升龍以高濟與天地乎罔極　史記曰黃帝代神農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東至海登桓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江登熊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師兵爲營衛　帝王世紀曰堯命禹以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又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乗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　鬻子曰禹飯一饋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資通鑑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於永巷待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治　又曰漢武帝時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　又曰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厲精爲治　唐書曰太宗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厲精之主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假羣臣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　又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又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又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文宗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　宋史曰太宗孜孜爲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決日旰未遑御膳謝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既膳後御便坐不報　又曰眞宗嘗謂邢昺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指意必不然且夏禹焦勞有元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　又曰孝宗清燕每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　又曰嘉定間范鍾爲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　通紀曰明太祖諭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常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

勤勞二

原惟德之勤　克勤于邦　與民用勤　勤思勞體　勤而禮下　勤于吏事　祗勤于德夙夜弗逮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自強不息　勞謙匪懈　憂民救水（越絕）　閔不容息　禹愛惜寸陰（帝王世紀）　湯不棄尺日晝決獄　夜理書　夜不暇寢　夜分而寢　不懈于位　政事簡心　惟德日新　萬邦惟懷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過門不入冠掛不顧（砥柱銘）　荷鍤戴笠　櫛風沐雨　髻墜不顧　身執畚鍤　自操橐耜　盡力溝洫　夫負婦戴　燒不暇拂濡不給旋（路史）　手不生爪脛不生毛　股無跋脛無毛　手生重繭　脛無候朝　身親其勞　肌色皯黣　增舊勞于外　其勤王家（書）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傳）　此陛下宵衣旰食之時（李絳對憲宗）　此豈王安寢時（後唐張承業謂晉王）　勤心庶政日有咨詢（宋孝宗）　上憂勤如此今何可不言（李浩言於孝宗）　憂勤於路朝之頃　切劘於廣廈之間（理宗時李宗勉建言）　索燭以記明而即行（金宣宗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事索燭以記明而即行汝亦當然）　未明而朝日昃始罷（明太祖）　怠荒是戒厲精是圖（明孝宗時大學士劉健上言祖宗黎明視朝一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暮乞怠荒是戒厲精是圖上嘉納之）　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明太祖）　夜分五鼓猶閱章奏（明世宗雖脩元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五鼓猶閱章奏）

務農

原務農重穀　命農勉作　並耕而食以勤農也（尸子）　勞農勸民惟農是務（國語）　威戒農用（國語）　紀農協功興鋤利甿　農天下之本（漢書）　五穀萬民之命　民以食為天（史記）　不耕受其饑（詳帝治神農敎）　咨十二牧食哉惟時（尚書）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尚書）　嗟嗟保介惟莫之春（毛詩）　告布於萬民（說苑）　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　歲事來辟稼穡匪解（並毛詩）　明時播草木（大戴禮）　播時百穀（尚書）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毛詩）　初開耤田（王隱晉書武帝）　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禮記）　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月令）　天子親

耕（籍穀）躬耕勸農（風俗通）天子三推（月令）爲大田（張衡東京賦云）藉於千畝之田（潘岳藉田）爲藉千畝（禮記）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毛詩）躬三推（月令）發止千畝以帥萬國（繆襲許昌宮賦田云）冕而朱紘（禮記）履文舄佩明珠（陸注太元經）神農
親耕（詳帝治）禹稷躬稼（論語）耕於鉅定（漢書武紀）耕於鉤盾（漢書昭紀上耕於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藉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
增本立而太平可議（唐李渤言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農事不脩則樂土爲墟（晉王導）農桑衣食之本（元仁宗諭司農）當以
力田爲先（宋辛棄疾言於孝宗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斷不侔矣）當使之耕耘織紝
（唐劉晏）農不勸而耕者衆（唐韓琬言貞觀永徽之閒農不勸而耕者衆）勸農耕作（宋太祖諭郡國長吏）慮失播種（宋眞宗幸太一宮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
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弭兵輕賦專意於農（遼太祖）敦本務農慶詔勸助（宋仁宗）勸農桑敎紡績（遼太宗）
務本業抑游手（金太宗詔）農月常務一切罷省（唐明皇詔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農勞之時戒飭省事（宋仁宗詔孟夏農勞之時令監司戒
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宋仁宗詔）毋淹刑獄以妨農務（遼聖宗詔）條晰勸農之績（宋眞宗詔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晰勸農之
績以爲殿最黜陟）學校農桑之績（明太祖勅中書令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置勸農司（宋眞宗時錢彥遠疏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
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辟清強幕職州縣官爲權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歲終農隙轉運使考核之第其賞罰）立司
農司（元世祖中統初高天錫請丞相索羅左丞張文謙曰農桑衣食之本古之王政莫先於此願留意丞相以聞帝悅命立司農司以天錫爲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設營田使（明太祖渡江以康茂
才爲營田使諭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分巡各處）遣巡郡縣（明文皇詔每歲遣人巡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名爲勸（金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甄賞宰相言民特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而已是乃妨農何名爲勸上是其言）立農師
（宋太宗令民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蠲其稅役民有怠於農務者農師察之）置田鼓（明太祖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之）田家詩（後唐明宗時大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問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對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豳風圖
（明宣宗得趙孟頫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揭於便殿之壁）耕夫記（明宣宗道路見耕夫因錄其語作耕夫記）織婦詞（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於宮掖及戚里令知民事之艱）農
桑輯要（元世祖惓惓於農桑一事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景德農田勅（宋眞宗命丁謂等衆詳刪定景德農田勅五卷）農器勿算（眞宗時呂夷簡初知濱州代還言農器有算非
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旬上雨雪（宋仁宗詔諸州旬上雨雪）早歲習知稼穡（遼興宗詔）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元世祖謂侍臣曰朕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觀稼於郊一歲再出　躬耕籍田以先天下（宋仁宗）命藏微
時耕具（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命圖所歷艱難（明太祖命圖所歷艱難以

（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刻耕夫織婦蠶女之形（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采陰晴豐凶候驗之說（真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時邢昺爲禮部尚書以其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爲對）徧歷農家（洪武間圜丘成帝出拜太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道中耕耒（明宣宗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眡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令隨至營人賜鈔）召觀稼於後苑（宋仁宗幸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而歲以種麥欲知稼穡之不易也又哲宗召輔臣觀稼後苑）饗先農於東郊（高宗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耕籍不事虛文（明太祖曰耕籍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農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秉耒貴有實心（明宣宗時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斥教坊雜伎（明孝宗即位耕籍田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用田家典故（明憲宗初行耕籍田禮上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籍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驅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颭旗而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籍田頌（貞觀初太宗既耕籍岑文本奏籍田頌文致華贍）躬耕籍田記（宋仁宗命宰臣張士遜撰）

責躬

【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山崩川竭爲之出次（左傳）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穀梁傳）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左傳）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並尚書）　禹見罪人問而泣之（說苑）　湯旱而禱（孫卿子）　成王思慕（琴操）　翦爪（湯旱）　截髮（曹瞞傳云操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操馬騰入麥中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捨宮寢（列子云黃帝憂天下不治也）　避正殿（鍾離意別傳意諫明帝）　山崩川竭君爲不舉（左傳）　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　天地有災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並周禮）　年不順成食無樂（禮記）　大祲食不兼味（穀梁）　凡日月食令去樂　四鎮五嶽崩令去樂　大怪異裁令去樂　諸侯薨令去樂　大札令弛樂　大災令弛樂　大臣死令弛縣（並周禮）　山崩川竭爲之徹樂（左傳）　大札素服　大荒素服　大災素服（並周禮）　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禮記）　湯之救旱素車白馬（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此時也絃歌鼓舞止）　降服垂縵（傳云山崩川竭君爲之垂縵）

【增】旱蝗責躬（貞觀二年以旱蝗責躬大赦）　災異責躬（宋英宗治平三年）　久旱責躬（金章宗以久旱下詔責躬宰臣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　責躬脩德（宋仁宗時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余靖疏言）　此朕之責百姓何罪（元仁宗時京師久旱民多疾疫

（帝自責明日大雪）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又左丞相合歎等言彗星之異由臣等不才所致願避賢路帝云）朕今聞過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斯過（並唐太宗）　痛自悔（太宗云昨責王珪等痛自悔）・痛自悔咎（宋吳芾勸高宗專務脩德痛自悔咎）　上遂引咎（明皇引咎罷市舶）　下詔罪已（宋寧宗時臨安火追太廟）　草勅引過（明仁宗命楊士奇就榻前草勅引過）　使知朕悔過之意（宋高宗建炎三年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已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　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金世宗嘗謂宰臣曰朕方前代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書自思豈能無過過而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德宗幸奉天陸贄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宋神宗時韓維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　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徽宗建中時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王覿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補）　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理宗時災異謹告杜範上言）　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　獄訟非其情與　賦斂失其節與　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宋神宗以天久不雨命韓維草罪已詔詔出人情大悅）　刻石記功不若下哀痛之詔　摛翰頌美不若須罪已之文（石晉少帝塞河決欲刻石紀功楊昭儉諫止之）　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　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爲信（宋高宗時滕康上言）

戒懼一

原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　**增**通鑑曰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胡致堂謂光武此詔脩己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又曰明皇時日食素服候變錄囚多所貸遣賑䘏災患罷不急之務　又曰宋璟上言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輩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

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帝曰然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宋史曰太宗端拱元年以歲旱彗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卹物安人以祈元祐　又曰仁宗時日食帝謂執政賈昌朝等曰謫見於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又曰英宗治平二年以雨災詔責躬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專以戒朕可曰協德交修　又曰熙寧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耳　元史曰世祖至元末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正合朕意可復誦之　通紀曰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下詔曰宰輔失職首除姦惡鋤根翦蔓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拂上帝好生之德今者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戒懼二

●孔甲有盤盂之戒（蔡邕銘論云）　武王有戒慎之鞀（呂氏春秋）　大臣不可不敬小臣不可不慎（禮記）　除戎器戒不虞　君子以恐懼修省（易）　乾乾夕惕（東觀漢記）　栗栗危懼（尚書湯誥）　若火燄燄　若殞深淵　若陟深山　凜乎若馭朽索　若蹈虎尾　夙夜祗懼不敢荒寧　明德慎罰　克慎明德　恪謹天命　克慎天戒（並尚書）　天命靡常畏天之威（毛詩）　弗率帝命　罔有逸言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易）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易）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天道福善（書）　月盈則食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易）　主不稽古無以承天（東觀漢記）　君不密則失臣機事不密則害成　言出乎身加乎民（易）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並書） 雖有周親弗若仁人 見爾前慮爾後（大戴禮武王盤銘） 無私於物惟賢是與（王弼注易） 用其道不棄其人（左傳） 不親小事（穀梁） 弗寶遠物 弗惟逸豫惟以亂民（書） 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大戴禮盥銘曰云云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厥監不遠在彼夏王（書）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詩） 吮舌血（英雄記曹操與劉備言） 覆觴不飲（詳納諫） 增天意丁寧以戒（宋眞宗將東封孫奭諫曰昔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 人君所畏惟天（宋英宗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即上書數千言論之） 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于虛危歷氐餘百日虞世南言景公禳彗滅事帝曰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若也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吾何得不戒） 上天示戒正陛下恐懼憂勤之日（魏徵） 正當戒懼脩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金章宗卻尊號） 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宋眞宗時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謂相李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 水旱盜賊日取奏聞（旦又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密禱禁庭 跣立殿下（宋仁宗遇水旱必夙夜精心密禱於天） 側身脩德以應天戒（宋英宗時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勅邊備呂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脩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日愼一日惟懼不終 上畏皇天之鑒臨 下憚羣臣之瞻仰（並唐太宗語） 治安則驕佚易生 驕侈則危亡立至（太宗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賢士藏匿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 上下相徇深可畏 廉恥道消深可畏 毀譽亂眞深可畏 直言不聞深可畏（後唐明宗時康澄疏）

謀猷一

原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王隱晉書曰武帝與羊祜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爲戰備孫皓面縛輿櫬降 增唐書曰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因共部署計已定 通鑑曰臨淄王隆基與劉幽求等密謀匡復遂定韋氏之難 又曰肅宗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因言以兩軍縶其四將之策 宋史曰太祖夜至趙普第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又曰太宗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與之謀準退過呂端遂告其故端乃入奏曰從來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心耳不如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後繼遷卒其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又曰眞宗澶淵之役畢士安與寇準合議請帝幸澶淵而議者閧然二三大臣有進幸金陵及成都圖者準力陳其不可堅定前計　又曰孝宗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王阮對策曰東南王氣鍾在建業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　明紀事本末曰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劉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漢

謀猷二

原作事謀始（易）　信誠好謀（漢書）　三聖合謀（琴操）　詢謀僉同（書）　其治多撥略（魏志）　親入閭巷即賢人謀（谷永）　謀出帷幄決勝千里（東觀）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詩）　納五音之策（抱朴子）　量敵受勝　因事設奇（東觀）　我取天下可不以萬全（漢書）　圖畫成敗皆從所言（東觀）　從命者克捷違敎者負敗（魏書）　畫蚩尤像以威天下（詳武功）　爲鳥銜書以感殷人（呂氏春秋）　獨車渡河（漢書）　以少敵衆（魏武）　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世說）　交馬而語不及軍事（魏武）

增引爲謀主（唐太宗於房元齡）　翊輔謀猷（明楊士奇）　歎其遠慮（宋陳康伯謂梁克家）　時韙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邊事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則於西北兩得矣）　議者韙其謨謀（唐崔祐甫謨謀可復貞觀開元之治）　天下益服謀國之忠（宋梁克家）　數陳秘畫多所嘉納（唐溫大雅於高祖時）　謀議之際屢相可否（元世祖時王文統與張文謙並爲相文統爲人忌刻故然）　元齡善於謀　如晦長於斷（同心濟謀以左右太宗）　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宋畢士安謂寇準）　沉摯有謀能斷大事（宋薛奎稱明鎬）　同心輔政日夜謀致太平（宋富弼范仲淹）　必有嘉謨當告之以達朕（元世祖用安童爲右丞相諭許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　謨謀當國之人非如昔比（宋太宗與王齊論邊事）　密贊大計（元世祖在開平時商挺廉希憲密贊大計）　樞密合職中書以通謀議（宋仁宗時夏人寇邊寇準張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

參預謀議（明太祖於儒士許瑗）與參帷幄大計（布衣陳遇明太祖初應聘與參帷幄大計）凡機密輒與議（明太祖於陶安）預謀帷幄動中機會（元世祖時賈昔剌）參謀帷幄剖決如流（房元齡）屏語移時親密莫知（明太祖時至劉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筆書漆簡開答甚密（明祖於秦從龍）

巡行

原時邁（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翔行（穆天子傳云外事翔行）堯亭（王歆）秦履（南徐州）射魚（史記）射蛟（漢書）雲蓋（山海經）風車（春秋）望翠蓋（漢書舊儀云望翠華蓋）載青旌（禮記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鷙獸則載貔貅前有士師則載虎皮）登威路（崔駰頌云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過鳷鵲（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駕蒼龍（禮云乘鸞輅駕蒼龍乘朱輅駕赤騮乘戎輅駕白駱乘元輅駕鐵驪）架黿鼉（紀年云駕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於紆）過鳷鵲（文選云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注曰皆宮觀名也張揖曰此皆漢武帝建元年中所作在雲陽甘泉宮之外）徯我后（書云徯我后后來其蘇）望君來（漢書）待有功（諸侯待有功進律）考制度 乘兩儀（郭象）駕五行（傅元大言）駕象輿（韓子）飾玉輅（劉楨）舞九馬（山海經）駕八龍（楚辭）登龍舟（班固）乘鳥舟（穆天子）汎樓船（漢武帝）浮文鷁（司馬相如）求仙人（漢書）見玉女（嵩高記）因名山 禮名山（漢書）祠魏公（漢書）問樂後（史記問樂毅後）至朔方（史記）歷鳴澤（漢書）問三老（東觀）饗六軍（魏書）道舊故（史記）問吏民（漢武帝）在靈囿 宴華池（魏文帝）先王卜征（春秋）王者應入（豫章列士傳）觀風設教（張衡）視典披圖 舉功行賞（史記）省方觀民（易）至羣玉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至羣玉之山於是取玉三乘載玉萬隻）升大比隥（穆天子傳）周流八丘（淮南子）周行天下（春秋）巡行邦國 歡悅吏民（東觀）造於祖禰（孔叢子）格於藝祖（書）清道案行（杜預）清宮後往（漢書舊儀）巾車飾路（劉珍）衛官填街（漢書舊儀衛官填街騎士塞路）雲旗逶迤（離騷）羽蓋葳蕤（王沈）乘龍西濟（大戴）輿服東巡 靈龜負書 鳳凰覆土（並韓子）舳艫千里（漢書）旌旗百里（魏志）西登隴首（漢武帝）北出蕭關（史記）東巡碣石（漢書）北升孟門（穆天子傳）曝書羽陵（穆天子傳）藏書策府 望祀九疑（史記）望祀蓬萊（漢書）祠孔子宅（東觀）祭橋元墓（魏武帝）登單于臺（漢書）遊大樂野（山海經）舍于珠澤 東遊黃澤 飲于枝洔 觴于瑤池（並穆天子傳）殽陵風雨（春秋）犬戎雨雪（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犬戎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答王母謠（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云云天子答之云云）作秋風辭（漢武帝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置酒舊宅（東觀）置酒沛宮（漢高祖）新豐起舞（史記）過沛作歌（漢高祖過沛作[illegible]曰大風起兮雲飛揚）載之後車 從在屬車（漢武）王行洗乘石（周禮）已駕僕展軨（禮）人皇駕六羽 神農駕六龍（春秋）伯禹御二龍（括地圖）穆王

駕八駿（穆天子傳） 黃帝馭紫蚪（符子） 帝堯駕白馬（典略） 神農出地輔（春秋） 黃帝極天衢（孫綽子） 黃帝合鬼神 帝嚳通風雨（韓子） 宿崑崙之阿（穆天子） 適昆吾之丘（符子） 觀黃帝之宮（穆天子） 飲丹巒之山（抱朴子） 升長松之陘（登於直軫之斬升於長松之陘） 坐鳳凰之堂（鸞和鳴之音） 飲左驂之血（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 飲白鶴之血（又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驅馳千里至於巨蒐之人𠱘奴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注曰所以飲血益人炁力湩乳也令肌膚滑） 高祖自擊筑（史記） 明帝御須荒（東觀） 巡北而羣鶴見（漢書） 居山而鳳凰集（劉珍） 祀四岳懷百神 升春山望四野（穆天子） 象玉戚方玉車（揚雄） 執白圭獻好錦（穆天子傳） 觀舊廬祠舊宅 觀河洛受圖書（帝王世紀） 乘雲閣而上下（揚雄） 步雕輦以周遊（王沈）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張衡賦） 千乘方轂萬騎龍驁（應貞七章） 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大戴） 南登熊山東至丸山（史記） 風伯進埽雨師灑道（韓子） 雲師灑路雷公驚蹕（劉楨） 遠祖前驅松喬夾轂（孫綽子） 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韓子） 至琅邪臺上鄒嶧山（史記） 祭於鐵山祀於郊門（穆天子） 河靈驚而承旗馮夷儼其採軑（劉珍） 吐風伯於南北呵雨師於西東（揚雄） 爲度（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肆心（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遊海（齊景公遊海十月而不歸） 畋洛（太康畋於有洛之表十旬不返） 罔逸（大禹謨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不歸（詳上） 遊赤水（黃帝） 休元池（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元池天子三日休於元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登荊臺（楚昭王登荊臺而遊其樂遺老忘死） 遊蘭臺（楚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 有遊豫（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豫之業無荒亡之行桓公再拜曰寶法言注其法可寶） 無怠荒（書無怠無荒） 靈威臺（長楊賦云崇遊出而靈威臺數搖動而勞軍旅本非人主急務也） 樂佚遊（論語） 春原秋補（晏子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注原察也不本謂不備本務也秋爲西成尚有不足者也） 春遊秋豫（文選云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 【增】幸昆明習水戰（唐高祖） 行邊塞飭武備（明宣宗九年詔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農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於是車駕出居庸關） 幸西京（宋太祖幸西京有事於南郊） 幸上京（金世宗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詳制作） 終南謁老子祠（唐高祖） 河決幸白司馬坂（唐太宗時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帝幸白司馬坂觀之） 曲阜祀孔子（唐高宗東封） 幸孔子宅（明皇） 幸叔梁堂（宋真宗謁文宣王廟幸叔梁紇堂分奠七十二弟子） 幸孔林（真宗） 問帝丘（唐竇德元贊封禪事與李勣皆爲使高宗次濮陽問何謂帝丘德元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 賜所過高年粟帛（唐太宗） 所經命存問高年（明成祖） 所過免今年租賦之半（唐高宗如東都） 賜文武官階勳爵帛（明皇如汾陰） 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 嘉禾瑞草然後省方（宋真宗時孫奭言古者五載巡行有國之事耳） 國家無事省方以時（明永樂六年詔） 思念保民故有此行（明宣宗三年車駕巡邊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 一幸汴梁 再幸中都（明太祖） 定鼎

都北巡者三（明成祖） 卜遷顓陵南邁者一（明世宗） 漢武帝脽上祠（明皇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張說見帝曰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帝脽上祠此禮曠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帝從其言過祠后土乃還） 唐太宗征遼處（明宣宗五年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 祭所過丘陵墳行（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褚無量上言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景帝祠黃帝橋山孝武祠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行古帝王賢臣並詔致祭從之） 奏所過地志風物（眞宗祀汾陰召宋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卽以奏） 人君一出千乘萬騎 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明宣宗嘗問儒臣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然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卽駕而西（明皇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之曰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蠲所過租可也帝悅卽駕而西） 停封不果行（唐太宗時屢詔有事泰山皆停封不果行） 畏卿遂停耳（魏徵書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闗南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

原 天仗 仙衞 皇儀 帝容 從遊必蹕 盤遊無度 崆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 瑤池舉觴漢武之宴王母

增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 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 周王元圃之前猶驂八駿（庾信）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王部十六（帝功　武功　守文　中興　纂道　雄才　鑒能　歎美）

帝功一

㊀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精民（精善也）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也）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又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一千歲皁歷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之夷國）　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方皆平而來服屬）　尚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帝王世紀曰禹爲司空功被天下棄爲后稷播時百穀契爲司徒敬敷五教皐繇爲士典刑惟明倕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爲秩宗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納惟允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爲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　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　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户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

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增通鑑曰唐太宗二十年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勒諸部皆願內屬上喜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勒諸部隨之上爲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令賦詩起舞爲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度上言淮西遣定河北底寧永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正月受朔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襃之　又曰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　元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爲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尚敎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威德厚　功侔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勒功　告厥成功　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順

遐天下則有經營之迹　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淮南鴻烈解云女媧陰帝佐虙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斷鼇足以立四極（又云太古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辭曰鼇戴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黑龍水精也力牧太山稽殺之以止雨潦潮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滔水（又云蘆草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滔水平地出水爲滔水）補五帝之漏目綴三后之頹綱　表正萬邦　綱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止之　陰陽沈壅窾理之　拯民沈溺天子急務　剖判太宗窾領天地　理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　嘗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　甄度四海　疏江橋川（平均土地）　度九州　分九州　開九州　導四瀆　植九藪　鑿江而通九路　九河既道　九川滌源　治梁及岐　浮濟達河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既豬　東原底平　原隰既平　泉水既清　三危既宅　三苗丕叙　鑿昆龍　開呂梁　脩彭離　陞弱水　辟伊闕　決龍門　開玉壘　灃水東注　維禹之績　天作高山　太王荒之　奕奕梁山　維禹甸之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萬邦咸休維王有成績　贊　功蓋天下率土歸心（唐太宗）　功德炳煥號稱賢君（宋太宗）　具著顯庸服我成烈（韓愈）　在位長久令名無窮（遼聖宗踐阼四十九年）　挈彼疲民轉之富庶　邊烽不舉外戶不扃（宋太宗時趙普言）　振立紀綱脩舉廢墜（元仁宗）　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遼太祖太宗）　定議歲幣南北弭兵（真宗澶淵之役定議歲幣自此南北弭兵）　南北講好與民休息（金世宗）　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　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此非爾所及）　文物采章一新（元世祖）　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金章宗）　興元聖功（唐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李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　憂勤機略（唐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主上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館帝曰如此似出朕意不許）

武功一

原　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　史記曰軒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爲營衛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龍魚河圖曰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服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帝王世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亂　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　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　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櫝王韤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韤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韤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　又曰武王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　又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軍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與師渡於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

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　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鬱搖舞貌）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胡

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威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殰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東觀漢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威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濜水爲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兇靡餘　魏志曰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增通鑑曰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詔以謝元帥衆八萬拒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梁成阻澗爲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也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　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

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上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壓大張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獲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太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又曰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輙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坌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　又曰奉天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爲前鋒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illegible]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寒衣[illegible]聽號令曰常侍傳語[illegible]何等常侍得至此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櫜鞬見蔡人聳觀　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

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來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　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愼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　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敵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將武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驁而寡謀外誇中恇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武功二

增載纘武功（詩）　無忘武功（春秋）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漢書）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曹植論云）　仁德內洽神武外照（晉中興書）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並詩）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左氏）　明王之征猶時雨也（大戴禮）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春秋）　南征北怨（書）　前歌後舞（樂稽耀嘉）　不言同辭（越絕）　不占自來（帝王世紀）　文王一怒能安天下（孟子）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　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戰國）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並詩）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王粲詩）　天子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禮記）　帝王出征車載廟主（虞決疑注）　王用出征（易）　周王于邁（詩）　殷受雖命誓伐放橫（書）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帝王世紀）　受命誅積順天之德（春秋元命苞）　承審誅害以從天心（春秋）　兼弱攻昧推亡固存（書）　黃帝伐九黎（帝王世紀）　帝舜伐三苗（詳帝[illegible]）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並孫卿子）　啓伐有扈（帝王世紀）　啓征西河（紀年）　武始北出（禮記）　宣王北伐（詩）　羲和湎淫胤往征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並書）　綏佑命爾伐大商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並詩）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書）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晨乘脂燭過水析舟示無返志（說苑）　有苗不恭汝徂征（書）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　武夫洸洸　武夫滔滔（並毛詩）　耀兵譽軍　鍊師簡卒爰整其旅（[illegible]）　振師五柞習馬長楊（揚雄）　戎車既飭（詩）　乃駕鶩冥之乘（六韜）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並詩）　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曲禮）　以鵰鶚爲旗幟（列子）　以旌爲和之門（周禮）　旌旗千里（漢書）　汎舟萬艘（[illegible]文帝）　躬秉武節（典論）　親御龍舟（[illegible]志）　陣爲不戰（河圖）　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詩）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書）　敦商之旅　其會如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並詩）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書）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詩）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禮記）　熊羆貔虎黃帝教之戰（列子）　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易）　戰于鳴條　大戰于甘　血流漂杵（並書）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並詩）　變化如神（[illegible]書）　變化無方（[illegible]）　龍[illegible]異起（[illegible]）　龍舉雲興（[illegible]）　誕將天威　將天命明威　董之用威（並書）　以威天下（易）　以威不軌（左氏）　威武紛紜（司馬相如）　威靈外暴（王褒四子講德論）　外揚武威（[illegible]）　威光左埽（[illegible]書）　威光遠震（劉[illegible]）　威加四海（漢書）　威震六合（[illegible]）　威震天下（[illegible]志）　罔弗祗畏（書）　莫不震疊（詩）　黃帝威四[illegible]（[illegible]子）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illegible]）　二十七征（[illegible]）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並帝王世紀）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野（淮南子）　撥亂反正（漢書）　折[illegible]掉木（[illegible]）　罪人黜伏（書）　[illegible]除不軌（[illegible]）　脩教爲伐因壘而降（左氏）　舉城者雲徹帶邑者席捲（抱朴子）　殺蚩尤於中冀之野（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illegible]子）　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古）　取秦如鴻毛　[illegible]若拾遺（[illegible]）　斷脩蛇擒封豕（[illegible]子）　斬[illegible]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孝武征匈奴埽五王之庭（典論）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　威服四夷天下　安[illegible]（[illegible]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illegible]）　掃鬼區於白水（[illegible]）　倉[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川（[illegible]）　南[illegible]百[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斷[illegible]　[illegible]陽元冀（[illegible]）　威震赤谷（[illegible]）　武義四加所征者服（[illegible]才）　霜雪被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　[illegible][illegible]虎之勁卒即[illegible]壁其如[illegible]（[illegible]）　踰長城之阻登單于之臺（典論）　西歷月窟東振日域（[illegible]）　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至玉門（陳思王）　屠柳城[illegible][illegible]臺（[illegible]）　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史記）　執訊獲醜（詩）　得厥瑀玉（書）　于疆于理（詩）　百戰百勝（[illegible]子）　克殷年豐（左傳）　班師振旅（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六韜）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慶民馳致[illegible]士倍祿（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春秋）　拓土三千里往還遠著威（[illegible]王[illegible]詩）

【增】櫛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謂太祖）成算所授無不克捷（明太祖）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武）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宋趙普上太宗）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周世宗）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唐憲宗）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帝）取威定霸在此一舉　直抵大梁擒其偽主（後唐莊宗）車駕南征盜賊悉降（漢光武）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宗）以此橫行天下可也（唐太宗拔西河郡往返凡九日高祖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朕爲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大潰追去數百里無人煙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書報太子及高士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盛德大功爲天下所懾服（鄧禹對光武）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宗）經略四方願知用兵之效（唐太宗自言）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祖）藏弓矢於武庫（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倍於常後餘大弓一張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社重禮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立射碑於高阜（金太祖爲咸童書敵步門外南望高阜使衆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射遠其不及者猶百步也天德二年立射碑以志焉）討滅桓元　興復晉室　北擒慕容超　南梟盧循（魏崔浩謂宋高祖）平夏蜀　齊滅慕復兩河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宗）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華夏（周世宗）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　騾車出蜀　青蓋辭吳（宋太祖平南唐詔）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宋太祖平蜀詔）爰從江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倔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元伯顏平南宋表）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畫爲我有（明太祖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守文

【原】繼禹之道（孟子）行湯之政（史記）繼文之體（春秋）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詩）嗣守文武丕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帝王世紀）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庥奉統（東觀）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漢書）以奉大業（東觀）太平君子持盈守成　內脩諸已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書）纘其祖武（詩）克終允德（書）世德作求（詩）其承厥志（書）永保宗廟總一海內（漢書）夏啓以先（史記）復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並毛詩）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班固）世有哲后　仁聖相襲（陳思王）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詳帝治）守文佳主（晉陽秋）【增】取威或可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脩短因曰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殊蓋取或可以逆得而守不可以不慎也）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弱覆昏暴治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守文爲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偃武脩文（魏徵從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偃革尚文（唐蕭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偃革尚文）帝厭武事（光武積苦兵間厭武事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帝且厭兵（唐蔣乂本名武見憲宗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成憲具在（元李术魯翀言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拱已以聽（唐高宗永徽初帝寶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元時勵精求治元老魁輔動所尊憚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繼體守文則有餘（宋史高宗贊曰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一時繼體守文之政燦然可觀（宋史寧宗贊）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元史成宗贊）大臣多謂東宮守成令主（明仁宗）景德以前足爲繼世賢君（胡新安論宋真宗）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眞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宋英宗時王疇上言）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元仁宗曰競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金世宗誡皇太子）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萬春節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上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善於持守）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明孝宗時丘濬上言）

中興一

原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牧人能脩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脩勳績弘矣　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立後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横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胤起白水之濆身屈無妄之力位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爲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鬱切滑滑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沃棘榛横網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閒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圖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爲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爲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與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與夏少康同美矣　增通鑑曰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逖言於上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大平凉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　又曰廣平郡王俶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　又曰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主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簒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圖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　宋史曰靖康中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圖言康王奮與幹离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隙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諜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爲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

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蹔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　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袤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原 功光宗祖（漢書）　弘宣祖業（杜預）　紹先之業（書）　復先王之道　復文武之境土（並詩）　復禹之跡（世紀）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傳）　興衰撥亂（詩）　復見漢官儀（東觀）　增 國家再造（唐肅宗還京師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國家由卿等再造）　中興文物（肅宗中興文物未完于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　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勸肅宗）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宋高宗時汪藻海言於張浚）　扶持王室幾致中興（唐鄭畋王鐸）　勸帝還京疏二十上（宋宗澤）　軍威始盛（郭子儀將兵至靈武）　銳意興復（宋孝宗）

慕道

原 窅然喪天下（莊子）　輕四海之祿（漢武內傳）　志存四海之外（符子）　得道貴而不驕（呂氏春秋）　撤鐘懸而閑居（列子云）　去妻子如脫躧（漢武云）　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闕無異崔巍之冠蓬萊（詳帝德）　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閒想（世說）　與元通靈（白虎通）　坐牀生塵（語林）　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莊子）　請不死之藥（帝王世紀）　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莊子）　到峨眉見皇人（抱朴子）　執元璧見王母（魏起穆天子傳）　見黃蓋童子　見紫府先生（抱朴子）　黃帝候神人（史封禪）　孝武好方士（東方朔云）　駕雲車（史記）　燃九光燈設蒲萄酒（漢武帝傳）　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張衡西京賦）　通靈接神（抱朴子）　會於西山（韓子）　宴於閑館（相如）　通天臺招仙人（史記）　集靈宮候仙者（桓譚新論）　築望仙觀　作神明臺（三輔舊事）　青鸞集殿（武帝故事）　白雲趨宮（同上）　西山爲謠（穆天子傳）　稷丘迎拜（列仙傳）　玉女爲王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漢武故事）　王母授地圖（周書）　王母獻白環（帝王世紀）　神女持酒（孫氏篇）　王母仙桃（武帝故事）　嵩高見王母（嵩山記）　甘泉王母降（幽明錄云）　受道於元素（抱朴子）　發紫臺之文（漢武內傳）　象罔得珠（莊子）　怡然自得（列子）　役使百靈（抱朴子）　能總百神（曹毗贊云）　朝使百神（列仙傳）　息駕元圃（符子云）　搴裳紫宸（黃帝贊）　騎龍乃去（史記）　升龍高躋（抱朴子）　唯劒舄在（列仙傳）　增 上方鄉神仙之事（宋徽宗）　稍稍復惑方士（唐穆宗立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仁宗）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仁宗言）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詁言用熙庶績（宋真宗詔召种放）秦希夷而爲教法清淨以治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真宗詔召賈[illegible]樓真）訪求道教仙經（徽宗）脩建洞天福地（徽宗令天下洞天福地皆脩建宮觀）躬受道家之籙（唐武宗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留意黃白之事（陳摶謂周世宗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治丹劑求長年（唐憲宗）煩一州而致長年（柳泌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諫官言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於君父何愛焉）告錫靈符（唐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拜迎天書（宋真宗）冊爲教主道君（宋徽宗諷道籙院上章冊己爲教主道君皇帝）自號大羅天仙（明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徽宗時蔡教倡爲興闢謂有昧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爲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白鶴遶壇卿雲捧日（明世宗建金籙大齋於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日）徧往物色之不能得（明太祖詔求仙人張三丰遣其弟子丘元清請三丰造朝了不可得召丘元清至與語大悅欲官之固辭不受後永樂中復遣胡濙徧往物色之不能得）問以無爲之道（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李寧又闕郟縣召見道士柴元通問以無爲之道）問長生久視之術（宋高宗召問蜀人皇甫坦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淨二字以名其菴）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真宗嘗語侍臣曰种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元太祖問長生久視之道於丘處機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對唐睿宗）何處更求長生（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脩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布衣張臯上書唐穆宗）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處士王昭素對宋太祖）白日沖天何益於世勤行脩鍊無出於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中陳摶屢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何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日放還山）士有道者匿名滅景（唐裴潾言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技哉）終帝世無他驗（唐敬宗惑佛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官者至浙西迎之息元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他驗）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世祖時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廉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之壽不因大丹也帝曰善遂却之）熙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明太祖謂宋濂等曰秦皇漢武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不可得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梁武帝談苦空梁元帝講老子皆足爲戒（唐太宗語）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唐憲宗與宰相言及神仙事李藩對）謬謂長生可得一意脩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饗想遐舉之方脩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民熙物洽薰爲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眞壽也（明海瑞諫世宗）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歎曰向爲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明世宗遺詔）

雄才一

漢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吳志曰孫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業　晉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督荆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讋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閒關細事或談宮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爲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談笑收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爲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爲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又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原】雄才大略（漢書）　雄才遠略（魏志）　雄略之主（吳志）　一世之雄（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晉陽秋）　意思安閑（魏氏春秋）　威震電斷（晉陽秋）　論決大事（魏書）　沈毅大略（晉陽秋）　舉止自若（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讖（東觀）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東觀）　壯士何畏（漢書）　按行賊營（東觀）　迴山倒海（宋松）　迴天倒日（陸機）　鞭笞天下（史記）　囊括天下（繆襲鼓吹曲）　席捲天下包舉寓內　執朴鞭笞（賈誼）　折箠以笞之（東觀）　拔萬國之地　九州之結（傅子）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虞丘）　據河爲塞塹山堙谷　直抵南山以爲闕立石東海以爲門（益史記）

【增】沈謀英斷（宋太宗）　英暢神武（明宣宗）　性英武（唐明皇）　人皆服其英武（明世宗）　材明勇略（漢光武）　憚帝英睿（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　威德兼隆英略閒見（遼太宗）　英謀叡略豁達大度（金太祖）　機謀在己取舍如神（遼太祖詔）　內脩政治　外拓疆宇（遼聖宗）　闊達多大節（馬援謂光武）　深沈有大略（元太祖）　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漢光武）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明章敬謂英王）　天子明見萬里外（光武以璽書諭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帝明見萬里外（徐達謂太祖）　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明太祖詔）　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唐太宗祭魏太祖）　聰明英乂爲南渡諸帝之稱首（宋史孝宗贊）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宋史論度宗）

藝能

11A(3)

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書） 奇才美藝通徹入神（書植） 善史書（東觀） 善草書（博物志） 善左右射（典論文帝自序曰或言閤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觀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 射出百步（典論） 射虎於觀（紀年） 射蛟於江（漢書） 手射飛鳥（魏志） 發彼小豝（詩） 少好弓馬（典論） 甘蔗爲杖（典論） 以單攻複（典論曰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 以短乘長（典論） 銅丸摘鼓（漢書） 自御塤箎（東觀） 善鼓琴（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善音樂（博物志桓譚蔡邕） 巾角彈棊（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喜彈棊（典論曰余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 造宮爲則（魏書） 畫壁爲像（徐爰[illegible]） 增（[illegible]射[illegible]太宗日引諸將卒習射於[illegible]殿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對奕（宋潘愼脩善奕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 工文章多藝能（宋太宗）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七行俱下（宋主勔）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遼聖宗） 通詁訓工草隸書（唐睿宗） 喜學藝善隸書（唐順宗） 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唐明皇）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後唐莊宗） 自教法曲（明皇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 自調歌曲（金世宗） 習巧之勤移於治國（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蛟龍之形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惟一事不能（元順帝聞徽宗書畫稱善學士巙巙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 作無益害有益（明太祖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歎美一

原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入公見舟船器仗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子若豚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增唐書曰高祖在太原姜謩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又曰眞宗立爲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歎美二

[illegible]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　萬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有辭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並尚書）　潁川蒙太守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並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魏志）　宓不空有名（蜀志李宓傳）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魏文帝）　寫王茲頌置諸左右（魏文帝）　後出益奇　斯異美矣（魏文帝）　增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宋王儉謂蕭衍）　此兒瞻視非常（高歡謂宇文泰）　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明袁珙謂文皇）　意氣雄豪瞻視不常（遼天祚謂金太祖）　兒有奇表後當富貴（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巵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生子當如李亞子（梁主謂唐莊宗）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帝王部十七（追舊 哀恤 敎誡 撫勞 責讓 猜忌 微行 恩倖 奢侈 廢立 昏德 失政 禪位 登遐 霸）

追舊一

【原】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毛詩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　【增】通鑑曰光武幸南陽進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　【增】唐太宗嘗謂魏王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復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　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眞宗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旦奏曰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所知眞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興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又曰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名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併帛　通紀曰明太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追舊二

【原】慎終追舊篤信好友（潘岳西征）　王思舊勳（春秋）　帝思舊恩同席書封陽都侯（魯國先賢傳）　飽一筒餌拜河東都尉（東觀）　有龍潛之舊（魯國先賢傳）　有撫塵之好（應璩）　利祿先死後生（禮記）　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並禮記）　求樂毅後（漢書）　賜王髦孫（文士傳）　詔求徵卿（漢書）　羗嘗有警思將帥之臣　單于入

朝思股肱之美（揚雄）　迺畫霍光麒麟閣（漢書）　刻作鮑信祭爲哭之（魏志）　圖黃瓊於省内（漢書）　今經北館無復子侯　封張賀家（漢書）　瞻望墳壟（魏武）　收械墳墓（魏志）　想其餘風（後漢書）　感其知己（魏略）　臨祀袁紹（魏志）　追思楊修（文士傳）　安得征虜（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卒世祖每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果失名將（又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不遣君文專征者以其敢深入果失吾名將聞其婦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吾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聞鼓思臣（禮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賜金奉祀（漢宣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奉祭祀大司農朱邑子亦然）

【增】上家藏賜詔（唐文宗時李靖孫彥芳上家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文宗愛之不忍釋手敕摹本賜彥芳）　留遺物禁中（彥芳又上靖所賜于闐王帶佩筆火鑑大觽算囊等物天子悉留禁中）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謩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　贖呂端第（宋呂端子藩兄弟貧匱因質其居第眞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貫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逋）　夢若平生（太宗忽夢杜如晦若平生徹所御饌祭之）　求見儀形（馬周之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詔訪其後（文宗讀貞觀政要思魏徵之賢詔訪其後以謩爲左拾遺）　因訪其後（眞宗嘗覽王禹偁奏疏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　有大勳力（德宗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俾乂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　錄其舊勳（宋太宗於大將劉廷讓）　追論定策（徽宗追論韓琦定策勳贈魏郡王）　功臣奉祀（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其量加恩典俾奉其祀）　建三統（漢梅福請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　備三恪（明皇以魏周隋爲三恪）　加比干謚（唐太宗謚比干爲忠烈封其墓）　幸列子祠（眞宗祀汾陰還幸列子祠）

【原】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蔭眞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剔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上駟命鄒湛名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詔唐德宗詔圖中宗以來功臣於凌煙閣詔曰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掌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翊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除氛祲今顧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閣[illegible]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宋眞宗追封趙普爲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人彝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二紀茂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

哀恤

原上恤孤而民不倍（禮記）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 諸侯薨去樂（周禮） 既死不稱名（左傳） 感念沾襟（東觀） 嘉幽蘭兮延秀當中夏兮下霜（漢書） 親故離災 士人彫落（魏文士傳） 思念不已（魏文） 追德賦（漢書） 增賜粟帛恤其家（唐太宗於屈突通） 名其妻子至行在厚卹之（太宗於魏徵） 殯殮所資特宜優卹（宋太祖詔賜高防） 詔厚卹其家（哲宗於孔文仲） 恤孝弟力田（宋真宗詔） 撫恤水災（宋天禧三年遣使撫恤京東西河北水災） 寬恤流民（宋寧宗詔有司賑恤兩浙江淮荊湖四川流民） 遣謁者就第宣慰（唐代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僕射妻韋國夫人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 收存恤亡此其時也（元劉身安告木華黎） 情感於中安有所避（唐太宗於張公謹）

敕誡

原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左傳） 用之於會同用之於軍旅（周禮） 申命行事（易） 告爾朕志 明聽予告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樹德務本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 僕臣正厥后克正 懋乃后德 匡其不及 罔不同心 乃心王室 沃朕心 訓朕志 爾有嘉謀入告爾后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惟公懋德 惟時懋哉（並書） 覽照前世紀爲鏡戒（東觀） 各守爾典 時亮天功 顧乃德 高乃聽 正色率下 涖事惟能 欽乃攸司 愼乃出令 省乃成 愼乃憲 敬明乃罰 敬明乃訓 敬爾繇獄 敬爾有官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率不良 保赤子 惟民康乂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恭儉惟德 往盡乃心 爾有善朕弗敢蔽 予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罔以辨言亂舊政 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倚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 罔違道 無忍疾 無傲從康 汝無起穢 無載爾偽 勿用非謀 罔湎于酒 弗腆于酒 無彝酒 矧敢崇飲 德將無醉（並書） 節酒慎言（魏文帝）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爾惟自鞠 汝自求毒 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替朕命 無棄朕命 陳師鞠旅 聚衆而誓 巡師誓衆 嗟我友邦冢君越御事庶士 格爾衆庶悉聽朕誓 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爾其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肅將天威 底天之罰假手于我有命 予弗替上帝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畏上帝弗敢

弗正　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勗哉夫子尚桓桓　尚廸果毅以登乃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並書）　既儆既戒惠此南國（詩）　稱爾戈鍛乃戈矛　杜乃擭敜乃穽　峙乃芻茭無敢弗多峙乃糗糧無敢弗逮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其或弗恭邦有常刑　爾無弗信朕弗食言（並書）　增　敕以政治根本（唐文宗時李石請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利病）　戒飭諸郡守臣（宋孝宗）　飭吏治（漢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詔舉劾（宋仁宗詔曰守令或貪忩罷昏以弛爲寬以苛爲察以增賦斂爲勞以出入刑罰爲能而部使者莫之舉劾自今其思率職毋撓權倖舉按有罪）　璽書勉勵（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　戒易外任（宋真宗時言府寮徵爲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擇士安戒屬）　親戒武威太守（漢光武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毋失名譽）　面諭江浙平章（元文宗以[illegible]爲江浙平章面諭之曰以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爲邦本[illegible]民何以爲[illegible]汝其上體朕心下安斯民）　吏肆誅求詔令戒飭（宋理宗詔曰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　其誅求下詔戒飭（宋仁宗時許元欲與施昌言分行浙江課軍食帝疑其誅求貧民乃下詔戒飭）　手詔戒諭大臣（宋孝宗時十一月當郊而雷）　太過則失大臣之體（宋太宗戒賈黃中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太過則失大臣之體）　以八事訓飭在廷（宋理宗以八事訓飭在廷曰崇紀綱用正人擇將帥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　親書九事戒之（宋孝宗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充宣撫使親書九事戒之）　恐以此敗（唐太宗謂劉洎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　是必爲累（唐德宗時宰相竇參任其族子申帝戒之曰是必爲累）　宜副朕舉（唐太宗敕戴冑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　密加詔諭（宋真宗以陳堯佐素有裁斷總重事宜付有司[illegible][illegible]乃密加詔諭）　命宰相戒之（宋太宗以王禹偁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　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唐文宗敕狄兼謨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失卿渠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樞機之發不可不慎（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過事[illegible][illegible]悔不可及）　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宋仁宗詔諭臺諫爲耳目之官乃聽險詖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者罪之）　洗心飭行　毋縱貨賄（宋理宗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貨賄其或不悛行淳熙成法）　草書戒酒二章以賜（宋蘇易簡嗜酒太宗戒約深切且草書戒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　丁寧告誡幾三百言（弇山堂別集曰太祖於李景隆誥丁寧告誡幾三百言景隆文忠子也）　敕太子（漢昭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敕內官（明太祖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序祖訓（明太祖自序皇明祖訓云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以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嗚呼其敬戒之哉）　序大誥（明太祖以天下臣民習漢胡俗往往不安職業罹憲章乃倣周大誥之製御製大誥三篇以訓化之親爲之序）　訓諭江南臣民（明太祖諭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廷親訓諭之諄諄數千百言刻爲書以賜之）　以璽書諭河西（漢光武賜竇融曰王者有分土

（[illegible]令民自遂已事而已）　數以書誡之（明仁宗爲太子數以書誡高煦）

撫勞

【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論語）　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也出車勞還帥也杕杜勞還役也（毛詩序）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鞠哉庶正疚哉冢宰（並毛詩）　【增】循行慰撫（唐貞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言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闢遂亡日察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蠲其租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　遣使褒勞（富弼在青州賑饑民凡活五十餘萬人）　撫循將士（宋黃裳言壽皇在位三十年撫循將士常恨不得效死以報）　撫慰歸戶（遼聖宗時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之）　賜勞優厚（明仁宗爲太子監國永樂十五年召赴京師過鳳陽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親勞之（宋太祖時劉昌言爲陳洪進功曹洪進遣子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　皆慰勞之（明太祖至汴大將軍徐達等自河南入見上皆慰勞之）

責讓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紀年云）　晉帥陰戎伐潁景王使辭於晉（春秋）　弗知稼穡之艱難　惟湛樂之從　厥父菑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並尚書）　職事並廢盜賊縱橫民多冤結州郡不理　非有斬將搴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　未聞成言嘉謀　欲以身試法耶　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並漢書）　詔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敎亂（後漢）　【增】欲加譏黜（唐太宗厭上書者不切事）　一旦誚讓（太宗征遼東名程名振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　且加切責（宋李昉罷相詔學士賈黃中草制詔爲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曰自工部尚書遷僕射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　必形誚讓（宋陳恕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悉必形誚讓恕斂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急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太宗以其忠多從之）　下詔切責（宋琪與柴禹錫朋比太宗惡之宋琪以誣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乃下詔切責禹錫）　詔書切責（宋太宗時樊知古爲戶部職事不治）　將面詰之（蔡薿陰附權倖事覺徽宗將面詰之）　督責大臣（漢武帝太初間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名諸大臣切責（唐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大臣多輕之者太宗怒名諸大臣切責）　以吏事責三公（漢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手詔責宰相（金章宗時賜宰臣手詔以風俗不淳官吏苟且責之）　以事詰責丞相（明太祖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　數以職事見責（漢哀帝時鄭崇數以職事見責）　彼將以不職辭（明孝宗時清寧宮之役下兵部擬軍工萬人劉大夏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於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猶未已切責旨下敕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命工如大夏所減）　姑爲容忍不欲深責（宋太宗讓張觀妄爲援引）　還日別當詰責（宋[illegible]知天雄軍誣奏市糴蠡惡太宗知之）　切責竇憲（漢章帝名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詰責諸常侍（漢靈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令

（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皆叩頭求退）讓李宗閔（唐文宗讓李宗閔曰爾常詆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遙見免冠觸地（明孝宗時李夢陽疏一言貴戚驕恣植壽寧侯張鶴齡也上初下夢陽獄既而釋之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責以負約（唐太宗與高士廉等六騎徑詣渭橋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讓其負約（郭子儀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待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

猜忌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漢書）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有勝己者以法誅之（曹瞞傳） 眠不可妄近近輒斫人 人欲危己己輒心動（世說） 啖野葛飲鴆酒（博物志曰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增性猜忌不悅學（隋文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 猜忌刻薄强明自任（唐德宗） 爲人僄急多猜忌（金海陵爲人僄急多猜忌殘忍任數） 性本猜忌（金宣宗） 五代之君多猜忌（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王祜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祜以百口保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得免） 尤忌知名士（隋煬帝） 帝素疏忌之（唐高祖於劉文靜） 使我毛髮灑淅（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爲冢宰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縱酒納賂以自晦（隋煬帝多以猜忌殺戮大臣常以事召李淵淵遇疾不時謁有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王氏對以疾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 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之賣直 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並唐德宗）

微行

原微服遊於康衢（列子） 微行期諸殿門 夜漏乃出 夜出夕還 出從期門下 富平侯同輿（並漢書） 厮服旗帽（風俗通） 白衣袒幘（漢書） 降尊就卑懷璽藏韍 便旋閭閻周觀交隧（張衡西京賦） 亭長不內宿於逆旅 北至湯池西至黃山 出入市里（並漢書） 微服看（世紀） 數幸鄧通家（風俗通） 醉飽吏民家（漢書） 名逆旅夫妻賜金千金（漢武故事） 厭紫極之弘敞甘微行以遊盤（潘賦） 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西京賦）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西京賦） 棄萬乘樂賤事 執干戈守空宮（並漢書） 蘭池見窘（史記） 客星逼坐（志怪記）

增帝立風雪中（宋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上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急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遣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上入門立庭中（明宣宗頗微行一日夜半從四騎至楊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懷懼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微行察風俗（唐高祖武德二年庚戌微行察風俗） 微行至朝天宮（明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一婦人衣衰麻而大笑上問之曰爾衰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

（下婦人其婦夫妍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書而笑也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四十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誌石焉書卞壼墓也命掩之爲立廟命有司春秋祀焉） 市中過酒家（遼穆宗正月微行市中過酒家賜以銀絹） 偕衛士沽酒（明文皇偕衛士九人入肆沽酒相者袁珙趨拜曰陛下何如此輕行文皇還宮召之） 微服觀使邸（遼興宗時宋遣賀正旦及永壽節使居邸帝微服往觀） 行幸局（徽宗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 導遊畋（明正德九年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倖錢寧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 宣府營第（明武宗時江彬等導遊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關至宣府彬爲上營鎮國公府第於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帝樂之忘歸號曰家裏）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徽宗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聞四方） 車駕幸臨不謝（明宣宗遣中使問楊士奇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

恩幸

〔原〕非有材能婉媚貴幸（前漢佞幸傳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 富侔於王者（風俗通） 權與人主侔 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臥起 嘗與晝寢 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 冠鵔鸃 傅脂粉 珍寶上第盡在董氏（前漢佞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增〕出入臥內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唐明皇於姜皎） 侍禁中連榻而坐（明皇於王毛仲） 得預宮中祕戲 妻出入禁掖（宋徽宗於蔡攸王黼） 觴詠唱酬字而不名（宋著作郎劉度言孝宗於曾覿龍大淵） 出入宮掖 侮弄縉紳（後唐莊宗時伶人） 同臥起（明武宗御豹房與江彬等同臥起） 莫得帝所在（武宗悅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所在但伺寧） 閒擊毬鬭雞呼之不名（姜皎） 帝暫不見惆悵若有失（王毛仲） 此曹奴隸耳（劉珙言曾覿） 進見無時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蔡攸王黼） 遊戲近郊並騎鎧胄與上莫辨（江彬錢寧等）

奢侈

〔原〕觴酌有采樽俎有飾 食器雕琢茵飾雕文（韓子） 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帝王世紀） 被珍玉之衣（傅子） 作麗華之室（帝王世紀） 宮人不移樂不徙懸（三輔故事） 庖廚不徙後宮不移（司馬相如上林賦） 糟丘酒池（賈氏新書） 肉圃酒池（淮南子） 酒池肉林（三輔故事） 車行酒 騎行炙（帝王世紀曰紂宮有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桀爲玉牀（淮南子） 紂爲象箸（世紀） 甲乙之帳（漢書） 珠璣爲簾（三秦記） 收美女以充明光宮（漢武） 女樂三萬人（管子云） 美女二千人（漢書） 峻宇雕牆（書） 窮妙極麗（漢書） 臨雲雨（新序） 蔽天光（劉協皇德賦） 飾以美玉（世紀） 翠羽飾之 木衣綺繡土被朱紫（並漢書） 殿居複道周閣

相屬（史記）　大宮千里（世紀）　鹿臺大三里（新序）　阿房坐萬人（史記）　瑤臺玉鋪（管子云）　瑤臺瓊室（賈氏新書）　辟臺（穆天子）　玉堂（漢書）　璇室象廊（淮南子）　千門萬户以銅爲瓦（漢書）　銅金爲柱（淮南子）　石脂爲泥（漢武）　黄金塗階（漢書）　投珍物爲沙丘苑（世紀）　前廷植玉樹（漢書）　**增**崇尚浮屠窮奢極欲（晉簡文）　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隋煬帝）　頃既奢靡思用人力（魏徵十漸）　功用奢廣（唐敬宗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　喜無籍玩物之言惡致治經邦之論　入則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　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主）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宋徽宗時承平既久帑庾充溢蔡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　雕琢害力農　篡繡傷女工（唐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及矣帝咨美之）　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宋主部奢欲無度侍中表覲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以麝塗壁（齊東昏）　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飾以金玉珠翠）　以珠玳瑁飾宮殿（孟昶在蜀專務奢靡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　鑿金爲蓮花貼地（齊東昏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金屑飛空如落雪（金海陵宮殿之飾徧傅黄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　離宮四十餘所（隋煬帝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宮城左右離宮數十（孟昶）　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再相每爲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大興工役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　艮嶽花石之擾（京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媢名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浸淫及於艮嶽矣以朱勔領應奉局花石綱於蘇州帝一頗垂意花石京諷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後歲益加增舳艫相銜於淮汴勔於是搜巖剔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帕覆封指爲御前物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　苑囿山林之制（蔡攸言於帝令苑囿中聚珍禽異獸數千萬以實之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　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　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金海陵營南京宮殿）　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張蘊古大寶箴）　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唐徐惠妃疏言）

廢立

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　選賢爲正（漢書）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年鈞以德德鈞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並春秋）　太尉上璽符（史記）　太后投璽綬（魏志）　就宗正府（漢書）　辟止西廟（魏志）　令聞日新四海注意（王隱晉書）　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魏志）　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司馬孚悲不自勝（魏略曰景王廢帝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增**淸置嫡庶侈僭相傾（唐房元齡謂隋文帝）　嫡庶不明紛紛至今（唐太宗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

（綿綿至今若必立秦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御詔定議立晉王）有廢必有興（武惠妃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常處九齡以其語白上事遂白）奈何廢子而立姪（德宗以事切責太子召李泌告之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子而立姪間一日上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以廢立事白后（宋史彌遠忌太子竑欲立貴誠寧宗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一夜七往返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及入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立之竑出居湖州）建議復儲（明景泰廢上皇太子見深而立子見濟爲皇太子未幾見濟卒御史鍾同疏請復儲禮部郎中章綸亦上疏請復皇儲於東宮以立天下之大本詔與廖莊俱下獄同死杖下莊謫定羌驛丞綸仍詔獄至天順復辟出之上嘉歎良久擢禮部侍郎）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唐太宗制）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唐寧王憲言）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明成祖諭）

昏德一

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化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吳志曰孫皓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亂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增**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入寇戰於淝水諸軍皆潰　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嘗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　又曰初隋

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又曰初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　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鎭多月進云稅外羨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尅吏祿以爲獻者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爲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於要鬧坊市間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漿鬻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昏德二

原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書）　顛覆厥德　斂怨以爲德（詩）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書）　爾德不明（詩）　不明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太甲旣立弗明（並書）　興居無節（詩）　起居無常（詩含神霧）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屛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弗戚于民（並書）　無志乎民（春秋）　不臧覆用（詩）　無功者賞（六韜）　元首叢脞哉萬事墮哉　弗惠阿衡　放黜師保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並書）　名彼故老訊之占夢（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書）　君子爲下小人爲上（六韜）　親小人遠賢士（諸葛亮）　不知用賢（尸子）　賢人放逐（詩）　左彊在側（淮南子）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詩）　諫者爲謗（史記）　信者爲誣（六韜）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念子慘慘視我邁邁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並詩）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易）　不詔巳者大而梏之（賈誼新書）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詩）　縱惡自棄（書）　悖慠滋甚（魏志）　逋逃是崇（書）　爲長信宮（博物志）　起河間第（續漢書）　內作色荒（書）　世子爲政（六韜）　婦人與政（世紀）　婦言是用（書）　惑後

妻言（世紀） 斵苕華（竹書紀年云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踞妲己 置妹喜膝上 上與褒姒同乘（並列女傳） 發烽乃大笑（世紀）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書） 豔妻煽方處（詩） 宮內九市（六韜） 爲肆販賣身爲商賈與從官飲（並漢書） 東園輸禮錢西園駕白騮 冠狗弄彘（並漢書） 外作禽荒 般遊無度 十旬不返（並書） 朝冒霜露 晝被塵埃 口倦叱咤手苦鞚箠（漢書） 甘酒嗜音（書） 好酒忘身（尸子） 糟爲丘（六韜） 縣肉爲林（三輔） 酒池運舟（帝王世紀） 酒池牛飲（六韜）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威儀怭怭 載號載呶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俾晝作夜（並詩） 長夜之飲（世紀） 三旬不出聽政（博物志） 七日不知曆數 靡靡之樂（世紀） 矯誣上天 弗敬上天 自絕于天（並書） 虧三光之明傷億兆之望（漢書） 逆天道絕天德（世紀） 洩天氣發地藏（太公） 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淮南子） 戮天 射天（並史記） 【增】性昏懦（南漢劉鋹） 爲政昏暴（同上） 放蕩之德（干寶論晉惠帝） 和事天子（唐中宗） 主昏於上（唐張公謹言突厥可取） 昏童失德（唐穆敬皆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 出帝昏亂（晉出帝） 昏庸相繼（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 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宋太宗謂北漢劉繼元） 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唐懿宗） 是以古昏主方我（唐次積十年不還韋皐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皐斥之次乃采古忠臣賢士罹讒被放之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德宗益怒曰是以古昏主方我） 所謂下愚不移（唐書贊曰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與） 自傅粉墨（後唐莊宗） 裸逐爲戲（金海陵） 鋸灼去皮截手足（海陵命所獲盜賊皆誅死） 毀民居以爲材 煎死人膏以爲油（海陵造戰艦江上） 狗馬鷹兎舞唱角觝（明武宗即位劉瑾等八人導上狗馬鷹兎舞唱角觝爲樂） 天下章奏付瑾剖斷 自稱大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名梁儲面促草敕儲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當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敕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上乃擲劍而起） 用大將軍鈞帖（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書） 溺其所甚愛 忘其所可戒（唐明皇） 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金海陵）

失政

【原】天厭周德（左傳） 周室道衰（詩） 天罔不矜（曹植） 構怨連禍（詩） 周室微弱政由方伯（史記）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 周鄭交質王祭不供 四郊多壘（並左傳） 盟於太室（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 狩於河陽（春秋） 姬厲失權（書） 周舍逃責（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平之後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嫌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 折其玉斗失其金椎（孝經援神契曰后倫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倫苟且自奉也玉斗者渾儀金椎言國之寶） 失其玉鏡（尚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 秦

失金鏡（書）　九鼎入秦（史記）　步至河上　廬次曹陽（獻帝）　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袁山松後漢書）　質唱乘輿　載帝幸營　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　星流矢激螢火照道（並獻帝春秋）　麪屑爲粥（漢晉陽秋）　燎茶煮飲（四王遺事）　御前作糜（漢傳）　客舍作食（四王遺事曰收入方圓田水碓周徧天下聚斂不知紀極云云）　**增**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之崩弛　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核魯褒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干寶晉政論）　隋政不綱天下搖亂（隋許世緒語唐公）　今之刑賞或由喜怒　好則鑽毛出羽惡則洗垢索瘢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　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魏徵上太宗）　內寵專命外嬖制權　因貴憑勢賣官鬻爵　妃主之門若商賈舉選之署若闤闠　居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奸冒進（唐柳澤言墨敕斜封之害）　天寶以後政治少懈　文致未優武剋不剛　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韓愈）　用姚崇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先理而後亂崔羣對以此）　深自懲艾遂行姑息（德宗用盧杞趙贊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唐書憲宗贊曰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爲患者也）　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兵既少臨時召募皆烏合之衆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雖以裴度元臣烏重胤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　仁而少斷禍及忠良（文宗仁而少斷宦官擅權甘露之變禍及忠良不勝憤歎飲恨而已）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傳宗）　疎斥正士狎近姦諛　崇飾遊觀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爲誕謾（宋徽宗）　指正人爲邪正學爲僞（宋寧宗）　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𠎝寖甚（宋度宗）　崇信暬御獎用吏胥　苛刻成風舉措失當（金宣宗）　內則決於宮壼　外則委於宰臣（元成宗）

禪位一

原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璧爲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侯運衡之篇是也　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爲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爲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爲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

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爲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增】隋書曰文帝諱堅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　高祖禪位太宗　睿宗禪位明皇　明皇禪位肅宗　順宗禪位憲宗　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　徽宗禪位欽宗　高宗禪位孝宗　孝宗禪位光宗　光宗禪位寧宗

禪位二

【原】貴而無位　亢龍有悔（並易）　選賢與能　格文祖（並書）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命禹而推受　堯待舜　若棄敝屣　館於貳室（並孟子）　贈昭華玉（帝王世紀）　授益地圖　輯五瑞　總朕師（並書）　【增】三讓乃受（唐書曰隋帝遜於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紱於唐王三讓乃受隋帝代王也）　急於禪代（梁太祖急於禪代欲邀九錫）　曆數有歸實惟天命　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唐受禪詔）　上答天戒（唐睿宗傳位太子詳誡懼）　付託得人（宋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以倦勤諭之乃先下建儲之詔隨內降御札親諭再三於是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扶帝至御榻前乃略就坐班畢太上皇即駕至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冒雨掖輦以行上皇顧曰吾付託得人可以無憾矣）　討論典禮（孝宗欲傳位太子以紹興傳位御劄遣中使密賜周必大因令討論典禮）　盛典再見（孝宗傳位日上御紫宸殿周必大言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咽不能語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宋太祖陳橋之事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　內禪制冊人服其雅（孝宗內禪時尤袤當制一時制冊人服其雅）　獨當事勢之難（宋史寧宗贊曰寧宗受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可謂善處矣）　不得已而爲之（元仁宗嘗問近臣前代太上皇之號月魯帖木兒曰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明皇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登遐（山陵國忌日【附】）

【原】天王登遐（告喪曰天王登遐言若仙去）　宮車晏駕　八音遏密（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也密靜也四夷絕樂三年）　萬國縞素　殂落（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諒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違世貽法（傳先王違世猶貽之法）　即命遺後（又云古之王者知命不長是以並建聖哲著之話言告之訓典而後即命以爲後嗣）　顧命（周成王將崩作顧命臨終之令曰顧命）　遺詔（漢文臨崩作遺詔命令薄葬制三十六日之服）　叩心（絕也）　稽顙（檀弓云觸地無容曰稽顙）　行號　巷歌（並劉琨表）　晏車（初崩時也）　鼎駕　三后在天（言登遐而精神在天）　兆人孺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天子

（七月而葬同觀舉王傳）天奪九齡（文王）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諒闇　八音遏於四海（西征賦）增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朱熹曰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爲萬世法程）退就休養畢三年喪（孝宗諭以倦勤欲禪位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喪）朝衣冠皆用大布（上詳）素冠麻衣麻經（明仁宗即位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禮部尚書呂震請如太祖儀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諭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遺詔令未可擬以爲制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今可遽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輔如上所服上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奇所難是也）吏民三日釋服（漢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釋服臣民無別（唐代宗崩常袞與禮官議禮乃者遺詔聽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崔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乎袞曰禮非天降地出顧人情而已且公卿大夫府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爲衰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陛上祐甫指之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怨）元臣定策之審（元世祖大漸平章政事不忽木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曰責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乃入言于太后太后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但觀臣等爲之至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宜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孝宗顧命之詳（明孝宗不豫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可即令吏部舉行皆應曰諾時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俾爲令主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升遐之日遠近哀慕（周世宗）止殉一事高出古今（明英宗大漸處分後事命勿以嬪御殉葬書畢命將去闕下看令爲潤色李賢陳文彭時驚惜捧讀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聖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

原 山陵

軒轅丘（山海經曰窮山際有軒轅丘射者不敢西向畏黃帝之威靈也）銅雀臺（魏武遺詔令起銅雀臺美人作樂對西陵而起之）橋山弓劍（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惟劍舄在）長陵抔土（漢張釋之曰假有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罪焉）天崩而憂杞國（杞國人有憂天崩）龍去而哭軒臣（黃帝於荊山下鑄鼎成乘龍上天小臣挽持龍髯號之）遵七月之禮　畏百年之神（大戴禮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堯葬穀林（見帝王紀）舜葬蒼梧（象耕鳥耘）歸聖魂於東岱　引靈駕於西陵（魏武帝）謁廟　拜陵（晉王導字茂弘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容衛　靈輿

增作陵邑（漢成帝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賓客子弟多韋權爲姦利者翟方進部掾史覆按發大姦贓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賜陪塋地（唐太宗十一年營九嵕山爲陵賜功臣密戚陪塋地及祕器）擅移皇堂（宋丁謂爲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改還山陵上百步宜子孫允恭移就上穴有石石盡水出王曾覆視還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以馮拯言乃止誅允恭斥謂於外）博訪名山（宋寧宗即位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約山陵費（宋神宗即位張方平名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詔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制從儉約

（明太祖山陵之制當預營度務從儉約器用陶瓦）　北山石槨（漢文帝幸霸陵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　昭陵石馬（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刻石象帝所乘破敵馬六足安於昭陵闕下又祿山事蹟潼關之戰賊將崔乾祐見黃旗軍數百隊引與關戰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原】國忌日　登遐之日　違世之辰　如喪之情（如喪考妣）　攀髯之日　標式（祠部式國忌日明標邢式）

不樂（忌日不樂）　天忌　【增】讓忌日用樂（開元時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

傳光陵朝拜（唐宣宗時廢穆宗忌日傳光陵朝拜蓋宣宗穆宗兄也）

霸

【原】義道以霸（禮記）　取威定霸（春秋）　王霸務焉（白虎通）　駁而霸（孫卿子）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孟子）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左傳）　求諸侯莫如勤王　明天子之威（並春秋）　敬王命　成禮義（國語）

尊周室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春秋）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論語）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傳）　文襄之霸不煩諸侯　宣昭令名昭禮命事　大蒐示禮　伐原示信　諸侯相滅

桓公恥之　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遷邢於夷儀（左傳僖公九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　封衛於楚丘（左傳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春秋）　三舉而悅（淮南子）　一戰而霸　寧東夏　平秦亂

霸西戎（春秋）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世紀）　力制羣雄（袁山松）　芟艾奸雄（漢書）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

【增】王任德霸任刑　秦專刑而霸　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兩失（唐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問王伯令狐德棻對）　不能知人害霸也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　任而不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魏徵引管子）

任巧智斥謇諤　趨勢者進守道者退　諂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　人趨家競風俗淪替

其故秦何行以霸道也（景雲初韓琬上言）　山東之地王者不得爲王霸者不得爲霸（杜牧罪言）　禮賢得士（唐書論李密首勸楊元感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　取威定霸在此一舉（後唐莊宗伐梁）　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張承業對莊宗）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南唐李璟表）　奄有江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　禀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　家世承襲已及百年（吳越王錢俶表）　承百年之堂構　有千里之江山（宋太祖與吳越王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五十七

后妃部一（后妃總載內官附命婦附皇后總載壼命壼感臨朝德行母儀孝敬　慈仁孝禮早慧誠節明賢謙讓節儉勤勞誠慎剛正遊幸藝學）
（恩惠容儀恩寵　嬖孽凶逆廢黜）

后妃總載（內官命婦附）

【原】昔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女即夏制也以夏虞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焉（以上鄭元所云）故禮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六宮者前一宮後五宮也五者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二十人后正位宮闈體同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王之燕寢）諸侯之夫人皆命於天子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周制同姓百世不婚書昭娶吳以同姓故謂之吳孟子故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漢興因秦之稱帝祖母稱太皇太后帝母稱皇太后正嫡稱皇后（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璽綬如之）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八子（視千石比中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倢伃（武帝加置視上卿比列侯）娙娥（武帝加置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武帝加置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充依（武帝加置視千石比左更）昭儀（元帝加置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五官以下死葬司馬門外）其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皇孫妻妾無位號皆稱家人　光武中興悉闕此號唯皇后如舊稱貴人（貴人金印紫綬）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祿秩四時賞賜而已　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置貴嬪二人（其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媛（位次御史大夫爵比縣公）脩容（比亭侯）順成（明帝除順成）良人（視千石）明帝又增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昭華（比鄉侯）脩儀（比關內侯）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明帝遊宴在內又選女子六人爲女尚書典省外奏事也）　晉武採漢魏之號以擬周之六宮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淑妃淑媛淑儀脩容脩華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又置美人才人中才人以爲散職（出臧榮緒晉書藝文類聚）　宋初多因舊制孝武帝孝建三年置貴妃（比相國）進貴嬪（比丞

（相）貴人（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置中才人充依以爲散位其後或省或改不能悉擧廢帝即位上明帝陳貴妃尊號曰皇太妃依晉孝武李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音怡）其江左四代互相沿襲無大異同（宋前廢帝以新蔡公主號爲謝貴妃加虎賁龍旃出警入蹕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闐玉）自後魏以下班號謬亂不足爲紀（宋書曰孝武帝省晉氏夫人脩華脩儀增置貴妃與貴嬪貴人爲三夫人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容爲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淑儀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容脩儀爲九嬪又增置承徽列榮與古婕妤容華充華凡五職班亞九嬪以美人才人良人爲散職　齊書云高帝以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之數　梁書云梁氏一遵齊舊陳氏之初亦無改作至文帝以貴嬪貴姬貴妃爲三夫人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爲九嬪以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五職亞以九嬪以美人才人良人爲散職　後魏書曰太武始立昭儀貴人之號孝文立左右昭儀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女御視元士　北齊書曰文宣雖有夫人嬪御之稱未有員數武成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置左右昭儀比丞相立弘德正德崇德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崇徽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下嬪及六御世婦比三品御女比五品並採擇嘉名爲其題目自外又置才人婇女以爲散號後主又置娥英淑妃之職　隋書云高祖依周禮有減其數嬪三員世婦九員御女三十八員初獨孤后妒不設三夫人防其上逼自嬪以下惟置六十員后崩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煬帝置貴妃淑妃德妃爲三夫人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華脩容充儀充容充華爲九嬪婕妤十二員美人才人十五員爲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御女二十四員綵女三十二員爲女御總一百二十員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　藝文類聚）大唐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三人（正一品）淑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四品）宮官有差

增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名號不可勝紀明帝以後又有司寶司贊司膳司醞司飾司衣等名皆封國夫人或郡夫人小者縣君（前代內職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文獻通考）

宋太祖始因五代之制置司簿掌宮中簿書出納之事又置司賓並封縣君又置樂使主宮中饗伎並賜霞帔太宗置尚宮太監及知內省充內宣徽南院使兼承旨並司簿或封國夫人郡夫人又置寶省尚食封縣君又置司寶司儀司給或授郡君縣君又樂使之下增置副使又改內省爲尚書內省令尚宮太監並號尚書司給司簿同掌宮籍及司出給改祗候人爲御侍衣服爲司衣梳篦爲司飾枕被爲司寢湯藥爲司藥樂使爲仙韶使副爲仙韶副使弟子呼供奉又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爲翰林局掌御閤爲直閤掌宮門爲直門掌燈火爲掌燈掌從物爲直仗針線院爲裁縫院又令司簿兼掌寶司言兼監班司儀兼承宣掌寶司儀及詔使副使仍封縣君又司記知尚書內省公事而皆賜以霞帔　眞宗置淑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又置司宮令在尚宮之上（文獻通考）

遼太祖稱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嫡曰

皇后按聖宗開泰二年正月以馬氏爲麗儀耿氏爲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則宮中女官之制亦極詳備今不可考矣　金内命婦品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曰九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員曰二十七世婦寶林正六品御妻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員曰八十一御妻　貞祐以後之制貴妃下有眞妃淑妃下有麗妃而無德妃賢妃婕妤下有麗人才人爲正三品順儀淑華淑儀爲正四品尚宮夫人宮正夫人寶華夫人尚儀夫人尚服夫人尚寢夫人欽聖夫人資明夫人爲正五品而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之下女官各統其職位號咸備焉　明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内官以贊内治漢設内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再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皆正六品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六尚爲正五品（尚宮局尚宮二人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屬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　尚儀局尚儀二人掌禮樂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官屬　尚服局尚服二人掌供内服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四司官屬　尚食局尚食二人掌供膳羞品齊之數總司膳司醞司藥司饎四司官屬　尚寢局尚寢二人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　尚功局尚功二人掌女功之程課總司製司寶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　宮正司宮正二人掌糾察宮闈責罰戒令之事並續文獻通考）

原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故嫌其當）凡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尊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其餘多闕　唐外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爲内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爲外命婦其職員令中其制大約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以上亦同）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爲郡夫人四品妻及郡君（若勳官二品有封亦同四品）五品母妻爲縣君（若勳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爲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或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縣君鄉君准此）諸

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爲太妃以下（無者聽之其承重者不合）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儀（太后時契丹寇平州平州刺史鄒保英妻奚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爲成節夫人 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爲魯國夫人謚曰忠烈）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爲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須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以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爲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爲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杜氏通典）【增】宋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諸妃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徽節度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密院事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武二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宋史）　元一品封國夫人二品封郡國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續文獻通考）　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贈淑人四品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　凡功臣推封制封某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用爵　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追封則否（明會典）

唐高宗時袁利貞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入賀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疏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非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　肅宗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時爲太常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唐書）　淳化間賈黃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以賜之賚予甚厚一日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與之

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德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後黃中卒時其母尚無恙別賜錢三千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閤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眞孟母也易簡性嗜酒上嘗戒約深切草書止酒二章令對其母讀之　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　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爲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其母　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脩媛時命婦已不能亢禮況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秘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宋史）

皇后總載一

原禮記曰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周官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而獻之於王　毛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又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者也　又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木下曲曰樛木枝下垂故葛藟得而蔓之喻后妃能下逮衆妾使得其序衆妾上附事之也）　又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凡物有陰陽慾者無不妒忌唯螽斯不妒各得天氣而生子）　又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又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關也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

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德茂也蓋亦有內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序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妻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室取溫煖祛惡氣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皆以首四人輿以行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春桑皆衣青手採桑以繅三盆繭示羣妃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於箔以上羣妃妾從桑還獻繭於館　又曰皇帝賜后黃金萬斤　又曰皇后太后各食三十縣曰湯沐邑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配至尊故謂后也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藝文類聚）

自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大率皆稱妃故黃帝有四妃帝嚳四妃（正嫡曰元妃以下稱次妃又有禹妃湯妃皆是也並出史記）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魏晉之後母后之號並遵秦漢其餘嬪御代有沿革矣（出漢官及晉職儀初學記）　【增】宋元祐間宣仁太后詔以皇帝納后有期令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其節文著爲成式（先是太后諭宰臣呂大防等曰皇帝將納吉天聖景祐故事止降進而未嘗御殿禮甚簡略大防等請退而討論進降是詔文獻通考）　范祖禹論立后曰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隆禮者孔子告魯哀公曰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重乎臣按禮冠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博議者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經濟類編）

皇后總載二

【原】河圖握拒云附寶生軒轅胄有文曰黃帝子（詳帝典）　史記曰黃帝妃方雷氏生元囂爲青陽妃嫘祖生昌意妃形魚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蒼林　世本曰帝嚳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詳嬪妃）　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嬪嫁也）　禮記曰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唯納三妃焉）　列女傳曰啓母塗山之女者夏禹之妃塗山女也曰女嬌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禹爲天子繼嗣而立能繼禹之道　又曰湯妃有莘（一作侁）之女

也德高而明訓正後宮嬪御有序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　又曰湯妃有㜪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　又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一作呂）氏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咨謀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又曰太任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一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太任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又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任朝夕勤勞以進（一作盡）婦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內生十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常以正道押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帝王世紀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於內生太子誦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文母也　瑣語曰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漢武故事曰漢景帝王皇后少孤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　司馬長卿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漢元皇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麓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翁孺生禁爲廷尉史本始二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　列女傳曰孝平皇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續漢書曰明德皇后馬氏者伏波將軍馬援女也后年七歲幹治家事敕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是見寵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以時立薦達左右惟恐不及馬皇后身衣大帛御者秃帛不緣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極麤踈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

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兩弟黄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後漢馬皇后紀曰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附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　列女傳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室於濯龍門親往來觀視於内以爲娯樂敎諸小王試其誦論衎衎和樂日夕講道以終厥身　後漢梁皇后紀曰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　後漢鄧皇后紀曰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又曰鄧皇后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相者見后曰此成湯之骨法也　後漢何皇后紀曰靈思何皇后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長七尺二寸　魏志曰武宣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又曰文昭甄皇后年九歲喜書視字常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耶后荅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又曰相者劉良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　又曰文昭甄皇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人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其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又曰文帝欲遣任氏甄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藝文類聚）增晉書曰武帝楊皇后諱芷字季蘭武帝繼室也太傅楊駿女婉孌才色美映椒房寵禮尤隆后無子賈庶人爲太子妃時肆情忌嫉帝數欲廢之后爲陳請曰賈公有勳於王室且妒忌亦婦人常事不可以一眚忘大德及惠帝即位賈庶人陷誅后父駿奏廢太后爲庶人母龐氏有司希意固請行刑太后截髮稽顙稱妾以請母於賈庶人不見省二年太后以絶膳崩（胡致堂曰時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爲辭也文獻通考）　晉後略曰載賈后以車出承明東掖門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　沈約宋書曰齊王冏入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對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　後周宣帝楊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后性柔婉不妒忌天元崩靜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后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顏色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内甚愧之封爲樂

平公主大業中殂（太平御覽） 唐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及爲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 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不可曰后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帝不聽用無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宰讓帝不獲已乃聽 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良佐哀不可已 高宗廢后王氏及蕭淑妃皆爲庶人囚禁中帝嘗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若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促詔杖死殊其尸 武后有姊嫁賀蘭越石早寡封韓國夫人出入禁中一女國姝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后內忌甚毒殺之而歸罪兄子惟良等盡殺之

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褚無量與唐紹蔣欽固爭以爲周禮冬至祀天圜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分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祭天無祼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掌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韋后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籩豆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唐書） 明皇皇后王氏久無子而武惠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帝密欲廢后后以愛弛不自安乘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由是久乃廢（唐書）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以至宣宗既有太子宦官輙廢之而他立中人專橫今古所無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上躬彌留之際宰輔既隔於外庭中人遂得以顚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文獻通考） 郭后汾陽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

而母素貴禮之異諸婦爲廣陵王妃生穆宗元和閒冊貴妃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后移寓興慶宮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爲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外婦車騎駢塞環珮之聲滿宮帝亦豪矜朝夕供御務華衍侈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甲從帝自到昭應奉迎留帳飲數日還（穆宗之後后又歷敬宗文宗武宗宣宗而后崩共七朝云） 文宗尊蕭氏爲皇太后是時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慶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帝每五日問安及歲時慶謁率由複道至南內開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鐙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唐書） 宋后妃序曰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爲宗社慮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祐之治南渡而後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爲百王法程（宋史） 章獻太后劉氏仁宗立后權處分軍國重事帝與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以生日爲長寧節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明道二年帝親耕籍田太后亦謁太廟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齋於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劒冠儀天前後乘珠翠十旒薦獻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 初真宗將立劉德妃爲后李迪屢諫以妃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父通從征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入襄王邸） 及太后末年迪起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 章獻崩仁宗始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後夷簡復相郭后之廢與有力焉 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於景靈宮時蘇頌知太常禮院謂敕書所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諡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曰郭后上元妃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賀太祖妃尹太宗妃潘真宗妃）事體正相類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諡則不爲逼矣公亮歎服 英宗宣仁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后少鞠

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是生神宗　神宗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光獻太皇太后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哲宗朝朱光庭爲左司諫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祖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不當以媮刻爲議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太后曰詳覽文義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神宗時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光獻太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中和帝涕泣軾由是得免按此軾兩次得免皆曹高二太后之明聖矣）哲宗冊孟后禮儀極隆其坐廢也方劉婕妤有寵初章惇誣宣仁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內侍郝隨搆其事會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官宮妾幾三千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於是詔后還內爲元祐皇后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復廢后徽宗從之詔復居瑤華宮靖康初以宮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陷京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康王即位尊爲元祐太后以元字犯后祖諱遂稱隆祐太后奉之幸杭州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太后晚年嘗苦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符呪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耶（太后在汴日張邦昌僭位以胡舜陟馬伸言乃復上尊號元祐太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及在杭州苗傅與劉正彥作亂帝禪位太子太后垂簾聽政太后凡兩聽政卒能手挈神器趣帝正位宣仁常曰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何其信歟宋史）　高宗命勾濤修哲宗實錄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元祐孟皇后也）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疎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　帝嘗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

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時后在廣州） 遼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脦俚蹇尊稱曰耨斡麼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 后族惟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慕漢高帝故耶律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爲蕭氏（遼史） 金代后不娶別族必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 宣宗皇后王室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嘗夢二玉梳化爲月而生二后（續文獻通考） 元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名旭眞弘吉剌氏特薛禪之女也特薛禪與子按陳從太祖征伐有功賜號國舅封王爵以統其部族有旨生女爲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絕其餘后妃有四斡耳朵四十餘人 世祖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一日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里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 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衆皆歡甚唯后不樂帝問之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聚置殿庭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儲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 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后爲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隳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能愛之時加存恤使之便安可耳后退益厚待之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焉 元成宗即位尊母闊闊眞爲皇太后命設官屬置徽政院（後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位下太后曰吾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安得取之即命中書省盡易院官之受獻者） 皇慶二年立長秋寺掌皇后宮政仁宗改典內院爲中政院寧宗天曆二年立寧徽寺掌明宗皇后宮事（明宗皇后八不沙寧宗母也） 順帝又改徽政院爲資政院（元史） 明太祖孝慈皇后馬氏孝敬慈惠恒以不逮事舅姑爲恨嘗謂帝曰方今豪傑爭雄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彙苑詳註） 宣宗侍皇太后謁長陵獻陵景陵上以皇太后命召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等五人於便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襄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後還京士奇嘗獨對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言皇考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與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謂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汝正言不避

迂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人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出聖諭錄與楊文敏公行實弇山堂別集） 又餘冬敘錄記英宗初立年在幼沖朝廷大政承太皇太后指裁爲多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等兩下立太后召問皆有奬勸之辭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因顧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 又憲章錄張太后大漸乃召三楊於榻前曰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令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后默未答三楊即趨下叩頭三事臣等已受顧命遂出（弇山堂別集）

皇后總載三

【原】璇宮　玉堂（拾遺記曰帝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三輔黃圖有玉堂殿侯瑾述志詩曰嬪母升玉堂）

金屋　瑤齋（漢武帝故事曰帝爲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指問曰兒欲得婦不曰欲得指女阿嬌好不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張華晉武皇后哀策文曰瑤齋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

椒房　蘭殿（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國人美其繁以爲興漢武帝故事曰孝景皇帝夢日入其懷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

玉階　金阤　元墀　彤庭（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於是元墀釦砌玉階彤庭又張衡西京賦曰後宮則有金阤玉階彤庭輝輝）

【增】椒庭　彤管（天中記曰南齊傳寶命方昌椒庭虛位彤管詳前）

中宮　長秋（史記曰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末大星正妃後三星後宮之屬也後漢書曰明帝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注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又名大長秋）

託體紫宮　一儷宸極（唐書曰太宗將引長孫無忌輔政后曰妾託體紫宮云云詳前明皇將立武惠妃爲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妃武氏族姓天下共疾願慎選華族且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遂不果立）

天子臨軒　皇后行第（文獻通考曰宋天聖景祐故事皇帝將納后止降進冊未書御殿禮甚簡略元祐五年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有期令宰臣呂大防及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及禮部太常寺官詳議六年三省樞密院言納后大禮皆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充副使前一日告天地發冊至奉迎依開寶禮改親迎爲命使皇帝臨軒先遣冊禮使後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詔從之 初議以都亭驛爲皇后行第給事中范祖禹言都亭驛嘗爲遼使館舍請以舊尚書省爲皇后行第從之　以上皇后居處）

【原】珠

珥　金環（續漢書曰皇太后皇后入太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簪珥珥璫垂珠也　俗說曰晉哀帝王皇后有紫磨金指環至小正可第五指著）　褘衣　驪馬（周禮內司服掌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褘音火韋反　漢魏故事后親蠶禮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乘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京媚反）　玳瑁簪　珊瑚玦（續漢書曰皇后太后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爲花勝左右各一橫簪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上珊瑚玦）　七華扇　五色環（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昭儀上遺雲母五明扇七華扇翟羽扇　又曰趙皇后女弟上五色玉環）　脂澤田　湯沐邑（晉氏要事曰安帝九年右丞張項建議琅邪及湖熟界有皇后脂澤田四十頃參詳以借貧人下詳類聚）　玉璽金鈕　金根玉輅（漢舊儀曰皇后玉璽金螭虎鈕　晉巴輿服志曰太后太皇太后皇后法駕六御金根車玉輅輦）

增服飾　告冊（合璧事類曰皇后服首飾花十二株褘衣青紗中單黼領羅穀標襈蔽膝大帶加青衣革帶青韈舄白玉雙珮黑組大綬立皇后當降制詔告不裝告身而用冊宋諸后皆止用告景祐間立后用冊後皆循之）　御紫扇　乘雲母（後漢書曰皇后法駕御金根車玉輅非法駕則御紫扇軿車　漢皇后親蠶乘雲母安車詳前）　納徵穀珪　大昏袞冕（文獻通考鄭元曰納徵加於束帛賈公彥曰士以上皆同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珪也　宋元祐五年呂大防等詳議納后六禮納成加穀珪　范祖禹言納吉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未隆請並服袞冕以重大昏之禮從之以上皇后章服）

原流虹　繞電（並詳帝誕）　元雲入戶　黃氣滿室（易坤靈圖曰其母韓之元雲入戶蛟龍守門鄭元注曰謂慶都天皇之女天帝以元雲覆衛　王沈魏書曰卞后以漢延熹二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卜者曰此吉祥也）　方口美髮　日角偃月（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傳曰后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　又順烈梁皇后傳曰永建三年春三月丙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矍然驚駭卻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燕銜石字　人覆玉衣（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墮后績筐中后取之自剖爲二其文曰母天地　魏書曰文昭甄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父嘗怪之）

增鑄金　探籌（山堂肆考曰元魏故事凡立皇后必先以金鑄其像而占之鑄成者爲吉魏王珪克中山獲燕王寶之幼女將立爲后用故事鑄以金人卜之不成慕容氏所鑄成遂立之　天中記曰漢陽嘉時有司奏立長秋宮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定選胡廣上疏言詔以立后大事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特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　逼日輪　臥雲氣（宋史曰宋太宗李賢妃生楚王元佐嘗夢日輪逼已以裾承之生真宗及即位上尊號爲皇太后　天中記曰南史齊高帝劉皇后微時寢臥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嘗見其上晻藹似雲氣）　迎車異常　鬼神在前（南史曰齊高劉皇后諱智容年十七裴方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人家后不肯往又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旣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嫁於上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牆避之　天中記曰京兆李植觀察使士衡之孫納婚曹彬女孫娶迎入門見女即還父母家未幾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爲皇后即慈聖光獻也）　馬立舍外　鵲巢燈山（唐書曰長孫晟仕隋爲左驍騎將軍以女歸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坤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illegible]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　宋史曰理宗謝皇后祖深甫舊相也后生而黳黑瞖一目初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少孤在室兄弟欲納之諸父擢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乃供送后就選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瞖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立后而賈女爲貴妃　已上皇后奇相）

原周配　廣嬪（魏收後魏書曰古先

（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昌任姒配周周室用光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翼夏　興嬀（嗣承三夫人箴曰降暨三代創業之君亦賴賢妃用佐厥勳塗山翼夏有莘贊殷　下見後漢皇甫規女史箴）

大帝之女　俔天之妹（上詳嬪妃　毛詩大明篇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毛萇注云俔磬也盡也文王以太姒爲賢問名還卜之既吉盡禮尊敬之如天之有女弟俔口見反）

思齊大任　思媚周姜（毛詩思齊篇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萇傳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太姜也常思莊敬太任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

【增】獻圖　觀像（粟苑詳註曰金廢帝后也帝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圖納試觀之乃田家稼穡圖也后以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故以爲獻　太平御覽曰東漢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常從觀虞舜畫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謂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爲妃又前觀陶唐像后指堯曰嗟夫羣臣百姓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

求德閫　不妒忌（宋史曰仁宗郭皇后廢帝命宋綬作詔曰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乃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室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卒罷之　元史曰順帝伯顏忽都皇后弘吉剌氏毓德王孛羅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爲后后性節儉不妒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宮后左右以爲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從帝巡上都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起居后辭曰昏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閾及崩奇氏后見其所遺衣服敝壞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等衣也）

著女則　引故實（唐太宗長孫皇后著女則詳前　宋史曰真宗章獻劉皇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中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　以上賢皇后）

【原】織室　桑壇（上詳類聚　晉元康儀曰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

分繅　獻繭（蔡邕月令章句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躬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　禮記曰孟夏之月蠶事既畢后妃獻繭於天子）

中饋　內則（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女史箴曰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謂祭祀飲食之務　禮記有內則篇　顏竣皇后廟登歌曰載我聖文奄有四海外刑家邦內貽女則）

統六宮　率八妾（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將登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是以聖哲預立元妃必取先代名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有司奏請明德馬皇后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

日之有月　天之有地（魏名臣奏曰臣聞帝之有后猶日之有月也　盧植奏事曰后妃者所以郊天祀地祇奉祖宗外以肅恭明神內以率正九嬪理陰陽者猶天之有地陽之有陰　以上皇后內職）

習詩易　好黃老（上詳類聚　漢書曰竇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之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皆遵其術）

脩母道　聽女順（禮記曰后脩女順母道也鄭元注母者施陰教於婦也　又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衣不擇采　食不求甘（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云宮省宴會諸貴人競自修飾靡麗之服而后獨澹然衣不擇采裝不務飾　東觀漢記明德馬皇后傳曰太后詔曰吾爲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皆無薰香之飾）

外抑宗族　內無忌刻（續漢書云孝和鄧后性謙慎兄弟中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撫宗族　又云順烈梁后立順帝崩沖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竇后妒害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事家屬坐徙九真章德后之從父昆弟章女爲貴人與太后並寵章至大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至尊貴惟恃太后內無忌刻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

不喜觀游　不好戲弄（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不喜出入游觀希常臨御窗望　魏志曰文昭甄皇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戲馬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答言豈女人之所觀也）

不尚華麗　不好音樂（上詳類聚　王沈魏志曰文德郭皇后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明德馬皇后之爲人也）

【增】親御戎車　親督衛士（續文獻通考曰遼景宗睿知皇后蕭氏明達治道又習軍政澶淵之役親御戎車信賞必罰將士用命子聖宗稱遼盛主得於后訓爲多　理宗仁懿皇后蕭氏子道宗）

（師位尊爲皇太后太叔重元與其子涅魯古謀反太后親督衛士討之按遼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重元皆古所未有也以上皇后才能）

押班　專夜（宋史曰徽宗鄭皇后本欽聖殿押班徽宗爲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賜之進鄭爲貴妃有異寵政和元年立爲皇后王亦進位貴妃　唐書曰代宗獨孤后以姝艷進居常專夜即位冊貴妃大曆十年薨追號爲皇后）

後乘輿　辭北使（宋史曰仁宗朝帝與太后將同幸慈孝寺太后欲以大安輦先帝行諫議大夫魯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又曰后稱制日北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北者皆見太后而北使來乃不得見薛奎始爲館伴使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群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

具冠帔　侍戎服（宋史曰太祖宋皇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母漢永寧公主乾德間太祖召見賜冠帔時偓任華州節度使孝明皇后崩后隨母來賀長春節開寶元年遂納入宮爲皇后年十七性柔順好禮每帝視朝退常具冠帔候接佐御膳太宗時號開寶皇后　又曰高宗吳皇后年十四被選入宮王即帝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問帝所在后紿之以免後爲皇后伯琮召入宮命后育之及孝宗即位尊爲壽聖太后歷光宗寧宗凡四朝年至八十餘）

金璽盤螭　畫屏射雀（合璧事類曰漢官儀皇后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　太平御覽曰高祖太穆皇后竇氏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公主毅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聞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蔡齊不爲文　孫沔不讀冊（宋史曰章獻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蔡齊爲文記之崇勳使人誘齊曰趣爲記嘗得參知政事齊久之不上崇勳譖之乃罷齊翰林學士出知河南府　又曰景祐中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孫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讀寶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

慈寧牡丹　三宮元夜（宋史曰高宗母韋太后北還居慈寧宮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嘗戒宮人曰太后年已六十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慎母令太后知弟來白朕十九年太后年七十正月朔即宮中行慶壽禮太后微恙累月不出殿門會牡丹盛開帝入白太后欣然步至花所因置宴竟夕盡歡翌日以諭宰執　二十九年太后壽八十行慶禮親屬進官一等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封之　唐文宗奉三宮太后正月望夜然燈進壽具前）

以賂得立　表請閒居（弇山堂別集曰天順八年憲宗嗣位是年八月立吳氏爲皇后月餘有旨司禮監太監牛玉壞朝廷大婚下獄并太監吳熹究治獄辭謂皇太后欲立王氏而玉以吳氏非其所選說太后止之吳氏父都督同知俊及子雄同熹賂玉立后詔廢皇后居別館玉熹發孝陵種菜俊雄俱戍登州時朝臣請誅玉上不聽也　又曰宣宗皇后胡氏都督榮女宣德三年以多疾無子上表請閒居別宮正統間薨謚靜慈仙師　天順加謚恭讓靜慈章皇后）

極道悽惋　勅製樂曲（唐書曰代宗妃獨孤氏大曆十年薨追號爲后帝悼思不已殯內殿三年始葬莊陵詔宰相常袞爲哀冊極道悽惋以中帝意又詔群臣爲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　又曰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生順宗尤見寵禮立爲皇后冊禮方訖而崩將葬覲宗室王大臣李晟渾瑊等皆祭　立廟奏坤元之舞獻宰相張延賞柳渾等製樂曲帝嫌文不工）

終帝世無聞　自言太后弟（唐書曰德宗母沈氏廣平王妃天寶亂賊囚之東都掖庭王入洛復留宮中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復爲史思明陷後遂失后所在建中元年乃具冊上尊號爲皇太后帝再拜奉冊歔欷感咽乃以睦王述爲奉迎使分遣諸沈行天下州縣物色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女官李真一嘗從后游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是時宮中無識后者於是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帝喜群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帝謂左右吾寧受百罔冀得一真然終帝世無聞焉　又曰穆宗皇后蕭氏閩人也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文宗即位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白見之太后謂得真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會閩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仇士良以聞乃召洪下獄而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請與本辨詔三司雜問乃皆妄於是各流遠州而太后弟終不獲）

姿薄不勝寵名　問名何以辭進（宋史曰仁宗張貴妃父堯封舉進士妃幼孤母錢氏納於章惠皇后宮寢長得幸有盛寵妃巧慧多

（智數善承迎勢動中外慶曆元年進才人遷脩媛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爲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妃後五年薨帝哀悼之追冊爲溫成皇后　又曰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諸女年命頗便然爲庶出過房事須評議王巖叟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識令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漢書曰張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　唐書曰蕭至忠爲相韋后爲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其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以上泛引皇后故實）

皇后總載四　失道附

【原】承天（易乃順承天）　象陰（易坤道象陰故能配合聖人）　猶月（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也）　正位（晉中興書脩敎於內正位閨房又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進賢（憂在進賢）　柔順（利貞）　化光（含萬物而化光）　內主　中饋（婦人無儀中饋是議）　內令（周禮內令后之敎正也）　內和（天下內和）　作合（天作之合）　作嬪（來嫁于周作嬪于京）　陰敎　母道　備百姓（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姓生也言廣生息也）　敎六宮（周禮以陰禮敎六宮注陰禮后也）　母天下　養萬物（大戴禮助天養萬物）　無私謁　無嗜慾（禮將無嗜慾用秉仁慈白帖）

【增】正嫡（彙苑詳註漢官儀曰夏殷以前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大率皆稱妃周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正嫡曰皇后漢因之）　同體（天中記周禮曰同體天王）　女君（彙苑詳註魏書曰皇后曰女君）　小君（白虎通曰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見前）　子午忌（唐書曰憲宗皇后郭氏元和元年進冊貴妃羣臣三請立爲后帝以歲子午忌又後庭多嬖艷恐后得尊位鉗掣不得肆故章報聞罷）　葛蒲花（太平御覽曰梁蕭衍母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葛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驚視謂侍者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遂取吞之是月生高祖）　吾家女師（又曰梁太宗皇后王氏名靈寶文憲公儉之孫也幼而柔明淑德其諸父見之曰吾家女師也）　是婦將種（宋史曰光宗皇后李氏慶遠軍節度使道之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遂字曰鳳娘道士皇甫坦善相人見之驚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後立爲太子妃性妒悍書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　多所推進（太平御覽曰孫權步后性不妒嫉多所推進故久見愛）　庸知非福（唐書曰太宗聞武士彠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　善承帝意（宋史曰徽宗后鄭氏性端謹善承順帝意）　能執婦禮（又曰宣仁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　上桑條歌（唐書曰韋后時太史迦葉志忠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　賦翠羽帳（又曰明皇后王氏廢書時王諲作翠羽帳賦以諷未幾卒後宮思慕之帝亦悔）　漢立三后（山堂肆考曰漢主劉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爲上皇后劉貴妃與月華爲左右皇后）　周立五后（又曰周主贇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遂立五后造五帳使五后各居之）　三女皆后（獨異志曰後周獨孤信三女皆爲后各生一代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貴相爲后（蜀志曰劉焉入蜀聞善相者言吳壹妹當大貴爲子瑁納之先主定益州以爲夫人　唐書曰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爾朱氏當生天子錡納爲侍人錡誅沒入掖庭侍郭后憲宗幸之生宣宗　五代史補曰符彥卿女術者曰此天下母也李守眞素有異志爲子崇訓娶之漢河中敗及城破周高祖以歸彥卿世宗即位納爲皇后）　佩皇后璽綬者多矣（太平御覽曰孫皓內寵諸姬佩皇后璽綬者多矣）

【原】服母之義（天子與后猶父

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先王之辭（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使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先王之禮辭也不敢斁不敢斁故云若而人也齊侯許婚使陰里結之結成也）　天立厥后　文定厥祥（親迎於渭）　陰體先和　婦道承順　脩其四德（言容德功）　合於六宮（禮）　穆穆克敬　邕邕柔嘉（國語）　淑女之德　麗華之容　螽斯之詠（見於婦德）　麟趾之化　服浣濯之衣　脩蘋藻之事　體資生之仁　含成象之德　上尊宗廟夙夜祁祁　下訓御人尊卑肅肅　或淚竹成斑將恩虞舜（二妃）　聞裂繒起笑將亡夏桀（妹喜）　樊氏忠賢達善於楚國　馬后貞素辭寵於漢君（白帖曰漢明德馬皇后爲人貞潔衣不加綵帝每幸之輒曰陛下雲雨之澤潤及後宮使陰陽和順示不偏也帝甚善之）　爲海內小君（白虎通）　聽天下內治（禮記）　后聽內職（禮記）　后職內事（魏志）　配乾作合（東觀）　從尊聽女（雷次宗詩）　君子好逑（毛詩）　名家應運（晉中興書）　嚳納四妃（世本）　舜納三妃（漢書）　王立朝后在前（禮記）　妊娠周室用熙（魏志）　夏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幽之滅也以褒姒（史記北堂書鈔）　失道奇衺　媚道　啄皇孫（漢成趙昭儀皇后飛燕娣也殺皇子帝遂絕嗣童謠曰燕燕來啄皇孫）　擲孕妾（晉惠帝賈后性酷虐常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　同玉輦而恃恩　專金屋而怙寵（白帖）

增微服過市（唐書曰神龍中正月望夜中宗與韋后微服過市彷徉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　傳言革命（又曰中宗被弒韋后引所親定計然後發喪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嗣位后臨朝稱王溫與武延秀等總內外兵檢校宮省京師大恐傳言且革命）　謀徙西內（又曰肅宗張后與李輔國徙上皇西內帝內懼后卒不敢謁后又譖殺建寧王倓）　不朝重華（宋史曰光宗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李后以爲疑又譖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遂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久之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朝重華宮帝感悟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

原詩晉張華中宮歌詩曰先王統大業元化漸八維儀刑孚萬邦內訓崇宮闈皇英垂帝則大雅詠三妃含章體柔順率禮蹈謙祗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貴榮參日月舉世仰餘輝　成公綏詩曰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垂覆載日月耀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教起閨房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王塗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姬與姜關雎思賢妃此言安可忘

原箴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壼閨以臨百官煌煌后妃女統是開穆穆夫人爰采潔蘩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關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嬀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縣咨爾庶妃鑾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鞶帶漸進

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傳幹皇后箴曰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位於內顛覆暴乎亂妲己共則情悅牝雞亂晨殷祀用絕孝成寬柔縱弛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是以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於內

原贊魏曹植姜嫄簡狄贊曰嚳有四妃子皆爲王帝摯早崩堯承天綱元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顯虞唐　又禹妻贊曰禹娶塗山土功是急聞啓之生過門不入女嬌達義明動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晉傳咸明德馬皇后贊曰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慶顯祚　左九嬪虞舜二妃贊曰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于嬀光此有虞沅湘示教靈德永敷　又周宣王姜后贊曰昭昭宣王克復前制亹亹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　庾闡二妃像贊曰二妃元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虞嗇耀明兩既麗重光作照有邈其徽神風遐劭

原頌列女傳契母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產子遂自脩飭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　又曰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脩度義以處清謐後宮九嬪有序尹爲媵臣遂作元輔　又賢明頌曰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晉劉柔妻王氏姜嫄頌曰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又啓母塗山頌曰塗山靜居元朗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亂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暉

原誄漢揚雄元后誄曰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齊莊內則純備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志在黎元是勞是勤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勝降桑木蠶於繭館躬執筐曲帥導羣妾咸脩蠶族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退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　魏曹植卞太后誄曰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錯互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旐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

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祥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元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闈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饑臨樂勿讌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跼天蹐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踊郊甸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檽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晉張華章懷皇后誄曰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聿嬪聖皇受氣自然實聽清和內含茂質外發英華身處宸極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宣慈內政流化太微六宮變雅清我壺闈經綸庶屬積思萬機既臻緝熙元澤流衍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氛祲告妖沈結彌留奄忽升遐棄世高遊聖上哀懷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遏密八音眇眇遊靈將焉所之容光幽邁豈有返期杳杳新宮下絕三泉茫茫陵域合體中原委棄徽章即安太清　左九嬪元皇后楊氏誄曰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衞二姬匡齊翼楚馬鄧二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遺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動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記辭翰林乃作誄曰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明明我后與世同矩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祈禱無應嘗藥無良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宮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殁圖丹青溫溫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

原哀冊文晉潘岳景獻皇后哀冊文曰於穆先后儷皇協運世宗之亂德博化光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撫翼齊藩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

余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穹昊襲龜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隧整武駕之隆牡結龍輈之縞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轀輬以增欷口嗚咽以失聲目橫迸以灑淚邈兩絕於宮闈長無覿於髣髴

張華元皇后哀冊文曰天地配序化成兩儀王假有道義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嬀仰觀古籍覿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我膺曆運臨統萬方正位於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累世豐衍朱紱斯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如何不弔背世隕喪瑶齋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陵兆既宅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永虛設祖屬綍告駕啓途法服輦褕寄象容車金輅晻藹帷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踟躕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云不懷哀感萬夫寧神虞旂安體元廬

宋顏延之元皇后哀冊文曰龍輁纚紼容翟結驂皇圖昭曠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翣之遺御痛輦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倫昭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坤則順成星軒潤飾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象物方臻視祲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戒凉在肆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噭噭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采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

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翠帟舒阜元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懷曆衞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遥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種稑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輔佐求賢在謁無詖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閟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沖藐懷袖

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劒徒嗟金穴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奬懷豐沛之綢繆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遵鮒隅以同壤陳象設於園寢映輿鍰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渡清洛而南遊繼池紼於通軌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東川澹而不流藉閟宮之遠烈閱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終配祇（選作祀）而表命綦方縟於賜衣悲（選作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託彤管於遺詠

詔陳徐陵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曰朕以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藩維常懼盈滿豈圖蒼昊不弔國步艱難皇嗣元良執在崤澠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遵羣公之廷諍遂以膺貿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輟當解紱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夷無媿圖寢

表梁江淹爲建平王慶皇后正位章曰伏承以嘉月惠時膺曜宸正肇珩昭品褕組在飾休禕函夏譽設靈昧伏惟岳曜靜德式懷謙慎升降圖傳左右詩史夙鏡茂資早擒芳訓衍敎紫庭麗軌華屋聲澈綺組風儷家邦

冊文唐睿宗爲太上皇立皇帝妃爲皇后內制曰王者建邦設內輔之職聖人作則崇陰教之道式清四海以正二儀妃王氏冠蓋盛門幽閑令德藝兼圖史訓備公宮頃屬艱危克揚功烈聿興昌運實賴贊成正位六宮宜膺盛典可冊爲皇后　陸贄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曰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於中而尊加於外德修諸己而化被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于是以詢衆採賢重難茲命中壼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章率歸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淳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秀於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恭儉本於生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於孝弟祇事先朝承訓無違克諧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六宮攸敘九族以親嘗屬艱迍累從行幸思賢才以佐輔知臣下之勤勞庶績伊凝頗資內助永念

頃僮之志且懷求劒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厥位忝於前修克念有終庶無咎悔奉承休命可不慎歟　錢珝冊淑妃爲皇后文曰皇帝若曰惟王法天惟后象地統理之道相須而成乘陽雖繫於昭垂養物必歸於厚載惟慶大倫而克正與元化而同光上贊君臨旁資婦順遠徵百代咸本六經而禮曠累朝位虛中壼嚴禋怵惕玉臺無所進之人內令寂寥彤管有不書之史興嚴之重作配實難咨爾淑妃何氏柔既可觀儉皆中度外言罔入懿則自成處閑房而椒亦蜚聲御衆妾而木能逮下洎邦家多難輔佐克勤每見求衣未嘗安寢先知旰食不視晨脩欲齊京室之賢罔慕長秋之盛勞謙之報降福是宜乃顧皇儲仍因子貴公卿來講龜筮斯從實上帝之所嘉詎朕心之可抑今遣某官某持節冊爾爲皇后於戲極位正名居尊齋禮典一申而百神歆禮一行而萬國歡懼恐可以保其名齋莊可以守其位往司陰教以永天休　宋冊皇后內制皇帝若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貴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內治聖人有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美其化也故周南之風著乎始粵朕沖昧祇若丕構深惟承荷之重輔佐攸艱用簡納賢明協於神人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惟乃祖克有武力勳勞王家保勳不伐饗厥終慶教流後昆薰然慈和善祥憑積生此邦媛其漸積醇醲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居祖習不待姆師之訓風容矩度自爲宗黨之憲長秋曠位陰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誦言於朝願即嘉時舉申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疇之家乃稱福耦謀及蓍筮聘以穀圭惟吉之從有命既集今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隨持節冊命爾爲皇后欽哉夫惟齋恭可以事上夫惟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動而慎思則悔弗萌懋乃后德修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無疆之祚不其韙歟　王安石冊皇后文曰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冊典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著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盥饋在中舉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行尚書刑部侍郎東平郡開國公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與邦肇厥士

女咸自內始達於四海朕克勤人用弗忘朕克倫人用弗替朕克正人用無黨側頗僻爾身相眾乃濟登臺於戚匪初惟艱惟慎厥終其憂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壽考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歐陽修尊皇太后冊文曰嗣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戶見之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則四海雍熙而底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懼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遑寧者也竊惟眇末之質獲攬鞠育仁慈曲照至於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勤艱難一日萬幾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畢備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illegible]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徽德著而下化逮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艱勉徇羣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誼不識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鍾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於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凊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永承於慈訓

元至元三年三月冊皇后文曰帝王之道齊其家而天下平風教所基正乎位而人倫厚爰擇配以承宗事若稽古以率典常咨爾弘吉剌氏淑哲溫恭莊貞一屬選賢於中壼躬受命於慈闈爰歸來嬪蹈鑾儀之有度動容中禮謹夙夜以無違茲表式於宮庭宜推崇其位號乃諏吉旦膺舉彝章遣攝太尉某持節授以玉冊寶章命爾為皇后於戲乾施坤成克順成於四序日明月儷久照臨於萬方朕欲躋世於乂安爾其助予之隆化共衍萬年之運益延昌熾之期勉爾徽章率修內治

[illegible]宋[illegible]傳[illegible]謹立貴嬪為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觀化媯汭夏后創業啓作塗山咸以淑哲垂之典頌伏惟貴嬪誕秀令族秉粹高門聰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璽未發而玉瑞先顯表贊天休昭隆后祚貞儀先典告諭往訓而獲潛光未節皇鑒遠邁二儀燦煜之德遐闡縣象兼曜之儀羣僚百辟所以竦佇陛下欽若天獻祇贊帝社夙崇盛禮俾孝萬國則六合承風天下幸甚

[illegible]唐常袞賀冊皇太后表曰臣某言伏見八月二十六日制

冊上皇太后尊號凡在生靈不勝慶幸臣聞天地之因所固者本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故紹休以受命榮號以歸尊是用慶善奉慈因親教愛也伏以皇太后法象太極是生兩儀光照上元以母萬物塗山降瑞華渚呈符照臨典禮示天人之慶範裁成風化表戚屬之宗師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以聖則知祚我仁慶誕興睿哲穆穆明明有自來矣伏惟陛下以皇道還淳以文明致理行三代之典教備兩漢之威儀逾年改元謁告清廟永言配命殷薦圜丘大孝通於神明至化被於寰宇瞻戀慈訓尚未違安虔奉徽章以崇位號嚴恭前殿陳布外朝萬國在庭千官執禮冕旒端拱翼翼烝烝候金冊以拜輿承瑞寶而俯受聖理之致其道大光朝野同歡臣妾有恃言念舊叢遂及姻聯褒德以殊榮推恩以序進華胄增貴外家益尊固可以感動靈祇懷服遐邇豈止德教加於百姓仁厚及於九族而已宜其煥列青史昭播鴻猷億萬斯年以承多福　劉禹錫慶賀表曰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二十五日冊立皇太后盛禮畢陳德音遠被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以皇太后稟靈作合誕聖表祥徽號極域中之尊至仁爲天下之母陛下君臨有國子道無違長樂宮中永獻南山之壽濯龍門上再揚東漢之風率土臣子不勝歡忭　宋王安石賀冊皇后表曰寢盛之禮發於宮闈騶康之聲播於寰海恭惟陛下倣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切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　原魏曹植上下太后誄表曰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膺萬祚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絕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哀臣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贊揚明明貴以展臣蓼莪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仁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原論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周禮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褒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陰化修成內則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而婦制

莫鑒高祖帷箔不修孝文衽席無辨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六宮稱號唯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一作史）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乃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靈命

【原】文王所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並毛詩）　離艮爲后（春秋）　水靈是輔（曹植）　河間有奇女（漢書）　元城有聖女（詳類聚總載）　有貴人之氣（列女傳）　有光景之祥（詳類聚總載）　黃雲蓋之（春秋）　嘉澍沾渥（東觀）　黃雲滿室（魏武）　紫氣屬天（漢書）　披手得玉鉤（列女傳）　玉衣覆其上（魏志）　夢飛蟲著身（詳類聚總載）　夢捫天仰嗽（詳類聚總載）　歌曰白狐（呂氏春秋）　讖曰銅馬（晉陽秋）　釋著歎息　龜筮並從（東觀北堂書鈔）【增】門無強蔭（宋書廢帝江后諱簡珪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強蔭以卜筮最吉爲太子納焉）　水濵祓除（梁高祖后郗氏母潯陽公主生后有赤光照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彩照室異常有妨乃於水濵祓除之太平御覽）　金柱擎天（遼欽哀皇后蕭氏母嘗夢金柱擎天后獨能升異之）　黃衣入室（金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九年九月夜后家若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　慶雲見日側（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爲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賜金銀廄馬重綵拜命間慶雲見於日側觀者異之）　瓠蘆中有月（太平御覽曰北齊書武城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母初懷孕有僧過其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　論四后妃（洪氏容齋隨筆曰左傳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寵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姞生穆公獨繼文有國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爲言於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後爲太后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飾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生長沙王發以母貧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漢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令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長御即以政君送太子一幸生成帝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遼絕政君遂爲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

靈感

【原】夢龍據胷（漢書） 夢龍枕膝（晉中興書） 夢帝謂己余生而子曰虞（春秋） 夢高祖謂己生子可名爲彘（漢武故事） 夢人感己（河圖） 夢庭産棘（周書） 胷拆生禹（世紀） 石破生啓（淮南子） 丹蛇入紫宮 青鳥集臺上（漢書） 羣燕銜土（前漢外戚傳） 暴風揚塵（史記） 發塚無屍（漢武故事） 開槨火出（漢武北堂書鈔）【增】撚錢（宋光獻曹后在家時與羣女撚錢爲戲后一錢旋轉盤中三日方止） 待康（天中記曰宋高宗吳后父書夢至一亭扁曰待康旁植芍藥獨放一花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窟而異之及生后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 墜釵卜完（宋史曰李宸妃真宗時爲司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釵果不毀已而生仁宗） 一爪先折（陳書曰高祖宣皇后張氏美容儀手爪長五寸紅白色每有朞年之服則一爪先折） 兔棲其上（齊書曰高昭劉皇后葬泰安陵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棲其上） 但有衣履（列仙傳曰鉤弋夫人殯而香數月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衣履） 此眞吾夫（北齊高歡婁后諱昭君少明悟強族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侍者通意父母不得已許之） 不爲庸人婦（後燕錄曰慕容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光祿大夫儀女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爲庸人之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人之婦鄰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人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皆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垂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范陽王德亦聘季妃姊妹皆爲后卒如其志）

臨朝

【原】太后臨朝（前漢高皇后紀） 太后攝政（東觀） 太后臨朝省庶獄（漢書） 天子幼沖攝萬幾 臨朝稱制（晉中興書） 專制朝事（漢書） 內攝時政外懷戎狄（東觀） 臨朝攝政以寧天下（晉中興書） 閨房之禮 天下之重 脩濟大艱（漢書） 居危能重（漢南記） 內建鴻基外糺王慝（漢序） 蕃國親睦遠近欣服（北堂書鈔）【增】婦人與政（三國志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後世有違者天下共誅之） 抱帝臨軒（合璧事類曰晉康帝崩穆帝即位時年二歲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 不御正衙（宋史曰宣仁高太后垂簾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御殿又請受冊寶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 詔刪遺誥（又曰仁宗朝章獻劉大后遺誥尊楊太后爲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官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遺誥中同議軍國事語）

德行

【原】厚德載物 至柔而剛至靜而方（並易） 德冠後宮（列女傳） 德著閨房（漢書） 賢而有德（列女傳） 維德之行（毛詩） 脩德之勞（鄧后） 德參姜任（漢書） 德侔二南（魏書） 以色親以德固（列傳） 美於色厚於德（列傳） 婉嫕有節操（前漢書） 婉嫕有節行（陳思） 婉嫕慈孝 婉順慈仁（漢紀） 矢心柔順 惠心淵塞（晉中興書） 清淨專一 端一誠莊（列女傳） 訓正後宮 嬪御有序（並列女傳） 性少好學（漢書） 而無險詖（詩） 不欣小數 不好淫事 但當謝過（漢書） 克己

求德（漢書） 屬以婦德而不忘付之以正而不衰（呂氏春秋） 輔佐君子（詩） 以匡主上 執策授親（漢書） 屬以輔上 佐定天下（漢書）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纘女維莘 長子維行（並毛詩北堂書鈔） 增 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天中記） 輔成君德燮理陰政（合璧事類） 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唐順宗王皇后唐書） 女中堯舜（翰苑新書曰宋宣仁太后垂簾日登用一時耆舊復祖宗法人以為女中堯舜） 令世任姒（又曰章獻劉太后書手書賜輔臣諭以臨朝願治之意一時臣僚敬畏皆曰今世之任姒也） 周南樛木之德（彙苑詳註曰明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中山王達女也帝初之國北平后理內政宮中肅然而和厚逮下有周南樛木之德）

母儀

原 有母儀之德（後漢郭皇后紀曰后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詩） 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前漢） 立而不詖坐而不差（大戴禮） 誨以正道獨明教訓 教訓以善 訓啓有力（世紀） 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列女傳） 教諸小王試其誦論（列女傳北堂書鈔） 增 撫視甚至（宋史曰李宸妃生仁宗章獻以為己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 撫育甚厚（又曰太宗李皇后恭謹莊肅撫育諸子及嬪御甚厚） 拊鞠周盡（又曰英宗方四歲育禁中曹后拊鞠周盡） 自至屏扆（又曰神宗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後扶掖而太皇太后曹氏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瞻間覲持膳飲以食帝） 民間疾苦必以告（又曰神宗一日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欲止復為安石所持遂不果） 喜見於色（又曰欽聖向太后徽宗初政斯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於色） 兩宮給使（又曰高宗韋太后還國居慈寧宮書謂上曰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則有彼我之分而使人間言易以入也） 外庭非所當預（又曰時未立皇后高宗請太后降手書太后曰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當預附行冊命承平典禮悉能記之） 責太子過（續文獻通考曰金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后性端嚴哀宗為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檟楚或告荊王謀不軌議獄已決后謂帝曰汝止一兄柰何以讒言殺之耶立趣赦出涕泣慰撫）

孝悌

原 婉順慈孝性體慈惠（漢記） 親奉供養（漢書） 躬執饋饌（漢書） 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皆得歡心 俻序婦道（晉中興書） 定省晨昏終無懈怠 肴敬色養朝夕不違 侍親醫藥垂涕晝夜（並宋書） 朝望幄座悲喜感動（魏書） 供養長樂宮（漢許皇后） 親奉定省不避寒暑（漢紀） 大化婦道（晉中興書） 不親醫泣流離（漢紀） 不得定省晝夜泣涕（魏書） 哭擗不絕飲不入口（漢記） 疏食骨立 失親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白首未嘗不愴然泣涕（漢記） 后承兄姊恩情契敬甚篤 十四喪兄悲哀過制（[illegible]北堂書鈔） 增 奉案上食（太平御覽曰漢宣許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 怡謹盡

孝（唐書曰高祖竇后侍元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姒娣皆畏莫敢進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逾月不釋衣履）盡孝謹承（又曰太宗長孫皇后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得其歡心（宋史曰太祖孝明王皇后嘗服寬衣佐御膳事杜太后得歡心）宮不居東（又曰哲宗立尊向氏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居東瀆上下之分卒不從）毀瘠骨立（又曰欽慈陳皇后生徽宗進美人神宗崩守陵殿思顧舊恩毀瘠骨立）身承起居（又曰高宗時顯仁太后性嚴[illegible]吳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

慈仁

原 簡狄敦仁勵翼（見列女傳契母頌）太后慈仁子孫賴福力（漢紀）獄訟相引承聞為言（列女傳北堂書鈔）**增** 務為寬治（唐書曰長孫后後庭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繫治俟意解徐為開治終不令有冤）輟所御藥（又曰[illegible]侍疾病長[illegible]后[illegible]所御獻藥資之下[illegible]其仁）撫下有恩（又曰明皇王皇后撫下有恩[illegible]無肯讒短者）仁慈御下（宋太祖王皇后）謙約惠下（真宗郭皇后俱出宋史）

率禮

原 由禮 動與禮合（漢紀）仁和有禮（晉中興書）尊敬師傅（詩小序北堂書鈔）**增** 矜尚禮法（唐長孫后）動循禮則（太平御覽曰睿宗皇后竇氏姿容婉順動循禮則）治家嚴毅有禮法（宋杜太后）溫柔恭慎動以禮法（太祖賀皇后）柔順好禮（太祖賀皇后並宋史）元裕宗后（元史皇后傳曰裕宗皇后弘吉剌氏生順宗成宗先是世祖出獵道渴止一帳房見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母諸兄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及父母歸始出馬湩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納為太子[illegible]妃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成宗立尊為皇太后）

早慧

原 十歲幹理（後漢馬皇后）九歲喜書（魏志）六歲能書（後漢竇皇后）九歲誦論語（後漢梁皇后）剪髮額傷雖痛不言（[illegible]）以穀賑給廣為恩惠（魏甄皇后北堂書鈔）**增** 八歲誦詩論特精真（晉書曰文明皇后王肅女柔[illegible]真[illegible]行純和八歲誦詩論特精[illegible]）少有德行智識過人（晉宣帝張后）生自華宗幼而明慧（太平御覽曰夏侯太妃晉元帝母也妃生[illegible]宗[illegible]元帝立[illegible]太妃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業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書傳一過不忘（唐書曰高祖竇后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慧中而辯迎意傳合（肅宗張良娣唐書）

誠節

原 周宣晏起姜后待罪（列女傳）漢明幸離宮馬后陳戒（列女傳）當熊而立（前漢外戚傳）投火而死（列女傳）禍至共死（魏書）與爾俱死（漢書北堂書鈔）**增** 輿疾以從（唐書曰長孫后從幸九成宮方[illegible]會柴紹等急變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illegible]安）夕大寢前（又曰肅宗北[illegible]必寢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禦賊非婦人事宜少成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為計）閉閤擁持（宋史曰仁宗時[illegible]卒數人作[illegible]）

屋呼寢殿皇后曹氏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諭以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 我當自勉（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后烏林荅氏世宗時在濟南海陵召之來中都后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至良鄉自殺大定二年追冊爲昭德皇后世宗終身不立后）

明賢

原 並以賢明流芳世世（魏書） 娥皇聰明 有娀高明（列女傳） 質行聰明（列女傳） 后性敏給 少而明達 聰叡天資周密畏慎 原事得情 不敢隱情 時有所問對無遺失 有所不安明陳其故 進心德適人事備（並東觀） 怒不變容喜不失正（魏志） 脫簪待罪 後庭辭輦（前漢外戚傳） 蒙被而謝（漢書） 離宮觀畫（曹植）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漢外戚傳北堂書鈔） **增** 密諫周主（唐書曰高祖竇后周武帝甥也帝愛之養宮中時北國女爲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彼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我梗武帝嘉納長孫晟與兄熾聞之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故以女妻太宗也） 固問不對（又曰太宗嘗與后言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固問之訖不對） 惙然不樂（宋史曰太祖即位拜太后堂上衆皆賀太后惙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何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 得賢內助（又宣仁語哲宗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嚴明端重（續文獻通考曰遼世宗后甄氏嚴明端重風神閑雅）

謙讓

原 謙讓恭儉（列傳） 謙讓日崇（東觀） 謙退讓位委去至尊恭謹接物先人後已（漢書） 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魏志） 心每自退（列傳） 彌自抑損（魏志） 以尊事卑終能勞苦（列傳） 苦心曲體勞謙至甚（漢書） 自省不任粢盛之事誠不足充女教之任（魏文昭甄皇后表） 內有進賢之志而無嫉妒之心 不妒忌思賢才下逮衆妾 薦達左右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後漢明德馬皇后） 則百斯男 子孫衆多（並毛詩北堂書鈔） **增** 尊位退讓（太平御覽曰漢光武陰皇后帝以后性寬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退讓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皇后後皇后廢始立爲后） 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又曰隋文帝獨孤皇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貴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 容止端麗性無驕傲（又曰肅宗皇后吳氏容止端麗性無驕傲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 豈勝大恩（宋史曰仁宗即位尊楊淑妃爲太后以有護視功嘗召其姪見禁中欲授以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 恩澤皆弗陳請（又曰徽宗立鄭氏爲皇后恩澤皆弗陳請族子居中在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朝政）

節儉

【原】恭儉節用 雅性儉節 吾萬乘主欲身率衆（東觀） 吾行儉日久不能爲奢（魏書） 車服節儉（前漢許皇后） 眉不施黛 裝不務飾（東觀） 袍極麤疎（漢書） 廚無異膳 常衣大練（明德馬后） 身衣大帛（漢書） 食不求飽 膳不求珍（東觀） 左右菜食金銀器珠之物悉禁斷之（漢書） 主衣細縞適不得賜（北堂書鈔） 【增】躬御縵繒（太平御覽曰後魏文成馮皇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 但給裝具（宋史曰眞宗郭皇后性惡奢靡兄子出嫁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而已） 月供千緡（又曰隆祐孟太后節儉謹有司月供千緡而止） 改製舊冠（又曰徽宗政和元年冊貴妃鄭氏爲后將受冊有司創製冠服后言國用未足冠珠多費請命工改製妃時舊冠又乞罷黃麾仗小駕鹵簿等儀從之） 減膳羊服澣濯（又曰孝宗謝皇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 易令塗金（又曰韋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易令用塗金）

勤勞

【原】旦夕勤勞（太姒） 夙夜戰兢（後漢鄧皇后） 至于憂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並毛詩） 無衣韈（北堂書鈔） 【增】縫戰士衣（太平御覽曰產子三日縫戰士衣肅宗張皇后事） 種穀親蠶（宋史曰仁宗曹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 潔除（續文獻通考曰遼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綽宰相思溫女早慧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

誠慎

【原】太后慎謹 皇后素謹朴 未曾私語（東觀） 夙夜矜矜（漢書） 無令干亂吏治（漢記） 懼有見私之譏（魏書北堂書鈔） 【增】謹畏（唐書曰順宗王皇后謙畏深抑外家無毫纖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 默處（宋史曰李宸妃生仁宗太后以爲己子及即位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 不少假借（又曰章獻稱制號令嚴明左右近習不少假借宮闈間罔改作內外賜予有節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髲鬢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潤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亦請帕首太后曰大長公主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侍者見仁宗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 非所當留（又曰光獻曹太后春秋高弟佾亦老帝爲請乃許入謁因偕語后[illegible]少爲帝先起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止夫人入觀（又曰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高后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爲常）

剛正

【原】爲人剛義（漢書） 辟除嫉妒 冒絮提文帝（史記） 戟士收尚書（東觀） 不可以我故壞國法 每見外親不假顏色（魏書） 外戚戰慄百寮肅然（漢記北堂書鈔） 【增】嚴整有禮法家庭肅然（蕭道成劉后事） 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太平御覽曰後周宣帝楊后隋文帝長女帝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及帝崩嗣主幼沖后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顏色洎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

（留不許乃止）肅清禁掖（宋史曰仁宗衛卒越宮之變閤內妻與賊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貰其死曹后固請誅之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卒誅之）

遊幸

原 巡狩四郊見孤寡（前漢元后）　祓於灞上　遵灞祓除　校獵上蘭（並漢書）　蠶於濯龍（東觀）　春幸繭館　夏遊御宿　秋望昆明　冬飲飛羽（並漢書北堂書鈔）

增 遊讌和歌（太平御覽曰後魏馮太后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蕃國使臣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率羣臣上壽太后欣然自歌高祖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凡九十人）　爲之罷行（唐書曰武后幸玉泉祠以道險欲御腰輿王琳時平章事奏言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以危就橋安今山阿危峭隥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蹈畏塗后爲之罷行）　徧問所過守臣治狀（宋史曰隆祐太后歸自虔州高宗親迎於行宮門下徧問所過守臣治狀）

藝學

原 誦易經習詩論（續漢書）　誦孝經治韓詩　好黃帝老子之言（並漢書）　解黃帝素女之書（漢元后）　聽言視論摘發其要（漢記）　諸兄讀書難問其意　博覽五經傳記　博覽前世成敗　時號諸生（後漢鄧皇后）　稱女博士（魏甄皇后）　聰慧才能（漢書）　聰明才巧　善史書（前漢許皇后）　甲夜占書丁夜盡畢（漢書）　治淮南音（春秋）　善造歌曲（漢書北堂書鈔）

增 晝營女工夜誦書傳（太平御覽曰前趙錄聰后劉氏殷小女字麗華嘗晝營女工夜誦書傳傅母止之歆彌甚與諸兄弟論經義理旨超然）　涉獵經史工書翰（又曰陳後主后沈氏諱婺華聰敏彊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張貴妃寵傾後宮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惟尋閱圖史佛經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詞文甚酸楚）　工爲篇章又善書（唐書曰高祖竇后工爲篇章規誡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　容櫛不廢書（又曰長孫后觀書雖容櫛不少廢）　援經史決事（宋史曰仁宗曹后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　能自製章奏（又曰徽宗鄭后好觀書能自製章奏）　堂曰賢志（又曰高宗吳后嘗繪古烈女圖置座右爲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　過目不忘（續文獻通考曰金顯宗劉后過目不忘讀書經旬日終卷）

恩惠

原 施恩惠（漢書）　賜錢帛（漢書）　以金帛賜長公主（史記）　賜以赤綬（漢書）　賜青蓋車（漢紀北堂書鈔）

增 出宮中所有以勞軍（經濟類編曰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后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加賜鈔帛（元史曰右丞相哈剌哈孫行省和林太后加賜鈔五萬帛二千）　減役賜卹（經濟類編曰元成宗爲太后建寺五臺山司程陛信等董其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山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卹死者之家）

容儀

原容儀照曜絶異（漢紀）　珪璋特異令儀淑美（晉中興書）　姿色殊絶（漢武）　令色卓絶（漢記）　姿色甚偉（列傳）　顔色非凡（魏略）　姿容有異（漢書）　惠而有色（世說）　李夫人妙麗善舞　竇皇后有容貌才能（北堂書鈔）　增成湯骨法（漢鄭后相者見之曰此成湯骨法也詳前類函）　四起大鬢（太平御覽曰漢馬后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鬢）　婉孌才色美映椒房（又曰晉武帝楊后諱芷字季蘭太傅駿女婉孌才色美映椒房）　善手儀進止如珪璋（前趙劉聰后劉氏）　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又曰劉曜后劉氏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姿德才色邁於列后）　明艷冠後庭（哲宗劉后）　以姿容選入宮（寧宗楊后並宋史）

恩寵

原寵之專房　貴傾後宮（前漢外戚傳）　遂見寵異（漢書）　姬妾莫比（漢書）　同輿（晉陽秋）　共博（魏志）　金屋（漢武）　玉階（漢書）　舍爲椒風以配椒房（漢書）　進思令美乃作賦頌（漢書北堂書鈔）　增特承寵異　漸承恩寵（太平御覽）　最見寵答（唐宣帝鼂后）　恩答厚甚（唐書曰昭宗何后婉麗多智恩答甚厚）　有盛寵（宋哲宗劉后）　亢寵（宋史曰徽宗王后性恭儉時鄭王二妃方亢寵后待之均平）　寵遇日至（高宗吳后）　帝頗念之（又曰仁宗既廢郭后居長寧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小疾暴薨）

嬖孽

原擅寵驕貴（漢書）　有寵驕妒　用心邪僻　佞諂邪媚　厥貌惟妖厥行惟詭　所與貴之所憎誅之　美好辭辨興於姦軌　嬌媚不順嫉妒後宮　王與同乘　帝方節飲　醉飽沈湎（列女傳曰更始既惰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飽沈酒）　啼泣不食　佩劒帶冠（妹書）　嗜酒淫遊（並列傳）　妹喜好繒聲　褒姒舉烽火　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列女傳）　紂既無道又重相謬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詩）　是喪王國（國語北堂書鈔）　增險妒容媚（孫權潘后）　專寢當夕（太平御覽曰後魏孝文馮后入掖庭以姿媚見愛幸未幾疾病出爲尼帝猶留念歲餘遣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深專寵當夕宮人稀復進見立爲皇后）　六劉之寵傾於後宮（前趙劉主聰事）　見且泣（唐書曰高宗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　內忌甚（又曰武后姊韓國夫人既寡出入禁中一女國姝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遂毒殺之）　進食盒（宋史曰光宗李后性妬悍帝嘗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進食盒於帝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疾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增劇）

凶逆

原巫蠱祝詛　戟擲孕婦（見前白帖）　絶太后膳　賜太子酒（晉陽秋）　墮炭乃笑　溺死乃笑（並列女傳）　傾亂　左道

（漢記）宗室所怨海內之讎（漢書北堂書鈔）【增】多駐東都（唐書曰武后殺王皇后蕭良娣頻見二人爲厲故多駐東都）命笞其父（經濟類編曰後唐晉王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爲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封掠得之入於王宮性狡悍淫妒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封示之建封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第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家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屍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於宮門）

廢黜

【原】數懷怨懟不可承宗廟　懷挾左道不可母天下　遂下暴室（後漢伏皇后）　廢爲庶人（晉陽秋）　居長門宮（前漢陳后）

處昭臺宮（前漢書霍后）　退就桂宮（前漢孝哀皇后）　遷於桐宮從雲林館（霍后）　徙居雲臺（後漢竇皇后）　移司徒府（晉中興書）

賜死金墉城（晉陽秋）　葬於皐門亭（後漢宋皇后北堂書鈔）　【增】追廢爲庶人（唐韋庶人）　出居長寧宮（宋史曰仁宗郭皇后時尚美人楊美人有寵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后遂廢出居長寧宮其後追復）　出居瑤華宮（又曰哲宗孟后廢居瑤華宮後復尊爲元祐太后）

淵鑑類函卷五十七

淵鑑類函卷五十八

后妃部二 嬪妃 公主

嬪妃一

原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鄷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訾陬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元妃見皇后） 宋符瑞志曰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嘗在三河之南天偶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大帝常有黃雲蓋之 列女傳曰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 漢武故事曰漢景帝夢高祖謂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 又曰鉤弋夫人卒既殯尸香聞十里餘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 前漢外戚傳曰定陶丁姬葬渭陵王莽奏請發冢徙歸定陶葬恭王冢次既復掘平周棘其處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穴中（藝文類聚） 增王隱晉書曰左貴嬪名芬兄名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拜爲修儀後爲貴嬪體羸多患帝重芬辭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太平御覽） 齊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齊亡梁武帝見玉兒有國色將留之王茂曰亡齊者此人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士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嘗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瑰麗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袁大舍等爲女學士每引賓客游宴則使諸貴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歸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張貴妃嘗於閣上靚妝臨於軒檻宮中遥望飄若神仙 北齊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太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平齊後主至長安請於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於公惜也仍以賜之及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天中記李商隱詩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隋煬帝在江都昏湎滋深嘗遊吴公宅雞臺恍忽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下後主舞女數十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乃以海蠡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

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隋遺錄）　唐太宗賢妃徐氏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納爲才人其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天中記長安崇聖寺有賢妃妝殿太宗嘗召妃久不至怒之妃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太宗時鄭仁基長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責即詔停冊（唐書）　唐詩紀事曰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天中記）　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見江采蘋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性喜梅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上與妃鬬草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今鬬草又勝我矣後楊妃入侍寵愛日奪妃遷於上陽東宮上在花萼樓會外國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濕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妃在上陽宮一日上憶之夜遣小黃門以馬名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既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楊妃已至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幕間楊妃既至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媿甚曳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楊妃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見梅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回東宮上怒斬之遺舄翠鈿命封賜妃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之報云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許子眞記太眞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始生有異質目光晃日不瞬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元琰爲長史從康求爲女攜歸京師後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一說楊妃早孤養于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璬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壽邸（山堂肆考長恨傳上皇命方士致貴妃之神旁求四虛上下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署曰玉妃太眞院玉妃出揖方士問天寶十四載以還事言訖憫然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還獻上皇將行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爲驗玉妃曰昔天寶十年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時夜始半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願世世爲夫婦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方士還奏上皇嗟悼久之）　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天祐間詔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外自此始

也（又唐書內官有掌書二人掌宣傳啓奏杜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 貝州人宋廷棻世以儒聞能詞章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警慧長若華善屬文若昭文尤高潔不欲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華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顔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眞表其才德宗名入禁中試文章問經史帝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爲學士穆宗立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諸王皆待以師禮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山堂肆考） 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佼服光侈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惑方士說欲餌藥長生後寖不豫才人獨憂之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宣宗嘉其節贈賢妃（唐書）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錡叛滅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杜牧杜秋傳） 順宗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宮女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幄中可其奏於是王叔文之黨因忠言昭容更相依仗（唐書） 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後唐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後唐太祖正室劉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嘗爲太祖言次妃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後生莊宗及莊宗即位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及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五代史）

宋眞宗李宸妃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生仁宗在襁褓時章獻以爲己子及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太后納宰相呂夷簡言用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太后崩荆王始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頓毀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同皇太后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仁宗周貴妃幼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爲女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徽宗立爲貴妃所生公主下嫁皆先亡詔許出外與親戚相往來歷五朝勤約一致年九十三薨 仁宗時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聞

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以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　景祐中進溫成后為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誥在所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內宋祁為翰林學士嘗制不俟旨寫誥不送內書徑取官告院用印亟封以進妃方愛幸覬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貶　哲宗妃劉氏以明豔冠後庭有盛寵紹聖三年孟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于隆祐宮后御座朱髹金飾倢伃在他坐有怪色從者為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倢伃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為倢伃有也後章惇陰附倢伃廢孟后立之　徽宗安妃劉氏本酒保家女有寵為才人進貴妃擅愛顓席嬪御為之稀進妃天資警悟迎意合旨雖善塗飾每製一服外間即倣之林靈素目為九華玉眞安妃肖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　高宗劉貴妃入宮為紅霞帔累進賢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帝見之命取為枕妃懼撤去之　才人李氏王氏俱明豔淳熙末上皇愛之及崩憲聖后見二才人每感憤孝宗即追告命許自便蓋非常制云　理宗時冊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葉夢鼎以笏揮之趣出明日乞還田里詔留之（宋史）　遼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乾統初帝幸耶律弟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及即位立為文妃生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善歌詩及遼庭多事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妃作歌諷諫得罪（遼史）　金章宗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音聲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喜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中兄喜兒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矣（金史）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名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還

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紿之曰上方更衣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名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戸出之（經濟類編） 明永樂中冊權貴妃任順妃李倢伃崔美人皆朝鮮所貢女也封妃父權永均等皆爲光祿鴻臚諸卿然仍居朝鮮 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而無寶獨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且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爲正使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爲副使二公元臣也自是貴妃授寶遂爲故事 明初宮人殉葬有追謚之典至英宗遺命禁止宮人殉葬爲帝王之盛節云 孝宗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于宮中讀書習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侍讀謝遷言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愛豈容頓忘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奈何遽有此事下吏部議止之（弇山堂別集）

嬪妃二

原 論禮 明順（周禮鄭元注云古者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矣 下詳前敘） 褕翟 弓韣（禮記曰王后褘衣夫人褕翟褕音餘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高禖祈子之祀也后妃將嬪御皆會于高禖以祈孕姓乃醴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天子所御謂后妃以下至御妻孕姓有萌芽者也韣弓衣飲以醴酒帶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也韣音獨） 贊齍敦 載筐鉤（周禮曰凡祭祀九嬪贊玉齍玉敦后薦徹豆籩鄭注云玉齍玉敦黍稷之器齍音資敦音對 漢魏故事后親蠶三夫人九嬪世婦各載筐鉤從皇后蠶于嘉桑） 教九御 繅三盆（周禮內宰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時御敍于王所又曰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八十一御女也 禮記曰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受之親繅三盆采朱綠之元黃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餘三星 因八月（史記云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其一爲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 後漢書曰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 取長白 合法相（藏榮緒晉書曰武帝泰始中大採擇公卿子女以充六宮使楊后簡選后妒不取端正妙好惟取長白肥大貌粗惡則取 下詳因八月注） 視卿比侯 銀印瓄珮（後漢書曰倢伃視上卿比列侯 晉服制曰倢伃銀印青綬佩采瓄玉） 雀釵 象簟（晉起居注曰有司今月九日當拜夫人右倢伃按儀注應服雀釵袿襡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金環 玉簪（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上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燿光等各四枚 又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爲之） 當熊 辭輦（漢書曰孝元馮昭儀初爲倢伃上幸虎圈鬭獸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倢伃直前當熊而立 詳熊志 又曰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帝遊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 宴北園 迎西宮（魏志曰明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明日帝見毛后曰昨宴北園樂乎明帝以左右洩令所殺十餘人 王隱晉書曰初惠帝晚成武帝遣才人謝玖給惠帝因是有娠懼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也） 昭陽殿 增城宮（漢書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有女弟復召入爲昭儀居昭陽殿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無子成帝崩帝素無疾民間歸罪於昭儀昭儀自殺 又曰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

（後宮幾而大幸爲倢伃居增城宮再就館有男數月並失之注云館外舍謂陽祿柘館）舉酒祝傅　低頭泣邢（漢書曰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少爲上官太后才人元帝進幸有寵吹爲昭儀爲人有才略善事人主宮人飲酒酹地皆祝延之進平都公主及定陶恭王　史記曰漢武帝時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曰非邢夫人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視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於是有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前尹夫人望見曰真是矣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仇之）圖甘泉　葬雲陵（漢書曰孝武帝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每爲新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帝太息曰善豈世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名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初學記漢武帝故事曰拳夫人從上至甘泉而卒葬雲陵上哀悼爲起通靈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至宣帝時乃止拳夫人即昭帝母）增齊多內寵　漢號內職（左傳齊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　合璧事類漢外戚傳漢因秦制正嫡曰皇后其餘內職有夫人美人良人等名號）大家　娘子（太平御覽曰漢虞美人生沖帝及質帝即位梁冀秉政虞氏抑而不崇但稱大家而已質帝母陳夫人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　山堂肆考曰唐楊太眞入宮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號慵妝　寫愁貌（漢合德入宮新靑沐爲卷髮號新興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妝　吳主權潘夫人父坐法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吳主使圖其容貌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曰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針神　機絕（薛夜來本名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魏咸熙中谷習出守常山以千金寶賂聘之獻於文帝甚承寵愛改名曰夜來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宮中號曰針神　吳主權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留仙裙　絳紗繫（山堂肆考曰漢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與趙飛燕戲於池飛燕歌歸風送遠之曲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裙久之風止裙爲之縐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留仙裙也　晉武帝多簡良家子以充內職自擇美者以絳紗繫臂）羊車　蝶幸（天中記曰晉武帝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莫知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至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明皇雜錄曰春秋使後宮各插花上使視蝴蝶隨蝶所止幸之謂之蝶幸）獺髓醫　蟬翼鬢（合璧事類曰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姸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山堂肆考曰魏文帝宮中最寵者四人其一曰莫瓊樹能製蟬鬢縹緲如蟬翼）景陽鐘　華清宴（南史曰齊武帝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鐘惟應五鼓及三鼓也　明皇與貴妃每至七月七夕在華清宮游宴宮女輩陳瓜果酒饌於庭中求恩澤於牽牛織女也）金籠捉　金錢賭（明皇宮中每至秋日宮人皆以小金籠捉蟋蟀置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又未得貴妃時宮人妃嬪輩投金錢賭侍帝寢及楊妃入遂罷此戲）金蓮新月　芝殿迴風（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令窅娘以帛纏足纖小屈上如新月狀著素韈舞金蓮之上體勢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窅娘作也由是後人效之婦人之足以弓小爲好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以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嘗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紅紅記曲　瑟瑟能詩（山堂肆考曰唐張紅紅善歌每聽新聲一徧即記節奏入宮號記曲娘　瑟瑟邀妃詳上）芙蓉臺　琉璃幃（合璧事類曰唐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蛾眉螓首蘭氣馥冶冬不纊衣夏無汗體上琢玉芙蓉爲二女歌舞臺每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眞態艷麗非世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也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山堂肆考曰吳主亮愛姬四人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琉璃幃內外望之殊無隔惟香氣不通耳）花見

羞　羊舐地（五代史曰後唐明宗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　南史曰宋文帝潘淑妃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妃淑妃每靚微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是愛傾後宮）

嘲司花女　得學士詩（山堂肆考曰隋煬帝幸江都長安進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憨多態帝寵愛之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香氣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勅帝側寶兒注目視之帝謂世南曰寶兒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絶句云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唐柳公權侍武宗於內庭武宗嘗怒一宮人久之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士一詩當釋然矣公權略不佇思而成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賜倢伃書　焚貴妃詔（太平御覽曰漢元帝成帝皆有賜倢伃書班倢伃報諸姪曰記言屬見元帝所賜倢伃書以相比元帝爲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　宋史曰李沆爲相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持節　假蓋（文獻通考曰晉武帝泰始十年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宋史曰仁宗張貴妃怙寵欲假后蓋出遊帝使自請于后曹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庭不汝置也妃不懌而罷）

披香博士　花蕊夫人（飛燕合德入宮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後山詩話曰青城人費氏女五代時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後國亡入宋備後宮太祖名使陳以詩即誦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

主管大內　宮人入道（文獻通考曰宋哲宗朱夫人建炎四年從隆祐太后幸江西還封嘉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提舉十閣　又曰宋太祖才人朱氏後入道眞宗貴妃杜氏後入道仁宗時美人尚氏楊氏與郭后怨爭后既廢尚氏入洞眞宮爲道士楊氏出居別院　按唐人有宮人入道詩）

製邊衣　題紅葉（山堂肆考曰唐開元中所賜邊衣倶製自宮中有一軍校於袍中得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帝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又曰顧況在洛閑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云一入深宮去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況於上流亦題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於杏葉上得詩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取次行　又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御溝逆流入宮爲宮女韓翠蘋拾之後祐託韓泳門館因帝放宮人泳以與翠蘋同姓遂勸之嫁祐及成禮韓于箱中見紅葉上有詩驚曰此吾作吾水中亦得一葉即祐所題於是相對感歎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或云御溝得紅葉是盧渥事）

嬪妃三

原　並后（內寵並后亂之本也）　正服（正諭修也）　貫魚（易貫魚以宮人寵）　小星（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喩衆妾也）　莊姜送（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吳王宿（左傳曰吳王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　以備內官（傳曰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以備嬪嬙（嬪嬙婦官也）　禁其奇衺（媢道）　展其功緒（婦功也白帖）

增　昭儀（漢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次丞相爵比諸侯王　西京賦曰增昭儀於倢伃賢既公而復侯）　夫人（周禮曰三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婦道無官職者矣　漢書曰漢與秦之號妾皆稱夫人　沈約宋書曰晉武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　貴人（沈約宋書曰貴嬪文帝所置貴人漢元帝置）　倢伃（漢書曰倢伃視上卿比列侯　晉服制令曰倢伃銀印青

（綬佩珠瓊玉）

嬪（周禮曰以陰禮教九嬪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教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功婦容各率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晉書曰舊制貴嬪夫人比三公假金紫淑媛淑儀修容修儀倢伃容華充華為九嬪比九卿假銀青）

世婦（周禮曰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蔡邕月令章句曰卜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之蠶室奉種浴于川蠶事既升分繭稱絲之以供郊廟之服又曰蠶事既畢后妃獻繭於天子乃收蠶稅以桑為均十而取一曰稅乃收世婦以下所蠶之稅也後漢書曰宣武胡后初召入掖庭為承華世婦）

御女（後漢書曰八十一御女序于王之燕寢淮南子曰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綵鼓琴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綵吹笙竽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綵撞鐘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色衣黑綵擊磬石）

美人（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妾皆稱夫人及美人之號至武帝各有爵位美人視二千石又曰萬石君奮姓石氏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與語愛其恭謹問曰若何有對曰有姊能鼓琴於是高祖詔其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貌美故曰美人也宋齊皆以美人為散職）

才人（晉中興書曰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玖清惠貞正有淑姿選入後宮為才人沈約宋書曰晉武帝採漢魏之制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以為散位）

保林（漢書曰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保林視百石）

女侍中（魏書曰高祖置女侍中視三品又曰陸昕之容貌柔謹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昕之亡公主奉姑有孝稱與穆氏琅邪公主並為女侍中鄴中記曰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蟬侍直皇后）

女尚書（魏略曰明帝遊宴在內選女子知書可傳信者為女尚書後魏書曰高祖置女尚書視三品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美女萬餘以為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為女尚書）

女史（周禮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掌內治之貳以詔后內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毛詩義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內各有記注也又曰后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之後漢書曰嬪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後魏書曰高祖制女職女史視三品）

貴妃（南史宋孝武孝建三年初置貴妃）

太妃（魏以來諸王之母為太妃）

淑妃（魏明帝置淑妃齊永明中奏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亞后之名進同貴妃）

【增】置大儀（宋會要宋從舊制皇后以下有貴妃德妃賢妃舊有寶林御女采女國朝不置景德二年增置大儀）並從一品（合璧事類曰真宗置淑容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

後宮（容齋洪氏隨筆曰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室明皇為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書所載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為晉陽宮監以宮人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庭悉罷之其多可想）

內人（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看臥鴨池王建宮詞也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欽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有水泊俗謂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遂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得在教坊謂之內人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大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跳脫繫紅鑾內人恐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原】詩陳江總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詩曰故殿看看冷空階步步悲猶憶窺窻處還如解珮時苔生無意早燕入有言遲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　徐湛賦得班去趙姬升詩曰班姬與飛燕俱侍漢王宮不意恩情歇偏將褒草同香飛金輦外苔上玉階中今日悲團扇非是為秋風　【增】唐宋之問浣紗篇曰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娃山藪半藏匿苧蘿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邪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　白居易李夫人篇曰漢武初

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别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巳甘泉殿裏令寫眞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返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烟引到焚香處旣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邪非邪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銷期　王諲後庭怨曰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夭夭桃李仙容姿幸得君王憐巧笑披香殿裏爲蛾眉蛾眉雙雙人共進常恐妾身從此擯甄妃爲妒出層宮班女因猜下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來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長啼後庭裏獨立每看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燈死秋日閑蟲翡翠簾春晴照面鴛鴦水紅顏舊來花不勝白髮如今雪相似傳聞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僞不貴眞還同棄妾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砌槿花新　劉禹錫馬嵬行曰緑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徊轉美目風日爲無輝貴人飲金屑倏忽蕣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眞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共愛宿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淩波韤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人驚

【原】【賦】漢武帝李夫人賦曰美娟娟以修嫮兮命勦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處隱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掩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消亡神縈縈以遥思精浮游而出疆託沉陰以壙久惜蘩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惟幼眇而相羊　武帝班倢伃自傷悼賦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主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殊寵於增城旣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太息兮思佩禱以自思陳女圖以鏡鑒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之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奉供

養于東宫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埽於帷幄兮永終始以爲期重曰潛元宫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門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幃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觀周氏之逸篇覽漢室之遺篆弔新宫之掩映嗟璧臺之蕪踐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念桂枝之秋實惜瑶華之春翦彤殿閉兮素塵積翠帊蕪兮紫苔生寶羅暍兮春幌重珍簟空兮夏幬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宫洌兮朱火青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徘徊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

【原】贊魏曹植班倢伃贊曰有德有言實惟班倢盈冲其驕窮其厭悅在夷貞艱在晉正接臨風端幹衝霜振葉

晉左九嬪班倢伃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辨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傅元班倢伃畫贊曰婌婌倢伃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讓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雲

【原】誥梁沈約梁武帝立內職誥曰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壼闈失序漢武所以喪邦並被諸方冊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冗遂設官九品且擬外朝塡委椒掖徽贊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期延七百思所以立防自邇貽厥將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原】章梁沈約爲六宫拜章曰蓬閨菲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巾屣之末何以厠鴛鷺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　隋江總爲陳六宫謝章曰恭膺禮命媿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縈聳羽之色魯宫夜火伯媛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瀉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軿耀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競惶並集追想流荇之詩荷遽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原】表陳江總爲陳六宫謝表曰鶴籥晨起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媿纏豔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牎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雲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增】唐常袞中書門下請冊貴妃表曰臣聞天文次星配以妃位帝宫內職守在王化視公卿而命秩思賢才以審官蓋五禮之宗六義

之本也伏惟陛下紹興下武屬當多難一日萬務親紆聖心紫庭分理頃刻未遑彤管記言因茲而缺然則奉若天道以陰而助陽御于家邦由中而及外今既三靈叶泰四海永清宜舉舊章以行盛禮竊承壼制未正等威當熊之德或闕於蘭殿貫魚之序無列於椒房固已叶周南之風參虞汭之化豈使坤儀曠其取法陰教闕而不修雖則簡在宸衷安敢默於誠請伏冀大明禮秩俾率宮庭以厚人倫以風天下庶得外朝均政羣望獲從

原箴晉張華女史箴曰芒芒元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二主易心元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亦疑懽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固有然　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吉人

原冊文宋謝莊殷貴妃謚冊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儀殷氏惟爾含徽挺茂爰光素里友琴流荇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登譽處椒風以婉孌升名幽閑之範日藹層闈繁祉之慶方崇蕃世而當春掩藻中波滅源朕用震悼傷于厥心松區已翦泉冥將隧宜有旌德第行式衍聲芳今遣某官集冊告謚曰宣魂而有靈尚歆寵渥嗚呼哀哉

原哀策文梁任昉王貴嬪哀冊文曰游衣戒節轜車命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筩緘遺組筵委塵鞠將命啓期寔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富其誰傳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辭曰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茲邦淑遴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絇丹繶展衣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往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括不愆朏魄無爽式陪璽觀有事蠶宮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沖仁者必壽彼蒼者穹如何不淑萬化齊終蕭車告塗殯穸既辨黼翣璀以陸離

帷幌紛其舒卷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紼顧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薤露撫悲翁於短簫毋以子貴義弘前哲申褰齊劍以從疑革麻縗之輕殺達副君之天至賦白華之無缺庶清廟之徽徽非壽原之未騎

【原】誄後漢崔瑗竇貴人誄曰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勤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以永傷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修身獲報劾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宋謝莊孝武帝宣貴妃誄曰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閟悼泉塗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妣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元丘烟熅瑤臺降芬高唐泄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綺裕出懋蘋蘩修詩賁道稱圖昭言翼訓姚幄贊軌堯門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顯揚肅恭崇憲奉祭惟約承慧以遜遠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裔璿式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暉粲視朔書氛觀臺告祲衡總滅容鑾翟毀衽掩采瑤光收華紫禁移氣朔于變羅紈白霜凝于歲將闌庭樹驚寸中帷響金釭曖乎玉座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徑度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噦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晨輕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隨路抽陰重扃閉乎燈已黯中泉寂乎此夜深鎖神宮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

【原】行狀梁江淹宋建平王建太妃周氏行狀曰竊聞侯服之誉非黃冠所敷玉食之門寧皁衣所述諒畏褒虛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貴然昔有漢臣誄行晉史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太妃誕奚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凝采髫歲賁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縞之工升降度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帷闈聲播軒殿

公主一

【原】業昔帝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敤手（敤音[illegible]禍反）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即成湯妹）周武王之女嫁于陳

故公主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史記云李斯男皆尚秦公主是也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范蔚宗後漢書曰章帝封東平憲王蒼琅琊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後安帝妹亦封長公主同於皇女封縣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後皆傳國鄉亭之封則不傳）自晉之後帝女依西漢曰公主帝之姑姊並曰長公主自漢以來皆別置第舍府屬至隋省府屬（並見齊職儀及晉代百官志）唐神龍初又置府屬景龍末復省（初學記）

增唐制皇姑爲大長公主姊爲長公主女爲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太子女爲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爲縣主視正二品　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鄎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唯明皇之女皆以美名之　宋制帝女封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爲相建議以爲不典始改爲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自祖宗以降數十女皆追加封冊至中興時始復初　宋初之制初被選尚者即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采羅百疋謂之繫親又賜其家銀萬兩令辦聘財之數倍於親王聘妃主出降賜甲第餘如諸王夫人之制而扇加四引障花燭籠各加十（文獻通考）　遼聖宗開泰元年詔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以是知遼於公主恩典亦不輕矣　元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然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概稱焉（續文獻通考）　公主賜謚者明仁宗第四女德安公主早夭而最鍾愛特賜謚曰悼簡　世宗朝太師翊國公郭勛承恩請追謚高祖母永嘉大長公主特賜謚曰貞懿（弇山堂別集）

公主二

原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詳珠）　漢書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

獄吏教引爲證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旣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　又曰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遇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後漢書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彊女沘陽公主弟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矣是以難之

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向使搏頰乞白活之使者爲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遭值永嘉亂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聞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繼圖書統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彥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葬送（藝文類聚）　晉書又曰武帝勅衛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

對徽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曰桓温尚南康公主温與庾翼友善嘗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　宋書曰徐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公主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初武帝微時常在新州伐荻納布衣襖等皆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踰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彭城王義康所愛義康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節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頓飽食便殘害吾子耶上亦號哭湛之由是得全（太平御覽）　宋世諸主莫不嚴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斅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讓表曰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避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蠼螋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動罹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伏願照察特賜蠲停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徧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按自王姬執婦道之風不見於後世後之公主皆驕妬其夫晉人已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而其轍尤甚南史王謨傳載駙馬表雖戲笑之言然亦當時實事也）　後魏道武引崔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和親善之嗟歎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於他國而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文獻通考）　梁溧陽公主簡文帝女也年十四有美色侯景納而嬖之大寶元年三月請簡文禊飲于樂游苑上還宮景與主共據御牀南面坐（梁書李商隱詩溧陽公主年十四）　陳書曰蔡凝美容止博學有詞章以名家子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嘗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太平御覽）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儻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高大其價德言引至旅舍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其妻命主賦詩口占曰今日何遷次新官是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古今詩話）　唐書曰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禮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妻就位而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備婦禮者自珪始也　又曰貞觀中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初生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以長即是有所尊崇無容踰越上然其言　又曰太平公主初降駙馬薛紹被誣誅死則天殺武攸暨之妻以配主焉主多權略則天以爲類已每與謀議神龍年與誅張易之進號鎭國太平公主元宗靖内難公主又預其謀尊立睿宗頻著大勳益尊重每日奏事坐語移日軍國大政事皆參決如不朝謁即宰臣就第議其可否由是益驕恣田園徧於近甸貨殖流於江淮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先天二年以異謀賜死　又曰唐建隆元年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鎭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時袁楚客奏記魏元忠曰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府并開府建僚崇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　又曰安樂公主性慧敏容質秀絶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驕縱權傾天下自侯王宰相以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宫掖城西造定昆池延袤數里再降武延秀死韋庶人之難（太平御覽）　肅宗女和政公主下嫁柳潭安禄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嫠居主棄三子奪潭馬以載寧國身與潭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從明皇至蜀郭千仞反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鬭主彀弓授潭潭手斬賊五十級平之至代宗初立主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　德宗時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名茂宗爲左衞將軍許主下降蔣乂時爲右拾遺上疏以爲從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盭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諭之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爲婚不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嫁不爲晚請茂宗如禮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章以爲不可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乂有守（唐書）　通鑑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荅德宗命禮官定公主見舅姑及壻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先是尚公主者皆取勳戚之家唐憲宗始命宰相選

公卿子弟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杜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二十餘年人未嘗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屈服奏即納之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肅然不聞人聲（山堂肆考　唐書曰悰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比駙馬都尉皆爲公主服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朞著爲令）　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邪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杜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名見禁中拜著作郎中立尚真源長公主　宣宗選于琮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許別尚廣德公主（天中記）　懿宗咸通中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優人李可及有寵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閥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也（唐書）　宋太宗女荆國大長公主真宗時下嫁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　明道間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欲馳視之左右曰須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纔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　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邪　仁宗女兗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籲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朴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夜叩皇城門入訴瑋惶懼自劾諫官王陶論宮門夜開乞繩治護衛御史又共論主第內臣不謹帝爲黜都監梁懷一輩十餘人後數年不復協詔出瑋於外主降封沂屏居內廷久之復名爲駙馬都尉如初　王師約功臣王審琦曾孫也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壻名克臣諭旨（師約父克臣時爲工部侍郎）令師約持所爲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研勉之進學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后也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詵詵母盧寡居

主虔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主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故主第池籞服玩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慈宮居常悒然（宋史）　徽宗重和五年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以風天下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纂類五禮新儀著爲永法（文獻通考）　遼聖宗女越國公主景福初封秦晉國長公主適蕭孝忠姿質端秀禮法自將　道宗女齊國公主進封趙國適蕭撻不也不也坐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訛都斡欲通尚公主公主以訛都斡黨乙辛惡之未幾都斡以事伏誅天祚幼乙辛用事公主每以匡救爲心竟誅乙辛大安五年薨（遼史）　明太祖長女臨安公主洪武九年下嫁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子祺是年始定尚公主禮（續文獻通考）　洪武十九年勅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勅曰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通經史有才幹乃武臣之秀爲文臣之宗今特命汝提督山東學政作養人才兼理地方等處事務）　寶慶公主高帝幼女也文皇既定京師俾仁孝皇后女之年十九下嫁駙馬都尉趙輝賚賜比諸公主特厚時仁宗在東宮特令送之至郎亦殊典也（弇山堂別集）

公主三

原　歸妹　降嬪（[illegible]妹風俗通曰易稱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其[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亨無[illegible]吉也　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注云降下也[illegible][illegible]之）節義　肅雍（後漢書曰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及漢兵起晨將會賓客棘陽漢兵敗姊亡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沒於陣追封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縣西　毛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illegible]平王女[illegible]齊侯也）金根　銅鍰（魏收後魏書曰金根車公主封君皆得乘之但右騑而已　續漢書曰印璽綬王公玉璽綟綬夫人貴人長公主御[illegible]）賜金　厭翟（主詳[illegible]）常山　沁水（魏收後魏書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獻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並爲女侍中　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金鄉　蘭陵（上詳類聚　魏收後魏書曰劉暉字重昌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孝明第[illegible]）清河　臨海（魏略曰植初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以對帝泣　下詳類聚）鄂邑　襄城（漢書曰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公主私通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有詔外人侍長公主　晉中興書曰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天下大亂敦將還臺悉以主婢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寶一時散[illegible]）同姓主　列侯尚（上詳類聚　應劭風俗通曰列侯尚公主國人尚翁主以妻制夫陽屈於陰）妻單于　娉昆莫（漢書曰單于兵強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哉　下詳類聚）出紫微　加綠綬（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秀出紫微日耀月朗[illegible][illegible]晉書曰帝之姑姊妹曰長公主加綠綬）爲子求郎　爲子贖罪（上詳類聚　漢書曰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林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人人爲言

（聽陛下許之帝曰吾妹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用妹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董宣扣馬　高穆破車（上詳[illegible]後[illegible]書曰高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下天孫之津　降帝子之渚（史記天官書曰織女天女孫也[illegible]辭[illegible]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王逸注云帝子[illegible]女也）

[illegible]光豔　諧穆（唐書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豔動天下後魏書曰[illegible]南[illegible]長公主有[illegible]事[illegible]盡禮[illegible]之[illegible]合有年而[illegible]事不[illegible]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illegible]器性溫[illegible]自[illegible]以禮奉[illegible]公主內外諧穆）

備禮　儉德（宋史曰慶曆中兗[illegible]公主下降將行冊禮翰林學士胡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illegible]命今[illegible]之[illegible]女[illegible]非[illegible]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唐順宗女漢陽公主永貞元年[illegible]諸公主皆[illegible]對時風[illegible]爭為奢[illegible]請事主[illegible]以儉文宗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以成風俗若陛下示所好於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且勑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帝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取門閥　議選尚（唐書曰[illegible]宗[illegible]十宅諸王[illegible]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為賄謝乃得[illegible]李吉甫奏自古尚主必[illegible]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illegible]近世不然帝乃下詔書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宋史曰理宗周漢國公主母賈貴妃早薨帝無子公主[illegible]而[illegible]愛[illegible]及笄詔議選尚宰臣請用唐下降士人故事欲以進士第一人尚之[illegible]周震炎廷對第一帝意欲之公主適從屏內窺見意不願帝微知之乃罷）

代翟車　乘寶輦（文獻通考曰唐代宗女趙國公主下嫁魏博田緒代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車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杜陽[illegible]云同昌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囊中貯辟邪瑞麟金鳳諸香皆異國所獻也）

梅花妝　羽人服（翰苑新書曰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妝唐書曰唐明皇女壽安公主孕九月而育帝惡之令衣羽人服）

鐵簪　玉釵（山堂肆考曰唐漢陽公主嘗用鐵簪畫壁自記田租出入[illegible]同昌公主[illegible]有九玉釵上刻九鸞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或有得於金陵者圖以獻公主公主[illegible]之[illegible]一日主[illegible]寢夢[illegible]奴傳語云[illegible]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左右[illegible]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

為歌舞　[illegible]（唐書曰太平公主則天[illegible]如方士[illegible]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山堂肆考曰中宗女安樂公主及太平公主[illegible]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

我見亦憐　吾命同載（[illegible]溫平[illegible]以李勢女為妾[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頭髮垂委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illegible]主於是擲刀而前[illegible]之曰阿子我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illegible]之[illegible]公主益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illegible]笑[illegible]名[illegible]家語[illegible]所[illegible]不勝遂[illegible]之主[illegible]今同載以[illegible]）

賜宅　納聘（山堂肆考曰唐[illegible]公主[illegible]通十年同昌公主[illegible]遣韋保衡宅於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以內[illegible]實其宅廚櫃戶牖皆以寶飾以金[illegible]鑄釜[illegible]之屬製水晶大香[illegible]等[illegible]金[illegible]五色玉為器[illegible]天中記曰[illegible]度僭王元逵自領藩[illegible]父風[illegible]貢結[illegible]於道文宗詔尚[illegible]安公主元逵遣[illegible]氏[illegible]會三千[illegible]馬公主[illegible]及白身女口等公主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歌舞　一遊西池（宋史曰仁宗女[illegible]國大長公主神宗居慈聖光獻[illegible][illegible]又曰神宗女[illegible]國長公主[illegible]美[illegible]遊西池而已）

屬薦王維　欲嫁蕭[illegible]（山堂肆考曰唐王維年未弱冠文章得名[illegible]音律[illegible]歷諸貴之[illegible]玉[illegible]所春屬薦于九公主公主曰何不令處[illegible]乃名試官至[illegible]達言[illegible]）

（蕭作解頭一舉登第　彙苑詳注曰帝欲以玉真公主降張果果有意而未言果一日忽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果語儀而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不奉詔）

晉陽蚤慧　玉真去號（唐書曰太宗晉陽公主文德皇后所生未嘗見喜慍色帝有所怒責必伺顏徐徐辯解宮人多蒙其惠莫不愛后崩時主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游地哀不自勝帝諸子惟晉王及主最少故親畜之王每出閤送至虔化門泣而別王勝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與群臣同列不得在內乎帝亦為流涕主臨帝飛白書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閲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因以癯羸　又曰玉真公主睿宗女也字持盈與金仙公主皆為道士進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明皇不許主固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

公主峰　望鄉館（述異記曰公主峰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篡政南陽公主避莽亂於此峰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朱履一隻傳云公主竄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追之不及故留一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峰記　又曰晉永嘉亂既渡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平城二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怏怏不樂有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為公主望鄉之館至今巋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

鎮星生　玉環解（宋史曰仁宗時劉敏學問淵博天文地志皆究知大畧晝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　蜀志曰昔蜀帝生公主詔乳母陳氏乳養陳氏攜幼子與公主居禁中約十餘年後以宮禁出外六載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陳氏入宮有憂色公主詢其故陰以實對公主遂托幸祆廟為名期與子會公主入廟子睡沉公主遂解幼時所弄玉環附之子懷而去子醒見之怨氣成大火而廟焚也）

參佐命　鍾壽考（唐書曰高祖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高祖兵興紹間道走并州主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以應帝勒兵七萬威鎮關中紹度河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宋史曰仁宗女秦魯國大長公主適吳越王孫錢景臻徽宗更封令德景行大長帝姬靖康二年諸帝姬共徙　姬以先朝女金人不知得留于汴建炎初至越州紹興三年朝謁行尊年禮高宗甚敬之曰長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深仁厚澤是以鍾慶於長主及薨年八十六）

公主四

原 尚主之制（荀悅曰尚主之制非古也以陰加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分國之榮（孰敢不敬）重封（公主有家令門閣其有賜重封者張晏曰重封益祿也臣瓚曰增封師古曰重封謂加二號耳）

雜令（諸王公主及宮人不得侵事帳內邑司如容部曲等在市興販及邸店沽賣者出舉）出降　和親　王姬　帝女　金枝　華李（華如桃李）

周制車服不繫夫（周制天子之女下降於王侯車服不繫於夫下王后一等）魏志公主有家令（僕丞行夜督郵）未嫁敎於公宮（禮）封邑亦置官屬（漢書）彼月斯望　在鈞維緡（詩曰天子之女如月之在望詩言以緡釣魚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公孫私通（漢公孫賀字翁叔與陽石公主私通）董偃寵遇（董偃與母賣珠於館陶公主家後為公主寵遇）貴主平陽　列仙蕭史　乘龍下降　隨鳳上昇　帝子鼓瑟於湘水（娥皇也）仙人吹簫於秦樓（弄玉學吹簫而鳳鳳至遂昇仙而去）義絕傍私　虔恭正匹（漢書駙馬尚公主也）棠棣之華　桃李之色（詩言天子之女容也）

主第（宅也）築館（於魯春秋）增 太主（漢雋曰太主公主稱也）天孫（史記曰婺女織女天孫也）公主　翁主（山堂肆考曰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王以國人承翁主注云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公主別立舍第今列侯就第承事之故曰尚諸王女則令國人承事之故曰翁主故曰承皆不謂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之故曰公主諸王單自主之故曰翁主）開府

七主（唐書曰神龍時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歷封六國（宋史曰唐國長公主神宗第三女也初神念韓琦功德欲與爲婚姻故哲宗體先帝意以主降琦子嘉彥歷封溫曹冀雍魏燕六國）

主家令（文獻通考曰後魏平陽公主薨石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太常博士常景曰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制喪之禮而公主家令惟有一人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乃寢）

主邑丞（唐書曰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竇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弟維瀋諫之曰公位上衰而計校瓦木雜厠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荅督譁益急時語曰前作后阿奢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先是中宗以韋后乳媼嫁懷貞世謂媼壻爲阿奢懷貞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敵云）

【詩】唐李嶠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沁園東郭外鸞駕一遊盤水榭宜時涉山樓尚晚看席臨天女貴林接近臣歡聖藻懸宸象微臣切仰觀　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鳳樓紆睿幸龍舸暢宸襟歌舞平陽第園亭沁水林山花添聖酒澗竹繞薰琴願奉瑤池駕千春侍德音　李乂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紫禁乘雷動青門訪水嬉上台鍾室慶仙女鳳樓期合宴簪紳滿承恩雨露滋北辰還捧日東館幸逢時　又奉和幸長寧公主莊詩曰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地出東郊迴日馭城臨南斗度雲車風泉韻繞幽林竹雨霞光搖雜樹花已慶時來千億壽還言日暮九重賒　徐彥伯奉和送金城公主詩曰鳳扆憐簫曲鸞閨念掌珍羌庭遙築館廟策重和親星轉天河夕花移海樹春聖情悽送遠留蹕望行塵　閻朝隱奉和送金城公主詩曰甥舅重親地君臣厚義鄉還將貴公主嫁與褥檀王鹵簿山川間琵琶道路長迴瞻父母國日出在東方

【冊文】唐孫逖冊信成公主出降文曰維開元二十五年月日皇帝若曰於戲咨爾王姬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願詳環珮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紘綖之藝曰徽先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光昭閫德弘長國風無忘厥心永綏介福可不慎與　冊臨晉公主文曰古之帝女下嫁諸侯以正婚姻之大綱昭肅雍之令德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性體順爲心頗協生知之敎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慎攸彰兼四敎而不違勤六行而無斁近日云吉嘉禮有期宜穆彝章載光冊命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克遵法度用廣徽猷發明閫德垂範於後可不

慎歟　劉禹錫擬公主冊文曰桃李發詠雲日違輝禮秩克柔肅雍載美築館大國建號名郡乃疇通規用光懿範咨爾長女金枝寵慶玉質輝奇蘊異體和含章挺秀柔順懿德幽閑可貞已及初笄書從下嫁主之以同姓叔父配之以貴族聞人式遵舊儀錫是土宇是用命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爲某公主於戲何彼穠矣詩之國風蓋美王姬能成婦道爾其克念以敬所從無忝休命不其猗歟

增制唐蘇頲封皇第二女常芬公主等制曰黄門之女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慶融霄漢體自穠華嘗閱禮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山之賦用酬湯沐之恩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元稹皇第七女封公主制曰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四海奉皇太后於南宫問安之時諸女侍側备斯之慶上慰慈顏鳲鳩之仁內懷均養雖穠華尚少出閤未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裕宜加美號以表令儀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白居易皇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曰勅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焉故近代或有未笄年而賜湯沐者亦加公主之號以寵重之第十二妹等先皇帝之子也比朕之子宜加等焉故當幼年各封善地咸命爲長公主未及釐降先開邑封所以慰太后慈念之心表先帝肅雍之訓亦欲使吾孝理之道敦睦之風自骨肉間以及天下可依前件　蔣伸封盛唐公主制曰門下展親外館則必待年廣愛中闈宜先啓邑第七女祥開銀漢秀發金枝孝敬生知柔閑早稟克奉姆師之訓每遵詩禮之文法度自持穠華益茂爰申彝典載錫嘉名俾承湯沐之封式示邦家之慶可封盛唐公主備禮冊命

原碑魏温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層構闢閶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閑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珮而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黄鵠俾輪表信閨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平山永厝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櫝徒列琬琰空傳

〔原〕〔墓志〕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銘曰稟中樞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國被庭欽其風格動衛館庶族仰其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載照娥英是從婉娩締綌優柔肅雍蘅蕙有實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蕪　齊王融永嘉長公主墓志銘曰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陋質穠李慚輝肅穆婦容靜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燧亡明曉挽已聲松門嚴閟泉帳寒清悠哉白日鬱彼佳城

謝朓臨海公主墓志銘曰長發有祥瑤臺乃構元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體靈柯穠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敎公宮無斁車服旣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衛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鈞維緡瞻須配景望燭齊神霍華崑岫滅采上春遽纏雲陛悲動外姻鬱彼崇芒睠然城輦輴翟按轡龍旒徐轉　又新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氳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風優游閫正撫事成箴陀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原〕〔誄〕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雰凋蘭夭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寔貴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眼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尊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移邑蕃王緄珮惟鮮朱芾斯皇國號旣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轜交轂生雖異室沒同山岳爰構元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皜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埏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沒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喩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關一閟曷其復晰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嬀書敍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旂式章徽音主之誕育旣纂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恩心婉孌淑質純茂母儀不忒內則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下接支嬪內諧閨閫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愼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穎厲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

於穆獻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飛路祖奠在庭騑驂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旣次墓門降柩升轜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噭噭遺嗣煢煢孫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質華繁元髮儵曜蛾眉連娟清矑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旣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亹亹其進好日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揚妙好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靈殯旣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兹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出紫微日暉月明旣睇豔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孌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孌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怙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熠熠榮曜英蕤始芳何辜於天猥遇降霜戢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兹不福生而何晚沒而何速酷矣皇靈譯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塟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轜駿駟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訖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淵鑑類函卷五十八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儲宮部（太子 增太孫 太子妃）

太子一

原周易曰黄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王肅注曰兩離相續明之義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藝文類聚） 韓嬰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初學記） 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内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 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爲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吾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竭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以代太子太子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

宣王也（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初學記）　史記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愛金欲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讌年皆八十餘須髮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　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愼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絶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又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爲皇太子　後漢桓榮傳曰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爲誰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

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立爲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號爲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於膝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少聰慧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膝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藝文類聚）

增經濟類編曰北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延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敢不服遂還　太平御覽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武帝諭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强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經濟類編曰太宗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嘗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嘗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

直后從諫則聖　又曰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　又曰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唐書載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也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太宗欲更立恪長孫無忌固爭而止由是無忌深忌恪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絕天下望恪臨刑呼曰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　唐書曰太子弘仁孝未嘗有過而后將逞志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天下莫不痛之詔謚孝敬皇帝　又曰節愍太子重俊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武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拒之兵敗死　經濟類編曰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又曰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密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崇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唐書曰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各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謀傾太子帝召宰相議欲廢之張九齡固爭以為不可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

必有典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默然而止及九齡罷李林甫專政數稱壽王美以擬妃惠妃又譖太子二王謀反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寃之號三庶人　又曰帝之爲太子也値太平公主構逆左右悉持兩端凡宫中動止必以聞帝不自安會楊良媛方娠密語侍讀張說身且不保奈何育子命挾劑以入密於曲室煑之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由是三煑盡覆以告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又曰肅宗在東宫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後入謁帝見不悅因幸其宫顧廷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請取掖庭衣冠子畀之詔可得三人而吴氏在其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劒決我脇而入殆不能堪蜀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三日帝臨澡之孫體攣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經濟類編曰建寧王倓既爲張良娣所構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至德三載捷書至鳳翔肅宗召李泌於長安泌從容求去帝堅留之泌言五不可留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朕之愛子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輙流涕嗚咽臣今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帝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聰明孝友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孰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自是廣平始安　又曰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

告之且曰舒王近巳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不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鼎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巳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閒一日上開延英閣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唐書曰憲宗時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崔羣爲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巳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後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之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經濟類編曰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茲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吾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閒婚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又曰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問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府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又曰元侃既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市肆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又曰太宗不豫宣

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宋史曰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章言之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　又曰包拯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又曰仁宗既違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至是韓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昪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即英宗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經濟類編曰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及既終喪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王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

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入宮　又曰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潁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宋史曰元懿太子旉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爲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高宗曰此事不難行朕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而上虞丞婁寅亮亦上書言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高宗讀之大感歎紹興二年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至三十年立爲皇子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眘受禪爲孝宗　經濟類編曰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又曰寧宗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家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在相位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

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復召二子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更名竑補與莒秉義即賜名貴誠後彌遠忌竑立貴誠爲帝是爲理宗也　又曰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遼史曰遼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内摯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又曰太祖破忽汗城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倍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　又曰後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至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位是爲太宗

又曰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不如投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鎭滑州至世宗即位（世宗倍長子也）謚讓國皇帝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也　又曰章肅皇帝小字李胡太祖第三子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内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諸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之天顯五年立爲皇太弟及世宗即位鎭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所敗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

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重熙末更謚章肅皇帝　金史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爲（濟安後謚英悼太子）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唐太宗又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蓋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又曰元太子眞金世祖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世祖以爲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　又曰眞金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羡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邪唐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　又曰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歸暘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鄉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今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他日皇子

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即位之初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甚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　又曰太祖洪武元年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又曰太祖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又曰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鼂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王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通紀曰太祖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又曰成祖永樂二年冊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命禮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翰林院學士解縉兼右春坊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兼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初上議建儲武臣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上猶豫不定遂召解縉預議又密以問黃淮皆言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弇山堂別集曰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令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默然縉出泄其語爲漢王所訴出爲交阯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

舊慽益死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以文華寶鑑授太子顧侍臣解縉等曰皇考嘗採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又曰上又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今日講官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朕喜其學問有進卿等其盡心輔之　又曰成祖巡幸北京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輔導監國　又曰永樂十一年上幸北京親征瓦剌明年六月班師太子遣金忠等齎表往迎八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囚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辭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為子耳　又曰太子監國時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數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梃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顧責大臣而崖禁衛所以寬有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　通紀曰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𤥭庶兄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𤥭罪發當死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不得已亦署奏上遂改封皇太子見深為沂王而

立見濟爲皇太子於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　又曰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止之適章綸亦上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宜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入巳晡時帝覽畢大怒日巳曛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寄敕錦衣衛緩其獄　又曰憲宗成化六年七月皇子生（即孝宗也）母紀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孕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囑門官護視之至是皇子生母乳不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至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又曰成化十一年五月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擬奏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貴妃所忌至是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啟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皇子母紀氏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名不稱旨上親名之徙紀氏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十一月立爲皇太子　又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太子二

〔原〕樹嫡　立長（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正統立嫡詔曰統承大業懼未能光祖宗之遺德至於建嗣樹嫡非所務也　盧植奏事曰王后無子擇立長親年均以德德均決之以卜筮所以承先祖也）幼海　少微（山海經曰無皋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幼海即少海也　荊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宮）黃離　蒼震（易曰黃離元吉注曰離南方之卦離爲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順成其業故吉也　又曰震爲長子又曰震爲蒼筤竹）天序　國貞（漢書成帝詔曰定陶王欣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執金吾任宏持節御欣爲皇太子下禮記詳類聚）儲貳　明兩（晉中興書曰安皇帝烈宗長子也冊爲皇太子曰岐嶷表于載誕克廣同乎大成是用命爾以登儲貳下詳類聚）守祧　主器（易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祀主　禮記曰遠廟爲祧　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洊雷　重海（易曰洊雷震又曰震爲長子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

（詩四章以贊太子之盛德曰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

【增】春日　流星（輸兆新書曰漢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帝王世紀曰脩已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而生大禹）

翦髻　升榻（金史曰熙宗皇統二年生皇子濟安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來月翦髻告天地宗廟　宋史曰真宗幼英姿睿表特異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

生日　樂懸（明紀事本末曰景帝欲易儲詔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　文獻通考曰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冑子皆以樂爲教則陳金石以重元良冊拜宜做古制由唐季世儲貳罕定國家亦多故而禮廢樂缺至道始冊太子有司言宜奏正安之樂行百年曠典中外胥悅至天禧冊命禮儀院奏改正安爲明安之樂）

御名　御字（通紀曰明憲宗命禮部會同翰林院擬進太子名不稱旨帝自名之曰祐樘　宋史曰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立伯琮爲皇太子改名昚命學士洪遵爲太子擇字遵擬四字以進不稱旨御筆賜字元永）

侍觀　選擇（唐書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　合璧事類曰宋紹興初詔知大宗正訪求太祖後伯字行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一肥一瘠乃留肥而遣瘠未出高宗忽云更仔細觀乃令二人叉手並立忽一貓至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貓偶然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瘠而遣肥者瘠即孝宗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溫州都監）

練歷　迎勞（宋史曰孝宗以恭王英武類已欲立爲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六年虞允文爲相因請早建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欲其練歷庶務周知古今庶幾無後悔耳七年上兩宮尊號禮成允文復以講孝宗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乃立光宗爲皇太子　弇山堂別集曰明洪武二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師自廣西還上遣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

龍符　玉契（天中記曰唐六典傳符之制太子監國給雙龍之符左右各十左者進內右者付外　唐書曰長安中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以決未萌之議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勅玉契詔可）

針氊　擲倒（纂苑詳註曰晉愍懷太子舍人杜錫每規勸太子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所坐氈中刺之　經濟類編曰唐太子弘因宴集命宮人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繒百匹）

請過家　入民舍（唐書曰明皇爲太子時嘗游獵韋杜間怠休樹下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其廬乃蕭然窶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異之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　明紀事本末曰仁宗爲太子赴召至北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饑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糧矣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自奏也及至京爲上言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寶慶曲　黃臺辭（唐高宗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下見前）

緣橦兒　漆室女（唐書曰唐文宗莊恪太子稍事燕豫不能一循法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震怒欲廢之羣臣頓首諫御史中丞狄兼謩流涕固爭意稍釋然太子終不能自白其譴而行已亦不加脩也是年暴崩帝悔之明年置酒殿中有俳兒緣橦父畏其顛環走橦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乃誅平日毀短太子者　事詞類奇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隣婦謂之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已上總載太子事）

【原】瑤山　伊水（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瑤山其上有人名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長琴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伊洛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至嵩山）

桂宮　蘭殿（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　漢武故事曰武帝生猗蘭殿四歲立爲膠東王七歲立爲皇太子）

青宮　元圃（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東明山有宮青石爲墻面一門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云天地長男之宮　潘尼詩序七月七日皇太子會於元圃有令賦詩）　龍樓　雞戟（上詳類聚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崇福門雞鳴戟十張）　博望　宣猷（漢書曰衛皇后生戾太子據上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潘尼皇太子集詩曰置酒宣猷庭擊鍾靈沼濱雲恩合明兩遺德會陽春）

西池　東閣（徐爰釋問注曰西明內有太子池孫權子和所穿有土山臺晉帝在儲宮所築故俗呼太子池或曰西池魏文帝集曰爲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

崇賢　求福（陸士衡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泉　張敞東宮舊事曰中庶子四人扁帷侍中若皇太子入宮與中書舍人各一人更日直求福坊）　銀牓　銅扉（上詳青宮注　漢書曰元帝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注曰門樓上有銅龍許慎說文云扉戶也）

增東宮　少陽（卞壼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　天中記曰魏收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以西面爲禮　翰苑新書曰梁簡文上昭明太子表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　唐書曰武后撰少陽政範賜太子賢）　東朝　東儲（天中記曰潘岳詩昔余與子繾綣東朝　顏延年詩帝體麗明儀宸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　齊文惠太子詩正位東儲善立名尚　又正體東儲方樹年德）　儀宸　承華（韻林曰中宸天地交會之際儀宸太子居也　事詞類奇曰漢宮殿名云太子門曰承華）

香殿　別院（元史曰太子真金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　唐書曰太宗嘗命太子治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爲別院使太子居之）　元圃池　樂賢堂（事詞類奇曰梁昭明太子好士愛文築立亭館與朝士諸賢泛舟元圃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大慚　天中記曰劉孝綽掌東宮管記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皆爲昭明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

旬日一還　不令居外（山堂肆考曰唐太宗貞觀中疾未全平詔太子間日聽政於金液門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宋史曰孝宗時寧宗當出閣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遷焉　已上太子居處）

原赤旄　黃麾（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赤旄幢　又曰皇太子鹵簿有黃麾）　鸞旗　象輅（徐廣東宮頌曰禮樂承軒與冊授庭命服惟九鸞旗鸞旌　沈約宋書曰太始三年制太子安車乘象輅）　花枕　畫幡（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大漆枕銀花環鈕自副　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幡文輈五彩）　銅羊　金馬（張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銅水羊一枚管自副　吳志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魏黃初二年立爲太子嘗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

建九旗　舞六佾（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　又曰皇太子太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　丹霞刀　彩虹劍（魏文帝典論曰維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其二曰含章彩以丹霞　又曰造百辟寶劍三其二曰流彩虹）

增元服　執圭（唐書曰太子弘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廢卷曰所不忍聞讀他書乃改受禮及加元服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　宋史曰太宗至道元年詔立皇太子令有司草具冊禮有司言前代無太子執圭之文按周禮公執桓圭公即三恪之後乃上公也　晉制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如王公之制執桓圭從之）　玉冊　金輅（宋史太子冊用珉玉如乘輿之制而差損降　元史曰世祖至元十年立真金爲皇太子受玉冊詔曰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爲不豫立冢嫡遂啟爭端朕上遵祖宗宏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是立爾爲皇太子比者儒臣數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　宋史曰孝宗乾道元年制立鄧王愭爲皇太子禮官言皇太子朝謁太廟別廟當乘金輅設仗從之皇太子言乘輅設仗雖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詔免）　賜印　夢寶（明太祖賜太子玉印文曰大本堂記成祖賜太子玉押曰人主中正及仁宗即位時宣宗方爲皇太孫復舉以賜之續）

（文獻通考曰建文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青蓋車　朱明服（後漢輿服志皇子錫青蓋車　山堂肆考曰唐明皇立忠王璵爲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絳紗袍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請改外辦爲外備絳紗袍爲朱明服乃從之　已上太子車服）

【原】夏啟　周誦（史記曰夏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讓帝禹之子啟啟賢天下屬意焉諸侯皆去益而歸啟曰吾君帝禹之子　又曰周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周發　漢莊（尚書中候曰文王崩伯邑考立發爲太子曰脩我度遵德紀後恒稱太子發　後漢書曰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尚書）魏丕　晉紹（魏志曰文帝諱丕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丕貞固慈敏能鎮定大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踐阼尊號爲皇太子東宮徵禮賢士暱近明德）

【增】子啟最長　雉奴仁懦（合璧事類曰漢文帝時有司請早建太子詔曰今縱不能博求賢聖有德之人而禪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子啟最長請建之以爲太子乃許之　下見前）宮使　押班（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時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太子繼岌爲使　眞宗天禧五年制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慶會皇太子押班）開封尹　中書令（宋史曰宋以太子爲開封尹　元史曰元制以太子領中書令兼樞密院事　已上太子位）

【原】四衛　三善（禮記曰樂正崇四衛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下詳類聚）玉裕　金聲（陸士衡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茂德川沈天姿玉裕　潘尼皇太子釋奠頌曰尊道讓齒降心下問審以金聲光以玉潤）五稱　三至（周書曰晉王太子幼而聰明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　下詳類聚）漢幄　周寢（並詳類聚）寢門　馳道（並詳類聚）嘗藥　省膳（禮記曰太子朝夕至於寢門外問內豎言有疾則太子親齊元寢而勸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　漢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齒胄　問豎（禮記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又曰凡入學以齒　下詳類聚）春誦夏弦　撫軍監國（禮記曰凡學世子學士以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　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增】推讓　不凡（宋故事太子殿廬幄次班在宰相上宮僚稱臣眞宗爲太子皆推讓不受　宋史曰史彌遠以鄭清之兼魏忠惠王府教授使教宗室子昀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謂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又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藏書　善畫（遼史曰太子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　又曰太子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騎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清內難　爲元帥（明皇爲臨淄郡王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睿宗即位　肅宗討賊代宗從於兵間至德二載以廣平郡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回紇等兵克復兩京　德宗爲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闕門步　肩輿入（唐書曰廣平王爲元帥出師百官送於朝堂過闕而下步出木馬門然後復騎　經濟類編曰宋仁宗以宗實爲太子宗實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五日一開資善堂　一月再至中書省（宋史曰仁宗大中祥符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冊爲皇太子四年詔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鄉立聽輔臣參決諸司事　元史曰世祖嫡子眞金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敕每月必再至中書省）減依字　測鴟名（合璧事類曰唐穆宗爲太子韋綬入侍讀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邪綬白之帝喜賜綬錦綵　事詞類奇曰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意之誰乎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誦詩無荒　寫經祈福（唐書曰順宗爲太子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

（爲權歇衆樂間發德宗歎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宋史曰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又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三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穎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爲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端謹珪等稱賀）

毋持大心　知有聖德（元史曰太子眞金受命還海至冬還京問諸王札剌忽及從官伯顏等曰吾屬適有茲暇宜各悉乃心愼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撒里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伯顏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爲欺罔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爲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札剌忽曰我祖有訓長者杪深者底蓋言貴有始終長必極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輟也太子曰皇上有訓毋持大心一持事即隳壞吾觀孔子之語即與聖訓有合也至王恂陳說尤多　宋史曰英宗既爲皇子愼靜恭默無所獻爲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

被服如儒生　沿途問民瘼（明紀事本末曰仁宗爲太子監國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如儒生　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進謁從容與語賜勞優厚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東宮二十年　監國二十年（唐書曰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幸疾病享國日淺　通紀曰明仁宗見星變明日早朝罷召蹇義及楊士奇謂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苦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泣涕　已上太子才德）

原問杜　禮荀（晉中興書曰杜夷字行齊爲儒林祭酒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　魏志曰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太子問病獨拜於牀下）

鄭書　劉易（漢書曰初元中立皇太子博士鄭寬以尚書授太子　續漢書曰劉昆少學施氏易明帝爲太子以易入授）

卞賦　溫箴（卞蘭讀太子賦曰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太子中庶子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

二疏　四皓（漢書曰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大夫故人祖道東都門外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也　下詳類聚）

四友　六傅（上詳類聚　晉公卿禮秩曰愍懷立東宮乃置六傅省尚書事始置詹事承文書關由六傅公以聞時號太子六友）

師友　賓客（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太子幼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西京雜記曰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也）

端士正人　司過虧膳（大戴禮曰昔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選天下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日見正事耳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又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其過而宰徹其膳）

增迎門　拜傅（唐書曰晉王治爲皇太子蕭瑀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　宋史曰眞宗初正儲位李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眞宗每見必先拜　神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讀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

游習　謙沖（山堂肆考曰元稹書成王始爲太子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康叔與游目不閱淫艷耳不聞嬉笑居不近庸邪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　宋史曰李至等上表辭太子拜禮太宗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

哲王師　名儒傅（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又曰汝當更求古哲王以爲師詳上　翰苑新書曰後漢班彪上言皇太子官屬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傅）

不在學書　隨事規正（宋史曰仁宗爲太子時太子諭德見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　元史曰贊善王恂卒太子嗟悼厚賻贈之顧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規正良多裨補今鮮有其匹也）

講官非正不陳　經幄日侍不出（明紀事本末曰侍講學士王達進講乾九四爻擧儲貳爲說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講否士奇曰講官非正不陳此本宋人胡瑗之說也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擧此說邪士奇曰殿下此問

（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元眞金太子時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喚醒此心　心猶印版（元史曰諭德李謙大谷之奇書進言於眞金曰殿下睿性夙成閱理久熟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諭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敬陳十事而以正心爲要曰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須嘗喚醒此心不使爲物欲所撓則固本澄原莫此爲切　經濟類編曰太子嘗問王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致書稱名惶恐　齋書贊善先生（唐書曰唐制太子致書三師必前後著名稱惶恐　明紀事本末曰仁宗在東宮嘗手書與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爲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輔予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予成業推望金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顏觸諱之慮予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同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予懷書函曰皇太子書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進字也　已上太子輔翼）

太子三

原　成業（漢書曰太子成萬世之業）繼體（之變）長男（東朝乾之長男）元子（成王顧命敬保元子）鳳笙（太子晉吹鳳笙於洛濱）鶴禁（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作樂（山海經曰祝融生太子長琴是時處搖山作搖山之樂也）吹銅（大戴禮曰古者生太子太師吹銅而御戶注銅律也吹之以和氣）抗法（成王幼而不能莅阼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喜頌（漢太子喜王褒甘泉及洞簫頌太子令左右皆誦之也）匕鬯（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弧矢（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好儒術（後漢章帝立爲太子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拜太傅（晉賀循字彥先世爲儒宗除太子太傅命皇太子親往拜之）敎以禮（禮凡三王敎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諭諸德（師也者敎之以事而諭諸德也）太子出會（晉太子出會在三恪下王公上也）羣臣見儀（晉尚書符問王公以下見太子儀及所衣服國子博士車頵議朝臣宜朱稱情拜則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宰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闕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稱情而已朝議多同）輔翼歸道（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監撫餘閒（文選序）作禖祝（漢書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生甲觀（漢書成帝紀曰帝生甲觀畫堂顏師古注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北堂書鈔）播本（漢高欲廢太子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不安奈何以天下爲戲）亂本（傳嬖子配嫡亂之本也）不安（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不樂（漢太子體不安忽忽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平復乃歸）思子之宮　歸來之臺（白帖漢戾太子死後武帝思之作思子之宮歸來望思之臺欲其魂歸也）太子君之貳　太子國之棟（國語）記過之史　徹膳之宰（大戴記）太師持銅　太宰持升（大戴禮青史記曰古者胎敎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升西階　見南郊（漢書）命膳宰　報至尊（語林）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　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魏志）潛思書籍（魏志）遊談莊老（王隱晉書）安車班論（漢書）輿輪徐動　娛侍朝夕　入侍諷誦　兼資

欽達（東觀） 先習敬訓（魏文） 義德允休 聽亮雄斷（世紀） 一日之長（魏文帝） 聽允之德（辟堂漢書） 恭敬而溫文 欽

諭而德成（並禮記） 行不正履 不脫冠帶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漢書） 天地降祥儲君應社 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 太子名號繁於百姓（並漢書） 從者文學託乘後車（魏文） 文帝得立喜抱辛毗（世語魏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

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慶由一人萬國作喜（曹植） 寬惇謹

慎文詞博敏（漢書北堂書鈔） 增 至孝自天性與道合 聰敏慧悟機思若流 沉毅好斷理詣自幽 疾諫亮物雅

悅直言 好學愛賢不恥下問 英姿邁古藝業超時 虛襟恭讓尊師重道 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梁容偶司徒左）

長史李綱言太子大德有八 選重師保慎簡宮僚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唐元稹論教本） 帶刀一枚 菹醬一

合（隋文帝戒太子曰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今賜汝以吾舊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 道契生知（梁昭明太子） 名高盛古（經濟類編曰唐

元稹言太宗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不三四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 原 位尊儲副 德茂元良 合洊雷之象

（洊雷震也） 居明兩之位 出龍樓而問詔 入虎闈而齒胄 游洊雷之講肆 齒明離之胄筵 繼正體以為

大本 鍾明德而居少陽（白帖）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觀德行而審諭之 選端士以衛翼之 爵以王嗣（漢書）

昧爽而朝（韋昭並北堂書鈔） 增 國之上嗣古者元良 文昌著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周王褒箴） 蒼震發前星之輝

黃離表重輪之瑞（劉禹錫箋） 絢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並辯正論天中記）

原 詩 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光明明二聖帝作儲進禮和樂正中衢置尊高堂懸鏡

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

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惠嬪儲后顧哉樂康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詵詵纓冕

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覃于萬民 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

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紀重明前星涵瑞采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辨

七經咸所精博聞强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己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恒榮延賢博望苑視膳

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斂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四海更東傾班輸同筴乘甲觀齊蓬

瀛 陳徐陵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詩曰元良屬上德率土被中孚漢幄朝無怠周門夕復趨桓經既受業賀

拜且尊儒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鏗鏘叶舞蹈照爛等琨瑜河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鮑魚寧入俎釣鼇匪充廚叔譽恒詞屈防年豈溢誅　隋江總宴樂脩堂應令詩曰肅城通甲觀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恩賞西園度羽觴殊私奉玉裕終宴在金房庭暉連樹彩簷影接雲光仙如伊水駕樂似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庸疎濫應阮衰朽忝連章　唐虞世南追從鑾輿夕頓戲下詩曰重輪依紫極前曜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扈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晨飈霧澈軒營近塵暗斗城遥蓮花分秀蕚竹箭下驚潮撫巳慙熊幹承恩集鳳條瑶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謠　褚亮奉和禁苑餞別應令詩曰大蕃初錫瑞出牧邇皇京暫以綠車重言承朱邸禁舒桃臨遠騎垂柳映軍營惠化宣千里威風動百城禁籞芳嘉節神襟餞送情金輅催別景玉管切離聲野花開更落山鳥弄還驚微臣夙多幸薄宦奉儲明釣臺慙作賦伊水濫聞笙懷德良知久酬恩識命輕　韓王元嘉奉和周太子監守違戀詩曰乾象開層構離明啟少陽卜征從獻吉守器屬元良逖矣凌周誦遥哉掩漢莊好士傾南洛多才盛北場地分丹鷰嶺途間白雲鄉儲誠虔曉夕宸愛積炎涼珠璧連霄漢萬物仰重光　薛元超和周太子監守違戀詩曰儲禁銅扉啟宸行玉軷遥空懷壽街吏尚隔寢門朝地首瞻龍戟塵外想鸞鑣飛文映仙牓瀝思叶神飈帝念紆蒼陸乾文煥紫霄歸塘橫筆海平圃振詞條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增】宋楊萬里壽皇太子詩曰地出雷初震天昇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隆準如高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裏户户是堯封　又曰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内賜茱枝禹酒無多酌堯尊更一巵三宮千萬壽剩費若干詩　又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侄文老別漁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爲鹽聊寓野人芹　趙彥端壽皇太子詩曰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青臺太史知　又曰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丕横槊少全篇小吟青著梅梢句一日東風四海傳

【原】賦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耽八素之秘奥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彝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高論作叙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觀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

日移而忘劬雖明畧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賔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旣叡且聰博聞强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風　又夏侯元皇穎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衙之光赫享乾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穎之盛始時維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旣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胥樂願皇祚之日新

【原】頌　魏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蕃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祗承予聽

【原】誄　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旣駿保乂皇家載生淑穎茂德克廣仁姿朗俊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旣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寃魂難追舊物東返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靡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輿言斷絶敢誄遺風庶有芳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旣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緌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旣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劍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殁傍無眤親跼蹐嚴宮絶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殁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啟我令圖

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欃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棨蕎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寤歎念我慇懷

〔原〕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啟塗銅池從殯葆鐸既行枚綍且引皇帝痛粢盛之闕奉哀七鬯之有亡惆合嗟乎崇正韻掩欷於承光式瞻元良永懷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惟缺位月紀譽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饘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旂旗旖旎鸞龢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漏駿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負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志祲動年司素妓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户陳詩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高議虛演奇文徒詵遠賓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晃燈夜沈仍襲未改容衛如臨曖徽儀而可慕摽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衣請日辨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尤階具僚在位總鼓挽之哀淒視風煙之騷瑟嗚呼哀哉飾塵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轡於金蘇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關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覿如疑於將返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輅峩軒龍驂躅步羽翻前驅雲旗北傃皇帝哀繼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括囊沈略包舉藝文徧該緗素殫極丘墳勝袞尤積儒墨區分瞻河闈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曜山頹朽壞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鳴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啟元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顧馳道而距前望國都而不踐凌脩坂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職蹀足以驂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既將反

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邃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原詔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景祚維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原教魏文帝答下蘭敕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增制唐內制冊平王爲皇太子文曰咨爾平王隆基幼而聰允長而寬博有夙成之量焉爾有文武仁孝之德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間者賊臣搆逆窺窬神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形邦家忠衛社稷誅其凶惡以之康濟主匕鬯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愼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德遠於憸人則萬邦以貞庶荅揚我四聖之鴻烈欽之哉　又開元三年冊郢王爲皇太子制曰於戲書不云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將以守監從撫主器承祧執經陳東序之容端冕見南郊之禮本枝百代宜哉福祉咨爾郢王嗣謙忠肅恭懿元亨利貞遵在鎬之惠慈稟生蕙之祥應學能知道孝乃因心書及春卿懸知早秀言窮叔譽遠愧生知當試象之年備成人之敬正位少陽欽惟大典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其在靖恭爾位聿脩厥德詩書禮樂敦說爲本父子君臣威儀罔忒寢門問豎必視寒暄望苑招賢用資端直使三靈合契四海係心延我累聖之業積爾重輝之慶必敬必戒無怠無荒往惟欽哉可不愼歟

增詔唐立晉王爲皇太子詔曰昔者哲王受圖上聖垂範建儲貳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邦國既義在於至公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則文帝定漢詳諸方冊豈不然乎并州都督右武候大將軍晉王治地居茂親才惟明哲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著夢日之祥早流樂善之譽好禮無倦强學不怠今承華虛位率土繫心疇咨文武宜所推戴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謂此子實允衆望可以則天作貳可以守器承祧永固百世以貞萬國宜立某爲皇太子可令所司備禮冊命

原表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渟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覿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過僞辯於未言絕譏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詠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則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攄狂狷之思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忝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衆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積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返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昌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殁傳雅頌於千祀夏啟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

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爲論發輿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減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艷思籠蓋詞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旣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騑驂戀主懷玆伏深涕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臣聞周固本支實資明兩漢敬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藉審諭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匹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告始𨈭班徒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祇蹈舞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旦日之再中並曜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增

唐常袞爲代宗讓皇太子表曰臣聞君父之命誠不合辭臣子之心固無所隱臣所以省躬審分讓德推賢瀝懇上聞冒嚴亟請丹誠罔感皇睠來昭戰兢失圖精爽飛越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耆龜以承主鬯臣幼非樂善長未好儒慈樊特深愚蒙不易教之羽籥有昧樂章訓以詩書終迷義府遊戲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心德非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竊懼任榮以憂官謗今謬塵博望猥辱壽春位登青宮禮絕朱邸且乖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序捨長立賢亦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溫文俾膺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至公大行天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曰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觀風設教者將以弘濟於物故後予胥怨幾望湯來吾王不遊嘗思禹會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後天化成於四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青澤未流御雲臺而不懌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樞會百物阜殷爰降恩旨行幸東都然以星見蒼龍日纏朱鳥清風用事庶彙且繁桑翳葉而眠蠶麥飛芒而雊雉詳求易緯是君無發衆之辰博訪禮經當人急勸農之月固未可陳詩展義拜洛觀河況序屬亢陽時方避暑露臺風館尚多薰灼之勞帳殿帷宮將有鬱蒸之弊天皇昔常服餌近更躬親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

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必若事應巡狩務從寬恤猶望白露涼風然後清蹕灑道下不違於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此臣又聞關中屬縣畿內傍州百姓驅馳頗多饑餒天皇仁深覆育並令賑贍求轉從者任其逐糧欲寧居者加其廩食家懷再造人得安全乞至秋來不煩聖慮特乞少留元鑒俯察丹誠迴太陽之末光納蒙泉之餘歷臣三朝問寢常候色於宸慈五日諸臺每承言於聖獎輒陳冗職輕進芻詞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　皇太子請復膳表曰臣聞善持國者舒慘必繫於天時德稱皇者動靜莫違於物理故百姓不足一人所以軫懷四海爲家萬方由其在慮伏惟天皇觀風設教拜洛遊河光華前乎日月法象齊乎天地頃以歲儲微耗年穀未登廢旨憂勞宸情戒惕非飲食而卑宮室居常夏禹之期減廚膳而徹鍾懸重取黃軒之事由是神靈肹蠁景氣氤氳雪千里而朝飛雨四溟而夜下兩河之甸瑞麥盈疇三川之境嘉苗被隰天意人事其在茲乎可以隨道抑揚可以與時通變周王之本枝百代每進鮮庖殷帝之亢旱七年猶資鶴鼎昔賢具稱其美往聖不議其非唯此小心將乖大德臣又聞下之奉上猶枝附根君以人作基人以君爲命天皇恩深子育念切家安損已勵精無違早晏停滋罷味已隔歲時伏乞俯從人欲仰順靈心具珍物以登羞隨太陽而復膳蓂莢知送涼之地芝英識駐壽之期豈使耿耿燧皇獨流名於膳炙悠悠黃帝空紀稱於庖犧而已哉臣寄忝元良任當監守春冬胄序學書禮而空勤朝夕寢門視寒溫而未即　皇太子請脩書表曰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閒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雖有洛日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起攝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之珥蓂莢澤加四海寧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出書其徵可驗環林壁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爲太師徵子房爲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於歲餘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成與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搴其蕭稂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

之能事商榷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左右又近代書鈔實繁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略脩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删成一部藝官賓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竊遂臣誠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謡臨梓池而高會一遊蘭芷佇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矜允豈使肅城門内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朝之事而已　柳宗元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惟立愛其在繼明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摇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啟祐皇心乾坤叶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不任歡抃之至　宋人賀立皇太子表曰春宮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冊揚庭肅鼓巽申之號慶關九廟風動四方恭惟堯大難名舜恭允塞天覆地載莫踰休功月重輪星重輝益圖大計眷乃承祧之重居攝在傳之勤爰涓選於剛辰俾光膺於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鬯得人兆萬世無疆之福照臨所迨頌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遊今辱嚴徐之侍靈源暨遠子孫與有於榮懷忭悃發中手足不知其舞蹈

增故唐張說上東宮勸學啟曰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領慙端

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鄙庶垂採擇

手令荅曰經史舛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覩奧能定闕文令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敘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啟本以代書紳

太孫一　增

增太平御覽曰漢成帝元帝太子也爲世嫡皇孫宣帝字曰太孫　又曰晉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追復愍懷太子拜皇孫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又詔立臧爲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篡位太孫廢薨惠帝復阼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爲太孫太傅校尉梁柳爲太孫少傅　又曰後魏高宗景穆帝之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曰後周建德二年皇孫衍生文武官皆晉秩　又曰齊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子爲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唐書曰中宗子重潤帝爲太子時生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　又曰高宗將立皇太孫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實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後中宗失位太孫廢死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死不緣罪人皆流涕　宋史曰欽宗子諶政和七年生爲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　金史曰世宗八年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幹以名馬寶刀御膳賜皇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爲章宗上幸金蓮川次氷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謂太子曰祖宗積慶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明紀事本末曰建文生十年而懿文太子薨太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太祖曰善九月立爲皇太孫　又曰太祖親立諸王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

閣竟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　通紀曰成祖以皇太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艱難因令從行北京使周行邨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艱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喪得失可謂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太孫二　增

增　慶宴（太平御覽曰唐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僚於弘教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會有甲觀之慶故就卿爲樂耳）出閣（通紀曰永樂五年皇長孫出閣就學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瓊鄭禮等侍講讀）開府（唐書曰高宗爲皇太孫重潤置官屬　睿宗長子憲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冊爲太孫與諸王皆出閣開府置官屬）留守（太平御覽曰唐高宗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　通紀曰永樂八年上將親征命皇長孫留守北京）桑復生（太平御覽曰晉惠帝立臧爲皇太孫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山爲字（金史曰世宗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行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爲章宗小字）好聖孫（明紀事本末曰成祖建儲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命輔導（六年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皇孫手書（太平御覽曰齊昭業立爲太孫居東宮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宗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貴重之）東宮圖記（通紀曰成祖榆木川之訃太子遣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擬行太孫啟曰出外有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楊士奇曰殿下未踐阼有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故事以此封不久留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諠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一日見三天子（唐明皇臨澡皇嫡孫喜曰一日見三天子詳上）是第三箇天子（太平御覽曰唐憲宗順宗長子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箇天子德宗異而憐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家人子（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皇曾孫（漢書曰皇曾孫在獄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一切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丙吉爲獄吏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太子妃一

原　班固白虎通曰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焉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史記曰黃帝有四妃帝嚳有四妃虞舜有二妃）周以天子之正嫡爲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　漢書外戚傳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焉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太后爲太子取以爲妃　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　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

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又曰成帝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爲太子取配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旣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入洛畫將詣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達持節使者高車使者駐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給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增　太平御覽曰齊文安王皇后名寶明建元四年冊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鈴十餘枚　又曰齊書皇太子妃厭翟車漆畫輪車　又曰唐太宗后長孫氏年十三嬪於太宗武德九年冊爲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勑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旣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遣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爲得所其應預妃者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候進止　唐書曰肅宗妃韋氏兄堅爲李林甫構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幽禁中　宋史曰英宗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姊也故后少鞠宮中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曰俟異日必以爲配及長遂成婚濮邸　又曰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朱氏爲太子妃　又曰度宗爲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臨安府顧嵒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嵒亦罷去臺臣論嵒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昭孫女從父仕宦備嘗艱險其處富貴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乃冊爲皇太子妃　金史曰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世宗初即位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然未嘗助彼爲虐況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是年封爲太子妃　元史曰世祖出獵道見緝駝茸女子歎美之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爲太子妃名伯藍也怯赤一名濶濶眞弘吉剌氏也

太子妃二

【對】金璽　瑜珮（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珮瑜玉）　龍枕　鴨燈（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龍頭支髻枕一鍛花環鈿自副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鴨燈一）　文履　花麓（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地文履一量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漆花麓二具）　龜鈕　雀鈿（上詳金璽注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同心雀鈿一具）　衮帶　纁綬（上詳類聚又曰皇太子納妃有絳地縑成纁綬）　四望車　九鈿函（上詳類聚晉東宮舊事曰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冊命　筮吉（晉起居注云元帝太興元年上臨軒使冊命拜晉王妃庾爲皇太子妃宋書曰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深孫女太始五年太宗采訪太子妃而后父祖已亡弟又弱小門無强蔭以卜筮最吉拜爲皇太子妃）　景殿　畫堂（漢書曰元帝爲太子司馬良娣死後太子悲恚發病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王禁女政君預焉時預擇者五人政君獨衣絳緣諸于使侍送入太子宮見於丙殿得御幸有身立爲太子妃於甲館畫堂生子即成帝也畫堂太子宮中之堂）　稱萬歲　有五可（並詳類聚）　司徒公女　新安主生（上詳類聚王隱晉書曰安僖后王氏字神愛太常王獻之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孝武帝以后少孤無兄弟故爲安帝納爲太子妃孝武納采聘太子妃王氏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秘書監王獻之爲主人）

【增】盡孝　孝謹（唐書曰高祖時隱太子釁隙已構秦王妃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元史曰太子妃闊闊真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賢德媳婦侍昭睿明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妃生順宗成宗）　仁順　順適（唐書曰順宗良娣王氏以良家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是生憲宗王在東宮冊爲良娣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既即位病已瘖頻后侍醫藥不少息宋史曰寧宗韓皇后六世祖忠獻王琦初后與姊俱被選入宮后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平陽郡邸）　有婦德　擇淑媛（唐書曰高宗太子弘妃裴居道女有婦德宋史曰英宗時神宗進封潁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配韓維爲王記室參軍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　進掖庭　待進止（太平御覽曰漢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夫人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恩獲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由是選后入太子宮唐書曰開元十六年時太子瑛加元服詔九品官息女可配太子者有司採閱侍進止遂選太常少卿薛縚女爲妃）　教女儀　倚母家（宋史曰哲宗既長宣仁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孟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唐書曰代宗天寶中封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戚里秘書少監崔昫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爲妃生子偲所謂召王者妃倚母家頗驕媚諸楊誅禮浸薄）　黑鳳集營　白雁入苑（宋史曰光宗李皇后慶遠節度使道之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曰鳳娘道士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七年立爲皇太子妃唐書曰高宗時太子弘納妃有司奏用白雁爲贄適苑中獲之高宗喜曰漢獲朱雁作爲樂府今得白雁爲婚贄乃人倫首我則何慙）　親執庖饌　護侍起居（明紀事本末曰永樂間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饌上[illegible]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懿宗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illegible]潢妃護侍左右慰安起居終得無恙）　禮異諸婦　宜配冢嫡（唐書曰憲宗妃郭氏汾陽王之孫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昇平公主素貴故禮之異諸婦宋史曰理宗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遂冊爲皇太子妃）

原 **詔** 唐太宗冊蘇亶女爲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秘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國史譽流邦國正位儲闈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施行

原 **冊文** 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秘書丞蘇亶長女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兹令典仰惟國章是用命立爲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原 **哀冊** 宋謝莊皇太子妃哀冊文曰樞凝桂酒庭肅龍轀風吹國輅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綖之掩綵悼副禕之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瑤有毀郁烈無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瀛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箕毓景帝里飛芳戚閈秘儀施谷升音集濯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葳蕤蕙振婉孌瓊相清徽就遠祲沴方摶臨華罷翠當暉收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暖階上螢飛傷棠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密帷淒鶩馥夕轉龍驂夜嘶筵旣訣兮奠旣徹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蹕而還泛蓋透遲而顧低素紼斂維華軿解馭山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沈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翻禮園徘徊樂圃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薦阻否我儲貳締緝江許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紃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頳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鑾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淵鑑類函卷六十

帝戚部　諸王　公族　外戚

諸王一

【原】周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太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制五服立爵五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爲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爲差不滿百里爲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秦稱皇帝除五等之制以郡縣子弟爲匹夫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爲諸侯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爲土無二王臣爵者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魏始封郡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以上並見晉職儀及五代史志初學記）【增】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太宗貞觀元年問羣臣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文獻通考）　宋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封皇之子親爲王其次屬近行尊者止封郡王若皇子出閤亦封郡王及納妃就外第始封王仁宗語輔臣曰自荊王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爲郡王（翰苑新書）　宋制宗室襁褓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云（宋史）　金熙宗天眷元年始定封國制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次國三十小國三十封王之郡號十（以漢遼唐宋梁秦殷楚齊皆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　其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海陵正隆二年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移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　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初制簡樸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後雖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如舊封一字王者金印獸鈕兩字王者金印螭鈕次有金印駝鈕金鍍銀印駝鈕龜鈕有止用銀印龜鈕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

王者但稱宗王　明太祖既正大位封王子十人爲王置相傳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凡親王嫡長子爲王世子次長子及庶子年十歲封郡王郡王子授鎭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元孫授鎭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著爲令（續文獻通考）〔原〕漢書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組綬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色土爲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　又曰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畢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　又曰河間獻王德字文載景帝子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應劭注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　又曰魯公王餘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善鼓瑟（一作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行德拊循百姓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爲作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眞我子也　後漢書曰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

陰令　又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者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荅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體長美鬚眉腰帶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平王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斤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囓庫吏懼必死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囓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囓衣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囓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囓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側尚囓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又曰中山王袞少好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奈何作博士耶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曰好爲將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爾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就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就人借書皆爲治護然後還之太康三年詔攸當出統方岳擬其國家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　又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

[illegible]上殿上表許贊拜王親至上又親奉上壽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王一門三世[illegible]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illegible]人[illegible]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　又云長沙厲王乂字士度封長沙王[illegible]　晉書云西陽王羕字延年文成王亮子也簡文帝時帝納中書[illegible]依安平獻王孚故事[illegible]殿上帝親迎拜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今皇室血屬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山元玉　又注曰令制王國戶二萬爲大國不滿萬戶爲小國也　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爲長夜之飲略無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誡譬終不改以至於終　又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眷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開西第延才俊以爲士林[illegible]議皆集於西邸　梁書曰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illegible]爲華林苑賜偉爲宅穿渠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邸之盛無過也　語林曰[illegible]王[illegible]作荊州[illegible]大將軍四[illegible]才堪廊廟自無關外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又[illegible]太子[illegible]曰後魏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誡勵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秀[illegible]爲宗室領袖後爲中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令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是此人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事詞類奇曰臨淮王[illegible]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元奧忘其褊恡是以入彧室者謂爲登仙　唐書曰馬周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

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從厚者臣愚慮之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　又曰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遂圖江陵降蕭銑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威令暢南海矣太宗身自討亂謀臣騎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尊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史贊曰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密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太宗稱善　又曰貞觀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道孝王元慶數窘乏大臣莫敢言後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　又曰武后時諸王能者皆誅死幼皆沒爲官奴或匿民間傭保至神龍中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爲泣下隨屬遠近封拜云　又曰嗣王守禮太子賢子也武后革命守禮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閤元初累爲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爲刺史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爲王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每白上以爲歡　又曰岐王嘗奏守禮知雨暘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敕杖凡三四累創痕膚前雨則沉懣霽則佳以此知之帝爲惻然　又曰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岐王範得之後卒爲火所焚　又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邪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　又曰開元初潘好禮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譁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慚爲還　又曰賀蘭進明有憾於房琯因進言於肅宗曰琯爲聖皇建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豊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帝由是惡琯　又曰劉晏避地襄陽永王璘署以右

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　又曰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邈之子也德宗愛之取爲子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度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節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袴褶以從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宣宗十一子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内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是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通王滋等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勅滋與諸王詣建自解　建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後建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幷其屬至石堤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又曰昭宗十七子始帝幸華州韓建奉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皇子裕爲皇太子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穎曰帝以罪殺之帝不許帝還洛他日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全忠恚帝被弑元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尸水中　宋史曰魏悼王廷美太宗弟也或謂昭憲太后本意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絶廷美始不自安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趙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金匱誓書他日太宗訪以傳國之意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　又曰武功郡王德昭以太尉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剄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邪追封魏王又改越王　又曰淳化中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鎭江兩軍節度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内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

有瑯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内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内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遥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儻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上命異日除授并改正之　又曰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哲宗母弟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改司徒徙王蔡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揚軍然徽宗頗思其言止治王左右而已　又曰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甍無嗣以竑爲之後尋立爲皇子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瞯竑動息必以告宮壁有輿地圖竑指崖州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及寧宗崩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惑旳既至彌遠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未幾遥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竑不肯拜殿帥夏震捽其首下拜帝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　又曰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加以黃袍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慎告於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余天錫托召醫治竑疾因逼縊於州治帝輟朝賻贈右正言李知孝奏追奪王爵降封巴陵郡公於是廷臣眞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每以竑爲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金史曰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後伐宋康王自江寧取廣德至湖州遂攻杭州取之宋主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攻明州克之宋主走入於海又自温州趨福寧州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取秀州平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轉戰乃北還天眷元年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天眷三年又伐江南宋人請和　又曰宗弼蹙宋主於海島卒定畫疆之約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而已　又曰鎬王永中世宗子也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起居於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通紀曰太祖洪武三年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諸子爲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明紀事本末曰明太祖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及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也　又曰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上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燕手足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廢爲庶人遷之雲南　又曰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椿以賢聞故也　又曰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爲計至遠也無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鼂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上嘉之然不能用　又曰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削其護衛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

遣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弇山堂別集曰仁宗謂戸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台莫先親親況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國除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又曰仁宗朝韓王冲烒襄王冲秋樂平王冲炔各獻詩頌上歎而嘉之賜勅獎諭比之東平河間仍賜金幣有差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復辟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攝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於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通紀曰寧王宸濠天順間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武宗時完爲兵部尚書宸濠遂遺完書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通於賢輦載金寶藏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内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謀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内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過東閣只請廷和趨出擬旨復給寧王既復護衛益驕横矣　又曰正德十二年秦王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未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箸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從容回天時咸復其善諫

諸王二

【原】麟趾 犬牙（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注云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也漢書曰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固）磐石 維城（上詳犬牙注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魏志曹植傳植初封冊書曰爰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為魏藩輔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翰帝室詩云大邦維翰）裹土 苴茅 金璽 駝鈕（上詳類聚初學記漢舊儀曰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

【增】曆數 建國（唐書曰李百藥稱曆數之長短不在封建杜佑言天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久故曰建國利一宗建郡利百姓）青社 赤社（翰苑新書受封策曰受茲青社蓋東曰青南曰赤廣陵厲王策曰受茲赤社）主陝 徙封（唐書曰高祖初命秦王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將行建成等使人密說高祖沮之事遂寢鬱林王恪貞觀十年改王吳與親齊蜀蔣越紀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君臣內為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以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勝衣 賜紫（翰苑新書曰史三王世家云能勝衣趨拜宜因盛夏吉時定位號以廣藩輔唐書曰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階親王子服緋開元中張九齡奏寧薛及邠王三子為王者賜紫餘皆服緋後從帝至蜀者皆服紫）出閤 朝廟（宋史曰宋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至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太祖世不封王爵太平興國始封武功郡王五代史曰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封長子從榮為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告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不出閤 領鎮軍（唐書曰明皇三十子長琮十三年十一王同封十五年與十王並領節度不出閤代宗大曆間田承嗣不臣而昭靖太子薨無疆土帝乃悉王諸子領諸鎮軍威天下然皆不出閤）歸南班 減歲祿（宋史曰光宗時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日或不免於議治則傷恩不止則廢法盡歸之南班俾無吏事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弇山堂別集曰明世宗時禮部覆豐林王疏議處宗室事上自為書欲將朝廷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書成未發以示張孚敬孚敬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者量為遞減以示撙節上不果行嘉靖末禮部議上宗藩條例於是郡王以下各辭減歲祿矣）屏京維服 分封太侈（翰苑新書顏延年應詔曲水曰昔在文昭今維武穆於赫王宰屏京維服注王宰謂宋彭城王也為京室之藩屏維持五服之諸侯也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九年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曰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防之無及也願及今諸王未之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土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可以世為藩輔太祖怒以為離間骨肉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諸王為將 百子並封（弇山堂別集曰諸王將兵者明初皇姪文正以總兵鎮洪都諸將悉聽節制後秦王征西晉王燕王征北楚王湘王征五開洞蠻俱領勅為大將軍統兵公侯皆節制永樂元年初下京師制高陽郡王高煦充副將軍北平開元諸衛及從征官軍悉聽節制慶成王生一百子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龍準極異事也以上總載封建）

【原】二南 兩東（毛詩敘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本潘岳西征賦曰我徂安陽言陟陝郛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于關睢騶虞應乎鵲巢東觀漢記曰東平憲王蒼寬仁宏雅光武崩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魏志曰臨淄侯善屬文徙封東阿王）魯衛 梁楚（左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漢書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爵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奄有龜蒙為梁楚也）晉桐葉 衛梓材（史記曰唐叔虞者武王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

（業爲珪以封叔虞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後爲晉故毛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　又曰衞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弟也封爲衞君居河淇間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作梓材篇言爲政之道如梓人理材焉）

增狹小　並邊（山堂肆考曰漢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長沙定王但張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明紀事本末曰初明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衞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

據名藩　擇形勝（弇山堂別集曰明封秦晉諸王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　續文獻通考曰高巍上言太祖既定中國體三代之良法擇形勝之重地建封諸子陝西百二山河其人鷙悍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隔其南冀州眞保大名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其北雖沙漠不毛然廣蓄馬羊其人不耕不蠶弓馬是務遠金元藉之以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西南一隅山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代谷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分封過當）

優以大封　止食數縣（山堂肆考曰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　明帝永平中封王子恭等六人爲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止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清漳名不稱　財賦地不封（太平御覽曰楊雄隋文帝族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壽初文帝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謂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續文獻通考曰明周王橚太祖第五子初封吳國錢塘已而上謂淛江財賦地不以封改開封國號周　弇山堂別集曰明諸王所封之國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而他省不與焉　續文獻通考曰寧王權太祖第十七子十四年封國大寧從成祖起兵靖難及成祖正大位因乞改南王初欲得蘇州帝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帝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開封建文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寧王後乞封南昌從之以上載所封國）

原共室　同輦（後漢書清河王慶傳云帝初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帝初即位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縱橫嘗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

入宿北宮　因留國邸（東觀漢記曰清河王慶永元四年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　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成帝無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上謂共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旦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因留國邸朝夕侍上甚見親重）

禮如家人　爵比皇子（漢書曰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飲太后前孝惠以齊王爲兄置上坐如家人禮　下詳類聚）

御雲母輦　設鐘簴懸（傳暢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假黃鉞前後羽葆建九旒駕駟馬御雲母車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兼食二郡二十九縣租十倍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置虎賁旄頭宮殿設鐘簴之懸）

增五王供帳　千鴿集庭（山堂肆考曰明皇置五王帳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朝罷多從諸王遊禁中拜跪如家人禮按諸王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岐王範薛王業邠王守禮後成器改名憲宋王改寧王　唐書曰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臨觀行幸（宋史曰眞宗時寧王元偓首冠藩戚益自脩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臣曰朕每令宗子作詩習射閒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偓邸第宴從官宮僚畢會試七言詩元偓奉觴上壽賜襲衣金帶器幣緡錢又與宗室射於西南亭日晡從官退上獨以中官從幸元偁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

小輿入朝　劒履上殿（唐書曰唐襄邑恭王神符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歸第太宗就第問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衞士扶輿以升　宋史曰楚王元佐眞宗兄也加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劒履上殿詔書不名）

偕長齡　陪幼學（唐書曰明皇嘗以書賜寧王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毛羽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何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

（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頃因餘暇選仙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賜此藥須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　宋史曰華陰郡王宗旦楚王元佐孫也年七歲如成人選爲仁宗伴讀帝即位超遷爲羣從所氏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勞居多此出朕意豈宜訴以常格）

來朝侍宴　寵行製詩（通紀曰明文皇帝友愛諸弟每來朝侍宴於華蓋殿辭亦如之世子郡王則皇太子宴於文華殿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初襄憲王瞻墡來朝上爲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以賜之　以上並王親寵）

原

好書　樂善（並詳類聚）

楚詩　沛易（漢書曰楚元王交字孝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元王好讀詩諸子皆讀詩號曰元王詩　續漢書曰沛獻王輔性務嚴矜有威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蟻封　象船（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辭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爲水山出雲雨蟻穴居其知雨將至　下詳類聚）

食時　七步（漢書曰淮南王安始入朝爲離騷傳朝受詔食時上　劉義慶世說曰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成詩不成將行大法遂作詩曰煑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慚色）

對三雍　論五經（上詳類聚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沒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

北海善書　東平工頌（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善大書當時以爲楷則寢疾帝於馬上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又曰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帝甚美之）

錢縑助國　租失賑人（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國中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廩賜者皆以秩賦與疾病死亡者時有水旱出租稅加十二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

增

數矩　材略（初明皇以永王等尚幼詔不入謁壽王瑁七歲請與諸兄衆謝拜舞有數矩帝異之　建寧王倓英毅有材略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留太子倓力贊之於是議定）

才士　凌雲（唐書曰太宗嘗持魏王泰表諸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爲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　翰苑新書吳郡張融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

無長　却譽（天中記曰霍王元軌唐高祖子也太宗嘗問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能盡知其能推讓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其後在徐州惟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人或問元平王之長答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illegible]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翰苑新書後魏高陽王雍曰吾爲諸王用譽何爲）

辭蟬冕　償鳳尾（山堂肆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以遂其沖挹之性　翰苑新書曰南齊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子年四歲好學書倚欄爲書書滿則洗之晨興不肯揩窗塵而先書塵上學爲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

草露布　議卜郊（太平御覽曰後魏彭城王勰字彥和生而岐嶷姿性不羣博綜經史雅好屬文從征河北大破新野南陽高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但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不知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　宋史曰宗晟濮王允讓子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中將郊而雨或議改給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

好吏職　著政績（太平御覽曰宋彭城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糺剔是非凡所陳奏入無不可由是朝野輻輳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彊不息無有懈怠　宋史曰嗣秀王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孝宗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脩撰知合州伯圭在郡頗著政績改知明州海寇猖獗伯圭諭降其黨又擒其黨二人素號桀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進一官在郡十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辨冤獄嘗獲鑄錢者不忍置諸法諭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

輕騎度遼　單騎受降（唐書曰江夏王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屢立大功太宗伐高麗先遣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觀覽山川因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如期謁帝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　建中初嗣曹王皐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部將王國良戍武岡據縣反敕鄂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皐至遣書勸之降國良得書且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首

（鳳皐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賦延使者入皐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為昆弟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以上王之才能）

原曲觀　平臺（曹植娛賓賦曰感夏日之炎景兮遊曲觀之清涼　漢書曰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大脩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蘭坂　桂山（曹植詩曰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王逸劉安招隱士詩序曰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兮枝相繚）猨巖　雁沼（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上有落猨巖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　廣雅云沼池也）檀欒竹　連拳桂（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而夾池　兔園梁孝王園也　下詳桂山注）玳瑁筵　琉璃盌（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辭曰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綠碧之樽　鮑昭淮南王宮使曲曰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玉盌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宴平樂　望高唐（初學記曹植詩曰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宋玉高唐賦曰昔者楚襄王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增居宮殿　處嫌疑（唐高祖令秦王居西宮承乾殿齊王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晝夜往來　太宗勑魏王泰入居武德殿魏徵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全之不當使處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願罷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帝悟乃止）五王宅　十王宅（初睿宗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明皇立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寧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開元後皇子幼多居禁內既長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居號十王宅以十舉全數也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家令每進膳引詞學士入授經書謂之侍讀）百孫院　維城庫（唐書曰又諸孫多則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天子歲幸華清宮又置十王百孫院於宮側第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諸孫納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東宮處乘輿所幸別院此承平制云）睦親宅　親賢第（翰苑新書宋仁宗謂輔臣曰宗室邸第散居京師燕集非便當建大第以處之詔以玉清宮地為潞王等宅賜名睦親又秦悼惠王之第賜名廣親　宋史曰吳王顥英宗次子也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却至元祐初乃賜咸寧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頵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留宴終日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第宅豐大　服膳異等（事詳類奇曰後魏清河王懌親王中最有名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樓下有儒林館延賓堂土山釣臺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　唐書曰高宗即位詔魏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膳羞異等）作假山　請脩府（宋史曰兗王元傑好學善為詞工草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為高樹遊息之所常作假山既成置酒召僚屬觀之翊善姚坦獨俯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言州縣鞭撻微民以取租稅此山實租稅所為耳　續文獻通考曰崇王封汝寧嘉靖間乞脩府下廷議費銀八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脩府例役護衛儀仗人不得輒勞民上不允）並湖複閣　飛橋複道（宋史曰孝宗嘗欲為嗣秀王廣其居並湖為複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　鄆王楷徽宗第三子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超拜太傅仍提舉皇城司出入禁省不復限朝暮於外第作飛橋複道以通往來　以上王之居處）

原忘憂觀　思仙臺（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八公乃往造之登思仙臺）置館　築宮（西京雜記曰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史記曰燕昭王即位卑身厚禮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報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求士請以隗為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康衢　碣石（史記）

（曰鄒奭齊諸鄒亦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天下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又曰鄒衍如燕燕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賜田　**置醴**（宋玉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又作小言賦王曰善賜雲夢田　下詳類聚）

娛賓　**敬客**（上詳曲觀注　又曹植詩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唐宋　**應劉**（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大言者上坐　魏志曰應瑒劉楨等俱爲五官中郎將文學咸著屬詩賦後瑒楨等卒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遊梁　**趨燕**（漢書曰司馬相如會景帝不悅文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人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居數歲乃著子虛賦　史記曰燕昭王師事郭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是以士爭趨燕）

先擁篲　**不及履**（史記曰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碣石宮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儒學兼該占候方術作內書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於是八公乃往八公初詣門鬚眉皓素門吏先密以聞安門吏自以意難問之言畢八公皆化成十五童子雲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走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

曳長裾　**飛廣袖**（初學記鄒陽上吳王書曰臣聞交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人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鄒陽爲酒賦曰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綃綺爲席犀璩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卸之）

【增】**傾意賓客**　**賓接宮僚**（太平御覽曰齊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宋史曰益王顥賓接宮僚秩滿當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

文學著書　**佳賓滿席**（唐書曰蘇勗勸魏王泰延賓客著書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括地志士有文學者多與焉　天中記曰北魏清河王懌愛賓客重文藻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芳醴盈罍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

講道論文　**酌酒賦詩**（續文獻通考曰明蜀獻王太祖第十一子最有賢德洞志學問受命閱武於中都比至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每暇即召儒士探討經史商榷異同沉潛殆忘寢食時餘林編脩李叔荊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每召蘇伯衡等與叔荊入西堂講道論文無虛日　唐書曰岐王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爲盡禮與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等善飲酒賦詩相娛樂）

與山人交　**與布衣交**（翰苑新書曰會稽孔珪家多構山泉衡山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而意在青雲　唐書曰鄧康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交　以上王之好士）

諸王三

【原】**始封爲王**（史記云自漢帝子數始封爲王嗣子襲父位爲王也）　**推恩分邑**（史記王子侯年表云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鎮天下**（漢書云荊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時漢王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爲荊王王淮東）　**設蕃屏**（晉百官表注曰王者親建設蕃屏故封皇子也）　**擬於天子**（史記曰高祖時諸侯王皆自除吏漢獨爲置丞相擬於天子也）　**位次三公**（漢官解詁云諸王在長安位次三公）　**金璽盭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也）　**金璽朱綬**（詳類聚）　**御史授璽綬**（續漢書云拜諸侯王之儀百官會位定御史授璽綬）　**尚書名尺一**（摯虞決疑注云尚書名王公及位班王公者皆用尺一）　**賜策申戒**（漢書齊懷王傳云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　**保國乂民**（史記世家書王策文云於

戚保國乂民（可不慎與）

齊拜三子（史記三王世家云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為諸侯王孝武同日齊拜）

連城數十（表云漢監秦之孤立於上封子弟或連城數十）

封各四縣（漢官解詁云光武封諸子各四縣）

户皆五萬（晉官品令云太康十年封皇子三人為郡王皆五萬户）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漢書皇子侯表尊王子弟其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

鎮衛九服置兵三千（晉起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曰川土樹藩鎮衛九服下詳封爵總載）

去丞相（史記曰諸侯王自吳楚反後盡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

為置吏（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為諸侯王國置吏）

皆以郡為國（魏志云明帝太和六年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改守為內史（王隱晉書云太始十年令諸王國置相改太守為內史也）

食租稅（諸侯王表云諸侯王自吳楚反後悉奪之權食租稅而已）

不治民（諸侯王表云景帝時吳楚七國作亂景帝遂令諸侯王不復治民）

仁惠謙約（王隱晉書云齊王冏字景治少仁惠謙約好賑施）

剛毅慷慨（後漢四王傳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illegible]甚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

雅有智慧（東觀漢記云東平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慧）

雅性[illegible]（王隱晉書云齊王攸少以英奇見稱長好經書雅性謙恭按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畏事慎法（後漢書云清河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勅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驅）

行德尚義（王隱晉書武帝紀云永康元年秋八月朔詔曰淮南王允克行德尚義貞心云云）

夙夜滋恭（東觀漢記云北海敬王睦時法網尚疏睦性好士夙夜滋恭通賓客以千里人民土地財賄結歡由是宿德名儒造門者陸沉）

年少果銳（晉書云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中軍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年少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

戚屬有名（王隱晉書齊王冏傳云冏在戚屬中最有名）

中外所宗（晉書東海王越字元超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諸國儀表（王隱晉書曰河間王顒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朝武帝歎顒可以為諸國儀表）

宗室儀表（漢書云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户）

聰敏畏慎（續漢書光武十三王傳云河間孝王開忠貞謹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聰達恭謹（東觀漢記東海恭王彊傳云彊聰達恭謹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數上書讓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章宣示公卿）

送終竭哀（後漢書制詔大將軍大鴻臚曰東海王彊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事發苦三年和睦兄弟卹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

哀毀過禮（晉書云齊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

受拜流涕（晉中興書威蓄錄云武陵威王晞為桓溫所忌表晞廢王徙新安郡受拜流涕）

重行喪制（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云永建二年封曾孫孝王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

孝友篤於骨肉（續漢書五王傳云北海敬王睦性孝友篤於骨肉）

孝友甚得名稱（王隱晉書下邳王傳云獻王晃字子明孝友恭順甚得名稱）

覃思經典（魏志中山恭王袞傳云袞少好學每兄弟遊娛袞獨覃思經典）

敦尚經術（續漢書宗室四王傳云北海敬王睦敦尚經術）

難問應聲而對（魏志鄧哀王中）

好學博通書傳（四王傳云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

善為文辭（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

數上詩賦（續漢書云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學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

著文論（王隱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駿少好學能著文論案晉書扶風武王駿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篤望）

為箴誄（晉書云齊王攸）

（爲太子太傅獻箴與太子宋箴畧云無曰父子不閒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濳崇讒言亂真譖閏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誶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

講論白虎殿（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傳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屯兵雲龍門（王隱晉書云東安王繇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

求絕常賜（晉書云齊獻王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常賜表前後十餘上帝不許）數受賞賜（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

好辟名士（王隱晉書云齊王攸好辟名士降身虛己待物以信）盡從傳相（漢定陶王入朝盡從傳相中尉時中山王亦來朝獨從傳上怪問定陶王王對曰令云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問中山王不能對）

結民心（晉書云齊王攸在國仁化洽於萬物德意結於民心）傳後意（魏志鄧哀王傳云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

輕財愛士（漢書云河間獻王好濟尚有檢操輕財愛士）側身下士（王隱晉書云長沙王乂側身下士以要人譽）租秩賑昆弟（後漢書云東海恭王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

親待隆諸弟（魏畧云趙王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年五歲而太祖疾因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

容貌美（魏志云鄧哀王沖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形狀美（晉書云成都王穎字章度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盧志故得成其美焉）

出則同車（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馬迎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輦迎答拜（後漢東平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志不寧上疏辭之）高選參佐（王隱晉書云梁王形宣帝子高選參佐拜爲大將軍領西戎校尉）

自選長吏（又齊獻王攸傳云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諸選宜由天臺書三上不報）獨留京師（東觀漢記中山簡王傳云焉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

皆留京師（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朞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黃門侍疾（後漢東平王蒼還國後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

太醫侍疾（魏志云青龍三年秋中山恭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侍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膏腴大國（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畀濕貧國（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長沙定王發以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畀濕貧國）

食租且餓（東觀漢記明帝紀二十八年）帛布單衣（漢書曰趙敬肅王彭祖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北堂書鈔）

【增】備物典策（晉齊王攸出封事詳類聚）傳嫡承襲（宋史曰神宗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殺其恩禮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今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傳嫡者承襲合依禮令傳嫡承襲制曰可）

扶下諸王（太平御覽曰漢自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尊卑無別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尉趙憙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出爲刺史（唐書曰睿宗時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姚崇與宋璟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心）

與親王等（弇山堂別集曰明太祖時皇姪文正以大都督總制南昌權陳友諒後雖以驕奢致殞而念親念勳上實不忘故其子守謙雖封郡王冠止七旒祿止二千石而特設內外承奉長史等官宮城莊田宗社之類與親王等）

與諸王埒（宋史曰德昭子惟吉太宗即位猶在禁中日侍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邸封安定郡公至道二年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予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及也）

高他國一階（太平御覽曰宋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雖

（山畫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授官俱一品（弇山堂別集曰親王授官明初文正爲同僉書樞密院事特拜大都督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燕王爲左右宗人正周王楚王爲左右宗人俱正一品）

與宰相分班居右（五代史曰後唐明宗時皇子秦王從榮加兼中書令有司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

詔宰相班親王上（太宗時元傳封廣平郡王與兄衞王德崇同日受封詔自今宰相宜班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琪等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遜之道卿等無固讓也）

安定世封（宋史曰熙寧中詔封楚康惠王之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奉太祖祀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朕甚惆悵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時燕秦二王後尹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上言燕王親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自紹興至嘉定襲封者十五人燕王德昭之後秦王德芳之後也）

護衞罷革（續文獻通考曰明初封諸王皆置護衞有兵權自太宗靖難後皆罷革弇山堂別集曰天順復辟襄憲王屬尊且賢勅來朝特置護衞衞王時護衞不置久矣按宸濠請復護衞叛滅以後護衞永不置）

詔入朝（山堂肆考曰魏明帝詔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師者防微杜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嫡子一人來朝）

勅迎請（弇山堂別集曰明自宣德初止許漢趙二邸入臨大行以後親王無入朝者惟襄憲王瞻墡爲英宗叔父及復辟於宮中得王舊疏上太感悅特許入朝賜御書遣太監夏時齎奉勅符迎請再朝復如之）

乘驛問政（詳類聚）

密驛咨逮（唐書曰太宗時吳王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皆密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練故事齊賢嘆曰是非吾等及已）

親製詩（金史曰金豫王永成賢明有文章宗以永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曰美譽自應輝王牒忠誠不待啟金縢當世榮之）

手調藥（宋史曰周王元儼仁宗親政益加尊寵凡有請報必手書謝續既而元儼病甚上憂形於色親至臥內手調藥屏人與語久之賜白金千兩固辭不受）

家人禮（金史曰太祖即位後諸王撒改等奏事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之後始正君臣之禮焉）

同堂燕（元史曰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楚王牙忽都進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爲一家）

執手嘉勞（遼秦王宗翰本名粘没罕勸太祖伐遼宗翰爲元帥遂定遼太宗即位宗翰宗望又請伐宋既克汴州宋降詔使冕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皆執其手以勞之）

歸朝定策（金史曰史贊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甫釋干戈斂衽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illegible]可捲鐵）

諳練邊務（續文獻通考曰明遼王植太祖第十五子諳練邊務屢樹奇功後改封荆）

蒞事精簡（遼史曰耶律吼太宗時爲南院大王蒞事精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

儀刑匡輔（太平御覽曰後魏東平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祖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

引古制令（金史曰太宗詔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鉅鹿郡王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王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

明德屬尊（太平御覽曰晉安平王孚武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樹教化爲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

闔門謝事（宋史曰仁宗沖年即位章獻太后臨朝周王元儼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闔門謝絕人事故謬語佯狂不復預朝謁）

北海畏慎（山堂肆考曰東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明帝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謁之曰朝廷若問寡人大夫將何以對使者曰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子危我哉大夫具言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志慮畏慎如此）

安平履冰（太平御覽曰安平獻王孚位極人臣享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恒有履冰之懼）

不以近屬自居（嗣秀王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

不對龍潛時事（宋史曰一日孝宗問龍潛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憶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

天性賢者（金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死海陵之謂子合住大定間遷大宗正上問宰臣曰合住爲）

（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爲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

樂善居士（金史曰王永成丰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切劘自號樂善居士有文集行於世）

不建假節（唐書曰潁王璬喜讀書好文辭安祿山反詔領劍南節度使以出遣不及受節司馬史貪請建大纛蒙油囊先驅以威道璬笑曰既真王矣安用假節爲）

不言宮禁（宋史曰允成子宗保出後昭成太子爲孫宗保生二歲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留與處宗保七歲授左侍禁帝親爲巾其首久之歸本宮性仁恕主藏吏盜米至千斛貫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爲戒及卒神宗臨奠其子仲鞫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帝感悼優贈靖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

忠孝爲藩（明蜀獻王椿嘗擷忠孝爲藩四大字以自警遼王植撰忠孝爲藩詩）

孝友小心（續文獻通考曰楚王孟烷天性孝友小心畏義以故靖難初不被譴責所著樂善堂記求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以自省覽）

毀瘠三年（太平御覽曰後魏彭城王勰生而母潘氏卒及有所知求服喪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不參吉慶）

蔬布終身（唐書曰魏徵嘗言霍王元軌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及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蔬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

晝夜哀號（宋史曰德昭子惟吉字國祥生甫彌月太祖命筆至內廷擇二女媼養視之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爲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常乘小乘輿及小駿馬命黃門擁抱出入常侍太祖崩惟吉纔六歲晝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

倚廬柴毀（唐書曰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貞觀初爲相州都督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蒔松柏倚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嘉歎）

誦蓼莪必涕泗（惟吉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爲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

語平生輒掩泣（宋史曰東陽郡王宗悌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

懼憂其母（唐書曰嗣曹王皐事母鄭太妃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走蜀謁明皇後爲衡州刺史爲觀察使讒劾貶潮州會楊炎爲宰相知皐直復用爲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皐懼憂其母出則因服入則衣冠言讌如常及爲潮州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

憂念不食（周恭肅王元儼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

不忍爲人後（乘城郡王宗祐亦濮王子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爲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爲人後乎固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

請如心喪禮（宋史曰吳王顥初居英宗喪乞解官終制以壓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喪易月當除顥曰身爲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予請如心喪禮須上禫除即吉詔可）

十行俱下（北齊河南王孝瑜讀書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

一覽便誦（衡陽王昌武帝子也性聰辯明習故事帝遣吳郡杜偉之授昌經昌讀一覽即誦）

閉閣讀書（霍王元軌少多才藝爲徐州刺史唯閉閣讀書吏事責成長史司馬）

采錄規諫（翰苑新書曰宋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采錄祖宗所行善事而爲是書意存規諫亦宗室之良也）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金源郡王勗好學問天會六年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十卷上之熙宗觀射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能以本國字爲詩文大定間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以來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篇什可鏤版行之）

焚香煮茗劇談古今（金史曰密國公璹字仲實越王永功子也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爲詩工真草書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殽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

安城撰述（翰苑新書曰安城王秀精意學術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

寧王審音（唐書曰明皇時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憲言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鄱桂（翰苑新書曰鄱陽王鏘桂陽王鑠皆齊高帝子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謂爲鄱桂）

紀越（太平御覽曰紀王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世號紀越皆唐太宗子）

聞笛音（唐中山王瑀寧王憲次子爲特進太常卿知音書早朝過永興里聞）

（笛音領左右曰是太常樂工乎曰然他日識之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

奏琵琶（唐書曰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撥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行履有類寒素（翰苑新書曰齊始興王鑑性甚清為益州刺史在郡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嘗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有類寒素）

居室不庇風雨（嗣吳王巘代宗時為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

推讓天下（唐書曰明皇以寧王憲實推讓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

復歸藩邸（元史曰晉王甘麻剌裕宗長子日侍世祖未嘗離左右畏慎不妄言必無隱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及世祖崩晉王聞訃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鐵木兒仁孝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即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為朝廷所重）

姿貌魁壯（太平御覽曰後魏永昌王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通兵法所征戰常有大功）

眉宇秀整（唐書曰汝陽王璡寧王憲子也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涉等善）

武藝英姿（翰苑新書曰北齊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

廣顙豐頤（宋史曰周恭肅王元儼廣顙豐頤嚴毅不可犯平生寡嗜欲唯喜聚書頗善二王書飛白）

進止恂雅（金史曰鉅鹿郡王宗憲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上嗟賞久之）

眉目秀發（續文獻通考曰明晉王棡太祖第三子王聰明英銳眉目秀發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嘗學文於學士宋濂學書於錄事杜環）

呼名止啼（翰林新書曰宋燕王有盛名於天下中外皆以八王呼之幽燕間呼之以止兒童之啼）

分朋角勝（山堂肆考曰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帆檣鵲巢（太平御覽曰吳南陽王和被遣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官僚皆憂慘以為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王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當復興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城門酹觴（唐書曰建寧王倓為張良娣譖死及代宗立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於中興有功進謚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至城門喪輀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艱難定策者泌為挽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進酹輀乃行觀者皆為垂泣）

原**大脩宮室**（東觀漢記曰濟南安王康多殖財貨大脩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遊觀無節）

雅好宮室（又琅邪孝王京傳云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賜京京好脩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

侈府第（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子蕤耽酒色侈其府第案蕤性強暴使酒數凌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同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寶繫廷尉當誅）

開東第（晉會稽王道子寵嬖人趙牙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

好氣力（漢書江都易王非傳云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特甚）

好狗馬（詳類聚）

好射獵（漢書燕剌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好經書雜說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

好逸遊（漢書武五王傳云廣陵王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好聲色（後漢任城貞王安傳云安性輕易好聲色）

好為吏（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好為吏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禨淮南子曰荊人鬼越人禨禨祥總謂鬼神之事也）

好遊俠（後漢書曰楚王英少時好遊俠通賓客晚節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距諫飾非（漢書云膠西王端智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

通姦犯法（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

巧佞卑諂（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王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

奢泰驕佚（東觀漢記云阜陵質王延在國奢泰驕佚云）

傲狠不法（後漢書云河間孝王開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

驕淫犯禁（漢書云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私聘小妻（後漢宗室五王傳云趙王良元孫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又白衣步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

好內多子（漢書景帝十三王傳云中山靖王勝為人樂酒

（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

作圖讖（後漢書云永平中有司奏楚王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

使祝詛（漢書廣陵王胥傳云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昌邑王廢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

作節綬（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江都王建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

建鼓車（漢書曰燕剌王旦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漢書江都王建傳云建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環城過市入獄視囚（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常山獻王舜薨太子勃嗣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張騫驗問遣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毆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上曰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詔削四縣（漢書云濟北王子思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輒或參預被席云云）

貶食一縣（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云渤海王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癭陶王食一縣悝伉之曾孫也）

入朝墮馬（漢書文三王傳云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上車折軸（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臨江閔王榮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廢為庶人（又文三王傳云梁共王買立十一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桓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勿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

葬以民禮（史記趙王友傳云王以諸呂女為妃又愛他姬諸呂女妒讒於太后誣以罪過召趙王至置令衛守之弗與食幽死以民禮葬之）

不食而死（漢三王傳云淮南厲王被廢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

以綬自絞（漢書武五王傳云燕剌王旦武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書旦得書以綬自絞）

髮紛紛骨籍籍（漢書燕剌王旦傳云左將軍上官桀等專為燕王謀反皆伏誅旦聞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增】**留侍**（明紀事本末曰漢王高煦改封青州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成祖賜敕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專殺（唐書曰長樂郡王幼良天資暴急高祖數曉勅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

鷹視（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子從榮於諸皇子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

狙詐（明紀事本末曰漢王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英武類上兩腋若龍鱗者數片自請天策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英武豈不類世民乎）

酣寢（宋史曰華原郡王允良仕至太保中書令好酣寢以日為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寢夕興及薨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謚曰榮易）

庸迷（唐書曰江安王元祥性庸迷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號）

舉孝行（明紀事本末曰寧王宸濠居喪矯情飾禮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撫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武宗見奏驚曰百官賢當陞寧王賢欲何為且將置我何地邪）

盜美名（道古嗣曹王皐子也巧於官使佞下遊公卿間常與弈博偽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盜美名）

蒙虎怖官屬（號莊王秀成喜畋遊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為樂）

彈人觀走避（唐書曰滕王元嬰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以為樂）

漆皮為船（明紀事本末曰高煦私造兵器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上知之乃讓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皇太子力為營救乃削護衛遷山東樂安州）

宮奴擊刺（齊王元吉猜鷙好兵常令宮奴等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甚衆）

手搖泰山（齊王祐狎昵劍客燕弘亮等發兵反引騎徇邑聚野人高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今王以數千人為亂猶一手搖泰山又如君父何祐愧其言不能殺）

意闕江左（唐書曰永王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既封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詔璘赴

（鎮璘至江陵時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强遂有闚江左意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遣擧兵反襲兵敗爲皇甫侁所殺）

天下大元帥（五代史曰後唐潞王從榮加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見亦如之從榮大宴元帥府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慴大臣見從榮權位日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

神呼老天子（明紀事本末曰慶府安化王寘鐇素有逆謀與寧夏衛生員孫景文孟彬往來甚密覘王九兒降鸜鵒神每見寘鐇輒呼老天子寘鐇益懷不軌）

給麻二車（滕王元嬰及蔣王皆貪黷帝常賜諸王綵五伯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緡二王大慙）

賜絹二百（隴西恭王博乂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粱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爲帝所鄙高宗各賜市書絹二百疋以愧其心然不自克也）

丹青飾成慶　玉帛禮專諸（唐書曰齊王元吉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爲用記室參軍榮九思爲詩刺之云云元吉見之弗悟也）

事須有實（明紀事本末曰宣宗親征擒高煦還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以山言諭之皆不敢異議楊榮請先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縶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原吉曰上意已定何能中沮且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以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謂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言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遽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義夏原吉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已移兵矣）

思保全之（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諸王四

原詩宋劉孝義行過康王故第苑詩曰入梁逢故苑度薛見餘宮尚識招賢閣猶懷愛士風光靈一超遠衢館亦蒙蘢洞門餘舊邑甘棠留故叢送禽悲不去過客慕難窮池竹徒如在林臺曖已空遠橋隔樹出迴澗隱崖通芳流小山桂塵起大王風具物咸如此是地感余衷　隋薛昉巢王座分韻得餘字詩曰平臺愛賓友達披齒簪裾藉冉懷春暮開襟近夏初嫩枝猶霽鳥細藻欲藏魚舞袖臨飛閣歌聲出綺疏莫慮歸衢晚馳輪待輿餘　于仲文答譙王詩曰梧臺開廣宴竹苑列英賢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折角揮談柄重席吐言泉武騎初摛翰文學正題鞭玉徽調綠綺鮮散沈青田晚霞澹遠岫落景藻長川未陪東閣賞獨詠西園篇　唐褚亮和望月應魏王教詩曰層軒登皎月流照滿中天色共梁珠遠光隨趙璧圓落影臨秋扇虛輪入夜笙所欣東

館裏預奉西園篇　李敬元奉和別魯王詩曰綠車旋楚服丹蹕佇秦川珠阜轉歸騎金岸引行旃一朝限原隰千里間風煙驚喧上林谷鳧響御溝泉斷雲移魯蓋離歌動舜絃別念凝神扆崇恩洽玳筵顧惟慙叩寂徒自仰鈞天　又奉和別越王詩曰飛蓋廻蘭坂宸襟佇柏梁別館分涇渭歸路指衡漳關山通曙色林籞遍春光帝念紆千里詞波照五潢　楊思元奉和別魯王詩曰元王詩傳博文后寵靈優鶴蓋動宸眷龍章送遠遊函關疎別道灞岸引行舟北林分苑樹東流溢御溝鳥聲含羽碎騎影曳花浮聖澤九垓普天文七曜周方圖獻雅樂簪帶奉鳴球　張大安奉和越王詩曰盛藩資右戚連萼重皇情離襟愴睢苑分途指鄴城麗日開芳甸佳氣積神京何時驂駕入還見謁承明　劉禕之奉和別越王詩曰周屏辭金殿梁驂整玉珂管聲依折柳琴韻動流波鶴蓋分陰促龍軒別念多延襟小山路還起大風歌　增唐杜甫贈汝陽王璡詩曰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霄蹕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層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又寄漢中王詩曰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其二曰羣盜無歸路衰年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又絕句曰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貪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其二曰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　又滕王亭子詩曰君王臺謝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增御唐蘇頲封衡陽郡王成義爲申王等制曰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

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祇奉曆數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故能帶河礪岳分膺往命咨爾眷與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户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又上官儀冊虢王鳳爲青州刺史文曰翦商胙邑寵秩盛於隆周懋賞錫社徽名崇於有漢況乎爵窮五等榮總六條乃茂德之攸升固非賢之罕擇汾州刺史上柱國虢王鳳履局端嚴襟神秀整道光懿戚望重宗維恭慎之心符小言而緝譽虛凝之度包大雅而揚聲體備剛柔藝殫文武騰芳桂嶽動貞韻而鏘金寫照荷池嚮清文而振玉若迺淄源廻跨岱址斜臨人被萊風俗兼齊舊布中和之化申簡惠之風觀政所先建邦斯在是用命王使持節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勳封如故往欽哉王其克遵十倫稽往賢之峻躅勤宣九德蹈前哲之英規絕浮競之津廣真淳之路光昭淑問可不慎歟　又陸扆封棣王虔王沂王遂王制曰門下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啟祖業析珪胙土惟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藩屏壯肆予恥末叨獲纂承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祤星辰毓瑞岳瀆降靈早彰岐嶷之姿克秉徇齊之度第五男禊龜龍應瑞鵰鶚凌空温恭自得於天和穎悟實由於神賦第六男禋璆琳挺秀鸑鷟呈祥爰當好弄之年雅號夙成之器第七男禕珠璣耀彩箘簵含貞風神潛茂於端莊質性已彰於惠敏而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辯多對日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厥次名邦境連於齊魯南康粵壤上接於荆吳琅邪廓儒素之風遂寧實阜殷之俗咸稱重地各服徽章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教敬承友傳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享於休

增 手詔 金章宗賜豫王永成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薦更蕞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恥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誡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

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

【增】手書　明英宗賜襄王瞻墡手書曰姪御名奉書叔父襄王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景諱之僭分而嘉姪之復位及暴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達皇太后所蓋爲景諱之所蔽匿也今已於景諱宮檢而得之姪親覽之再三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於讜論抑邪扶正防微杜漸無非爲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叔父二章亦即金縢之書之比也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承畀綵雲捧日玉帶謹以領訖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煩遠來弟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時齎奉勅符及書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宜從容就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竚俟其至惟叔父亮之（出弇山堂別集）

【原】碑　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稷契身佐唐虞功大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　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姑蘇奥壤任切關河都會殷阜提封百萬全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襟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郢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存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至公以奉上明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凡我僚屬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敞之穹壤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殷五曜入房亦白其馬服褱周王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逾漢政成朞月　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公分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水不能踰山瀆效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鬱爲時宗墻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宮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爲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虵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僚右道被生民惠漸

萬物鬱爲雅俗之表我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云能擬方謂膺茲多福降此永年奪搏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霣日銷崑岳既毀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徽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跏躋緹衮絳帳韋編尋微啓奧數理入元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曰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爲不朽

增唐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曰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穆也王諱琮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品鳳毛秀色仁義天啓德感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總角封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稱大去憫失土之諸侯禮不逃誅議無辜之王子某年月日遘六道酷吏斃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興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殁受遺榮季子豫州刺史行休髫齔羈旅托身炎厲貌是餘慶歸然獨存泣血上請迎喪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州王同氣三人往皆遇禍殯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爲野草問鄰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議者以爲不可復得宜招魂而改葬行休拊心蒼昊誓不徒還乃掃亭館設地席潔齋懇惻覬乎幽報遂頻夜髣髴曲示其端夢王乘舟舟分爲兩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微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鎖並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凹迹一奇二並其旁鐵生文理布列成卦衆駭其異使善易者張法著之曰屈者於文爲尸出指者於義爲指縱一奇二並三殯近關若引渦上揆之可以察先王之心矣考夢協卜定處刻辰以其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發見神柩舉體咸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惋若身毀裂其夜又夢王告在南洛州厥明直舊殯而南十有九步沙洲痕下掘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又井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著之有徵也子子三旐連軸歸飛遙遙百越經途瞻歎零桂人士以爲美談夫至孝潛通精魄昭應虛無之見推步而有窈冥之體尋求而致雖前誌所詳未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日陪葬於昭陵柏城妃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妃以王故斃於掖宮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唯有崔氏女扉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悴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爲勤孝王之二子配在嶲州及六道使之用刑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

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難也感神者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內訓纘體之崇德夫如是淳美上歸乎本朝盛烈延耀乎邦族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文而已哉銘曰高丘白雲維堯大理函谷紫氣維周柱史百代禋流千齡運起富有海內貴爲天子聖帝才子於穆紀王賢王祚胤偉哉義陽愼徽九德九德有常允釐三郡三郡以康明夷於飛丹崖之下梁木其壞桂林之野不識阡陌無存松檟于以求之人莫知者哀哀孝子眷眷靈夢語妙常閣文徽甄仲南洛占從東洲億中舊穸移偏新棺改贈既克返葬亦附山陵卜云其吉神心允憑人非地是迹謝名稱青青松柏不顯不承

原　**墓誌**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淪人綱弛沒半嶽摧峰中河墜月眷然曉隧如何夜臺鯨驂惋慕篠吹俳佪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謝朓鬱林王墓誌銘曰緑車旖旎翠蕤掩映癸貳戲良臨祧弛盛毀德歸桐棄尊居鄭　又海陵王墓誌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驅軨轄高闢代邸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轜夕儼篠挽晨鏘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曉夜何長　梁簡文安成蕃王墓誌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宗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洛得意琴書忌言丘壑　任昉撫軍桂陽王墓誌銘曰於昭帝緒禮美前王緑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　沈約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鄣幾者庶亞極稱賢𢦏𢦏哲人實維天縱德基內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胥痛銘元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寃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銘曰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中陽纂于豢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違青丘于海北應紫蓋于江南帝系皇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昴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用於擬議日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武羌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荊門之北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爲可火精不退冥應善言冰蛭難消徒持陰德薨於沙鎮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劒謚曰康簡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劒動貫城之氣豈惟晉王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

誄

原誄後漢傳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北海靜王甍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脩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是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始終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尠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蕃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温恭朝夕敬循伊德　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曹植任城王誄曰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憯悴目想宮墀心存平素髣髴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甍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懾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卒壯士嘗爲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宋謝靈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懷心蓋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默曾是忍虐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百其贖務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寘漢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俟射隼於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辜於甃軒致九伐於南荆發酸痛於仁詔令寵贈於哀心布悽楚於帝言摅綢繆於皇音

行狀

原行狀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毁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兼明至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有一於此罔不兼綜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夫家國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通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宏遠矣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

顔色人有不及内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帷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于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眞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沈約齊臨川王行狀曰公遵元源於陵壑稟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至乎將立雲虛景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圃清暉祕響燭野光朝　裴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狀曰降七緯之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清明在躬學無常師希追風乎孔父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顔生悅禮敦詩方昔人而有裕旣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内潤夏侯玉樹之談衛玠辟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畫小人位煩以簡居難則易霈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思所居稱治遘疾薨竟陵之石梵時年四十四皇上震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也自巴濮以東鄢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昔王薨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沖約終日清淨如布素焉

〔原〕〔表〕梁沈約爲南郡王讓中軍表曰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挹道未弘踐義多缺徒升國彝空襲宸寵光珪華組晻靄於關毋令采薇歆寂寥於旬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顔皇衢肇啟鼎運始資曾衛兼啟義遐同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璽夢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擣　劉孝綽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聞大邦維屏旣慙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傳公之頌特以周輿九伯錫壤參盧漢啟二河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雍部襟帶跨制數州西拒嶢關北跨鄧塞雖復呼韓來朝稾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當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退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原〕〔章〕梁沈約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曰臣以萊屛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戴溢心顔而皇明煇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忌厝　又爲安陸王謝荆州章曰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

帝穆爵首藩珪好禮慙河敦詩愧楚懸旆出關徒違絳闕擬金入濟讓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北繼嶓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牧東咸茲道孰易是以撫情陸白布款惺垂宵途嚴遠事隔披照腴冐斯顏膺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託

公族（續纂公族　公族刑附）

【原】帝子　天孫　皇家　天族　金枝　朱邸　麟角（詩麟之角振振公族）　燕毛（所以序齒）　周親（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晉宗（傳晉吾宗也）　朝內（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　向方（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向方矣注言知所向也）　授事（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尊賢也）　爲位（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　族食（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差也謂燕有差數）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倫之親）　合食（君子因族以合食合食謂與族人合食也）　尚齒（禮周人貴親而尚齒）　合族（禮有合族之道族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君恩雖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不得以父兄之尊加於君也）　展親（時虧展親）　叙族（敦敘九族）　睦人（禮以敎睦人）　既睦（九族既睦）　不咸（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和也弔傷也）　親親（周禮太宰八統馭萬民一曰親親親九族也）　長長　分寶玉（於伯叔之國）　託肺腑（劉向曰臣幸託肺腑言同親如肺腑之附身）　正公族（周公踐祚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糾宗族（糾合宗族於成周）　人道之先（親親也）　異姓爲後（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立愛自親（教民睦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理親存愛（禮理正也）　先親後疏（魏曹植表曰堯之爲教先親後疏）　支子爲公（晉諸王之支庶皆王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承其大國始封王之支子爲公承封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爲伯次國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之支子皆爲男）　皇族降公（後魏皇子封王皇族皆降爲公諸公降爲侯侯子亦爲此差）　達孝悌之道（公與族人燕則以兄弟之齒而孝悌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異於親列之中）　見親疏之殺（禮白帖）

【增】玉林（翰苑新書曰慕容超傳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寶冑（類苑詳註曰天子之族姓也輝聯寶冑）　根源（事詞類奇曰唐吳兢疏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弟子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　枝葉（左傳曰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山堂肆考曰劉裕志移晉鼎先除枝葉於是宗室司馬國璠遠禍出奔於秦）　揖同姓（周禮曰士揖庶姓王揖同姓）　朝內朝（翰苑新書曰記公族朝於內朝）　黍屬籍（事詞類奇曰唐舒王元名高宗欲授以大州辭曰臣黍屬籍豈以州郡爲仕進資耶）　舉異能（唐書曰李巘爲擧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　察人材（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上謂宗尹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槩遷官其間人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斡準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之曾孫阿魯可任使詔以爲奉御）　與輪對（宋史曰希言嘉定間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之）　在省闥（唐書曰嗣澤王瑑爲宗正卿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宗室在省闥者多瑑所啟）　優疏屬（宋史曰凡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　千里駒（山堂肆考曰唐孝節曾孫嵩少孤事母孝始爲枝江丞荊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　宗室老（唐書曰嗣吳王祗代宗大曆間爲宗室老以太子賓客爲集賢院待制）　乘牛車（漢朱浮傳光武時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戚皆遵奉繩墨無親黨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　騎弱馬（山堂肆考曰李賀唐宗室也七歲能詞章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　宗臣表（事詞類奇曰唐李勉內沉雅外清整其在

[illegible]同姓（宋史曰趙汝愚因重華宮提舉關禮以內禪事請於憲聖太后禮曰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耳今求去矣憲聖顰蹙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徒以同姓故以太后爲可恃耳從除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進士（饒陽侯子叔韶字君和慶曆八年與諸宗子帝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爲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府副率遷右領軍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宗室入學（安僖秀王子偁孝宗生父也孝宗既封建國公就傳子偁召對言宗室之寓於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之年未十五附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三年許聽參選高宗納其說）別立宗學（宋史曰嗣秀王伯圭判大宗正事建請別立宗學以教宗子）最賢（唐書曰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爲最賢）宗老（山堂肆考曰梁蕭琛爲侍中武帝呼爲宗老）賢宗室（不惡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孝宗嘉其忠諫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五秀才（宋史曰德文字子砥廷美第八子淳化初累遷滑州觀察使馮翊郡公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爲詞章真宗以其刻厲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宮中由是悉稱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於蜀王椿以其博洽亦呼爲蜀秀才云子）縱酒自晦（金史曰昂金景祖弟孛思之孫伐遼宋有功仕至樞密使左丞相昂在海陵時縱飲沈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嘗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汲弟殺我矣今遭遇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識者稱之）好學樂善（宋史曰仁宗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爲第一又嘗獻所爲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即所居建御書閣帝爲題其榜）睦親宅（宋史曰仁宗建睦親宅命濮王允讓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人莫不畏服焉翰苑新書曰崇寧元年蔡京請宗室非袒免親以下兩世欲分於西京南京或沿郡居止每處置敦宗院光宗時改爲睦宗院）仙源圖（山堂肆考曰宋真宗以趙安仁爲宗正卿重脩玉牒屬籍又爲仙源積慶圖）甄別補外（宋史曰范鎮言於仁宗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議不行熙寧初卒如其言）公族之盛（弇山堂別集曰明自郡王外鎮輔奉國將軍七千餘人奉國中尉五千餘人公族之盛自古未有）

原 貴親

綏族　本枝　宗枝　維城之固　磐石之安　敦睦之情　柔懷之道　深骨肉之恩　厚枝葉之庇　本元祖之先宗　分皇家之茂緒　糾合符棠棣之詩　信厚如麟趾之日（以下雜棄公族）杕杜（晉人刺時君不能親其宗族也）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不迪（書曰今商王受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註迪道也言棄之不以道也）用羈（單獻棄親用羈）存愛（禮云親親存愛）間親（傳曰遠間親所謂六逆）廢懿親（傳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無公族（白帖云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立也）

增 投嶺南（唐書曰武后怒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羅嬰襁亦投嶺南）奔南山（五代史曰後唐太祖子八人同光三年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及李嗣源反鄴京師諸王多爲軍衆所殺或出奔南山匿民家）何況賢輩（山堂肆考曰王安石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室子相率馬首陳訴云告相公看祖宗面安石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何況賢輩）不事生業（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聞大宗正宗寧不能撫治宗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曰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遊蕩上命召還）

原 道乖綏族　義爽篤親　無縱斧於棣華　宜庇根於葛藟　將枝葉之有庇　豈蔓草之難圖　展親將藉於屏周　不弟豈容於克

艮骨肉將離不親九族　枝葉將落無庇本根（以下公族刑）罪三宥（獄成有司讞於公則曰某之罪在辟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乃素服不樂也）議八辟（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辟）無宮刑（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不即市（周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注云刑於隱所也）不隱親（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必掩恩（義必掩恩）死刑（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云王同姓有罪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親哭（骨肉之恩無絕）貴戚必禁（月令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纖剸亦告（禮公族之罪在其纖剸亦告甸人）磬於甸人（禮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不於市朝也甸人掌野官也懸縊殺之曰磬也）刑於甸人（白帖云有制刑於甸人公素服哭之如其倫之喪無服）增不當稱賀（唐書曰僖宗時田令孜過幸慶元邠寧節度使朱玫劫襄王熅立爲帝改元建貞尊僖宗爲太上皇後爲王重榮所殺函熅首至行在所百官稱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爲素服不舉者三日今熅皇族以不能固節迫脅至此宜廢爲庶人絕屬籍葬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玫首至乃賀詔可）不加刑責（文獻通考曰明制宗室有犯但明賞罰不加刑責著爲令又置高墻於中都有罪者錮之）原戚克厥愛　私不害公　宜準律論　難從刑放（禮刑放於寬）雖親惟立愛　而罪則斷恩　宜解網於竹刑　無縱斧於葛藟　恩雖切於棣華　法宜除於蔓草　門內之治恩掩義　門外之治義掩恩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王律難容一成不變（白帖）

外戚

原戚侈（後漢陰識光烈后兄封陰鄉侯叩頭讓曰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弟興賜爵關內侯固讓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富貴已極不可復加班固贊曰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懼讒（晉褚裒以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裒以外戚懼獲讒嫌上疏固辭）淪寵（東漢論於嬖習女寵）曠貴（漢書云陽平之王曠貴最久）椒房之重（漢蓋長公主共養帝丁外人侍長主上官安說外人曰安女得爲后臣有椒房之重成之在足下月餘遂立爲后安封桑樂侯）宮省之權（詳後）后族英華（晉書外戚傳云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眞推后族之英華抑亦縉紳之令望）高門領袖（又云庾亮世俗羽儀王恭高門領袖）家號金穴（後漢郭況后弟封安陽侯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館名渭陽（世說云魏明帝架館於甄氏諱左右曰當以何名侍中繆襲曰陛下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並受寵榮（後漢樊儵以外戚封燕侯謂弟鮪曰建武時吾家並受寵榮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不許封爵（又馬防廖光並明德后兄明帝建初元年欲封爵太后不許至永平四年封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薄昭仁善（史記代王薄太后弟昭從如代大臣皆稱薄氏仁善王立爲帝昭封軹侯）郭況謙恭（後漢郭況謙恭下士頗得聲譽）兄弟退讓（史記竇后兄建弟廣國爲退讓君子不以尊貴驕人）父子謹恪（後漢樊宏世祖之舅封壽張侯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子儵謹約有父風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其後楚事發覺帝念儵謹恪故其諸子得不坐）史丹寤主（漢史丹以外屬恩元帝時位至三公輔導副主掩惡揚善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云）傅喜守節（漢傅喜傅太后從弟太后與政喜數諫之介然守節）封公賜宅（漢竇后厚賜弟廣國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置丞守家（白帖云漢皇后親卒皆置園邑長丞奉守冢寢）增獨以女賤（山堂肆考曰漢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馮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野王數曰人皆以女寵我兄弟獨以女賤）帶緣內寵（唐書曰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溆之忠帶緣內寵）終宴侍（玉堂清話）

（曰杜審琦昭德皇太后兄也自寧州歸太祖太宗皆其甥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太后臨席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又前拜爲壽樂人致辭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

入宮覲見（宋史曰曹佾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宜少憩內東門朕當自啟已而召入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桔幡觀太亭再陛殿乃退）

所出微（山堂肆考曰漢文帝竇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無敗家（唐書曰太宗抑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

盛德事（合璧事類曰元祐七年三省請用景祐時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朱氏皆與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章獻垂簾初無此例呂大防曰太皇太后以高氏故深自抑損如故事何后曰外家恩澤方欲裁損可又增長乎大防曰此盛德事）

外戚表（唐書曰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由布衣與兄溆一日賜官皆等而湊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換檢校賓客湊才敏而謹畏歷官兵部尚書及翁病不內醫巫曰吾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先是街樹稀殘有司時補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興后族退居奉朝請者循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有罪過爲世外戚表云）

純臣（宋史曰曹佾字公伯彬之孫光獻皇后弟也性和易美儀度通音律善弈射喜爲詩自右班殿直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眞純臣也）

犯難（唐書曰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尉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者時吳溆遷大將軍願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溆不遣卒被害）

不得與議朝政（弇山堂別集曰明自成祖而後后妃不選公侯家正統初太皇太后下詔裁彭城伯張昶左都督張昇不得與議朝政自後雖爵至公侯位爲師傅亦優游食祿奉朝請而已）

未嘗干朝廷事（唐書曰竇威從子抗煬帝遣抗出靈武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甥豁達有大度眞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握手喜甚因置酒爲樂授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臥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

三世追王（宋史曰徽宗追念向太后不已乃數加恩兩舅宗良宗回皆位開府儀同三司封郡王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封王爵非常典也）

世爲后族（元史曰元特薛禪姓孛思忽兒弘吉剌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兼稱曰特薛禪女曰孛兒台太祖光獻皇后子曰按陳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皆與有功丁亥賜號國舅按陳那顏壬辰賜銀印封河西王以統其國族有旨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公主每歲四時孟月聽讀所賜旨世世不絕自太祖時分賜農土至至元二年斡羅陳萬戶及其妃囊加眞公主請於朝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子可建城邑以駐夏帝從之遂名其城曰應昌路元貞元年又請以應昌路東七百里創建城邑以駐冬復從之名其城曰全寧路又給清寧路十六縣汀州路六縣永平路六縣其應昌全寧等路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官屬皆得專任其陪臣而王人不與焉）

七族六姓（事詞類奇曰西京七族皆后黨呂竇衛官霍許王是爲七族東京六姓亦后黨鄧馬竇閻梁何是爲六姓）

十妃三后（山堂肆考曰竇氏自唐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者十人竇威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帝曰公以三后族誇我耶）

原借明光宮（漢王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奪沁水園（後漢竇憲恃宮掖聲勢請以賤直奪沁水公主田園）

取掖庭女（王根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兄子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爲妻）

刺都鄉侯（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竇憲懼分公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

治第起山（漢外戚傳曰五侯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阿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註云從長安至杜陵）

遊觀治道（又云王根遊觀射獵使奴從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

許史丁傅（漢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

樊郭陰馬（後漢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並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王氏五侯（漢元后兄弟王譚爲平阿侯商成都

（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梁家三后（後漢梁冀家一門三后）三世據權　五將秉政（白帖云王氏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輳自效）

增傾諫迎諧（武三思性傾諫善迎諧主意鈎深隱微）占奏俚近（鄭光孝明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霄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閱月宣宗即位光與民伍拜諸衛將軍累遷河中鳳翔節度使七年來朝占奏俚近帝失所望自是不復委方鎮矣）四十餘使（唐書曰楊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國忠性疏侻捷給眄睨處決機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許曾勾剝相慈又使使專衛帝欲及馬嵬被殺子四人及妻裴柔皆先後見殺）五使並除（張堯佐溫成皇后世父也溫成方爲倚嫂欲以門閥自表異故堯佐進用仁宗祀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羣牧使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諫官包拯等言陛下即位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羣口竊議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氣霧蒙李宜亟命追寢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使宗[illegible]書座右頃之復辭）使酒任氣（楊景宗章惠太后弟也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爲人患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毆通判仆地帝深戒無飲酒累）戀嫪恩寵（宋史曰張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爲世所鄙）壽寧兄弟並寵（明昭皇后母儀寔世幾於文如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兄弟並寵李夢陽上書指斥亦明制之一大變也）會昌總領團營（弇山堂別集曰會昌侯孫繼宗以元舅總團營兵馬監脩國史知經筵迨八十告老猶掌後軍都督府事）豈獨女子富貴（唐書曰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隋文帝獻后以姪養宮中及唐高祖受禪擢工部尚書遭爲將性貪寡算屢數戰無功士衆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高祖嘗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耶懷恩內喜以爲天命說而居忽忽吒曰我家豈獨女子能富貴也因謀亂伏誅）因緣椒房致此（合璧事類明皇雜錄曰楊國忠嘗謂客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椒房致此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臠割奴婢（宋史曰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也性兇率無賴領彰州防禦使乾德四年爲部曲所訟解兵柄爲彰國節度留後繼勳自以失職嘗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爲樂）發冢日月（唐書曰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韋庶人父元貞等墓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初韋后號元貞墓爲榮先陵而陵與尉名合云）頭顙墮地（山堂肆考曰東漢安帝以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閻后兄弟並典禁兵尚書翟酺上書曰昔鄧竇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顛爲孤豚豈可得哉）耄嬰頸血（唐書曰武韋諸族耄嬰頸血楊氏之誅燋類不遺）

原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並見前）

增王族驕盈　梅福上書　竇氏專縱　丁鴻進諫（唐書）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　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富貴　其樂不過狗馬聲色　其威怒不過行閭閈（弇山堂別集）

原外戚之助　肺腑之親　戚里　外屬　貴戚　外姻（白帖）

淵鑑類函卷六十